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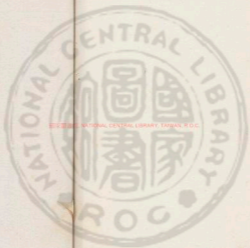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90715 v.8



慈慶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

請禮記七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三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卷之難辨反

（玉藻冕之飾也冕以板為頂藻以五絲絲垂於板

之前後為十有二旒旒各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

玉就間相去每一寸旒長尺二寸垂至齊肩為其

以藻貫玉故名玉藻十有二則法天數也延者用

三十升布染黃覆於冕上前後垂而延長深遂故

曰前後邃延也卷之卷字本作冢畫龍冢衣其形



卷曲窠 所祭先王之服先儒相傳謂前疏蔽

明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裳冕為然欲其專精神

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蔽蓋之有哉

集孔大前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玄端者端衣名而色玄古者端衣或施於冕或施

於冠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

冠禮曰冠者玄端纁布冠內則曰子事父母冠纁

端詳紳公西華曰端章甫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

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於冠者不聞南門昏

謂國門諸侯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聽

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聽者必之美

閨月則閨門左扉立于其中

閨門扇左陽也閨其左而由右者閨非正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後養而食日少牢朝

月太牢朝月太牢五飲水漿酒醴配

同皮體自然也以視朝之服而食敬也日中而

餼不改邊以尊養也養樂而食和以養其心志也



味以淡為本心漿以汁滓相將其味醉心者也

酒清酒醴甘酒醢以粥醲醴漿厚於水醴厚於酒  
醢厚於醴凡五飲皆以淡為本而漸及於醲厚也

用醴醢

卒食玄端而居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替  
緩聲之上下

御替當街之樂官也祭也樂以中聲為本聲之上  
下皆非中故幾之視文侯云鐘替不比乎左高晦  
恭云和現造樂於周我太祖神聖令降一分其  
聲遂和周味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

白飯損也鄭六

諸侯玄端以祭禪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  
以日視朝於內朝

禪禪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禪內朝路寢  
門外之正朝也鄭六

朝禪色始入若日出而視之造道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禪服

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得壽朝而臣  
先於君所以分守遠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



視大夫選然校敢選所以體尊臣而均勞遠陳大

又朝服以食牲牲三俎祭禘夕深衣祭羊曰相月少

宰五俎四簋子知稷食茶羹夫人與君同庖視食之

三俎豕魚五俎加羊與其腸胃四簋黍稷稻粱

子曰紂死桀曰桀亡後王以為忌祭體祭先食周

人尚肺也祭羊豕夕食非始殺止於肉而不必肺

也○朝服以食享一國之奉不可忽也朝月壹於

朝夕穀始也稷食茶羹忌日也夫人同庖不特

殺也周禮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如子字

故為罔祭祀無故不殺仁也危宰殺之所庖者牲

之所凡有血氣之屬弗身踐謂雖若螻蟻之微猶

弗踐踐之此以小明大血氣之屬弗身踐况惡無

故而殺乎周禮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木闕采

不祖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謂若樹文公大布之衣搢木謂天子之芻名

玼諸侯之芻名荼士竹芻其本飾之以仁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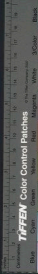
年自取去玼徐瑤士芻而但搢其竹本無象飾



也列言逆列但逆列便不得非時而取而不取其  
賦也○春秋書正月至于七月不雨不見祚後也三  
傳不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為災故不當早宜有不  
雨者七月而不為災此曰至于八月不雨若不舉  
者後儒惑于三傳也不然則誤且繆矣後非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定龜者天龜玄地龜黃朱青西白南赤北黑備者  
靈仰者終前奔累後奔攬左收當右悅若其屬不  
一定之者定其所當用卜祭天用靈卜祭地用燔  
春用當秋用若之類也定墨者卜必以墨畫龜而

灼之大折從墨為兆廣小折旁出為乚登定之者  
土兆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  
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時為吉凶或卜凶事又以短  
小為吉又有旋者言大橫吉大橫庚庚庚是豹  
地庚庚然定體者體如體王其罔害體無咎言定  
之者既得五行之兆體定其體之吉凶古人云  
君占體是也卜人定龜先視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大史定墨以視其兆圻人君定體視兆所得而新  
其吉凶卑者視小尊者視大也凡此  
君羔幣虎犢大夫齊車鹿幣豹犢朝車士齊車鹿幣



豹植音竟植音直

齊則皆反

狀之制有櫛以橫其上。有植以直乎下。記考。扉然施諸袂。上註謂之覆。岑詩韓奕謂之幘。周禮中車謂之幘。○羔幣。虎植。此若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言朝車於大夫士之間。知羔大夫士言之也。方新氏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方新氏

反。當戶。嚮明。東首。順生氣。變而衣服。冠起坐。敬天也。

日五盥。沐。振而破。梁柳用櫛。櫛髮。櫛用簪。櫛進。櫛進。蓋工乃升。欵浴。用二巾。上櫛下浴。出紆履。副席。連用。鴻履。蒲席。衣服。肺身乃履。進欵。進者言朝音櫛。櫛則反。祥。身善反。櫛其

說及行音考

反

盥。洗手。沐。沐髮。請洗面。浴。洗身。櫛。與渠。用其潘汁也。櫛。梳。櫛。白。理木。櫛。乾。象。櫛。象。齒。為。梳。櫛。沐。而。進。欵。以。祝。福。進。蓋。以。廣。為。薦。之。工。升。欵。謂。以。樂。備。禱。精。糲。粗。行。浴。盆。前。於。進。欵。連。用。湯。者。初。出。浴。履。副。繼。以。湯。去。足。垢。而。履。蒲。乃。用。布。肺。其。身。白。行。而。進。欵。進。欵。不。進。盥。工。亦。不。升。欵。浴。殺。於。沐。也。○日。必。

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爲所以滌其垢致其樂而養  
其和者亦無所不至沐之濡則先履而後洗凡沐  
之櫛則先櫛而後象浴之中則上綽而下綽既浴  
之席則先刷而後蒲大抵初則先其粗者用刷湯  
之力後則用其精者盡潤養之功既沐而升歌所  
以作其湯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而浴之禮殺  
於沐又以首爲尊也明應氏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設沐浴史進象芻書思對命  
既服習容觀玉潔乃出揖私朝禪如也登車則有先

夫

更謂大夫亦有史官也芻者忽也書事以從忽亡  
者也漢初亦有東芻奏事蓋手執 視口誦於君  
前也書思對命言書所思念欲以對君之命孔氏  
謂書此思對命三事亦通既著朝服私習儀容又  
視容以聽佩玉之聲使與行步相中行出至於已  
之私朝揖其屬臣而行禪如可觀登車則有先儀  
拱挹之不盡形容之莫措矣明應氏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諫於天  
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諫也明應氏  
搢謂搢也明應氏芻於紳天子之芻曰緹明應氏直也故其





制直云方正於天下釋其以直臨下之義也諸侯  
之笏曰筮筮舒也舒緩也進則屈於天子退則伸  
於國人故其制前歪而後有讓於天子者終前註  
之義也大夫是於天子退註於諸侯故其制前  
後皆註無所不讓終前後皆註之義也周人以筮  
為茅之秀云筮歸以茶猶玉飾以蒲姑蘇存之以  
俟來者考焉周禮  
方氏補

侍坐則必退席不進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  
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侍坐必退席不敢與尊者並也不退亦須去就君

之親黨以避之不敢迫尊也登席不敢由前恐躐  
其席之無所事而徒坐則不盡席之前有餘一  
尺至讀書與食則近前而與席齊讀書欲聲聞長  
者食恐汙席也設豆去席一尺食坐盡前則豆當  
又在其前也周禮  
方氏補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  
飲而侯若有羞尸骨則侯禮記  
注疏飯飲而侯禮記  
注疏

祭祭先也禮敬者共食則先祭臣侍君而賜之食  
不祭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須君命之於下敢  
祭君未食而臣先食偏嘗羞膳示行臣禮為君先



嘗食之義也嘗羞單飲而後君珍臣乃敢殮飲  
者飯之清禮食先啜飲以消噎也凡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  
食必順近食若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  
者三飯也君既飯執飯於醬乃出授從者

羞近者避食味也順近食從近始也覆手謂已食  
而捧其扶履手不用也殮夕食也先備以為勸食  
者朝食為一夕食為再以勸之使食困竭之殮為  
其再食也君未履手那敢殮者倚君一食之竟然  
後收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殮者三飯也

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灑也凡

凡備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  
倍傳

不盡食不飽也水漿不祭非盛饌也謂已甚

也孫單薄也言水漿若祭則太單薄也凡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君卒爵然後復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遠遠  
則坐取俸隱辟而后屣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

凡凡  
區區



酒如明兒言宜和貌油油悅敬兒古以言言期為  
句今以斯禮已為句謂二爵而言言然和敬斯已  
為禮至三爵則油油然悅敬而後不敢過三爵也  
退則取優隱降而納之不敢當長者而辱也坐左  
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用說文凡  
陸氏方氏補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而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  
用橫士側尊用禁禁以橫用

上玄酒不忘古也君而尊尊其惠也饗野人謂始  
祭時唯用酒而不用水賤者用恩而已不備古禮  
也側尊在君左向橫之旁避君之嫌也於今水舉

上有四周下無足器有足皆所以傾酒尊位不動  
者也禮記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敬之可也

緇布冠存古耳始冠尊用即敬景之禮記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緇緇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

也禮記

緇緇五采綦蒼艾雜色纓所以結冠縹所垂之飾

○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緇緇皆始冠之冠下皆齊  
冠也



編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編冠素純既祥之冠也黼綌  
五十情游之士也玄冠編武不畜之服也

武冠卷飾也純緣邊子姓適孫也孫是子之所生

故曰子姓○祖亡故冠用編父在故武用玄此孫  
為祖既祥之冠冠用編帛以兆言緣以素純以示  
其此子為父既祥之冠垂綌五寸游情之象黼冠  
編武以罰之者不畜之服也

若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綌

燕居之冠冠武相連兩衽也古者施冠於首然後  
加武以約之有事然後綌燕居無事者去綌也

五子不散送親沒不覺大帶不綌玄冠釐綌玄魯相  
公始也

五子送喪不履散麻經始衰不備禮也親沒不覺  
去為子之飾也大龜既葬不綌者去服去飾也玄

冠而用不正之紫色為綌其失禮自魯相公始也

禮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從齊倍要任膏旁袂可以

回肘

祛袂未袂者袖也三祛者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  
之末也從齊者衣下之裾也要者衣之中齊者衣



之福縫齊倍量者其福之廣倍於要也袷尺二寸  
圍之為二尺四寸三其袷為七尺二寸今其下倍  
之則丈四尺四寸也袷襟也當旁在其側也袷之  
廣取其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綸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而  
非禮也

長者長衣玄之於外者也中者中衣服之於內者  
也長中二衣與深衣大同小異繼者接袖也繼接  
尺者繼袷口而袷餘一尺謂幅廣二尺二寸以半  
幅縫續袷口此深衣袖多長一尺以袷餘於外也

袷領也以交而合故名曰袷三寸者言其廣也袷  
袷口也尺二寸言袷口之廣也緣廣寸半言領袖  
之緣也裏者袷也凡衣用帛則裏亦帛用布則裏  
亦布若以帛裏布則以是細而副麗故非禮也

士不衣緇無君者不戴來衣正色裳間色

纁者先染綠然後纁若錦之屬功多色重士賤不  
得衣之無君則帛故服素而不二之以來衣在上  
故用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裳下故用綠紅



碧紫緋黃五方之間色

用孔

非列衣不入公門板結緇不入公門表衣不入公門

龍衣不入公門

按謂如衾山徐  
陸氏如子列衣

列衣謂正服文采成列也振絳緇謂禕結著絳緇

而無表衣以蔽衣則襲表衣謂服表於外而無正

服以被之則蒲襲謂表必當褊反而襲之不見

美則疑於帛故皆不當入公門凡裘上必有褊衣

褊衣上又有襲衣褊者所以露其文采

用方  
氏補

編黃編緇為袍褊為劍帛為褶

禕音丹  
褶音折

編新編緇為絮編禕衣褶袂衣

朝服之以緇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綈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卒朝謂卒告朝之時告朝服皮弁告朝畢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朝服以布不以緇以緇不以

編後世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朝服緇衣素裳待皮弁告朝訖然後服之盛服非有造者不

能克其服謂若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之類

用方  
氏補

唯君有黼裘以誓者大裘非古也

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謂前祭十日誓戒者謂前祭三日省牲大裘天子即天之



服○惟君黼裳以誓者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識之曰時古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舊注云反

狐白裘以狐腋之白毛為之楊者袒而有衣曰楊露肉曰袒○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紂以狐白免西伯曰子方以狐白禮于思曰文以狐白脫秦患狐白之貴可知故惟君衣之而以素錦為衣履之使可楊右虎裘左狼裘樹奪者宜武位也陳氏

君子狐青裘豹裘公緇衣以楊之爵裘青紵衣以楊之羔裘豹飾緇衣以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類音袖袖字讀音音

裘袖類音屬得胡大變蒼黃色鹿子羔羊子○裘必有衣各隨其色之相稱類音

犬羊之裘不楊不文飾也不楊裘之楊也見美也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楊非敢充也見智通反袒而見裘曰褻揄而充裘曰襲見於外充言實於內○裘之上有楊衣楊衣之上有襲衣襲衣



之上有正服裏之必襦以見美為敬故君在則襦  
惟尸居尊位無所敬於下故不襦而襲執玉執龜  
敬在寶瑞故不襦而襲苟無事則必襦羞臣之於  
君不敢自克其美必以著見其美為事上之敬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  
象可也

球美玉魚須文竹者以鯢魚之須文飾其竹竹本  
象者用竹木而象飾之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

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措必盥雖有執於朝亦有說

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逆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笏單用也周飾焉

說文免音  
通七板反

說脫去也古事無所說笏免者喪事以布統頭交

額前而哭惟當執事與免之時則說笏造君所而

受命則書於笏事事單用笏以笏為重故也而加

飾焉

方氏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君殺其上  
大夫士又殺其殺之而其首廣二寸半以便於措





與指畫

王制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組約同組釋曰此又與反組音組辟請如祥冕之祥謂以繒束飾帶之側也終辟者盡其帶皆飾辟意者止於帶之組及末盡處自歸率謂綬率下辟者止於其末下有飾居士不仕者用錦章高文弟子承學者用縞章高質章並也祖帶之文結處也以狗穿組約結其帶並用組為之也孔

群注朱大夫者士府章圍設直天子直請侯前後方

大夫注少辨姓角士前後正章

群注蔽膝也亦名帶名故名棘鞞鞞者凡鞞皆以韋為之士之鞞色如鶩於士言鞞總上文也圍殺直三等之制天子直無圍殺也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侯之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挫角則圍也士前後正者正方直之間或曰前亦非也於

是為正也鞞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孔

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鞞帶博

二寸

鞞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肩兩



角也以其在兩旁如人之肩兩角皆上接華帶以繫之故肩與華帶其廣同并宮博二寸大帶用組約不堪懸繫故繫於華帶

北分尺

大夫大帶四寸組帶君采練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箠功

箠音計

雜備飾雜帶即上之帶辟也玄華編辟皆帶飾以等而殺耳二寸而再緣之亦四寸也蓮練也凡蓮謂有司之帶亦練之如士帶無箠功謂不祥之也

新尺

一合溫故也

素帶黃赤紅辟

每行如

色

王后禕衣夫人榆狄

音聲

稱爲葦塗為袿皆翟也伊緹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葦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王后之禕衣宣聲夫人之榆翟畫襜

孔氏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于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為紳鞞結三齊

三寸鞞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



帶之畫者也士之紳其制長三尺有司謂府史之

屬長止二尺五寸便於趨走承事也帶通四尺五

寸尺五寸統腰三尺畫前於紳故曰三分帶下紳

居二馬帶之世紳最勝之紳承約組帶之結王者

齊長

用六  
不說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禕衣士祿衣士祿衣

禮記

屈周禮作闕狄翟也翟即雜畫雖於衣命婦之服

故曰君命屈狄禕也畫筆於衣上文云王后禕

衣其制以石屈狄之上故曰再命禕衣也然禕衣

既流王后之服卿大夫妻亦再得之其制必有

少異猶天子諸侯之同其窠冕也一命禕衣復展

也士未命其妻祿衣祿或作禕展衣白祿衣黑祿

氏孔

唯世婦命於奠前其他則皆從男子

其字

世婦謂天下二十七世婦以下也世婦及命婦入

助饗畢獻前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曰奠前奠前

者有功於祭服而命之不專為夫其餘非助饗者

不須奠前之命惟從夫之爵故云皆從男子

凡侍於君紳畫足而履齊胸當畫拱視下而聽上視



帶以及拾聽仰任左

拾聽者官當力較反

紳垂刺身髻折也齊者裳之下緝如履齋者謹於  
移步也齋者屨簪身備則去其潤如屨齋也拱背  
水手身俯則宜承背而下垂也視正者視高則傲  
故下鵬靴上者侍尊宜諦聽故趨上視帶及檢者  
視尊者之身下不過帶高不過檢檢衣領也聽卿  
任左者聽之所卿以左為任左近君也凡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辱在  
外不俟車

禮以玉為之君召臣有一節時行二節時送云

三節為以三節臣故走緩則二節臣故趨快也  
儀辱者古者官府近死者側席地而坐登席解屨  
聞召即往故不俟辱在祭不俟車者送食於外徒  
取皆散會葬未易遽集故或不容於俟車凡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而答  
之拜則走

凡皆不敢以主禮自居也先拜進面謂拜竟乃進  
面親相見凡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  
名士字大夫



字名謂字其名即稱字也○隱其名而稱其說與字所以謹分守存進退亦體其君尊賢悌臣之心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餘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此明有不得而諱者義各有在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趨以象發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拱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鏗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鶯和之聲行則聞佩玉是以非諱之心無自入也

右微角左宮羽王聲之所中也微為事備為民可  
以勞故在左宮為君羽為物宜逆故在左采齋路  
門外之樂節逆轉夏樂門外之樂節九夏之一  
也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而中規  
折旋是直去後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而中矩寓  
在衡和柱式及新凡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

則結佩而爵謂則辨反  
不佩玉非盡去之也特結其玉不使鳴以收斂為  
後耳左德德佩玉也故結之右德事佩木履之屬



之屬以儻使令故設之結則結其佩又居上之以  
齊而思神明心不在事也魯韋祭服應氏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佩玉以聲而節行衝牙者佩之所以成聲者也凡

佩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以瑱珠下端之前後懸

以瑱其中夾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瑱

而為聲所觸之王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孔氏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紋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紋大

夫海冰蒼玉而純組紋世子佩瑜玉而翠組紋士佩

玳瑁而緇組紋孔子佩象環五寸而蒼組紋

則其又新羊林及善音共後  
而元及經音經說大巾反

山玄水蒼色所以也較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

也純當為緇古文作射恭青黑色喻美玉端政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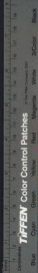
次玉者緇赤黃間色山陰陸氏純與緇皆如字純

以絲為之緇以纁為之免改本文而義亦明徑命

從之也孔子象環豈白為之制狀記者傳聞而說

者曲為之說似意之耳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組錦束髮皆朱組



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組皆用錦  
并以錦為紕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錦此童子  
之飾其以父母存而尚采欣用孔氏禮

紳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擯紳古音律

紳束之也束所以約帶之組紐也勤訓執勤勞之

義也仲束及帶所以為容有事則收之身須趨走  
則擯抱之於懷或云此水上文言童子以朱錦束  
髮紳之使至帶注伏

此篇自而素帶終辟以後至走則擯之節次謂多  
端簡天台曾象依其說改次於後今錄下方天子

士帶終辟終辟而素帶終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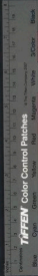
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

組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士三寸有司二  
尺有五寸于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為紳解結三  
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若朱綠大夫玄革士緇辟  
二寸再總四寸凡帶有率無箠功紳束及帶勤者  
有事則收之走則擯之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總履聽事不麻無事則立

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均其俱反

藥屨頭飾○不裘帛恐太溫也不屨絢未成禮也





不服總惟聽給事而不服麻無帶則旁立為其幼也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為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飲客祭主人辭曰不足

祭也客殮主人辭以跪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一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

婦人不敢聽

先生尊者也異爵者者也誤不為已設故後人而

祭示為尊者嘗食故先人而飯也客祭盡主人之饌

客殮盡主人之食故主人守饗之既言盡也主人

自置醬者敬客客自徹者致主一室之人行食非

為賓客惟使少者一人徹盡食謂若同盤而食亦

惟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婦人不徹弱不

備禮也

食棗桃李非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

實者從君子火熟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

者勤者有事則致之走則撤之

環謂瓜外國中虛橫新之形如環操謂手所持者

以其上環食其中棄其手之所操食也陰陽所成

產之味以先食為新故後於君子而食以懸說和



所成之味以後食為禮故先於君子而食有慶非  
君賜不賀陳氏并下文有憂者釋之二有憂者有  
慶唯君賜然後賀動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前  
章之文重出新說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飲

凡各將食與亂而孔子不食凡禮食先載次殺至  
肴則飽乃啗孔子又不食而祭是季氏失禮而孔  
子以微意警之是亦教誨之也孔氏曰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  
即乘服也君賜箠首搗掌致諸地酒肉之賜亦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乘服以拜敬君惠也非經君命無有車馬衣服不  
敢輒乘服也搗掌以左手履地右手之上致諸地  
者致首於地恭之至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賜  
君子小人不同日謹尊卑也每氏孔氏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賜於君  
有箠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箠皆造於膳宰大夫  
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送七板反

寧謂膳宰王飲食官箠桃枝亦皆重  
後不祥者○大夫使宰獻士親獻皆拜送賜於君



所重後其不祥造詣謬寧而進之大夫不敢拜  
進君者恐煩君之答也

此說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  
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  
於其室

大夫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而答已也士賤  
君無答拜之禮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而後退又  
拜者又拜君之諾報也弗答拜者不答士拜也  
大夫賜士士既拜受又姓拜謝於大夫之室所謂  
萬拜也衣服弗服以拜者君之賜則服以是大夫

禮於君故不服其所賜而拜也敵已者有

本說

在家不及拜受則姓拜謝於賜者室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  
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則稱父人或賜之  
曰稱父拜之

弗敢以聞恐其瀆也如少儀云致馬賓於有司及  
所謂贈從者之屬皆弗敢以聞也士卑於大夫不  
敢受其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近故受賀父在行  
禮與受賜皆稱父事統於尊也

此說

本說

此說

本說



服裝為光美於內惟盛禮乃然大裘不楊是以祀  
天禮盛也乘路不式路車亦以祀天禮記必無他敬  
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  
而不趨親喪出不易方履不過時

禮注於諾是連於趨也

親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請父  
之書手澤存為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辟之氣  
存焉爾才相反

疏祖因居本所為危區之屬手澤行之所清

禮之所清○親病而憂未為至孝親沒而辭  
痛不忠可以觀其孝矣

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間介拂致賓入

不復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闈無列反

中央所監短木樛門兩旁長木奩副也賓之  
拂謂衣拂之也上介近君稍中故衣拂闈大  
夫之介微遠於闈故中於振與闈之間

士介早去闈遠故拂振不中門者嫌於自尊不復  
闈者嫌於自高公事謂聘享為因而禮記君敬故  
自闈而容禮也私事謂私親為己則從主君而已



故自闈東不敢以容禮自居也

其方氏說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雖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圓脈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履當如矢弁行刺刺起發執龜玉舉前雙踵

踵端如也

如履也

禮天子諸侯也尸祭祀象神之尸也意逆也接武踏半逆繼武逆相及中武逆間容逆凡徐趨皆用與尸行之節疾趨發常欲起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依搖動圓轉脛猶也轉足猶地而行不舉足謂足不離地也意業下緝也足既不動則業下曳地

如水流於地之狀也端行謂直行或謂端冕之行明如羞當之密行如矢之直也弁行謂急行或謂戴弁之行刻刻銳利發頭起發之狀也洗白玉則舉前而曳其後踵足縮縮如有循

此方氏說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此音詳如

惕惕直疾貌齊齊恭慈貌濟濟有威儀矜莊翔翔行而張拱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避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生如尸燕居告溫溫

此音詳如

舒逸德性自然也。齋遊則見所尊又昏而變。這猶  
感也是容重舉欲違乎容恭拱而正。百容端母淫  
視曰容止無妄。妄聲容靜不嘖咳。頭容直不傾。顧  
象色容莊物如戰色。坐如尸不動也。登謂教使燕  
居時告故人溫溫然。匪怒伊赫也。為人

凡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如覲其人在此為人

喪容蒙色容。顏視容。覆覆梅梅言容。前前前  
下耳如翼

喪容總言之其下分言之皆喪容也。蒙蒙蓋德貌

顏顏摧落貌。覆覆發達貌。梅梅曖昧貌。前前聲氣

卑微也。為人

戎容豐豐言容。路路色容。厲厲視容。清明立容。辨卑  
母。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顏實揚休玉色。為人

總占合反今詩  
如字說音曰

戎容總言之其下分言之皆戎容也。豐豐果毅貌

路路教令嚴立容。辨卑母。淵古通為一句。謂雖自  
取卑而無貽媮。山陰黃氏各三字為句。立容明辨  
雖卑遜而毋失之貽媮也。山立如山不動也。行



時而却行也盛氣頓實戰勇之氣頓肯於中也楊  
休揚其休美五色辨美瑩徹也凡凡

凡凡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  
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  
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損者亦曰孤上大  
夫曰下臣損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損者曰寡  
大夫世子自名損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  
馮適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稱則稱  
名公士損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推必與  
公事為廢也適者別說也

屏謂屏衛中國據相也公子庶子也故自稱孽傳

適以車馬給使士自稱職之耳也士臣於大夫曰

私人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公士損者謂正朝用公家之士賓介也

北大夫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  
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階之東西  
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而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  
東北而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而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東西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蕃世告至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禮記

祭即廟依即辰為屏風畫斧形在戶牖間員者背  
之而立也九采九州之牧四蕃為夷服在四方為  
嚴蕃者○周公相成王漢儒以為代諸朝諸侯傳  
聞既不善矣鄭康成又竟指天子為周公何過耶  
有周朝諸侯之位見於康王之誥亦不過東伯二  
伯帥之此書五等諸侯與四夷各班又以九州之  
故次於四夷之外守未安補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瞽瞍侯  
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  
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孤獨諸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禮記

益程孫所以張幅者謂則黼黻之衣○明堂布政  
之堂明取嚮明之義今曰明諸侯之尊卑是持斧

位之為美耳然諸侯之班爵素定其考罕不特  
此而後明也成王初周公以家舉絕其政今日踐  
天子之位周公無此事也周室班爵之制諸侯不  
過百里今日地方七百里周室無此制也魯惠公  
始請却於東周至僖公然後用却春秋書之以著  
其非今日成王命魯公祀帝於郊成王亦未嘗有  
此舉也封魯當以孟子為正魯郊當以呂覽為正  
蓋皆周末祀祭之書也明堂位作於漢儒漢儒多  
出於魯魯之俗大始於春秋遂有越魯之說傳流  
至漢漢儒因而述之詳考焉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於大廟牲用白牝魯用犧  
象山靈則薦用絜白鹿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菹  
薦用玉琖仍用白以饗散璧角俎用饒獻升歌清廟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福而舞大  
夏林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  
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各碑及越魯言  
及越而林瓦

禮古意何反今如字夏是始又  
禮堂反禮與及魯先且反禮

種大祭白水殺牲犧尊畫犧尊畫尊畫尊時酒而  
給於尊者為之畫文以示戒故曰畫也謂列山雲  
為畫也爵尊者盛鬯尊之尊黃且黃尊也錄金為





禮且故曰黃目冠為酌爵以獻形如槃客五  
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玉豆以玉飾豆筮籩  
以竹為之醴者剝飾其柄者酌酒獻人之杯瓊  
夏后次爵名飾之以玉形醴者因爵之形而為之  
飾也加蓋如爵琖則爵而之一升曰爵四升曰甗  
五升曰鬯皆爵之大者盛者以盛飾其口甗盛肉  
者庫俎名冠豆而有脚夏俎名燕脚中央添橫木  
下官祭皆堂下吹管以攝象武之於朱瓦于有也  
以朱飾其背玉豆之於也以玉飾其木天感則於  
天夏夏爵素積者少亦其衣積登燕象鳥梁名任

南齊禮名○凡管行皆用天子禮樂凡自梓其  
義以為廣曆於天。然天下周之有方云欲廣魯  
於天下料何耶耶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君內袒迎牲於  
門夫人薦豆遵俎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  
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初秋嘗冬烝  
春社秋省而遵大蜡天子之祭也釋音詳

（卷冕）龍衮而冕副首飾（禕）屨也衣之所宜○凡亦  
侈言魯用天子禮樂然於祭祀而云百官廢職服  
大刑則三代之王未聞有承祀者不職而加之極



刑者也若云姑為是法而已則天下何從而大服  
夫四罪而天下服齊實見之行事然後天下服齊  
若為之法而天下服何違耶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庫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  
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魯之大廟即天子之明堂也魯之庫門即天子之  
庫門也魯之雉門即天子之應門也魯以木鐸振  
於朝是亦天子之布政也每事以天子跨魯之儀  
而不知此魯之失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刻齒連榑反玷出尊崇玷康圭

跪屏天子之廟飾也

節今者梁之斗拱也

藻柱簾也

復廟重屋也

凡前殿曰廟

後殿曰寢總而名之皆曰廟也

重檐者就外落下

壁復安板棹以避風一雨之流壁也

刻齒者刻之

使淨樞者柱也

連榑者連之使明榑者櫺屬反玷  
者窗外之玷出尊者謂置酒尊而出於玷之上也  
崇玷者崇高之玷康圭者謂受賓圭而安於玷之  
上也凡玷皆以土築之廉者今浮思謂城闕缺上  
為屋以覆屏牆之小樓通者刻為雲氣蟲獸○凡



亦侈言魯之用於廟皆天子之廟飾也

駕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也  
也來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斝夏后氏之綏殷人之大  
白周人之大赤夏后氏駉馬鬣殷人白馬黑鬣周人  
黃馬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駉剛春有虞氏  
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尊周以爵漢尊夏后氏以雞皮  
鼓以桴周以黃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  
以蒲勺玉鼓黃特等伊耆氏之樂也世將玉磬指  
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琴四代之樂也

與以同音音等字琴瑟及指古入文

駕車有黃和為之鈞也鈞車鈞也謂車有曲  
輿蓋曲其前也大路采轡玉路此四代車  
路之別禮之制始於舜子皋子云舜建太常經者  
精疏之係於繩而垂者也殷高白周尚畫此四代  
旂常之別白馬黑鬣曰騶馬以毛物為主而鬣又  
毛之長者故以鬣言夏尚黑故用黑鬣騶白黑相  
間也蓋赤也凡言馬夏黑殷白周駉剛赤也此三  
代牛牲之別蓋瓦尊山罍畫為山雲之形蓋者尊  
無足而底着地據象者畫犧與象為尊之飾此

代尊之別。琖鐘之小者謂卑淺若琖然故名琖。字  
稼也。畫為禾稼。象雀有足而尾。此三代爵之別。  
（鐘尊。雅堂之尊也。難。慶。即。雅。姜。刻。木。為。鐘。形。而。畫。  
雜。於。姜。字。畫。禾。稼。實。且。鑲。日。而。飾。以。金。勺。流。尊。所。  
用以酌酒者也。龍勺為龍頭。頭勺謂通刻勺。頭  
為雞頭也。蒲勺謂刻勺為鬼頭。其口微開如蒲單  
本合而未微開。此三代流尊及勺之別。王懿。築。土  
為鼓。晉。槌。以。木。為。槌。簞。簞。截。簞。為。簞。簞。者。如。笛。  
而三孔。伊者。氏古之本始。禮樂者。詔。取。奏。錢。槌。取。  
聲。深。拊。猶。度。謂。度。禮。簞。謂。擊。鼓。皆。所以。御。樂。者。此。

四代之樂之別。又推其始於伊耆氏者也。○車也。  
簞也。敝也。尊也。爵也。勺也。樂也。皆前代帝王之制。  
魯。兼。用。之。記。者。多。言。之。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  
施。之。魯。國。難。乎。免。於。僭。矣。同。字。八。通。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木。廩。有。虞。  
氏之庫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禘。宗。殷。祭。學也。類。宮。周。學。  
也。崇。禹。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  
子之戎器也。夏。后。方。之。鼓。足。鼓。楹。鼓。周。縣。鼓。畫。之。和。  
鐘。叔。之。雜。簞。女。媧。之。笙。黃。夏。后。氏。之。龍。簞。虞。殷。之。柶。  
牙。周。之。篋。嬰。有。虞。氏。之。函。鼓。夏。后。氏。之。四。建。鼓。之。



珣周之八區祖有虞氏以饗夏后氏以報殷以報周以考俎夏后氏以楊豆殷王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鼗夏后氏山鼓火同龍章有虞氏祭苜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湖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設夏后氏之網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璽凡四代之服器官魯魚用之是故魯玉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執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也禮記文選皆曰禮也

魯公伯禽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欽以魯此二廟比

周文武之廟世室言不毀也米廩魯學謂即虞之序皆言養也典序於宗廟宮總言魯魚四代之學也宗廟封父越皆國名棘非戰大弓武王之嘗此言魯有天子之器也鼓足鼓有四足也鼗鼓以柱貫中疎則在上畫趙女媧皆古人名和鍾編鍾鼗鼗持鼗篲黃室中作黃其所以疎鍾鼗橫曰篲植曰虞龍其飾也宗牙謂於篲之上刻木為宗牙之形以掛鍾鼗篲者畫增為有戴小墜於其上此言魯前代之樂器也籥籥皆黍稷器祝斷木為四足巖添橫距榘曲祝之如枳椇樹枝房



下橫湖如房獨區以木為柄堅謂統制之此言魯  
魚前代之禮器也蓋即旅賁之辭西天靈蓬所畫  
之文此言魯魚前代之祭服也祭首心賦此言魯  
魚前代之祭禮也尚明水醴此言魯魚前代之獻  
酒也官五十至三百此言魯魚前代之官制也經  
謂旌旗之綵綳綳綳綳綳綳綳綳綳綳綳綳綳綳綳  
崇牙之形以備旌旗之側翼如扇形以障輅車載  
之以望此言魯魚前代之祭儀也凡四代帝王之  
服器官魯果兼用之非特分之所不當亦忍力之  
所不及春秋時魯欲三君又公願立於私家自三

桓始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去之有說  
由魯莊公始婦人之盛而弔自莒始始玄冠紫綬  
自魯桓公始朝服之以觸自季康子始今云君臣  
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雖曰隱惠不  
若不言之愈也月制八及慶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新袞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筭  
以終喪易七言反意子

斬衰父服始死括髮以麻若為母始雖亦以麻至  
後尸出堂後又哭則改而免以布免者以布為卷



饋以約四齒短髮自項而前交於頤也齊盛慈并  
以終長者婦人饋於喪有除無變婦人

男子冠而婦人并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  
免為婦人則髻免者以

男子吉有冠喪則玄冠而免婦人吉有笄喪則去  
笄而髻福

置杖竹也削杖桐也

杖之別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承重

為父母長子稱嫡夫夫弟之雖絕必稱嫡婦人為夫  
與長子稱額其餘則不

婦人既嫁則所重在夫稱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異姓謂同宗之婦即凡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重在父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似及

三者已與父及子三世也以三為五者上因父而



及祖下因子而及孫則為五以五為九者上罔祫而及高祖下罔孫而又及玄孫為九也上殺者祖以上服漸輕下殺者孫以下服漸輕旁殺者高祖以下之旁從服亦漸輕而至於盡矣周鄭以稱王者稱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庶子立為王與適子為王者其奉先廟制同稱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遠之宗其繼高祖者也

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之始祖繼別者別

子之世長子為其族之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

也繼稱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為其昆弟之宗所謂

五世則遠之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

祖或繼稱皆至五世而遠特來繼高祖者言之耳

凡節是故祖遠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稱也

祖遠於上謂高祖之父以次而祖也宗易於下謂繼高祖而下三從族父以次而疎也因尊祖故敬宗宗者祖稱之正體故敬宗所以尊己之祖稱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新不繼祖與稱故也

新謂新衰

庶子不祭禴與無後者禴與無後者從祖祫祭庶子不祭禴者明其宗也

禴與無後者皆祫於祖祖與禴皆宗子祭禴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言服之所以降殺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親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從服謂於已無服於已所從之人有服已所從之人既沒則已謂若君母之父母昆弟若妾為女君之黨君母與女君既沒不必為之服也屬者骨血連屬以為親屬從則非於已非親而徒從人為服者比始子從母而服母之黨夫從妻而服妻之黨母與妻雖沒猶為其黨服也妾為女君之黨服故為女君之子服若妾與女君俱出女君雖猶為其子服若而妾則義絕無服矣

禮不王不禘



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惟王為然諸侯以下及始  
祖耳

世子不降妾之父母其為妾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為反通  
丁反反

妻父母不降服為妾故親之也為妻齊衰而不祔

父為主子不得伸也

每反  
凡反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  
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尸服以父之爵祭食以子之爵然父為士而子為  
天子與父為天子而子為士乃後世事人情所不

思言而漢人言之若以義例明禮似不若父為大  
夫子為士之說安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  
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違之

當喪當舅姑喪○女嫁則思隆於夫家被出則思  
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思復隆於夫家方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  
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  
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  
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再期云三年期云二年皆占禫言之也言喪禫應  
歲時之氣喪祭與除喪不同時再祭謂祥與練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  
禫而已

身有大功九月喪而主同姓三年之喪必為之  
再祭以盡三年喪之禮若為朋友主則必祭後虞  
祭禫廟而止禫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妻以有子為恩禫

生不及祔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也信反又他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喪而追服○此謂父在他邦  
告已已不及祔祖父母諸父昆弟聞其死已過  
時而父追服已無追服本身八說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降  
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卿大夫出聘君請親之喪已除則不必追服蓋從  
服者其情輕也總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  
故必追服之蓋屬從者其情重也遠兄弟終無服  
自父祖之親降殺而反之故云降而在總小功禫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視君雖未知  
喪臣服已

此言君出朝聘未及而君之諸親有喪者從行卑  
近之臣則隨君而服不問服限之已除未除也其  
除為臣之責者君親服限未除則從之若已除  
不從錫近服若在國之臣君雖在外未知諸親之  
喪其臣先已喪服矣凡用

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

此論喪殺去杖之節凡用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為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君母卒則不為君  
母之黨服異於適也適為為從母沒亦服母之黨

凡用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反色

首經大一握搯謂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經較

小杖大如要經凡用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重正統也凡用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服謂先適



重喪後還輕喪男子易子帶婦人易子首男重首  
經女重安經也 前入孔氏

與帝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亦及

廟宿宮庭間也 遂謂倚廡 ○鬼神尚幽廟宜閑 氏

禮

後與書曰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  
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隱招魂銘明旌 ○周禮天子復曰辜天子復則不  
稱名取妾亦然不知姓者先徫遠以此為禮 禮

氏

新喪之麻與舊喪之麻同齊章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麻同皆兼服之

初服麻既虞變為新衰之葛齊衰之麻經皆五寸

七分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

大功之麻經皆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

百二十五分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若新衰卒哭

男子受安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麻易葛帶其有

經猶是新衰之麻是兼之也下故此 禮 及山 禮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報葬者如字

報葬請為赴疾之赴云不及期而葬則急疾也山



陰陸氏謂不及期而葬者報而後知之故云報葬  
即及期則有會而無報○急葬者急於安神可  
急也凡虞祭畢即卒哭今卒哭必待三月己之喪  
滿則奪之不悲急也俗凡誌

父母之喪僧先葬者不虞耐侍後事其喪服斬衰  
階俱也謂父母同月若同日死先葬者母也先禮  
葬服斬衰從室雖葬母亦以父之服父未葬不得  
變服也新凡凡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大夫降其庶子者父於子本期服今大夫尊而庶  
子踐踐降服大功也其孫不降其父者孫謂庶子  
之子大夫於庶子之服雖降於庶子之子不降重  
絕世也不降其父謂亦服大功如於庶子也孔氏  
方氏皆謂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卑不可  
以降尊也亦通恐子無降父服之理不必立此言  
耳大夫不主士之喪謂不以尊攝卑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慈母撫己者也父雖命為母子本非骨肉故止為  
慈母服不為慈母之父母服異於生己之母也凡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之大功

夫為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不厭也鄭氏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用大夫牲少牢不敢

以卑牲祭尊也鄭氏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等同居皆無主後同時而祭其

祖稱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繼父謂母後嫁之夫毋嫁子不隨同無繼父之名

自無服此言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嫁

後夫後天亦無大功之親彼此同時而祭其祖稱

是為同居其服期有主後而異時為異居其服三

月鄭氏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右而造賓也南面嚮

南以答吊客鄭氏

祔奠者不並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

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

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

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宅奠地中一以上謂超越一位各隨昭穆○首人



已葬者不再筮附則隨其爵卑不得附尊尊得附

卑孔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報

母之君母外祖適母也母在而為之服已則從之服母若亡則不從為之服所謂從服者所從亡則

已同如

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凡禫矣此嫌宗子尊疑厭其妻故特言之謂雖宗子母在亦為妻禫蓋宗子尊則其妻亦尊

不得以母在為厭也本說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妻子無母者父命他妻養之名慈母有服記因屬類既為慈母服亦可為庶母庶祖母服庶母父妾寄生子者祖庶母祖之妾寄生子者

為父母妻長子禫

四者皆重故為之禫本說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以其非子祭於孫止節

丈夫冠而不為錫婦人笄而不錫為錫後者以其歸





服之

冠并日。凡凡屬者未成人而死者也未成人無為夫之道苟為其後惟以本親之服服之本親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未葬不除喪其餘旁親大功以下以麻終月數者喪限既滿則除之不待主人之既葬也同節

箭筈終喪三年

箭筈以箭為筈此言女為父服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純纈

齊衰三月為尊者服大功九月為卑者服故終月數不同而兩以純為纈同節

練筈日筈尸視濯皆要絰杖繩纈有司告其而后去杖筈日筈尸有司告視舉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筈尸

練期年之祭天祥再期之祭濯謂泔祭器臨事去杖事畢而杖以拜送賓皆敬也大祥吉服不以凶臨吉也同節

廢子在父則為其母不禫廢子不以杖即立父不主廢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廢子為



以杖即位可也

庶子為母不辭為父左麻也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  
也。庶子為父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麻。孫得仲也。  
父在麻子為妻以杖即位。父不主妻喪。故亦不主麻。婦而子得仲也。  
禮記

諸侯吊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  
衰所弔雖已娶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  
衰。  
禮記

錫麻之為易者。謂諸侯弔其臣其君代之主。禮敬  
也。必皮弁。錫衰。諸侯之弔服也。雖已葬。必免後時  
而主從其容也。未以喪亦不錫衰。免時而容從其  
主也。  
禮記

養有疾者不喪服。違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  
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養有疾者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  
喪。謂疾者死無主。後此養者為之主。養時既去其  
服。及為主時。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者入主人之  
喪。則不為己之喪。服謂疾時既不去服。為之養死  
後亦不必易服。而為之喪。惟服其服而來也。養尊  
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謂養尊者疾有忌。早於我者

無忌也

妾無忌祖姑者易牲而附於女君可也

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附若女君少室妾則特豚

下一等也

禮記

婦之喪虞卒哭奠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

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

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元音例

虞卒哭私室之家自主之若祔於祖廟則尊者宜

主之也惟宗子可以士攝大夫宗子尊也不免而

為主視質不祭敬也禮記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

可也禮記

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繼多陳之

而少納之省陳之而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

山陰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

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骨肉自然之親不特由主人故先之墓若所知由

主人而後致哀故先哭於其宮然皆為已葬者吉

也禮記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於庶子者故唯居寢礼云

與建侯為兄弟者服新

兄弟期喪而服新衰者以其為君也方氏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誌而反以報之

謂本期親在下殤降為小功者深治其麻使白以

為帶不斷絕其麻之根屈而上至要中合而斜之

明親重也懸猶合凡殤之帶散垂礼云凡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為大夫

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為其妻則不易姓要

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夫夫姓

親祖姑舅所生不易姓以士姓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適子當祭不敢為私喪廢祖父之祭故不為出母

服礼云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

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也母為長子削杖不可重

於子之為已也女子子在室無男昆弟使同姓為

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礼云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  
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  
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若  
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免音同報音

赴陸如字

懸古注以為懸疾山陰陸氏以為告祖之報免者  
以布統項交前額而哭也○禮葬曰即虞虞則免  
既葬而未虞則雖主人且皆冠及虞則皆免兄弟  
既除喪而後葬報虞則免否則除之夫虞者虞度  
之義既葬而反祭於室虞度其神之所在而安之  
故以是日奠即以是日奠今乃有既葬而不報祭  
者豈其之地去其室遠非於同日可虞者耶山陰  
陸氏謂過時而葬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未知  
然否爾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維異國之君  
免也親者皆免

君過時而弔亦免為君變也

本齊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  
冠

除殯之喪異成人成人除喪後禫祭方玄端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繫紼於東方奔母之





設奠於牧室遼率天下諸侯執籩豆進奔走進王大  
王童父王李歷文王昌不以早臨尊也

遼遼後反遼王之王去少

牧室牧野之室遼蕪也○不以早臨尊此漢儒之  
說而非遼王之本意大王李李文王乃武王之祖  
父豈待遼王而後尊雖未遼王而以祖父下臨其  
子孫亦豈得謂之早臨尊蓋三王皆肇基之主而  
遼王之且尊歸於祖父亦理當然耳

周米萊補

上治祖稱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得子得

治正也慈與樹同均震也

與六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辨且先者五民不與者一曰治  
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  
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一物配繆民莫  
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外音得

過者曰繆○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

死故治民莫先於人道謂此五事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  
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  
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必有別此其不可得



典民變業者也

權秤錘度丈尺量斗斛交童禮法服色車馬徽號  
號旌旗之名器械禮樂器及兵甲衣服吉山之制  
○此借制度之可變以形人道之不可變主人道  
言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  
別

同姓父族從宗謂從大小宗合族屬謂合之於宗  
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未嫁者主名謂夫為父  
行則主母名夫為子行則主婦名治際會謂治其  
自禮交接之會各有分別不亂也

其夫為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為乎子道者妻  
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若  
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懷乎

昭穆各係其夫兄弟之妻止同一行稱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見音則

四世共高祖而總麻服盡五世共高祖之父服袒  
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六世共高祖之祖不復袒  
免止同姓而已故親屬竭





其庶姓別於上而祇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  
姓而弗別級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

○庶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親也○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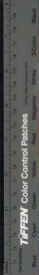
○庶姓別於上謂自高祖各為氏族矣祇單於下  
謂至四從兄弟而視屬庶矣問可以通乎姻否乎  
答謂通繫之以本出之姓而不分別親屬以飲食  
之禮而不殊異族人雖相去百世不通昏姻周道  
然也此記者自為問答以明其義○也

服術有六一日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

曰長六曰從服

○猶道也親親之服父母為首尊尊君也首謂  
世母叔母之屬出入謂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或  
謂出妻之子為母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婦當  
喪而出則除之未練而反則期之類也長幼謂成  
人及孺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黨○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從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從如子於母之黨以親而從服為屬從從從如  
臣為君之黨本非親而從服為從從從有服而無



服如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如公之  
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  
從輕而重公子妻為其室姑

自仁游視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葬祖順而  
下之至於稱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用忌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君當親其族族不當自以為親而褻君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

也  
庶子止不敢濟其祿下不敢重其朝尊婦於宗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別子謂諸侯弟二子以下悉不得稱先君別自為  
後世之始祖繼別謂別子之世適族人皆宗之是  
為大宗百世不遷繼稱則父之適子兄弟宗之是  
為小宗傳至五世服盡則適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者  
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別子之諸子祭別子別子雖是祖於諸子實則稱  
也經稱者為小宗是為有大宗而無大宗別子之  
適子即繼父為大宗是為有大宗而無小宗別子  
為祖上不敵宗諸侯下亦無他公子未宗已疑為  
有無宗亦莫之宗此三者唯公子有故特曰公子  
是也

公子有宗適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也

公子之公者公君也○公必非宗而有宗道也謂  
君獲命其次庶代已為宗以宗王士大夫羣庶之  
在位者此公子之宗道也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凡以

絕族無移服謂四從兄弟無服在旁而及曰獲言  
不遷移及之也有親者各以其屬為服故曰親者

屬也

凡合家義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  
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履宗廟以敬上也



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十刑刑中言人言 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姓成百姓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教於人斯此之謂也

教音

刑猶威也教厭也○率親而上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率祖而下至於稱則終乎親親故人道親親而已祖親親之極至於禮俗成而人樂之不厭俗

○少儀第十七

始是君子者辭曰某固陋名於將命者不得隨 主敬者曰某固陋見罕見曰以名至見曰朝夕誓曰

聞名始見之見皆適

費辭不可改主敬謂主人敬體者也巫謂教見補

適有衣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死方氏去聲請願比於執事者俱執事也凡適於有喪者之家以助事為主補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賓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適他謂出朝會臣致伴以助也馬



臣致禮於君則曰致廢六於賈人女者  
不以禮進

以衣遺死者曰禮君諫曰廢亦不敢必其以飲  
也於賈人以其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有賈人堂  
受獻獻體則直曰禮若親者相禮則直陳之不執  
以將命曰遺也

本說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甸謂田野之物此臣為君喪進物之辭

則為入廟門時為其幣大白在車不入廟門則為  
以馬送死曰驅大白兵車一 路之禮為是死之從

向於人各城其辭

不疑在躬不度尺械不顧於大家不營重器

○ 釐計度也重寶也械古作兵械應源補穴作機械

詐居室以為完為善用器以粗足為給故不願慕  
人之大家不營許人之寶器也 喜福

記婦曰婦婦席前曰拊拊席不用釐執箕扇搗

禮記說反拊拊

記廣也鼠帶之末如鼠也肩者前揚其之舌也內  
外俱條為曰記婦婦於前曰拊曰拊



覽以其常用埽地而不也持箕者曰門前不  
敢嚮尊者孔氏說

不敬問問卜筮曰義與志問義則可問志則否

不敬問謂卜筮當正心盡公理私意義志為取

用孔氏說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過於道見  
則而不請所之喪僕事不植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不畫地手無容不髮也寢則坐而將命燕見之見贊  
道反畫切容

及  
適等父兄黨也燕見不將命就其燕居而見若子

車○謂為送死故入廟門則為贊以下取主人喪

用故不入廟門

聘者既致命坐妾之壻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凡饋者拜受有喪者不得拜受故聘者妾之地摺

者舉而取之孔氏說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授皆立則不坐人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如步  
君子不責也性之直猶所謂直情徑行者故卷八  
終

及及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了矣排置說存於一肉才



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心說

說

園謂門麻繩謂雜之所開在內也○始入門主

人辭謝於眉損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謝賓

今先入主賓主升堂各就席據者恐賓主辭唯即

席故云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登席衆入戶

內雖尊卑相敬猶推一人為尊得脫履於戶內餘

皆於戶外然其內若先有尊者則亦不敢於戶

內脫履禮

本

問品味曰子亟食禮志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

善於某乎

然不敢用賓主位也過於道可避則避不敢煩

動也不請其所禮恐或有私便也事謂朝夕哭奠

之時吊喪必俟其行事不敢非時獨坐乎亦不敢

故煩動之也侍坐非使之不敢執琴瑟不因盡地

指說斂手不為容雖暑不揮扇尊長寢則坐而將

命不敢下臨之也

禮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搯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女之

不角不擢馬

（筵前也射者先設箭中庭上執下湯更進取箭各  
得四箭而升堂若侍者則不敢與更迭一持并



取四矢為約矢。投者投之。其矢則投壺之卡以拓  
與棘為之非竹箭之箭。投壺則委矢於地坐而一  
一取之。侍則不敢委之地而以手并抱為楯。矢勝  
則洗爵而以請。謂不敢使也。子弟酌酒以罰。勝者  
必自洗爵而請行。觴客若勝亦洗爵而請。勿飲。罰  
謂罰爵之數。馮者投壺立算為馬。馬有威武射者  
所尚。每一勝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不角者不敢  
用。巨觥為罰。不撤馬者不敢投。撤我馬在他馬之  
上。皆敬讓尊上。此亦禮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衣。綬中之面。地諸

執以散結升執轡。然後步。登車也。此亦禮也。

執以登車之綬也。登杖上之履。奉也。○執君之乘

車則坐。謂守君之車者。君不在車。故坐以示不行

也。僕者。御車之臣。時君未登車。御者帶劍於腰之

右。邊。負君之良。綬於背。申於面。前。垣於式上之。覆

已。則別執。散綬以升車。執六轡在手。然後試車。行

五步而立。此言為君駕車。君猶未登車也。此亦禮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游。曰。歸師役。曰。罷。此亦禮也。

光





請見者慕德不請退者嫌於簡賢朝廷曰退嫌於

介進燕游曰懸嫌於志退罷者休止之名易曰或

鼓或罷師役既事則休息之也以用休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筭澤劍首還後問日之蚤

莫雖請退可也起於及退者故

志倦則衣履廢則仲延以手數澤以手序還以手

轉之凡皆倦怠之狀長者如此侍者請退可矣

孔氏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

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怒而下違罪也乞如字

孔氏

不窺審不旁押不道舊故不蔽色

不窺審嫌何人私不旁押不泛與人押習不道舊

故恐揚人宿過取怨不蔽色當莊重臨新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誦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

而無騰息則張而相之廢則歸而更之謂之社稷之

役

亡去也無怨也騰恃諫行而慢也息與廢皆指政

言

孔氏



母故來母報性母宿神母備枉母測未至士依於德  
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母營衣服成若母身質言  
語  
遊音未之反音遊今如字  
遊如字人始說反

母故來者事采則應母故而致之母報性者事性  
則已母進而報之母饋神當殺母備枉當改母測  
未至當德其自然祭射御之屬也說時變之制也

衣服成若母營毀其不然殺事則母質謂及凡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

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區區翼翼龔和之美肅肅雍雍

齊如齊音又之  
肅如肅音又之

典有容言諸形狀神利皇皇然或曰言行相顯齊  
齊皇皇諸如歸性之性美卿云常讀作儀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  
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  
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  
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女上  
大夫之子常習於樂故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  
幼則曰己能受政令於樂人

執玉執羔莫不趨堂上不趨楹上不趨武庫不式介  
者不拜



於重器於近尊於庑狹無容兵車不以容禮下人

式部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禭拜為尸坐則不拜拜禭亦為  
喪主則不拜拜

禭拜俯其首而禭之也手拜手至地也為尸為祖  
姑之尸也婦人以禭拜為禭拜君賜及為尸而或  
答拜皆不手拜而但禭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者為

夫與長子當稽顙陳氏

葛經而麻帶

經首經婦人所首在要帶前陳氏

取進道不坐

以俎有足立而進取便孔氏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重慎陳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

祭不跪主敬燕有跪為敬陳氏

未嘗不食新

人子不恣先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東則式君子下行然  
後遂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



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君子升降皆僕授綏君子下車而行然後僕還立其處朝祀之副車曰載尚敬故式田獵之副車曰

佐尚武故不式

禮記

有載車者之乘馬版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不齒不敢次論其年弗賈弗敢評議其價

禮記

其以來壺酒束脩一大賜人若飲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束壺酒束脩一大其以馬向則執以將命其禽小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束壺酒壺也於尊者曰壺於尊者曰獻加多也

禮記

一雙者止執一雙而委陳其餘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

執胡馬則執勒皆右之臣則左之

禮記

禮記

總率犬純守犬守禦完舍曰犬田獵所用縶牛純

勒馬韁臣所獲臣虜犬牛馬右之惟臣虜則左之

禮記

者右手防其不測

禮記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頸執



拊劍則啓櫝蓋繫之加夫挽與劍為冠以活及塞者  
音反音獨音獨

音反音獨音獨

纓執以登車者蓋甲衣冑兜鑿獨弓衣拊弓記於  
劍函夫挽劍衣○歌車者脫綰而執之以將命曲  
禮云歌車馬者執策綰甲若他有執帶則執之無  
則袒露見甲奉其冑以將命曲禮云歌甲者執冑  
器則執器之蓋弓則左手屈卷其弓衣而以弓拊  
將命曲禮云右手承箭左手承拊劍則先開劍函  
之云繫之者以蓋劍合於函下加函底於上而重  
合之故云繫加夫挽與劍者又加劍衣於函中而

以劍置劍衣上

北元

笏書修笏宜弓筭席枕几頤杖琴瑟戈有刃者積笑  
簪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投頤割投拊凡有刺刃  
者以投人則碑之頤宗頤又制

音反音獨音獨

芑筭編葆葦裝魚肉頤啓枕也笑著也蓋如筭三  
孔卻刃投頤之頤謂刀柄之末以其有銀節注作  
鑑○筭也書也修脯也芑宜也弓也筭也席也枕  
也几也頤也杖也琴也瑟也戈之有刃者積也笑  
也簪也凡十六物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則卻刃而  
投頤刀之有刃不露刃則亦投以其把凡有刺刃

者皆不以正卿人用此六

每六補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刀軍尚左卒尚右

出先刃向敵入後刃不以向國軍尚左將主生卒

尚右士主敵每六

每六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翔軍旅思險

隱情以虞

鍾長樂劉氏謂也按經云德發揚謂萬物人君

法天地作會同履源輔氏曰軍旅思險者臨事而

懼隱情以虞者好謀而成集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母後飯毋流飯小飯

而正之於唯母為口客家自極辭是則止

五紀力及

先飯若嘗食然也若勸食然小飯小口而飯並

謂疾速而咽款懋謂教教嘑之無滯弄口食訖自

徹主辭則止此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樂音遠

客意謂主人酬賓之爵賓不舉奠辭於薦東是客

爵居左旅酬之時一人舉辭于賓賓莫莫於薦西主

旅酬賓取薦西之辭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介者

賓之輔也酌者賓所以酢主人也供者知人為師



大夫來觀禮者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  
主人既飲獻僕僕介爵酢爵僕皆飲爵故並居右

羞端魚者進尾冬右腹夏右背祭臘謂奇所祭

魚腹謂魚脊刺魚腹大膾登祭先也○進尾

者辨謂冬之由後腹內易離也冬時陽氣下在魚

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則

以右手取食之便也祭先則以大膾之美本孔元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禮記

齊謂食美齊飲有齊和者

贊幣自左謂辭自右

為君故幣則由君之左為君傅辭則由君之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

右執范乃飲范音紀

范與執同執謂藉末范謂獻前○僕為尸御車者

酌之則尸先祭車之左右執及前范乃自飲祭者

求神助使不缺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罔腴小子走而

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

提心凡羞有滷者不以齊為君子捧葱菹絕其本末



羞首者進喉祭耳

國典卷同會志  
丁祀反禮起及反

（祖內）近人之禮故祭先食不出於祖外。犬豕之屬，禮猶大禘也。猪犬亦食米，較與人同。故君子避其破不食，不于走而不趨，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舉爵先坐祭而後立飲，坐祭為神立飲則已，不可不敬也。飲訖而洗爵，亦先盥手，先自潔也。祭肺之法，剝報而不絕心，心謂肺中央少許，提猶絕也。清汁也有滯者，不再以鹽梅齊和，嫌於薄主人之味也。蔥菹必絕，其本末羞牲頭者，進口以衡長者，若於先取耳。

尊者以明者之左為上，尊者處者而其鼻飲酒者，禮者，尊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獲其記反。

尊者設尊者也。設尊者，人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必以尊者鼻當而浴而飲，白穢冠而飲曰饔，折骨體於俎曰折俎。折俎為尊者，故饔饔若不折俎者，則不坐步爵者，行爵也。敬羞本為酒設，若酒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故未步爵不嘗羞。

凡九

牛與羊魚之腥，彝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彝而不切，膚為胾，雞兔為宛，胖皆彝而切之，切蔥







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

則以牛左肩臂膊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牷

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報反

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之辭

自祭言膳饗辭也稱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主

人辰之辰者具也送與反命皆拜敬之至也折斷

分之皆用左者右以祭也九个者取有自上斷折

之左蹄為九段以獻之也

出礼記人皆凡

國家靡敵則車不雕殘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履馬不常秣

報反

也  
履為明書漆飾也以徽為二組滕甲飾勝鈞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



卷二十一 分類卷二十一

讀禮記

學記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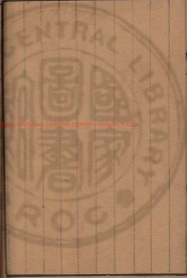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發慮思了反

慮謂志也善謂取法護小也聞聲聞就謂屈已躬

下之禮謂以心體之遠謂賢之在遠方者發於

思慮欲取憲法者在於求善良之士足以小有聲聞矣未足以聲動衆聽也屈已就賢以體遠足



卷二十一 抄分類

讀禮記

學記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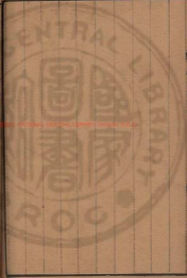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發慮思了反

慮謂志也善謂取法護小也聞聲聞就謂屈己躬

下之禮謂以心體之遠謂賢之在遠方者發於

思慮欲取憲法者在於求善良之士足以小有聲聞矣未足以聲動衆聽也屈己就賢以體遠足



以聳動衆聽矣未足以感化民心也如欲化民以成風俗之美其必由學蓋有慕善之心不若有資賢之實有資賢之實又不若力學以成德於己德成於己而后民自化此假次第言之以明為學之功大補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充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充

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充命書作說命）學學半書作斆學半。此章明人不學不知道因又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以明教學相長之義知不足如顏子末由也已知困如星虛子不能答此皆益以進學之機學之說始於說命故援以為言補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後音

門側之室為塾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即術黨屬鄉鄉之外為遂城中曰國庠序皆學

底孔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弟志三年視敬業  
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  
化民易俗近者詭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  
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音吐志反市丁仲反  
音諸古註五孝反又音

七年連年也中年間一年即下文一年三年五年  
七年之類考校者未入大學則鄉達大夫考校已  
入大學則自國家考校親者視其所以即指考校  
言之離經謂分章析句辨志謂分別志向爲善爲

利爲君子爲小人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  
君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博習者積習精專次第  
而徧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論學者知言而  
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與否知  
類通達謂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  
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凡皆學校之法學必至此  
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悅遠懷蓋大學之道然也  
蛾蚍蜉即大蛾也術者述也蚍蜉之子微蟲爾時  
時趁蚍蜉之所爲銜土而能成大塚可以人而不  
如之乎此舊記之言而記者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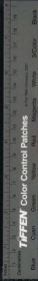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  
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  
問摩大躍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  
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說音初禮以一反說古  
始反禮音諸夏古禮反

宵小也拜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小雅二

詩也鼓篋謂鼓發其書篋出所業也夏山椒莢荆  
也威威儀稱蓋五年之祭中年考校再考校則禘  
乃當小成之年五年視學再視學則禘乃當大成  
之年禘必視學祭而擇士應氏謂禘者春祭之名

此謂比年之學自正歲始和之後即講祭筮鼓篋  
之儀非待五年亦通。祭以禮先聖先師故云示  
敬肄小雅將以用之鄉飲燕禮故云官其始始入  
學發篋出所業以求教於人故云孫其業夏楚之  
撻失儀者使之收斂故云收其威必待卜禘之年  
然後其君親視學以擇士未間皆優游以養之故  
云游其志時時觀示以所學之端緒而不輕於告  
語則學者用工於內故云存其心幼者未可輕發  
惟使謙退聽講說而未容其如長者問答故云不  
躡等此七者教之大倫論有次序之稱也禮古注



如觀瞻之觀是主學者而言非教之謂矣今從晦  
菴作觀示之觀於理為長官先事已仕者先職事  
士先志未仕者先志向此古記者言學之際如此  
禮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時教之正業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  
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  
為句而學字自為一句今以也字學字為句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  
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禮本曰反  
於詩及

操縵謂弦雜弄依如聲依永之依博依者先學歌  
詩依於聲律者清濁高下不一而足也雜服謂免  
服皮弁之屬凡禮服亦不一而足也橫渠指為灑  
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亦通。先學操縵而後能  
安於弦先學博依而後能安於詩先學雜服而後  
能安於禮安者習熟無辛苦之意藝指操縵博依  
雜服而言學指弦與詩禮而言凡學必自小者起  
義興於藝而後樂於學此總結上三事以明正業  
之積漸

禮記  
卷之六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





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  
反也允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師輔猶師友也學使從容自得而不苦其難則雖  
離去師友可保無變敬孫則心有所守而無欲  
時敏則進脩及時而無懈怠循循而進此所以厥  
脩乃來敬孫書作遜志補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詛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  
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  
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  
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也佔視也聖簡也佔畢謂所視簡冊之文

也詛語問也數謂形名度數言及于數謂此學  
者從事繁末而非求其本也安謂習熟而安如

上文安詩安禮之安也佛矣也隱其學謂以其  
學爲幽隱而難知如以我爲隱之意或云彌也  
內隱於心不以其學爲然刑猶成也。今之教  
者但吟其簡冊多其詛問言及度數之末而不  
于其本強之使進而不顧其心之所安人未喻  
之又告之人未安之又進之使之而不由其誠



實教之而不盡其材性，悖矣。若此學者無親師，樂業之意雖終其業而叛去之，必速教終於無成。此舉不善教者以反明上文善教之意。補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孫順也。摩切磋也。禁於未發，但預爲之防其害，不一，不必謂十五情欲未生，當其可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當以年爲斷，不陵節學不躐等以順而施爲孫。觀人之善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各

得其助。唯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狂胡半反。燕胡宮反。燕音自。又去聲。燕音怪。狂音怪。

扞格，堅拒不相入。辟，譬喻。燕，朋，私褻之友。燕，辟，私褻之談。燕，朋，則志有所溺，故逆其師之教。燕，辟，則心有所分，故廢其學之業。此六者教之廢，所以反明前四者教之興。獨學無友，燕辟三者皆及言相觀而善一事。唯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  
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  
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通皆其大德

喻者曉譬以義理即教也道之使有所向而弗牽  
挽之使必從故學之者和強之使有所勉而弗偏  
抑之使必進故學之者易開之使有所從入而不  
謬達之一旦盡示其所難知故學之者退而深思  
和易以思人將自得善喻者如此用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

心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  
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其反

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  
易俊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

善教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  
而達微而臧罕譬喻而喻可謂繼志矣

此託善教以比喻善教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  
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言雖  
寡約而其理顯達言雖微眇而其理洞善其取譬



雖罕少而聽者曉然意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  
人自得之此謂繼志

本論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反

人之至於學順理則易逆理則難習是則美習非  
則惡。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人資質為  
向之美惡則能教人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  
治人此學之為王者事

論非

九學之道環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知  
臣也當其為師則非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比面所以尊師也

嚴尊敬也尸祭主代神者也詔告也。雖天子不  
敢臣其師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  
功半又從而怨之

庸功也善學歸功於師不善者反歸怨於師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



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發音

說當讀如脫治木易者既去堅者亦可相脫而解從容謂鍾聲之餘韻答問答人之問相用補氏說

說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通音釋及

記問如前叩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不足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理也義

也若以記問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聽語謂聽其所問然後告語之也此謂講求理義有問而後語之則學者得以開發其所疑力不能問而師自語之已爲次矣語之而又不曉教者無所施其力矣故雖舍之可也通音釋及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裘橫渠謂字當爲毳沙土之飽模也或疑裘指治家設風之索齋若註疏謂良冶鎔金補器其子亦緝皮補裘恐其業不同非自似習學之意管見矣知



者箕則屈木爲曲幹其形如弓也始駕馬者新講  
習馬駒也駕馬之法馬在車前引車以行今馬駒  
始學駕車駝隨車後而行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  
習而後駕之。○裘近於治良治之子幼而戲弄已  
學爲裘箕似於弓良弓之子幼而戲弄已學爲箕  
不特弓治之子爲然雖馬之有子亦幼而習學駕  
車矣然則爲士大夫之子宜何所用心哉故曰君  
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使觸類而內省也補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

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音丁反

〔比方也〕物事也醜猶齊也類事之同類也五聲宮  
商角徵羽五色青黃赤白黑五官金木水火土之  
宮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鼓不在五聲  
之數五聲必待鼓參之而後和水不在五色之數五  
色必待水澤之而後章學不在五官之數五官必  
待學講之而後治師不在五服親戚之數五服必  
待師教訓之而後能相親鼓也水也以喻學與師  
之不可闕也所謂比物醜類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濇祭



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天德不但能專一官之事天道不但拘一器之用

天信上古結繩而治之信所以不約天睦如堯舜

揖遜湯武征伐之時所以不齊允皆深造本源不

累細微故謂察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其本川總河

海而言也河雖小源也水所出也海雖大委也水

所聚也源者本也二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先其

樂記第十九

證用此本原

孔氏疏謂此書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

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

魏文侯蓋十一篇合為一篇且謂漢武帝時河間

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所作愚按此書間

多精語如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如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為淵源如曰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忍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又晦菴先生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嗚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噦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記志反樂字通反  
樂也界反聲則善反

國語以反通音  
五字下孟反

變謂清濁高下不同方猶文章謂音之節于者夙  
斧皆武舞所執矚矚羽雉牛尾皆文舞所執噤蹶  
也鞀寬綰粗簾屬猛謹其所以感之者指禮樂刑  
政此章言樂由感物而動人君當謹其所以感之  
者補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  
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





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  
其財賈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  
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  
止也

○從張里反從局聲反○鄭曰  
反其被義反比也古反

（沾）還故敗不知說五音還相為官而不相亂則無  
故敗不和之音君臣民物事五者有一亂則其音  
應五者皆亂其音迭相陵犯則國亡鄭衛之音與  
桑間濮上其證也。此章言樂由情動而形故聲  
音之道與政通補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  
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  
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  
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  
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  
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鄭曰  
呼報反



反鳥洛

倫類也。理分也。幾近也。朱弦結朱絲為弦練則聲濁越琴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得發歎句三嘆三人從和之。天饗謂治祭。應生也。此章承上文審樂知政以及於禮。遂言禮樂之盛不在聲音粗豆而在教民以復人道之正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

者也。於是有所悖逆詐僞之心。有滯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飧。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頽。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者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澆弊



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按布內反爲音也  
七音反則彼列反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指性之本體未感物者言之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所以明感於物而動之機也物即指上文感於物之物短者指血氣心知之知物至其前而知能知之合其性之欲則好違其性之欲則惡此好惡所以形也好惡無偏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天理則指性而言變性言理理者天之所

賦而具於性者也知者我之知而曰誘於外者我之心知誘於外物非知在外也於斯時也人能反躬而求則人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外誘無得而感焉故特言不能反躬而後天理滅所以警切之意深矣人化物謂人爲物所化也人爲之節言人皆爲之節也樂同爲協好惡禮異爲別貴賤樂勝謂和而無以禮節之故流禮勝謂異而無以樂協之故雜合情言樂飾貌言禮禮義立言禮之義樂文同言樂之文。此章言人由感物而動好惡無節極而至大亂之道故先王制爲禮樂使歸於



治補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身卑  
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  
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  
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  
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

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鍾鼓管磬羽籥子戚樂之  
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豆俎制度  
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視聽之文也故知  
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由中出指和之發於心者言故云靜禮自外作  
指敬之形於貌者言故云文和未嘗不達於外敬  
未始不根於中也大樂必易如朱弦越絃是也大  
禮必簡如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和之極也禮至順  
之極也下文樂行禮行皆言其效也同和言樂順



天地之氣同節言禮順天地之數和故能生物而  
贊化節故能成物而報功明之禮樂即幽之鬼神  
此明禮樂之與天地同也與天地同則四海之內  
無一不歸於禮樂矣以敬四海之內言能使之知  
敬徧於四海故禮之尊卑異等其事雖殊而合敬  
之情則同也樂之宮商異調其文雖異而合愛之  
情則同也惟其情同故明王得相洽襲禮變而從  
時此事與時立禮之相洽者也樂所以象成此名  
與功偕樂之相洽者也謂舞位相連兆謂位外  
營域楊者袒上衣楊者舞上衣禮盛而尚質者襲

不盛而尚文者楊情者文之本故知其情者能作  
禮樂而聖之事文者情之飾故識其文者能述禮  
樂而明之事。此章自樂由中出禮自外作而下  
皆言禮樂之情自鐘鼓管磬簠簋豆而下皆言  
禮樂之文知其情而作者為聖識其文而述者為  
明此明禮樂以情為本而文其情之飾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  
也欣喜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



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亂矣其序也然失其和也過者違也制作本於天地則和且序苟違此理則亂且暴也論論說也倫理也論倫與患言條理順序也官猶事也越發越也金石聲音主樂言宗廟社稷山川鬼神主禮言此章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之情與官禮之實與制皆其所準若夫發於聲音用於祭祀則文物之末所與民同者也特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和之備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備者其唯大聖乎禮音論字音所及

辯福也功之大者兼備文武之樂千戚武舞耳故非備樂治之備者兼備古今之禮孰亨全禮耳故非備禮若羽籥則文舞也若血腥則古禮也惟功之大治之備者得兼之五帝之不相沿樂以樂久而不變將極而失其和則憂也一王之不相襲禮



禮久而不脩將粗而失其中則偏也厚重於樂知節而不至於憂修備其禮參酌而不至於偏其唯大聖能之指五帝之不相泐三王之不相襲者也○此章明聖人之制禮樂本於治定功成而隨時變通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敬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敬音純木又作神

天高地下尊卑有自然之序萬物散殊小大有自然之別不待人為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際禮制已行於其間矣天地運化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萬物自然而化生不待人為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樂亦自然而興矣春作夏長元亨之仁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秋斂冬藏利貞之義也義主斷制禮主限節故義近於禮和者沖氣樂能敦之而使厚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率者引而上之之名曰率神而從天則陽者崇之道也宜者物宜禮能別之使辨鬼者陰之

類而地者陰之所積居者俯而就之之名曰居鬼

而從地則心者卑之道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

地謂禮樂非聖人之私蓋因天地之理禮樂明備

而天地官謂天地之間各有司存因禮明樂備以

贊相協和之故雖天地之大亦無不各得其職中

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者也○此章卑言禮樂

配於天地禮樂備具而天地各得其宜孔氏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當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濟天氣下降

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

以四時燠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

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

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

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

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

也故聖人曰禮樂云上章正時樂反陽自樂陽許

性者人物之所得以生相近而不能盡同者也命

者生而長短壽夭隨所賦而不同者也化不時則

不生此承上文樂考天地之和而言以反明樂之





所以和者以百化之興以時也男女無辨則亂升  
升之言成此承上文禮者天地之別而言以反明  
禮之所以別者以男女之有辨也樂以法天化得  
其時則物生否則不生此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  
女有別則治興否則亂成此地之情也及其極天  
蟠地則禮樂無所不之樂以著乾之大始禮以處  
坤之成物樂以著明不息之天禮以著明不動之  
地一動一靜者天地闔闔之兩間故聖人言禮樂  
云。此章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嘯始制樂以賞諸侯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  
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經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  
其謚知其行也。舞之行如風反

五弦惟宮商等五弦無文武二弦也南風之歌見  
家語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  
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夔舜典樂之官賞諸侯  
謂作樂而燕賞之也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  
然後天子賞之以樂者以其人事脩於下天時應  
於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勞於治民者舞之行綴



則遠由德薄而舞者少舞與寬也逸於治民者舞  
之行變則短由德盛而舞者多舞與狹也勞者盡心  
力之名逸者不盡心力之名以治之勞逸占德之  
厚薄視德之厚薄制舞之多少故觀其舞知其德  
及諸侯之沒以其行之美惡賜以謚之善否故又  
聞其謚而知其行皆言天子之於諸侯然也。北  
章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孔氏  
指為樂記第三章名樂施謂樂之布施於天下孔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  
矣

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咸池禹帝樂名言能感  
物而潤澤之韶舜樂名言能紹堯夏禹樂名言夏天  
也言禹能成治水之大功殷樂名言商樂名武。  
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  
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樂備於堯而  
舜紹之至三王無復餘蘊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  
周之樂盡矣

長樂  
代樂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  
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  
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以法治以樂之法爲治也行象德民之行做象君之德也。此以天之寒暑風雨喻君之施教行事不可不時不節故先王之爲樂正以法而爲治其治善而民法象君德矣補

大麥黍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方反  
麥者以穀食人豕方反獻王飲酒禮百拜亦多綴禮

止也以備酒禍備猶防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謂其同反

大事凶事之大者哀之謂喪禮大福吉事之大者樂之謂嘉禮皆以禮終謂哀樂各中其節著禮立

也謂此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



慶噍謂慢身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  
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勳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  
情性備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  
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  
之聲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  
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  
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志微意細也如季札謂其細已甚彈指擊琴之節  
節文雖繁而節則簡若舞者動使四肢也廣者謂  
樂聲廣大憤氣充滿肉好猶壁之有肉好壁外謂  
之肉實也內謂之好虛也狄成言強而成滌濫言  
滌蕩而泛濫四暢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也學  
等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也省察也以繩德厚  
謂樂之教人以繩正人固有之德使不失其厚也  
大小之稱謂大不過乎宮細不過乎羽始終之序  
謂始作翕然成於繹如先王律而比之以象夫事



之行焉樂觀深矣謂觀乎樂其感發人者深矣。

此章明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先王節人情性使之

和其律呂親疏有年男女不亂乃成爲樂

凡

土散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  
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慤而不  
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狃則思欲感  
條暢之氣而感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言世亂而樂之不美者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純興焉倡和有

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陽反扶

此言聲之和正所感不同承結上章樂之不美以

開下章君子之樂之美者

補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惑心術悖慢邪辟之氣不設  
於身體使耳目鼻口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  
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黃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效百度得數而有常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  
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  
矣

下孟反

併亮反

八風八方之風從律應節而至百度者大而日月  
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  
夜百刻之度也倫清謂人倫之道清也民鄉方謂

民知鄉道。此言君子正其情性形而為樂者其  
美如此補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德在內故曰性之端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曰德之  
華樂氣指詩歌舞三者情形於言而為詩則情深  
而文明者詩不可以為偽氣數不足而為歌則氣  
感而化神者歌不可以為偽內樂而外應之為舞



則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舞不可以爲僞。陳氏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又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發言戒  
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性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  
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  
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極禮  
報情反始也。禮也禮也  
禮也禮也  
樂動於心發於聲而於文也節文也采謂或儀節

謂樂上奏謂樂作也先鼓謂先擊鼓以發樂也  
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爲舞之漸再始以著往者  
謂武王再舉伐紂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  
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謂舞終復其行位而整治  
象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奮疾而不拔者  
謂發揚蹈厲之已蚤可謂奮疾而不失之暴舒徐  
和緩之象也極幽而不隱者謂遲之遲而又久可  
謂極幽矣而不失之隱明白洞達之心也備樂其  
士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能  
伐商而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伐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以立樂終而德莫言  
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真君子以好善謂君子  
因武王以至仁伐不仁觀其樂而好善小人以禮過  
謂小人因武王誅紂見紂以暴亂取亡觀其樂而改  
過樂象功以宣播於天下故曰施禮念功而追崇於  
古昔故曰報惟施故樂其所自生惟報故反其所自  
始此章廣樂舞之義而引武王之樂舞以明之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  
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  
諸侯也

經說  
反

天龍金路賜同姓諸侯者六旒據上公言之寶龜

之並以青黑為緣天子既與諸侯以已之大輅

龍旂及寶龜占先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祀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子人情矣竊本知變樂

之情也者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傾天地之情達神

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

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

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

覆養用能生蠶蟲昭蘇羽者鳩仗毛者羣靈胎生者





不殞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  
鍾大呂弦歌于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  
庶嘏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  
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  
之禮故後尺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車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  
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禮會集禮記  
卷之四

詩且反國於長反國古按反國古怡反  
反扶又反字以詭反禮詩獨呼開反

樂出於人心之自然故曰情之不可變孔氏謂此  
意為名樂情者也禮則尊卑上下之理截然而不

可易樂主和合故云統同禮別尊卑故云辨異此

禮樂所能管攝人情而人情豈不能外焉者哉

其本於人心而知其變之成感物樂之情也著其本

心之誠而去其人為之偽禮之經也循猶依也

猶定也精粗謂萬物小大樂由天作禮自地出故

能依天地之情而通神明之德禮樂用以祭祀故

能興其神之在下者降其神之在上者使皆來格

又能疑定萬物之形體使各得其所統領父子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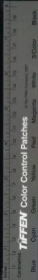
臣之等節使各安其分天惟禮樂之功用若此故

大人舉禮樂天地亦將為之昭明自天地訴合以

至於不殫不殆皆言天地協和萬物生長其效昭  
然可見者也。新成也。和之至也。應則生之以氣。應  
則成之以形。物始生曰萌生而岐別曰區。萬物之  
生萌一而區二。無颺曰鶻。鶻，翅羽鼻飛之屬。鶻，鶻  
走之屬。鶻藏之虫。一旦翫蘇如暗而過。暗如死而  
更息。羽卵生者。應則禮伏而生。子毛。應生者。至則  
字鬻而繁息。胎生無內敗之續。卵生無外裂之應。  
樂之至和所感。事物受之。復會聚而凝結。是樂之  
歸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若聲音之物皆禮樂之  
末節。有司掌之。故樂師辨聲詩比而而。弦宗祝辨

祭祀後於戶。商祝辨發。禮後於主人。皆以知禮樂  
末節位。甄卑賤有司之事也。藝成而下。事成而後  
者也。此章言先王之於樂。蓋以至和參天地贊  
化育而未節則有司存。補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  
弦匏笙簧。會中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  
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誦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  
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僂聲以滯溺。



而不止。及優保儀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  
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聞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  
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  
依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  
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矣。

文侯曰。敢問。溺者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  
志末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  
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此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  
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  
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  
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然後聖人作爲軌。鼓箜篌。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然後鑄鐘。鐃。等。瑟。以和之。干。戚。旒。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  
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磬。鈺。鐃。



以立號號以立權權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聲以立辨辨以政死君子聽琴聲則思死封  
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庶庶以立心君子聽琴瑟之  
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  
聽笙簧蕭管之聲則思奮舉之臣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  
子聽鐘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  
子聽琴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力反與上始反聲音此數音連也音與若江反  
獨音與反音惟發音也及連古音反音力也反

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始僭爲諸侯敬猶俱言  
進退齊一會守柎鼓言聲樂會言皆得擊鼓乃作

奏以文謂鼓亂以武謂金柎樂器名以章爲表裝  
之以鞀柎亦名柎以節樂者訊疾以雅言舞者訊  
疾以雅器節之凡古樂也俯猶曲言進退不齟齬  
儒短小之人擾爛猴也言舞者如爛猴戲凡令樂  
也當謂正而不失其所謂音謂溺沒於邪淫之音  
燕安也趨數復速也煩勞也奮驕也凡皆弱首如  
此鞀如小鼓搖之兩耳還以自擊鞀揚謂祝故也  
祝如漆桐中有椎欬如伏虎持工有二十四組絳  
繩六孔燒土爲之篋土室竹爲之播鞀而鼓從之  
中聲以發焉擊控而揭止之中聲以節焉或埤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箎應之中聲以和焉六者爲本以其聲質故云德  
音之音狄羽也自作爲執鼓至所以示後世凡皆  
言德音如此禮記令鼓衆橫調氣充滿石聲磬之  
聲當作聲辨謂分明於節我也禮記籥鳴而舞擊  
會猶聚。此章載子夏答魏文侯以古樂爲箎  
今樂爲溺首人君聽樂音各有所合隨其所感思  
國家人材非爲一已淫樂

賣牟賈禕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天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咏歎之淫液之  
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

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  
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  
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賈牟賈名武謂周舞備我謂擊鼓警衆病猶憂  
也咏嘆淫液歌遲之也連及也甫戎事也武坐武  
與跪坐也致右致右膝於地憲左軒起左膝憲即  
軒也聲淫及商者淫齊也謂有貪取商室之聲  
此章五問五答孔子問武舞擊鼓衆之良又何



也須羊賈答以憂不得策而待之故久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嘆嗷涕泣不絕吟思何也賈答以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也孔子又問初舞而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之早何也賈答以及時伐紂行戰事也孔子又問武舞之跪坐右膝致地而軒起其左何也賈答以此非武人之坐以武法但坐也孔子又問樂聲貧而及商何也賈答以武王非有貧商之心此非武音也孔子因問若非貧商之聲則何聲也賈遂答謂此有司失其傳而孔子證以長弘之說亦然補註

齊魯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于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驅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子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  
容而復其位庶民施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  
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  
甲譚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  
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  
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鯉首右射鸛虞爲  
貫鞏之射息也裨冕指勞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辨籍然後  
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  
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免而總于

所以教諸侯之第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

夫武之違久不亦宜乎禮之違也直時反方氏上違

夾扶問反綱音計提也又反解音解反前丁

賓牟賈既聞夫子然其說於是免席徙立更端請

問而夫子又詳答之違之違謂久立於綴方氏謂

上違字音釋待也待諸侯之至也下違字如本音

謂違而又久則違之至也於義亦通蒙成者象其

成文武亂皆坐凡譚亂使坐則定北出表紆都在

北武始而北以象觀政商郊成者樂以奏曲一終

爲一或再成以象克紆三成象既克紆而南返四



成以象有虞國之去五成以象周召之分治六成復綴以崇者復綴謂復歸舞位崇猶充謂六成以象武功之成也而武王之德充滿天下也天子夾振之而駟伐者舞列分為左右摠千者在中央二人振鐸夾舞而進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駟古說作四陳氏以為駟驪之駟伐謂以戈伐地也古說以復綴以崇為句天子夾振之為句故其說如此長樂陳氏聲陵方氏皆以崇天子為句云兵始出於天子樂舞既成復歸綴位以歸尊天子據家語亦曰以崇具天子此說比舊說稍明白在學

者擇焉克殷反商謂既勝殷而反商故投殷之後於不投者舉使之辭所始也商容商音樂官使於于說之而復其位強改者大射時故也釋者倍增舊禮也以血塗物為厭也倒載者反其本末而載示不復用也建鍾也鍾簫特雍者兵甲之衣建索言閉藏兵甲也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謂左學右謂右學雍首騶虞所歌以為射節曾華射穿甲皮也說劍脫而解之也○此章謂夫子因賈之間備言武王治定功成而一變天下於文教所謂武舞不當徒以武觀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又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若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

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禮古注音度也  
方氏轉氏也如字

致猶深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字謂子愛諒謂誠信油然而生好兒德輝顏色潤澤也理發於外言容貌之進上也禮者威儀繁多久易厭倦故主減禮既減損當自勉強樂者洋洋盈耳不知休止故主盈樂既盈滿當自抑損故禮之減以進爲文如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皆以進爲文也樂



之盈以及爲文如合樂必止三終奏詔必止九成  
皆以及爲文也禮減而不強勉自進則銷衰矣樂  
盈而不抑損自止則流散矣故禮之減者報之而  
使進樂之盈者反之而使止使禮樂皆得其中焉  
故曰其義一也。此章言樂以治心禮以治身禮

易原當自勉樂易縱當自抑補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  
王取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變不瘳廣節奏足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  
先生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  
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  
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就其千戚習其俯  
仰謂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



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鈇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謂盛矣。古陸字。古如又反。孔訓肥滿則如。字。音。用。志。反。方。大。反。又音。用。

聲音謂嗷嘆味歌動靜節手舞足蹈性術謂出於性術猶道路也盡於此者言過此則不可過則流放也耐否能字能則古之三台字文謂樂之篇章文足論而不息者言足以明義理而無息也曲直者歌之曲折變清濁肉者聲之鴻殺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變清濁多聲謂省約廉抑以廉後

肉謂肥滿節謂樂之止奏謂樂之作聲音之宜或

頌繁多肉滿而鴉大或頌瘠約廉後而細安或節

或奏各得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放心邪

不得接於性情矣審一以定和者詳審其聲以

定調和之曲比物以飾節者比八音之物以飾音

曲之節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儕猶輩類也○此言樂出於人情故先王立樂以感動人之善心以合和父子君臣而親附萬民故習其聲容者無不志意開廣而容貌莊嚴此樂者先王所以飾喜而天下和之先王之言禮樂可謂盛矣



子瞻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  
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  
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  
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  
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  
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

而讓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  
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堂木俗中鉅  
句中鉤音鉤變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  
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  
貢問樂音貢曰音貢丁音丁反音反正音正時音時聲音聲反音反隱音隱直音直隱音隱反音反折音折之  
音音音反音反老音老反音反音音音拮音拮拮音拮反音反鈞音鈞古音古候音候反音反

師樂官乙其名也愛者宜歌商鄭氏謂肆直而慈  
愛者宜歌商今因錯簡將肆直而慈愛置於宜歌  
風之下反無所屬而此句愛者宜歌商亦闕其上



文歌聲各隨人性所宜頌者形容其成功德澤弘厚故性之寬柔靜正者宜歌之大雅政之大者也故廣大疏達者宜歌之小雅政之小者也故恭儉好禮者宜歌之風者動化一國繫一人之本故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守之以謙者宜歌之騁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蓋五帝之遺聲而商人識之奮決而明厲商治之規摹故明乎其音則有決而不亂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蓋三代之遺澤而齊人識之舒遲而阜緩者齊俗之氣象故明乎其音則見利而能讓其上如抗言其聲之發揚其下如

騁言其聲之重濁其曲如折言其聲之四轉其止如葉木言其聲之止靜俗者居而不動有方之體故中矩苟者屈而不直有曲之體故中鈞變聲乎端正而連屬不絕故如貫珠既論歌之形狀復論歌之始終始於悅而形於言終於不知手舞而足蹈子貢問樂蓋結上文而題其事。此章載子貢問已所宜歌而師乙備陳頌雅國風與商聲齊聲之異以聽其自擇且極其形狀終始而言之師乙樂工而講肄之精若此蓋師聲之流而足以占先王之澤也補



鄭氏移置錯簡從吾子自執馬以下

請誦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礼  
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齊夫歌者  
自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  
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賦之  
故謂之商

元文爰字及商之遺聲也五字皆爲衍文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十一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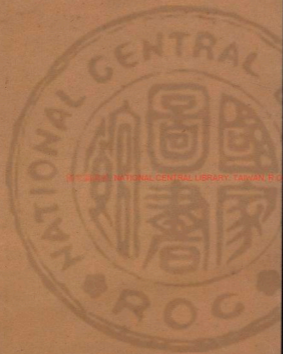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1302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309076 v.9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十二

讀禮記九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輶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  
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輶爲說  
於廟門外說千見反後昌  
古反調吐齊友

館王國所致館舍復招還其魂魄綏鄭改爲練廬  
陵胡氏謂即所執升車之綏輶載柩將殯之車飾  
從輿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謂輶下棺外用緇色之



布以爲裳帷素錦屋者謂於裳帷之中又用素錦  
爲小帷如屋形以覆棺也廟所殯宮牆指裳帷○  
諸侯死於館舍則其招魂如在其國升屋東榮用  
衣而號如死於道則升車左轂以象升屋東榮用  
所執之綬象所服之衣整車飾而歸殯將入殯宮  
惟脫柩上之輶不脫柩旁之帷裳上者高而妨入  
廟門旁者留之不露柩也補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如於館  
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輶而行至於家而脫  
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於階階下而說車舉自階階

升適所殯士輶蓋席以爲屋蒲席以爲帷裳輶車反

輶車凡車有輶曰輪無輶曰陸輶車以輪爲輪迫  
地而行輪車有似於輶又曰輶車殯皆用之○大  
夫禮降於諸侯士降於大夫補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  
某之某死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  
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天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  
死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  
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  
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



子之外私寡大夫其不祿使其實士計於同國大夫  
曰其死計於士亦曰其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  
臣其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其死計於士亦曰  
吾子之外私其死

適子之適音的  
適者之適音祿

計死而赴告也士曰不祿今君與大夫亦同士稱  
者告於他國謙辭也告於他國之君故曰外臣以  
他國之臣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適者謂敵體  
之人使其實謂以實告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  
居廬士居聖室

次謂服君喪而為之哀次也公館公宮官舍也大  
夫於公館終喪則三年而後歸士練而歸則林年  
而已隆殺之辨也禮又言士次於公館者即指練  
而歸之士蓋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士則  
謂不盡次又未必朝夕存焉故既曰練而歸又曰  
次於公館者謂不盡次故以次為復也鄭氏分士  
為三等有邑宰朝廷之殊疑未然廬者倚木於室  
外為廬聖室者白其室中為聖倚廬之制重聖室  
之制輕親者貴者君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給勤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  
喪服以親者爲重大夫之喪重於士故生者貴而  
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嫡之也生者賤而死  
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也明補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  
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  
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  
置後禮反

大夫之適子雖爲士得服大夫之服尊適故也至

於庶子必身爲大夫然後敢服其服其位猶與諸  
子未爲大夫者齒宗適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子  
死而父母不得主其喪者士不得攝大夫也其子  
得主之者以其爲適得服大夫之服也爲之置後  
即亦爲大夫之適子也綱坊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纓繡布  
冠不鞋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  
服

①用龜宅謂葬地看司羣吏執事者麻衣白布深  
衣衰指喪服之當心者纓者冠之飾即纓繡布冠





古不黹後代有黹此以凶事故特云不黹蓋用着  
史即筮人長衣深衣之純素者皮弁朝服皆吉服  
○卜筮者以凶事求神服不敢純吉占者求吉則  
服純吉補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馬牽車者薦馬則喪車將行故哭踊古說  
謂孝子哭踊然本文言薦馬者哭踊當是執事之  
臣子也喪車將行矣乃取遺奠牲下體包裹為送

又讀所書送物之名補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天宗大宗伯相其禮小宗小宗伯命龜謂告以  
所問事卜人掌龜者深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樂

氏禮

內子以鞠衣褻衣素紗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復  
諸侯以袞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從稅素沙  
復西上九六反擲張戰反  
從出煖反擲音是

內子卿之適妻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鞠衣卿妻

之衣褻衣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素紗若今紗縠  
所以裏衣者也其餘如士謂鞠衣檀衣之外其餘  
祿衣則如士妻之服也復謂初死時呼之與招復



其媿也。褒衣亦謂諸侯始加賜衣服褒之言進也。冕服則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爵弁則爵色之弁也。夫人既衣揄狄者言用稅衣上至揄狄蓋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禮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五者之服惟夫人得備狄稅素沙者言上自揄狄下至稅衣皆用素紗白縠爲裏復必西上者北面而西上西北皆陰求諸幽故也。復欲其生氣之來復故皆用其生時之上衣多少則各隨其命數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沙反屬音獨

揄揄翟也。屬者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此言大夫葬時車飾也。凡喪車之飾曰柳柳之外有如承水甯者名池又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故大夫不得畫揄絞屬於池下容池上有之

用屬禮陸氏卷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妻祖姑無



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妻。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  
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禮記通反晉人  
禮同焉鄭之諱也

冷如

附即祔。謂後死者附先死者而祭。王父母祖父母  
也。夫所附之妃謂祖母於婦則祖姑。女子謂在室  
及嫁未三月而死者。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之  
貴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而別於尊  
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  
中。以上附高祖之為士者。下言從其昭穆之妃。從  
其昭穆之妾則亦謂祔於高祖之妃與妾也。雖王

父母在亦然者。以孫宜祔於祖。祖在無可祔亦祔  
於高祖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孫附於祖曰以  
其配。若女附於祖母。惟祭饌如一而祝辭不云以  
其配。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感君。集

君薨。天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薨未踰年。太子雖猶稱子而人待之則猶君。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斬衰既練。其要經與大功初死要經。麤細同。麻謂  
要經也。唯杖屨不易者。言其餘皆易。杖不易者。以  
大功無杖屨不易者。以俱用純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  
稱陽童其甫不名神也

父母喪既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故謂之功衰以此  
時而附大功親以下之殤則練冠陽童謂稱庶殤  
子若宗子則稱陰童字以其甫而不名者神事之  
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  
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踊者與主人  
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以哭對者哀痛不以言辭爲禮也始麻散帶經者

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經若小功以  
下服輕者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道  
路既近聞而即奔至在主人未成經時謂未小歛  
之前也踊者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未成服則隨主  
人成之親者謂大功以上雖值主人成服未即與  
之成必終自己麻帶經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妻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  
不於正室君不撫僕妾

附自主之者以其祭於祖廟祭不於正室者以其  
非適不撫僕妾畧於賤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君女之黨服。

女君雖死，猶爲女君之黨服。已攝女君，則否。補。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安其

神爲重也。

氏鄭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弔雖後時，然喪猶未畢，不可以殺禮待新弔之客。

方氏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乃大夫錫衰相弔之首服，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兄弟之

輕喪，謂緦麻。大夫之相弔，必弁經，不以妻子私

喪之末服臨兄弟。補。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父為長子杖則長子之子不杖辟尊者也父母在則為妻不杖不稽顙為尊者厭也母在父沒為妻惟不稽顙至拜贈則亦稽顙母之尊殺於父也

氏傷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往也反服為舊君服也。去諸侯仕大夫是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以形新君之卑去大夫仕諸侯是自卑適尊不可反服於前之卑君以辱新君之尊氏用制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有縫小功

以下左總冠綠纓大功以上散帶

練者練也

條屬者謂喪冠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吉冠則纓武異材故曰條屬以別吉凶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亦條屬而右縫喪冠之縫向左右為陰陰者喪所尚也小功以下輕故縫向左同於吉總冠綠纓者纓讀羸羸綠之綠纓纓散絲纓也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後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不忍即成之故散垂此帶至成服乃絞及陸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交錫也



升者廢縷之數八十縷為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

其半為總加交治之為錢用禮氏說

諸侯相送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縷送音

贈死曰縷後路貳車冕服次冕。贈死者不以已

之正所服用

遣車視牢具疏布輶四面有章置于四隅章或作朝夫釋語

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籠

貨賤各有數一人為一具取一車載之或云視牢

具疏布輶乃其車之上蓋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

牢肉入廡則置子孫之四隅給論

載糝有子曰非禮也喪莫脯醢而已禮記

飯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鄭氏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禮氏

祭所以追養故稱孝喪所以哭泣故稱哀禮氏

端衰喪車皆無等

鋪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

而喪衣亦如之以其緇六寸之衰於胸前故曰端

衰喪車惡車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車天子至

士制度同禮氏

大白冠繡布之冠皆不鞬委武玄縞而后鞬



大白冠百布為之太古之冠縮布冠黑布為之始

冠之冠皆質而無飾委武昏冠卷若謂委武昏冠卷特以為質武昏外所觀以為文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死有別卷乃可葬故云而后鞋氏禮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禮及弁爵弁冠玄冠氏禮

暢氏禮以桐梓以梧批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其說反端弓六反

輓輓者棺也也曰所以搗之者也稱棺也梧槨也批即

匕匕者體也鑊以批升入於鼎從鼎以批載之於俎畢所以助主人之舉肉者曲而長象畢星故名畢

刊猶削也刊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三采率

率率也謂襲刃之大帶大夫以上飾以五采士以

禮者稻禮也禮者稻禮也變蕤管衡實貝間而后折入禮者稻禮也變蕤管衡實貝間而后折入禮者稻禮也

皮甕甕者皆送葬所藏之物也見者棺之衣所





謂帷荒以尸藏於內而飾見於外故謂之見柩者  
承席也形如牀無足以曲折爲之故曰折實見聞  
者以窆窆等實於見與擲之間而后折入者實物  
於樽內既畢而后入此承席加於樽之上焉孔氏

重既奠而埋之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重者初喪時所立之主以既有柩又有主故名重  
既葬而奠祭立主矣則埋之

小斂大斂皆辨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音  
登謂啓柩辨拜謂漏拜以謝賓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  
出待反而后奠

載謂將出葬已載柩於車也主人在柩車西故東  
面而拜門右謂廟門內西邊拜踊於賓位不敢迫

近君也待君既弔而出然後行遺奠之禮孔氏

子羔之襲也藹衣裳與稅衣練衽爲一素端一皮弁

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禮地變反

藹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織著之也表之以稅衣

練爲之緣與練爲一稱稅謂黑衣練絳色衽婦人

蔽膝也素端以素爲衣裳此第二稱皮弁第三稱

爵弁第四稱玄冕第五稱練衽婦人服而子羔襲



用之故曾子譏之

氏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私館妨其私家故不復補。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七者始死一。明日襲一。襲之明朝一。又明日小斂一。及小斂日再踊一。小斂之明日一。并大斂一。凡七五者始死一。明日襲一。又明日小斂一。同日再小斂一。明日大斂一。凡五三者始死一。小斂一。大斂一。凡三居間者謂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婦人

居賓主之間。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衣冕一。裘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禮音

卷者。裘衣玄端。若燕居。玄端朱裳。朝服若緇衣。素裳。日視朝之服。素積者。皮弁視朝之服。纁裳冕服之裳。爵弁二者。玄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襲衣最上。華君賜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環絰。一股。總經

氏

公視大斂。公升。高祝。鋪席乃斂。



君臨臣喪，雖已鋪席，尚祝更鋪，乃斂。榮君來爲新之也。記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廣二尺，長二丈。

贈謂以物送亡人。廣尺，長終幅，失禮。禮丈八尺。氏弔者即位于門西東，而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首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湏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此記諸侯相弔之禮。孤子也。記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其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堂階，洗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應，饗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記

此記相舍之禮，以東藏於內也。記

撻者曰：寡君使某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撻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撻。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撻者降受，將弁服於門內，露。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如初，撻者降出反。

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記相禮之禮

上介矐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矐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秉黃大路於中庭北軒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裕額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與若舉反

此記相贈之禮駟馭也客使謂便客之從者客之所使故曰客使下謂馮也馮在路之下路即大路之車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之宰夫舉棊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贈

者出反位于門外

此總記將命授受之禮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綽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



獲命敢不敬從客立千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  
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  
顙顙如字又力辨  
顙反顙其切反

此記臨哭相辭讓之禮臨喪而哭故謂之臨弔舍  
襚贈禮畢故上客行臨之禮拾踊者客與主更踊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有君喪則親喪不敢受弔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於衾士盥于盤  
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  
之典踊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  
車道而行

乘人謂使人執引專道使人辟路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  
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  
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前喪之除服而  
反後喪之喪服不特於父母之重喪雖當父母喪  
而遭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示於前喪有終後喪亦  
不為前喪之除而奪也補



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顛反

顛章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顛蓋代葛者。三年之喪既虞卒哭而變麻以顛矣則前喪之練祭乃得行蓋後喪未卒哭以前不可行前喪之練祭以麻經純凶而練祭從吉也。禮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昭穆同也禮孫死祔祖力氏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有殯謂父母喪也。葬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變在遠者也。若聞外喪而哭於殯宮嫌是哭殯今於他室明所哭者在新喪也。入奠謂朝入奠於殯宮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時此謂哭新喪之明日再哭也。禮氏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官則次於異宮



告謂告君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齋受宿戒。將與祭聞父母喪猶卒祭謂君命嚴而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耶。漢儒傳聞古說幸於今無用。餘疑可也。詳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受宿受齋宿之戒。齊衰內喪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服。凡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前驅

已見曾子問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敬等。執事者亦敬等。雖虞附亦然。

父母之喪將祭謂練祥也。嚴等謂不涉級聚足。新喪略威儀也。兄弟死必殯後方行父母練祭。若同宮雖臣妾死亦葬後方行父母練祭。以練祭從吉。不可以凶事雜之也。喪祭散等蓋不暇為威儀。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酺也。齊之衆賓兒



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啐羊齒啐入口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待祭喪謂相禮者薦謂醢醢祭薦謂祭以脯醢也。凡吉祭則告賓祭薦既祭而食之。喪祭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不食。此天台賈蒙集古說也。然恐薦非指脯醢之物。謂薦用脯醢則可。謂薦爲脯醢則不可。蓋此章合以告賓祭爲句。薦而不食爲句。薦於神人而已不食之也。與上文啐之。啐之意相續。

子夏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喪尚哀。至祭則尚敬耳。此章疑有爲之言。又親喪亦未嘗不存於書策。補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譎。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䟽。衰皆居。



聖室不處盛嚴者也

言自言已事語爲人說也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居憂有所不暇也盛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盛謂倚木居於室外之西北角聖室於室中塗之使白也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盛時無爲皆不入門也以盛爲嚴者以父母喪乃居之非襲易之地比也

用孔氏方注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視猶言比也此言輕重雖稍異而哀戚略同也

此鄭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外除者服已除而內之哀未忘內除者服未除而內之哀已殺然愚按服之隆殺已各稱其情於服之殺者亦非情不至而姑外爲之服也合詳之補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欲食也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九酒食能使人醉飽而發見於顏色者亦不敢飲食之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禮九



似謂親似父母名謂名同父母置制隱兒弔問而  
哀戚故必有異於人發於中心者如此然後服三  
年之喪能情文相稱其餘直道而行謂喪之輕者  
不必若是其委折也然三年之喪發於中心之實  
然亦直道也雖喪之輕者其文亦未嘗無委折於

其間

飛方  
氏儀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  
祥祭之期此時主人着朝服謂緇衣素裳縞冠明  
且祥之時主人因着其前夕故朝服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縞祥祭之服此言親喪雖既除猶有他喪未除今  
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然後反他喪之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及改成踊乃襲於  
士既事成踊襲而右拜之不改成踊

此謂士有喪當袒踊而大夫來弔則絕踊而拜之  
士來弔則成踊而後拜

李賈  
氏說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  
禴也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禮皆重於虞



祭五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子孫於父祖稱哀。子哀孫，夫於妻稱乃。夫。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闢轂而輟輪者，於是自對而右杖也。說明

叔孫武叔嘗大夫叔孫州仇輪人作車輪之人。闢穿也。輟，殞也。武叔見輪人以扶病之杖闢穿車轂中，迴轉其輪，謂其用之，即輟而禁之。公有對而

右得用杖。

說此

餐巾以飯。公羊膏爲之也。

說扶

飯含也。恐親爲人所惡，故設巾覆戶面而當口。餐穿之，令含入口。自公羊賈始。集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右設冒也。

恐死者爲人所惡，故自襲至斂皆冒之。補。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賈客之



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儀禮

父母求別遂同賓客之疏孝子所以悲哀而包奠

送之也嘗子以解或人包奠之疑

禮記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禮記

子敵體曰問上予下曰賜記者按辭謂豈非爲

人之喪而問之賜之歟下乃應問賜有喪者之禮

孫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剋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始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

如斬如剋言哀痛淺深之別功衰謂既練之服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練謂大祥始除衰杖

而練

禮記

既葬天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擗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事謂襲歛之屬禮謂饋奠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禮記疏又

相趨謂本不相識聞名而來會喪者或出殯宮門即退相揖謂在他處嘗相識者喪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嘗相問者待封窆而退相見謂嘗執費相往來者待其反哭於家而後退朋友則待其虞祭於廟而後退此論送喪以恩厚薄為去遠速之節

方氏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

十者待盈坎

弔者非徒從主人之行而已年四十而未衰者皆執紼若同鄉而近五十者從主人反哭於家年四

十者留待掩壙

氏說

喪食雖惡必充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入食之其當也食之非其當非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穀無盞醑不能食食盞醑可也孔子曰身有瘠則



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瘡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此論居喪飲食之節

非從柩與反哭無光於棺通古鄭反

免所以代冠者也指道路也言喪服出入非從柩

與反哭不得免於道路必以冠本鄭氏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居喪惟受祭乃沐浴補

疏衰之喪無祭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

人可也大功不以執事惟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

見人

禮音

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

此鄭氏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

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正禮也金革之事無

辟權禮也

此禮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

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哭不依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



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

同名則諱

子與父同諱者父爲諱而子從之也母之諱謂母

家之私諱補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  
三乃出

以喪冠謂因喪而冠雖者明齋衰以下皆可冠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  
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又此性反

未謂卒哭之後大功據身而言小功據父而言孔  
氏謂互相備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可冠子  
嫁子父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  
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取婦有酒食之會  
涉於歡樂也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之小功本齊衰重服  
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范氏謂五  
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接弁  
冕也左氏傳晉侯有小姜之喪小姜賁妾總耳叔  
向尚以衰經辭齊魯是雖喪猶無昏姻之道此書

或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非通例也集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弔服首著弁經身著緇衰履衰屨此三衰大作其袂袂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

寸

鄭氏

父有服宮中子未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此記已雖無服已之親有服亦體其心而不樂惟小功輕服則否補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

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里尹閭胥里宰之屬周禮二十五家為里里置一室下士也。此極言妻黨不得與夫家之事死而

無主寧使鄰與里尹主之又云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氏謂夫之黨其祖姑方氏謂此言或者之說非也晦庵曰古法既廢從宜而祀之別室亦可集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麻者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執玉行禮





者不服麻采謂玄纁弁經之麻不加於玄衣纁裳  
之采此言吉凶不相于禮記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  
踊不杖不菲不廔

蔡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其即位自仍

舊童子則不備禮非謂非禮廔謂倚廔

孔子曰伯母叔母䟽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

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䟽衰大功文也踊  
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

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由此而推則禮由於內矣哉

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再言而嘆諫之言喪禮當

以情爲重也周禮氏

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  
世柳之徒爲之也

由右相雖非古亦在可以然之域凡言自某始者  
記失禮之始凡言爲之者君子亦有取焉如鑿中

以飯公羊賈爲之也由右相世柳之徒爲之也七  
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禮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九具即禮考所謂飯用米具也以九以七以五  
以三降殺以兩士喪禮具三齊字算此士三之證

方氏  
庶氏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  
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

葬有遲速會葬者有遠近也卒哭亦與之遲速以  
未葬有朝夕奠也然葬後又二月方卒哭豈三年  
之喪既同而卒哭之期獨異耶

諸侯使人弔其次會禭禭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

次如此也

言五者相次同時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  
不食肉比卒哭不樂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君於臣盡恩禮如此補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故司馬執鐸左  
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大解

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廟中曰



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以為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也

紀

孔子曰管仲鑿墓而朱紼旅樹而反珪山節而藻琨謂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謂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鐘簋列為尊獸有算者為絃絃在纓處兩端上獨下不結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紼旅道也禮立也陳樹者當路道而立之異反也鄭氏以為反爵之坻及冢周書注以為向外室未知孰是山節刻山

於屋中謂於棺槨中畫於短柱管仲者而僭上管子儉而偪下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也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婢不撫叔叔不撫嫂

踰封越竟也君夫人歸謂奔父母喪也闈門宮中之門也

此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之禮已嫁為父母期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嫂叔遠別紀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



也既學之愚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  
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  
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  
倍爲君子恥之

既得又失謂進退不能以禮義倍謂他人之功倍

已方

孔子曰凶年則乘騫馬祀以下牲

自貶損亦取易供饗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是事書

士喪禮見儀禮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夏祭也國索

祭黨正屬民飲食于序於是民無不醉如狂言見

言勞之久二日言澤之均張弛以弓喻張喻勞民

弛喻息民張之爲武弛之爲文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



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氏曰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而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五月晦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孔氏曰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垂夫禮意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僅八年未有獻子而七月仲者以僖公八年公會主人于泮六月應帝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魯時嘗行之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某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周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昭公取於異爲同姓故

不告於天子此亦記魯失禮所由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外宗異姓親內宗同姓親爲君皆服斬也爲夫人皆齊衰紡

廢矣孔子拜鄉人爲父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拜之者爲其來弔已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爲上以爲公目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



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禮也

管仲自盜中簡取二人薦上以爲桓公之目。謂此

二人所與遊者是邪僻之人故爲盜其人實可與

之人也故管仲死桓公使二人者爲之服。昭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禮也

過猶誤也舉猶言也起者失言而變自新也

內亂不與焉外非諱也。禮也

丙亂謂同僚爲亂而力不能制之者。門內之事

思掩義內亂不與者所以重恩門外之事義斷恩

外患弗辟者所以重義公羊傳曰辟內難而不辟

外難氏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

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大行人掌五等諸侯之禮。記者贊助其言故曰贊

行人。遷薦玉者也。三采朱白蒼六等。六行也。每色

爲二行。禮也

哀公問于燕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食祿當何代對以文公之下執事是

始於魯文也。禮也  
成廟則廢之其禮視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



人找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錒皆於屋下。割雞門當巖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其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報厥。

純衣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緇謂將割牲先戒耳。旁毛曼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也。廟成而釁。

釁者。以血。血陰也。寢成而考者。飲酒酒陽也。  
請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敢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自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請侯出夫人。謂諸侯棄妻器血。其元所賁者。補。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



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其之子不肖  
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此又妻稟夫之禮嗚呼此亦有禮乎補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  
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  
敢以傷吾子疏音

少施氏魯東公子施父之後殮者食後更強飯以

答主人之意孔氏

納幣一束東五兩兩五兩婦見舅姑兄弟姊妹未  
立子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位

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鬋首

納幣謂昏禮幣八尺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

者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雖未許

嫁年二十已為成人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

禮明非許嫁之笄燕則鬋首謂既笄之後去之

分髮為髻絲既未許嫁猶以少者處之也孔氏

鞶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

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鞶廣五寸去鞶

門及紕皆以

紕也會謂上領縫也在上曰紕在下曰純云子





者表裏各三于，紉施諸縫中，若今時條。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瘳，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車皆於北牖，下瘳，林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去骨平聲 去聲音聲  
疾困曰瘳，外內皆瘳，為窆，各將來問病，瘳者所以垂樂器，徹懸去琴瑟，以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東首者將使歸，遷于陽於北牖，下者將使反觀于陰，陰下者人始生在地，去林廣其生氣，反徹褻衣加

以新衣體一人者，四體各一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纊，新綿，輕而氣易動，屬者，置口鼻之上，以候其氣之絕，男不死於女手，女不死於男手，以別終也。

○此言靜以待盡而不亂。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出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路寢，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也，適寢，猶適子之適，以

正言也，內子，卿之妻，下室，其無處，言寢者，即正寢。

○死者必皆於其正處。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





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下北面

(子姓婦諸殺子孫外宗姑姊妹之女世子夫人爲主故坐男東女西各以其屬分立兩階)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大夫變子言主人下於君也大夫之喪尊者坐

者立士賤故尊卑皆坐

陸氏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掩衾而哭

承死者之衾而哭若欲舉援然

儀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寄公謂失國之君來寄寓者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出謂出而迎賓。新喪懸反非爲所尊不出

氏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治

此更明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氏  
夫人爲尊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妾不當  
斂則爲命婦出

婦人亦各爲其所尊出出謂出房補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  
之謂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髻括髮必麻婦人髮帶  
麻于房中繩文水反髮也

髮者幼時剪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事親  
常有孺子之義至親死乃脫之父母脫左母喪脫  
右宿磨謂婦人要經氏方

徹帷男女率尸奠于堂降拜君拜宦公國賓大夫士  
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  
堂上大夫內子士妾特拜命婦凡拜衆賓於堂上辨

旁反

此言小斂訖拜賓也於士旁三拜者拜卿大夫既  
於正位士故於旁士有三等不人人拜每一面三  
拜氏禮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  
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音同

父喪小斂拜賓訖即位阼階之下襲衣要帶首經



而踊母喪拜賓訖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  
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武吉冠之  
卷醴弔者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拾拾更也主  
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婦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  
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  
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  
一燭

木給鬻角爲軒音水斗壺漏水器冬漏以火爨鼎沸而沃之此壺壹氏所堂屬司馬設司馬臨縣其器凡

未殯者哭不能聲故小斂後縣滌分特均其官屬  
更代爲哭息其罷俵燭所以照饋滅燎而設燭凡  
齊伯徹惟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  
方諸婦南鄭詳

此小斂後尸出在堂時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  
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  
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哀抱之人爲之  
拜爲後者不在則有尊者辭無辭者人爲之拜竟  
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七



反雷

此明小歛後喪主人拜賓送賓之禮爲後者不在則有辭者辭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家而家有喪則攝主爲之辭於賓不敢當尊者禮若無爵者則人代之拜主人在竟內則俟其歸在竟外則攝主代之殯葬亦可也凡喪雖無後者必立之主故曰有無後無無主

義氏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凡記杖之節也輯歛也杖所以自扶故於出門杖在寢則輯之於所尊輯之又尊者則去之補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此明大夫喪之杖節授人杖亦使人執之也編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此明士喪杖之節三日殯之明日也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者言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皆如於大夫禮去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者言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大夫妻之命如大夫之禮輯杖於世婦授人杖氏子皆杖不以即位

庶子不以杖即位避適也氏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弃杖者斷而棄之於

時者有節下

始殯于於父也其尊近故哭殯杖將葬移殯而

見柩于於父也君也其尊遠故哭柩不敢伏大

祥斂杖棄幽隱處使不汗穢也合鄭說

君設大盤造水焉大夫設夷盤造水焉士併瓦盤無

米設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

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禮七報及備步履及禮之善及第里反含均指反

造猶內也謂內水盤中夷盤者小於大盤士無水

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禮自仲春之後尸既小斂

置水於盤設牀其上去席禮露第筭以通寒氣也

秋涼而止含也襲也遷尸也各一牀氏

始死遷尸于牀櫛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櫛齒用角櫛



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燕几好却反燕幾於反  
綴音四綴丁兮反

櫛覆也遷尸在牀用斂時之衾覆之櫛柱也櫛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

臣以柶柱尸齒令開綴者拘足兩邊令直以便著

履本生氏說  
孔氏說

管人沒不說綴衾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

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

用綿巾搥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瓜足浴餘水棄于坎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上浴反管人受沐

此明浴之禮也管人主館舍者井甕其所主故主

汲約井索不脫繙屈之謂也屈于中我念者蔽土

形拒拭也不足斷足爪也

孔氏說

管人沒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纓

士沐梁甸人爲徑于西牆下陶人出重瓦管人受沐

乃者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

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

須濡濯棄手坎音七何反管人受沐

管人受沐

此明沐之禮也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

深梁者用梁米之潘也梁美而饒次士亦沐梁士

賤去君遠無嫌也然士喪禮沐猶行饗重焉





痲所磨下陰腫處凡以煮沐也煮熱而授御者沐  
之謂煩拙其髮濯謂不淨之汁所濡濯汁奔坎

中  
鄭氏 孔氏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殺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  
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䟽食水  
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䟽食水飲食之無筭  
財謂穀即所食之米也盛三十兩爲米一升二十  
四分升之一○每日納所用之米朝莫各一溢若  
喪不能頓食簡須則食故云無筭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女子皆食粥喪士䟽食水飲妻

非饗食水飲士亦如之

室老實臣衆士衆臣子姓孫

鄭氏 孔氏

既葬主人䟽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  
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既葬至練祥飲食之節也

孔氏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饗者盥食米以醯醬始食肉者  
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鄭氏 孔氏

盛謂杯杓筯竹管歡粥者不盥手飯者盥始食肉  
飲酒謂祥後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䟽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



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謂三次當食而不食若期之正服則二日不食也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者三月既葬則食肉飲酒此皆謂旁期之喪也繼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則謂期之正服者也父在而爲母爲妻及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者亦謂厭於父而抑情故食飲猶旁期之喪也然雖食肉飲酒而不忍與人樂之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此葬食肉飲酒

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設喪七十唯衾麻在身

世母伯母故主舊君。叔母以下義服恩輕故食肉飲酒其不能食粥羹之以菜謂性不能食粥者可食飯菜羹麻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順尊者之命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

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着士以



鞶帶

鞶細蒲次之鞶純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編衾士繡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給不在列

發戶交反通尺

謂反發其飾反

絞既斂所以束堅者縮從也

氏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給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給五幅無絞

氏

三衾曰帶之或薦之如朝服謂布精麤朝服十五

升二幅爲三折之也不辟不聲之斷也統以組類

爲之繼之領側若今被識生時禫被有識死去之

異於生也

氏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音

祭服指死者所用衣多不盡者有倒者惟祭服尊其須不倒君無槨者悉用已衣臣雖有槨者不用



也。事主人之祭服，凡祭服盡用之也。摺袷，活治也。

氏死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音音甲去聲

袍必有表，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音音甲去聲

凡陳衣者，實多。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縮，縮紵，不入。

不誦，謂舒而不卷。列采，謂五方正色。縮，數戶冬夏用。

袍，故縮，縮紵，不入。音音甲去聲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甸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斂者，旁故袒。遷者，舉之而已。故謂衆胥，官君葬故。

大胥斂，大夫降於君，故衆胥斂。士則朋友助之而

已。補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紵不紐。

左衽，衽向左，反生時也。衽，衣襟也。死則不復解，故

紵束，畢結之不爲紐。音音甲去聲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

食。凡斂者六人。

斂者，必使所與執事之人，不使他人襲之。音音甲去聲

君錦冒，黼綬綴旁七。大夫玄冒，黼綬綴旁五。士緇冒。



頰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欵以牲

用夷衾夷衾所殺之裁猶冒也

殺也成反

冒者既襲所用韜尸殺者冒之下帛所用韜足旁

綴者其旁不縫用帶結之冒之質從頭韜下長與

手齊殺從足韜上長三尺欵後衣多故用夷衾覆

之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殺也成反

君將大欵子并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

檯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

外宗旁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衣士盥于

盤上士舉遷尸于欵一卒欵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

面亦如之

記君大欵之禮商祝祝習尚禮者

氏

大夫之喪將大欵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

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

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檯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

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欵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

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

之

坐主辟凶邪釋菜禮門神

鄉

士之喪將大欵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君不在謂士。君不視斂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

儀悉如大夫。

凡

鋪絞紛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紛踊。

凡皆孝子踊之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婦。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

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凡

搯謂以手按之。執當心上衣。拘微引心上衣。不當

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凡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土。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官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官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凡

於顯者不塗。見面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廬蓋

宮謂園障之。檀謂袒露之。未葬不塗。既葬塗之。不

於顯者不塗。見面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廬蓋於東南角。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亦不言私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此擯禮并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氏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聖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聖白也新塗聖牆聖令白也黝黑也黝聖者聖室

之飾平治其地令黑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宮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從御御婦人復寢不復宿殯宣歸謂歸夫家

婦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大夫士守君喪於公所之節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



於弟

歸謂歸其宮也。不次謂不居殯宮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如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者小斂

即性為之賜。善異恩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殼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

君釋采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壙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上人踊。

殼大也。月胡之奠名。殼奠。奠於朝夕之奠也。稱言。舉所以來之意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故視之為節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牲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牲焉。君弔則復殯服。







外故曰大驚則連屬於大棺故曰屬理則親身而

備近故曰捍大棺及屬用梓捍用地以支九三重

合厚二尺一寸正大夫列國之鄉也二重士一重

天子則四重制見棺弓庶人棺四寸用札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縷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

銷士不綠禮子

裏棺謂以繒貼棺裏案貼四方綠貼四角銷釘也

所以珠朱綠繒著裏士惟用玄禮子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

用漆二衽二束

蓋棺之上蓋也用漆者塗其合縫處衽謂燕尾合

棺縫際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

之故三衽三束大夫士則殺其一

君大夫鬻爪實字綠中士埋之禮子

鬻死者亂髮也衽爪實綠中謂棺四角所貼之綠

繒士棺四角不綠故埋之禮子

君殯用輜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輜橫置于西

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輜橫論反

輜車所以載棺輜謂置棺於輜之內輜則聚木

以周其外至於棺上四注如屋橫畢則塗塗其於屋



幃覆也大夫棺不幃以棺衣覆之西序者屋堂  
西頭墮就牆橫其三面上不爲屋塗不及其楹柱  
謂棺外注束之衽也士不橫掘地下棺見露其衽  
亦以木覆塗其上而帷之離者鬼神尚幽闇也凡

塗之爲火備也

刊乳氏  
賈氏傳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如魚腊  
焉

熬者煎穀使香將塗則設於棺旁所以感蚘蟣使  
不至棺君四種黍稷稻粱各二筐爲八筐大夫去  
稻士去粱四筐者足是各一餘設於左右魚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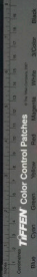
亦感蟣蚘

刊乳氏  
賈氏傳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栝  
加爲荒纁組六齊五采五貝黼髮三黻髮三畫髮三  
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  
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栝纁組二玄組二  
齊三采三貝黻髮三畫髮三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  
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榆綬纁組  
二纁組二齊三采一貝畫髮三皆戴綬士戴前纁後  
纁二披用纁

應頤爲纁纁才綉反又  
如字綉彼義反

飾棺以華道路不欲衆惡其親也帷者柳車邊障



龍帷者王侯畫龍三池者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於荒之爪端以象平生宮室之有承雷名曰池天子四面諸侯缺其後故三池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縵爲之長丈餘如幘畫其上爲雉懸於池下爲容飾卑行則動繡荒火三列蔽三列者荒謂柳車之上覆綠荒之邊爲黑白繡文中央又畫火火形如半環凡三列又畫獸獸形兩已字相背亦三列也素錦掩者掩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僞荒者鄭氏讀僞爲帷上蓋曰荒邊牆曰帷加帷荒於素錦屋之上也繡紐六者上

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縵縵爲紐以連之旁各三九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齊象車蓋其繡甲上當中形圓高三尺徑二尺餘四面有垂下象車蓋之縫上下適合五采縵行列相次又列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繡髮三蔽髮三畫髮三昏戴圭者髮形如冢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以障振車而行二畫繡二畫蔽二畫雲氣兩角高皆戴圭玉也魚躍拂也者懸銅魚於振容間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棺槨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共六紐用纁帛戴案連繫於紐與外畔柳



材相當故有六戴又用纁帛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故有六披也大夫之數降於君戴纁者翼角不圭用五采羽作纁也士又降於大夫也榆絞者士惟一池在前亦書於榆維於絞在池

上每代

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輜即殯時載柩之車也國車者立士不為輜車止因常用之車歟綽即緇蓋引車者碑各一孔立於

壙之前後以穿結下柩於壙者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木如蓋而御者執之為車行之節度士無碑手懸下之功布大功之布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塵

比出宮者既出宮後不用用孔

凡封用筭去碑負引君封以衛大夫士以威君命母諱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讀作絃

封周禮作窆下棺也衡平也威威也棺東為緘人

君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鼓者擊鼓為緘舍之節也

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



〔松用松心〕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壘士容

壘音武

〔間〕可藏物因以爲度祝方二尺四寸壘大一石

五斗

方音武

君裏棺壘筐大夫不重棺士不重筐

鄭氏曰裏棺之物壘筐之文未聞也陸氏曰裏棺裏其內壘筐居其外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卷二十二終

燕溪黃氏曰抄分類卷二十二

讀禮記十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實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帝嘗堯父顓頊舜祖實稷六世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郊者郊天以其太祖配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然周之文王本以德武王本以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與此不同江陵項氏曰此經生用其



〔松用松心〕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

壺音武

〔間〕可藏物因以爲度祝方二尺四寸壺大一石

五斗

方音武

君裏棺虞篚大夫不重棺士不虞篚

鄭氏曰裏棺之物虞篚之文未聞也陸氏曰裏棺裏其內虞篚居其外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卷二十二終

燕溪黃氏曰抄分類卷二十二

讀禮記十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實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帝嘗堯父顯瓊舜祖實契六世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郊者郊天以其太祖配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然周之文王本以德武王本以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與此不同江陵項氏曰此經生用其



師說推次而上，非必有明文可據。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奇賁氏官五十夏百穀，三百周三百亦是。以數相推考實難矣。天公賈氏曰：堯禪舜，舜禪禹，其禪一也。虞既宗堯，夏亦不宗舜，舜生於瞽瞍，禹生於鯀，其生一也。夏既郊鯀，虞乃不郊瞽瞍，虞夏商所祖者，廟之太祖，周所祖者，乃不以廟之太祖后稷而以文王，意各以義起。集

燔柴於泰壇，歆矣也。燔理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反故

泰壇，兩郊之壇也。泰折，北郊之坎也。壇以閭而高。

祭言折以方而深為言。燔柴升而明天道也。燔埋

藏而幽地道也。牲則用騂犢。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

祭自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

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

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士

其地則不祭。

昭明也。泰，昭著祭四時之壇名。相近，鄭氏改為禩。

祈，方氏謂孔叢子作祖迎，橫裏讀如字。王宮，夜明

以下皆所祭壇名。眉山孫氏曰：四時也。寒暑也。





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孔安國指爲書之禮于  
六宗孔子嘗以此答宰我事見孔叢子橫幾張氏  
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  
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  
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暑  
近日壇寒近日坎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註  
謂相近爲禴祈者非方氏曰四方者四方萬物之  
神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焉集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抗人  
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

宗祖其餘不變也

五代謂黃帝虞夏商周王代通數顓頊及農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禘壇而祭之  
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上去祧爲壇去壇爲墀  
壇墀有禘焉祭之無禘乃上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  
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  
廟祖考廟享嘗乃上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禘  
焉祭之無禘乃上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



顧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禮記

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也廟貌也象先祖之貌也祧也超也出廟貌之上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考成也謂有成德之美也父廟曰考王君也尊於父者也祖廟曰王考皇天也尤尊者也曾祖廟曰皇考顯考高

而在上之義也高祖廟曰顯考祖始也始祖廟曰祖考顯皆月祭之既祧則時祭之去祧而爲壇爲墀惟有禱而後祭之去墀爲鬼鬼則歸於無迹矣薦而不祭自天子降殺以兩至庶人無廟死惟曰鬼則饗於寢九皆注疏依本文之說如此長樂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墀等處之辨理或有之秦漢楊氏曰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廟祭法則序四親二祧王制諸侯二昭二穆爲五廟祭法則序三親月祭其高太二廟時祭之王制大夫

三廟有太祖祭法無太祖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  
士二廟官師一廟祭法有壇有壇王制無之祭法  
有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又按三壇  
同暉出於金勝乃因有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  
為壇暉以待他日之禱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亦非去暉始為鬼音張融謂祭法夫禘為壇去壇  
為壇去暉為鬼音張融謂祭法夫禘為壇去壇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

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共立社今里社是也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  
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  
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命主督察中霤主堂室厲主程罰儀禮士禘五

祀與此亦不同

說文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  
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禮記



玄孫之子爲來孫方來未已也祭禘止適

禮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鄩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民而除其害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厲山氏炎帝也即神農起烈山或曰烈山氏夏末湯大旱七年變宮社稷始廢農祀棄稷后稷名也共工在太昊炎帝之間其財謂散民取百物以自贍族猶類也

禮氏

###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



之必有懷懼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穀色角反  
禮記注疏

合天道謂不數不疏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履霜露而有懷懼之心此秋所以有嘗履雨露而有怵惕之心此春所以有禘禘者陽之盛其祭主飲以求諸陽故以迎來為主而有樂以迎來嘗者陰之盛其祭主食以求諸陰故以送往為主而不用樂樂以迎來祭其親之將來也哀以送往哀其亓古不可知也

禮記注疏  
禮記注疏

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貴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

齊音

程氏謂此平日思親之心非齋也齋不容有思思意齋之言齋也齋者致一也齋而一於思親則外事絕矣此其祭親而可與親之神靈接也思親不害於爲齋也若謂齋不可有思其論雖精然恐鄰於莊子心齋之說後世出竊之爲禪學者也程氏講明正學而門人多流於禪往往多附益之學者宜謹孔子云祭思敬

禮記注疏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  
聲

音愛  
爾代反

周還出戶謂薦設時出戶而聽謂闔戶時儼然肅  
然儼然蓋誠之不可換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肅氏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  
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

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瞻視不絕乎耳常若聽命

志嗜欲不忘乎心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著  
存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安得不敬乎

用方  
氏德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  
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  
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此言忌日以喪禮之不用不舉事也非以其日  
之不祥而不用也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以營

他事也

本孔  
氏說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



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  
君狀也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  
其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禮記

禮記卷之四  
字文子禮及

尸謂祭祀之尸尸愧色也牽牲將薦血毛登者登  
齊謂酒也薦豆以豆寶非道醢而薦之也齊齊整  
齊貌愉愉和悅貌勿勿怒愛貌其皆語助。此章  
接聖人之饗帝以重孝子之饗親因明饗之言鄉  
中心鄉之乃能致其來饗唯聖人為能饗帝仁人  
之心與天地一也唯孝子為能饗親孝子之心與

父母一也皆以其心敬之也君牽牲而夫人奠盞  
以副之君獻尸而夫人薦豆以助之此見夫婦相  
須以成而婦人唯酒食是議共祭祀其職也卿大  
夫則相其君命婦則相夫人內外協心又各盡其  
誠敬焉補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  
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思親之深如欲隨之而死也忌日必哀  
所謂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懼也  
如見親之所愛如見親之有愛於己如欲色然如  
欲承順父母之顏色也明發不寐謂夜而至且有  
懷二人謂思父母此小雅幽王之詩今指為文王  
者斷章取義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是亦可  
名文王之詩也襲祭而致之謂祭也又從而思之既  
祭也饗之必樂者久慕而幸得其來已至必哀者  
感慨而且思其去

蘇氏孔氏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慈其行也過禮以數已祭

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濇濇然今子之祭無濟濟  
濇濇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濇也濇濇者容也自反  
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  
濟濇濇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濇濇夫何懼德之有乎夫言宜  
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禮記

登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登與趨趨言少威儀數

之言遠也濟濟濇濇者威儀之多與趨與趨趨相  
反者也反饋謂進熟樂成謂合樂薦俎謂為牲體





之俎君子謂助祭之人。慈與趨趨孝子奉祭之  
誠其儀少濟濟漆漆窳容助祭之容其儀多子貢  
誤認夫子平日之言以濟濟漆漆爲奉祭者故夫  
子析以告之如此補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  
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  
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獨獨乎如弗勝如  
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祖序其禮樂備  
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  
神明交而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此必利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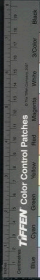
此必利反

比時及時也洞洞幽深屬屬連續皆言孝敬不忘  
之意諭其志意謂祝以奉告庶或謂不敢必補

孝子之祭也盡其敬而慈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  
或使之也

或使之謂如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此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  
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  
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



不愉跪也薦而不嘗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殺也  
已做而退無敬之矣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禮記卷之六

五之者方待事而立進之者既從事而進薦之者

言奉物而薦謂形容喜貌愉顏色和貌欲婉順貌

立而不誦以其恃親故謂之固違而不愉以其憚

親故謂之踈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薦者是謂不

愛其親立也進也薦也皆當有悅慕意而皆以敬

為本雖既祭而退猶不忘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王如奉盈洞洞為然

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

道也

自有深愛以下皆言愛自如執王以下皆言敬所

謂愛敬盡於事親愛敬者常不失孺子之心嚴威

儼恪者乃成人之道故非所以事親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

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

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

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  
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  
以領天下國家也

王古注  
于况反

鄭氏曰言治國有家道項氏曰近王近霸禮記此  
類雖似可疑然皆古之遺言先儒口相授其中多  
善訓不可忽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  
事親順以聽命備諸天下無所不行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補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  
也

祭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氏鄭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  
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骨乃退爛  
祭祭腫而退敬之至也

麗徒良反解音律  
力那反解音律

穆子姓也答對也君牽牲子姓對君共牽牲以示  
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麗繫也繫牲中庭之碑將  
殺牲也毛牛尚耳者耳主聽故尚耳毛欲使神聽  
之也腍骨血與腸間脂也湯肉曰爛爛祭祭腫者



祭爛肉腥肉也

鄭氏方氏孔氏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闕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至且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也祭其闕昏時祭也祭其陽日中祭也祭且日間祭也朝及闇者終日行事

鄭氏方氏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禮記

日為明月為幽壇在上坎在下日為陽在外月為

陰在內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始相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

氏方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

微矣

禮記反

致之言至使人勤行至於極也致反始奉郊社致



鬼神祭宗廟致和用足衣食致義制事之宜致讓  
教民之遜五者立雖有奇異邪僻不治者亦少矣

鄭氏孔  
氏少氏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  
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  
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  
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  
衆以畏萬民以服

鬼歸也陰之爲神伸也陽之爲氣謂呼吸出入者

醜謂耳目形體者神形相合人所以生今雖人死

故必聚人鬼神以制祭祀之禮而事之其爲教也

至矣死而骨肉陰爲野土者即其生時之鬼而鬼

之謂也死而其氣發揚爲昭明者即其生時之氣

而神之謂也此蓋因上文之鬼神而申明之焘香

臭也蒿氣蒸出貌也百物之氣蒸而上出焘蒿者

其狀悽愴者其情也人氣之發揚於上爲昭明百

物之精氣爲焘蒿悽愴是神之至著者也聖人因

人與物死之精靈制爲尊極之名稱謂之鬼神爲

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無不畏服也然黔



首者泰所以召其民此云羊我之言當考用祭氏  
聖人以是爲不足也祭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  
遠邇教民及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  
故聽且速也

**宮室**謂廟之宮室祭親而邇者祧疏而遠者氏

一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膾臠見以蕭光  
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  
以俛經加以鬱鬯以報鬼也教民相愛上下用禮禮  
之至也禮以之見見爾之見古注非禮

**三端**氣爲神鬼爲鬼也二禮朝事報氣薦黍稷

鬼也朝事謂朝而事之禮天產之身謂魂產之鬼

染蕭以膾管故有禮合蕭以黍稷故有禮蕭與肺

管黍稷并合而見故曰見以蕭光尤猶氣也凡此

皆以臭爲主而臭爲陽故曰報氣氣以陽生而有

所始故曰教衆反始也黍稷以器盛而進故曰薦

肺肝首心又各致其美故曰羞羞有兩故曰俛諸

物見於俛經之間故曰見間而又加之以鬱鬯之

拜凡此皆以味爲主而味爲陰故曰報鬼魄以陰

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也報氣求陽是用情  
於上報鬼求陰是用情於下二禮之報至此無以



復加故曰上下用禮禮之至也

長方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改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為盡也

如上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

長方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藉藉田先古謂先祖若先聖先師醴甘醴酸

長方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拜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及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始養言獸君而視之言牛巡言牲犧言色之純牲

言體之完弱朝之者謂人君齊戒沐浴躬受養獸

官之朝

山陰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春禱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遂副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嗣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益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纁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禮記

近川取浴簋之便何七尺又三尺高一丈也大昕朔日之朝風戾風燥之也食謂餼饗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副首飾禘禘衣三益手者親纁三益以手振出其緒

禮記

五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矣則久又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寒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





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襄充滿也此一節樂記文重出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遊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其及於親敢不敬乎。尊親。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殷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此章明孝與養之別也。衆之本教曰孝者。孝爲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  
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  
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古詩

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解氏  
响電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  
用勞大孝不匱恩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愛

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君而

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

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禮丁怡天  
如破反

既友

無人思父母茲愛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諸

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可謂

用勞矣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備物謂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孔氏之說孝之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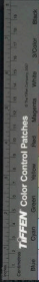
各以其分言也於親生育之恩則思之而不忘於

已奉養之力則忘之而不思故曰用力仁所以愛



親義所以敬親愛敬盡於事親故曰用勞此方氏之說而說不及於不匱也博施則聖矣孝至於此則達於天下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為大孝此葉氏之說而可以足方氏之說者也愚按孟子嘗謂舜為大孝未嘗有待於外者今此漢儒傳聞曾子之言以博施備物為大孝則有待於在外者而後為大非其餘人子所可預故孔氏以分之小大言之姑錄其說俟來者擇焉鄭氏謂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敢取惠人物以事亡親則其說精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寧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



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如子

古注通跣也一舉足爲跣再舉足爲步蓋改項爲跣方氏據荀子云行而俯頃非憚怯也因以頃爲俯首一頃之間如其說則不必改字前天路徑邪徑游者浮水而渡意指在人之言也惟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惡言亦不反於身也古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質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尊天下又矣次乎事親也臣能世祿曰曰矣未有遺年者言皆尚齒次乎事親

者言事親之次尚齒爲重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帶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第達乎朝廷矣行宿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第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第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爵則尚齒而第達乎軍旅矣老第發者朝廷行乎道路至平州巷故乎彼特備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致犯也



君問則聽命之坐也不俟勸君揖之即退不俟朝  
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行骨而不併言有隨而不  
併行也不錯則隨者錯駕行參錯也父黨隨行兄  
黨駕行不爲駕行之參錯則爲隨行之陪從也車  
徒辟者乘車步行皆避老人也並白者不以其任  
行乎道路謂少者爲老者代其任也州巷者一鄉  
五州巷猶閭也甸徒者六十四井爲甸軍田出役  
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政也春獵爲搜不獵  
爲搜。此章因孝言弟孝弟之道無施不行故衆  
行孝弟雖死不敢犯之謂犯不孝不弟也此類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  
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禮記

西學者西郊之學春秋秋觀禮行於此人得於彼  
而不知者乃教之至詳言教萬民而後及諸侯者

化賤者易化貴者難也禮記

周氏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



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醕食後以酒滌口也冕  
而摠于親在舞位有樂侑食也四學者四郊之學  
也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  
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  
者君就之可也

不敢過即上文所謂車徒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老者弗  
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  
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一命天子之國則下士諸  
侯之國則士也再命天子之國則中士諸侯之國

則大夫也三命天子之國則上士諸侯之國則卿  
也一命與鄉人齒再命與族人齒三命雖族人不  
敢與之齒特坐賓東然亦不敢先族之七十者族  
有七十者先入此三命者後入年七十者入朝君

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鄉氏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



義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  
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薦進也成諸宗廟謂於宗廟命之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  
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爲示不  
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  
也。

也。卷有衣也。卷有衣也。

五以爲易作易也。易抱龜者易官名也。占易之官  
抱龜南面而立也。天子雖有明智之心亦進而  
斷於龜示不敢專以尊敬上天也。有善稱人又教

在下不自伐其善以慕敬賢人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  
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  
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之  
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  
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殷善不違身耳目不違  
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  
也。

如懼不及愛然若恐失愛於親也。如語焉而未之  
然若有所以語諸親而未見答也。如將弗見然祭



事畢而退立如恐不得再見其親也如將復入然已祭而思恭之心少殺陶陶遂遂而自釋如親將復入也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反覆復不忘此孝子思念之志也凡此四段皆以父母平生言之所謂事亡如事存也

禮記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社稷陰也故居右宗廟陽也故居左

禮記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

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

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

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

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

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

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

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高禮有五經請吉凶賓奠嘉穀重於祭謂五禮以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爲首而祭者吉禮也非物自外至言非假他物實  
出於孝子之心也本於心之怵惕而後奉之以禮  
文此所以能盡祭之義而祭則受福也世所謂福  
者謂受鬼神之祐節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  
實其義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參之以時謂以  
時而祭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者謂惟明潔以  
薦而不求其報爲者謂福祐之報已也畜謂孝子  
順於德教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爲畜  
畜固有畜養之義亦有止而畜聚之義焉

大

祭義  
孔氏注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是則養沒則喪 喪畢則

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  
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  
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  
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  
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  
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  
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  
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  
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琬共

齊盛王后贊於北郊以共絕服諸侯耕於東郊以共  
齊盛夫人贊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  
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蠶之  
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禮則其反  
為祭也方

王女美言之也水草之漑萍茹之屬陸產之醢蚘

蠃亦謂之屬三牲牛羊豕八簋五穀之屬昆蟲之

異蠋范蠃之屬蒿木之實榛栗之屬通以衣言免

以冠言非莫耕非莫蠶言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

國非莫之為耕也非莫之為蠶也而夫婦自耕蠶

者以共祭祀而自致其誠信也。自生而養沒而

喪至思慕而為祭是為內盡其心自昏禮而至夫

婦親祭是為又求其助自水草之漑而至苟可薦

者莫不感在是為外盡其物故親耕親蠶以共祭

祀皆發於此心之敬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

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

物託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

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



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竭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齋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大事謂祭恭敬謂將祭故齋未齋之時心意散亂心所嗜欲有不齊者及其齋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齋戒之道以承祭祀可交神明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纁纁尸大宗執瑤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

纁纁婦執盃從夫人薦澆水君執纁纁纁纁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先期旬有一日者散齋致齋凡十日先一日而宿

戒故距祭之期先十有一日也宮室寺官宿宿謂戒也以經宿而後齊故以宿戒為宿內謂正寢外

謂路寢天廟姑祖廟也純纁也純冕謂緇冕方氏謂六冕皆用麻而曰純者孔子稱純儉則純用絲

不必改純為緇矣副首飾禮衣也圭瓚裸器以圭為柄裸者酌鬱鬯大宗大宗伯瓚者半圭緇牽牛鼻繩無鬯也殺牲時用以薦藉宗婦宗子之纁也



盎齊之奠流者流酌也盎齊者清和以清酒沛之謂之流酌水明水也就盎齊之尊酌此流齊而薦之更言水者以盎齊加明水也嘯者尸所嘯之肺嘗之至齋謂之嘯以尸之所嘯故君執鸞刀而羞之羞進也

說文禮  
氏方氏

及入舞君執干成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舞位綴也東上近主位也皇尸尊稱也

方氏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禋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九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裸謂裸以鬻鬻升歌謂二歌清廟於堂上武宿夜武曲名即大武之樂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裸假鬻鬻歌假辭音



舞假于戚三者所重皆外也必內志重而後與之俱重

夫祭有餼餒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餒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餒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餼食神之餘也祭畢既餒而撤之故爲祭之末以明受神之惠而善祭之終者也故援古語以明餼義以爲不特人餒鬼神之餘雖尸亦餒鬼神之餘蓋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孰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亦餒鬼神之餘也必言此者尸猶受惠

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夫養民以惠而政在養民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惠術猶言仁術也

氏古

是故尸饗君與卿四人餒君起大夫六人餒臣餒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餒賤餒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餒上之餘也九餒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稷其備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禫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禫則惠必及下願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



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  
餒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禮記卷六反饋第九

設祀也。備禘也。積重言所積重。重疊。夫人猶言人人。

鬼神之惠禘廟中。如國君之惠禘竟內。鬼神之祭

不獨饗之。使人餒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畜積

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由餒而見惠。故曰

可以觀政。

禮記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

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

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從

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竭其誠。而教生焉。是

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

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

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

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為物指禮而言。與物謂諸百品。

鄭氏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

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

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先後有序故謂之倫十倫各見下文氏補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枋此交神

明之道也隨

氏補

同几者以其妃配而不特几也詔祝謂告事於尸  
出于枋謂索祭詔祝在廟中枋在門外此第一倫

見鬼神之道用

氏補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

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

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別

氏補

尸在廟門外未全爲神尚猶臣也故不迎尸以全

君之尊此第二倫見君臣之義氏補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

也

孫爲王父尸即主祭者之子父北面而事之非

事子也以子爲己之父尸乃所以事父也此第三

倫明父子之倫氏補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瑞爵獻大夫尸飲

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尸飲五者凡祭二獻裸用饗也尸祭奠而不飲不



在飲之數至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  
尸九飲五也於是時君乃洗玉爵獻御飲畢乃主  
婦酌尸爲一飲酌畢賓長乃獻尸爲一飲通前九  
飲七也於是時又以瑤爵獻大夫自此長賓加爵  
爲一飲長兄弟加爵爲一飲通前九飲九也於是  
時則又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矣九以卿大夫士  
爲等本以貴賤言於其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  
。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  
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此第  
四倫見貴賤之等周禮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  
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感之而  
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昭穆謂羣廟廟父南面爲昭子北面爲穆親者近疏  
者遠祭大廟則羣廟尸主及助祭同宗之父子皆  
來各以昭穆而列不失倫類此第五倫見親疏之  
殺周禮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  
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而鄉所  
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





善其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一獻一酌尸也若有所爵命則於此時君南鄉立所受命者使比鄉立掌書之史由君右策命之此

第六倫見賞爵之施

謂爵氏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酌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讓與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禮記

校豆中央直者也。鑑豆下跗也。夫人薦豆之時則執豆之校執醴者授夫人之豆則執鐙尸酌夫

人之爵則執柄夫人受尸之酌則執足夫婦相授

受不相讓與者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

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酢必易爵者男人不承婦人爵也此

第七倫見夫婦之別

禮記

凡為俎者以骨為玉骨有貴賤賤人貴髀周人貴有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



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禮記

賁禮為其厚也。賁有為其顯也。前賁於後，亦指骨而言。前體臂膊為賁，後體膂脇為賤也。賁者不重，雖取重者亦不重取也。賤者不虛，雖取賤者亦不至無可取也。故其惠均。此第八倫見政事之均。

補此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學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禮記爵也。賜爵謂飲酬時。此第九倫見長幼之序。

夫祭有異燔醢醢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異其下者也。燔者甲吏之賤者也，醢者肉吏之賤者也，醢者樂吏之賤者也。關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異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界與也。燔，醢，醢，皮革之宜。醢，節庖人。醢，殺羽舞於闕。主昏閉者。此第十倫見上下之際。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莫吉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吾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臺木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禮音

田邑土地之粟秋政刑政也發公室出賞物也禮音  
草因枯槁之時以給爨也墨墨刑也因其時殺而順以行刑也禮音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禮音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成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及親祭祭禮無缺於君禮音總不損也疑於其義者謂疑感於祭祀之義也禮音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此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也身此焉謂自名於下也

夫銘者宣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造銘惟一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已順行也美其所稱美其所銘之人也美其所為美其造銘之人也為銘之人惟明故足以見先祖之美惟仁故許與之以先祖之銘知足以利之者謂利己名得比於先祖也一為銘而三者皆得可不謂賢乎然必賢而不伐斯足為恭矣



故衛孔惺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  
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  
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  
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補嗚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  
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文銘若  
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對揚以俸之勤大命施于烝  
羣鼎此衛孔惺之鼎銘也克之君子論其先祖之美  
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  
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  
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

所耻也國口曰反

孔惺衛大夫也公謂衛莊公削贖也莊叔者惺七  
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謂衛成公嘗為晉文公  
所伐失國而奔齊莊叔從之而出也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即  
宮于宗周謂為晉所伐而奔周得歸也獻公者衛  
侯衎成公魯孫也啓右獻公者獻公亦失國得反  
言莊叔之功流于後世啓右獻公亦得反國也成  
叔者莊叔之孫成子烝錡也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者獻公既反國又命成子繼莊叔也文叔者成叔  
之曾孫文子圉即孔惺之父也興舊嗜欲者能興



行先祖舊德所欲爲也。作率慶王者慶善也。士事也。作而率循其善事也。一說以慶爲卿云。率作卿士。未知孰是。今且如字讀。對揚以辟之勤。大命猶言施于烝彝鼎者。辟君也。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以君之命而銘諸烝祭之彝鼎也。舊註以對揚以辟之爲句。訓辟爲明。至方馬氏解方政全讀。烝嘗稱其極。是此章自公曰至休誠皆孔悝父祖彝銘之辭。此下則因而言銘彝之義。以比其身。謂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先祖。魯哀公十五年。衛莊公廟曠與其子輒爭國。舍孔氏

之劍。圍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剽。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遂之。此云六月命之命。後即逐之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敢專。孔悝之立。莊公特迫於母與。海良夫之劫。莊公又非令德之君。而祀禮

者引其銘。特以見所以爲銘者大體如此。

孔悝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魚。采于玉。獻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莫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天嘗禘者夏祭也。天子內祭之重者也。管蔡謂伏羲而舞象舞之樂也。采于以亦飾其質。玉成以玉飾其采。皆武象所執者。大夏禹樂文舞也。東猶張大也。魯惠公始請於周平王而借禮。魯人飾以爲成王所賜。漢人記傳聞之。言爾辯已見明堂位。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三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四

讀禮記十一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絮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莫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大嘗禘者夏祭也。天子內祭之重者也。管蔡謂伏羲而舞象舞之樂也。采于以亦飾其質。玉成以玉飾其采。皆武象所執者。大夏禹樂文舞也。東猶張大也。魯惠公始請於周平王而借禮。魯人飾以爲成王所賜。漢人記傳聞之。言爾雅已見明堂位。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三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四

讀禮記十一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絮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言入國知教而其所以爲教者皆不外乎六經之理詩依遠諷諫是溫柔不指切事情是敦厚有能然者知其爲詩教然惟敦厚故近愚愚之言可欺也書舉其大綱是疏通上及帝王之世是知遠有能然者知其爲書教然惟知遠故近誣誣之言失實也樂無所不通是廣博能使人從化是易良有能然者知其爲樂教然惟廣博故近奢奢言過此則流於侈也易極深研幾是繫靜能窮理證性

是精微有能然者知其爲易教然惟精深故近賊

賊言過此則害於理也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

爲本過則煩矣春秋以聚合會同之辭比次褒貶

之事戰爭則亂矣有其得而無其失則知其各深

於其經者

孔氏補注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

盛德同於天地日月猶無所在而不謹自治之道

補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  
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  
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  
成

鬻子之書曰發號出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  
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地  
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與此畧

同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首意宏矣

天合  
地成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  
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術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  
禮不可欺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  
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  
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  
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此之謂也

辨平

方猶道也

此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天曰聘小曰問壻曰昏以昏時迎婦也妻曰姻因而隨之也坊謂隄坊禮之所從來者已又故曰舊○五者之禮皆坊民之凡禮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

飲酒之禮 斂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賊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此覆說五者之禮廢則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若君冢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此言禮教人之善於其微而止人之邪於其未形故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又引易以證謹始之意補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  
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  
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  
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問言禮何其尊答謂以此故尊禮凡此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能有成事然後治  
其雕鏤文章補敘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

鼎俎設其豕腊備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  
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所謂能於禮也會猶期也不廢其會節謂之

天地君臣男女三事不廢其會期不廢其節之也  
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以嗣其順之謂治其文  
飾嗣續其所以順之使之忻然安行也喪筭謂喪  
服親疏遠近哭踊卒哭祥練月日之數也安其居  
節者安守其常也醜其衣服者醜惡也惡衣服也



與下文卑其宮室

不雕殘者靡雕刻幾附

經之也

用鄭氏孔氏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令之君子好實無祿淫德不倦羞怠放慢國民是盡年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甘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姪五

賈謂魯其國民是盡謂竭盡其財力年猶性謂逆也年其眾以伐有道謂逆眾人之心以伐有道之人也所者理之所在也未得當欲不以其所為謂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而不以其理也由前用

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願有言然者疑以之息不敢以為是也已重謂太

重怪其以祭服親迎也

禮記

繼先聖為天地之主蓋通

天子言之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聞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太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權足以立上下之敬務取足以派之可



政之本矣

固陋也言寡人固陋若不固因陋而發問焉得聞此言也陸氏以寡人固爲句心有欲問之意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直言之禮指朝廷言也直言則上無慢下之人下無慢上之心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二者之恥惟禮能振之與之以免於恥陸氏說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孥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敢與言也者親之後也敬不

上文所言之禮由後用下文所言之非禮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七小及又音歟

愀然變動貌德猶福也○此章止用政者正也一

語而演爲問答之煩如此漢世諸子之文多類此而此得列於經耳補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

對

孔子曰



臣嚴三者正則庶物

無化

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莫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敬及禮

庶物猶言庶事也。無似謂無能肖似於人也。親之

也者。親之也。謂親其人。乃所以致人之親也。力臣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

愀然曰。君子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

不敬。身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

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

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懼乎天下矣。大王之道

也。此國家慎矣。

應考非反。應許反。又許。應反。

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百

姓之象。言爲百姓之所做。象身以及身。謂敬其身

以及百姓之敬其身。子與妃皆然。妃即妻也。懼乎

天下。言天下嗟嘆之不足。天王之道如此。指其遷

廟。愛厥妃而當時內女。女外無曠夫之事。言之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譎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君言動有過民將效之故不可不謹補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各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

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謂之君子之子者言百姓歸已善名猶為君子所生之子是因已脩身使其親亦得君子之稱此脩身能成其親也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謂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天理物猶車也不過乎物謂事皆得中無過差明海堯  
孔氏補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不閉其久者天有常久不已之道不閉塞之而通





其父謂變通無窮也。苞成而明謂生物既成而其

功明著也。

用孔氏補。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張子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說，蓋本此無如後罪何慮，其不能行而論罪也。志之心謂親於心真西山方氏補。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

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周流謂不滯於一方一曲，故其用無所不徧。鄙野辨給逆亂，皆滯於一而不能周流者也。再言給奪慈仁者，以子貢越席而對，近於給也。給者巧言令色，似慈仁而實鮮仁，故曰奪奪者亂之也。明鄭氏補。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



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  
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  
子曰鄉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  
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  
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領惡而全好者領謂攬攬收拾之好惡對立一長  
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上  
言師簡子產皆領惡之車下言鄉社食饗賓客皆

全好之事

禮記

子曰明乎鄉社之美於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  
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  
之田獵有禮故戎車闐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  
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  
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養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  
得其宜

視諸掌言易見三族父子孫尊卑斛之量鼎三牲  
之鼎象法象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式謂車有六等  
之數尊卑之辨也辨說得其黨謂分辨論說詩書



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義理也前者據其身  
之前而言滿其前者皆以禮而措之故總結以凡  
衆之動得其宜用元天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養之無相與俵依乎其向之譬如  
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  
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如  
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庭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放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官辨  
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象神失其象

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刑  
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相洽  
於衆也應利

此禮說上文以有禮者其得如彼無禮者其失如  
此相始也洽合也言失禮則無以為衆倡始無以

和洽其衆

本鄭

子曰慎聽之矣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  
四焉苟知此矣雖在賦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  
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  
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存禮矣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牛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  
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  
而已

禮記文選卷之七天子  
中采齊八客出以雍九徹以振羽通前四者九九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兩君相見之盛禮也元禮有  
其四者一揖遜入門入門縣興二揖遜升堂升堂  
樂闋三下管象武夏齊簡序興四陳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九四也五行中規六還中矩七和鸞  
中采齊八客出以雍九徹以振羽通前四者九九

也九者皆大饗之所兼有而四者惟大饗得有之

耳聽者鍾磬絲興調金作也樂闋者樂之一曲奏

終也下堂下管吹篥象武武舞也夏者夏羣蓋羽

也夏籥文舞也序興謂文武之樂更起也采齊雍

振羽皆樂章振羽即今振鷺之詩也入門金作覆

說上之入門縣興并歌清廟覆說上之升堂樂闋

下而管象覆說上之下管象武始相見而金作乃

賓主相敬故言示情清廟頌文王之德者故言示

德象武頌武王之功者故言示事此不待親相與  
言但以禮樂相示而意已傳此其為古者之盛論



語以雍徹而此徹以振羽者論語言天子之祭禮

此言諸侯之饗禮也

用天台賈氏及孔氏補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緣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歌詩所以通禮之意作樂所以成禮之文崇德所以實禮之行鄭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禮待其人然後行鄭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問夔其窮與疑其不達於禮也答以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夔以樂傳後世故不及乎職外之所能是偏主於樂耳其可謂之窮乎既又美雍為古之人是與今之人不同兼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亦非不知而偏者此漢人傳聞之言特主於禮而言耳

用馬氏孔氏補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



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  
鬻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  
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  
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  
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  
奧。奧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  
古之義也。室而無奧。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  
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  
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  
侯。講貫賤長。勿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

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  
矣。

目巧之室。謂匠者以目巧而作室也。西南隅謂之  
奧。奧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序。奧亦言賓主之位  
也。若發矇者。若目不明。得人開發而有所見也。

氏方

孔子間居第二十九

孔子間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  
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



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調音附徒音

凱第樂易也原本也五至三無見下文橫廣被也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心乎爲民務去其不善故先

知之所謂心誠求之也

方文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必立於禮故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立於禮必成於樂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極則哀生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五者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視之而不得見聽之而不得聞蓋本於內心之所發充之則塞乎天地是爲禮樂之原

明廣渠說補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宥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



禮也。凡民有喪，鬻鬻救之，無服之喪也。

其詩作基基始也。逮詩作棣逮，逮安和之貌。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皆言禮樂之原發於心者補。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及孫子。

承上文五起以推衍三無之義補。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自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勞謂勤勞降禱降也。蘇詩作躋集。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昏從地起。故屬之地。蓋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皎自如者。非風霆即地之神氣之為耶。天主施而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施者。也。地主生而神氣。風。霆。流形。品物露生。所以主者。也。顯然在目。足以使人開動感悟。所以為教者。各在

其中。而無一毫之私。參真問三王所奉者。此而已。

周馬氏  
橫梁補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禱。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考十  
志反

耆欲謂所可願之事。祭統。載。衛。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與。舊。嗜。欲。海。奄。據。家。語。云。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疑。有。物。訛。為。耆。欲。其。兆。訛。為。有。開。生。甫。及。申。鄭。氏。註。謂。仲。山。甫。申。伯。其。後。詩。箋。又。依。毛。氏。以。甫。為。



穆王時甫侯然此宣王時詩注為仲山甫申伯者  
近之今依本文之注此宣王詩而稱文武之德者  
先儒謂推本其所自由文武積德感召而生賢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養於中者也同於天者也  
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微於外者也應於天者也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指其顯然為驗謂國家將興天  
必為之生賢佐時雨將至山川必為之出雲時至  
氣應其理則一因引嵩嶽降神之詩以證之明馬氏補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謂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謂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

蹶然而起負牖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嚴居

施詩作矢協詩作滄宣王詩云大王者斷章取類

補

### 坊記第三十

子夏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  
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

坊欲謂禮樂

辟則坊與謂君子坊民之道如隄坊之礙水也民

之所不足謂於理有闕失也坊德坊其逸德命謂  
教令用坊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權者因人  
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一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  
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  
亂益亡

約謂氣歉驕謂氣盈謙不滿也亡無也○人情或  
貧或富皆易於踰越失道故聖人制爲節文以坊  
之使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各得其分無  
甚富甚貴雖貴臣亦無嫌於爵祿之薄故亂所以  
亡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詩云民之貧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反注

貧者易濕富者易驕衆者易亂故曰貧而好樂富  
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其幾矣云者言  
如此者寡也城高一丈長三文爲雉雉凡五堵方氏  
子云夫禮者所以齊異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  
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  
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



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  
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  
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謂人廢其反也

章明也春秋不書楚越之葬楚越僭王書則當稱

葬其王故不書也君諸侯也諸侯稱天子為天王

諸侯之臣則不稱諸侯以天大夫之臣亦不稱大

夫以君尊無二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即月

令所謂鷓鴣盍何不也鳥欲反夜為旦人情猶患

惡之以其反常也况臣之僭君欲反下為上者乎

禮記

禮記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醜酒豆

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枉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

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

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

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

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

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謂言無告於天反

食浮於人謂祿過其功其人不足以稱也受惡謂



辭其美者與人而自受其不美者犯猶僭齒年也  
利祿先死而後生者謂知死之與生皆合與祿必  
先與死者而後及生者則民皆不借於死者也亡  
謂奔亡在他國者存謂在國者為國事而亡者君  
心念之而不忍絕則民勉於忠義而可託借死而  
號無告言死者見備而家之老弱號呼無所告訴  
也

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父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  
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人謂賢者技習能者以賢者為貴而不吝爵祿以

尊之則人皆興讓而勉於德矣以能者為貴而不

吝車服以貴之則人皆興藝而勉於能矣約言謂

寡言先言謂尚口

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  
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准百姓則民之報

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始

酌取也酌取民言而施之於民則下民悅之如受

天上之施蓋為政合天下之公願民被其澤戴之

如天也上不酌民則事或妄行非義故曰犯也下

不敬之如天上之施則民或肆慢侵擾故曰亂也



引詩大雅以證古者酌取民言

胡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發音放

履詩作體摩詩作字君書作后文之煩簡亦不同

君陳周公子伯禽弟書取以爲稱名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與考卜惟王皆斷章取義以證凡人之歸美而無爭也援君陳以證臣之歸美於君援太誓以證子之歸美於父補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廢

也猶棄忘也高宗三年不言居父小乙之喪也故



其既言天下比皇皇從命不怨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不墮無乏止之時也

鄭氏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子云  
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  
也

廣孝

也

痛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不可以衣其衣

衣於身最親父執之衣尚不可衣則於父可知此

自敬父之心而推之也故曰廣孝前書君則異

姓同車不同服音亦類此

用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  
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不同位恐相襲也引書伊尹戒太甲言爲人君不

自尊嚴與單下相瀆亦尊其先祖因君見父以足

上意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

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孝愛親慈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

於親也戲謂孺子言笑戲謂憂戚聲

方氏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Color Yellow Cyan Blue

Red Magenta

Green

Blue

Black

也宗廟之有羊也示民有事也將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示民有事謂示民有所尊事

孔氏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宴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祭器邊豆簠鉶之屬有故事於齊魯則用之謂饗食也若燕器不過盤盃之屬謂過儉美謂過奢

引易引詩明在德而不在物

孔氏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敬敬也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下度笑語卒獲禮音體便如字又從汝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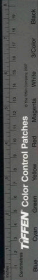
醴齊甘酒也醞齋釀也味厚於醴澄酒清酒也

味又厚於醴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示民不貪

淫於味堂上觀室堂下觀上言祭時肅敬之感儀

內外通相做法也

用鄭氏說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殯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穀弔於壙即壙上弔而別太簡周弔於家待反哭於家而後弔殷薨故曰吾從周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既葬矣猶不忍即

父位也未沒喪未終喪也諸侯親死未踰年稱子踰年然後稱君以春秋所書為證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惑也故君子有君

不謀位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竟敢為主焉故君適

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尊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孝以事君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不貳謂使一其  
心也君子有君不謀仕者有君矣則專於所事不  
更謀仕於他國也卜仕之曰謂謀仕之初未有所  
事故稱二君以下若云仕秦乎仕晉乎之類蓋記  
禮乃漢儒傳聞多春秋戰國時舊說故有此事爾  
自此遺後曰饋自下奉上曰獻。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順其本一  
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爲  
三年也君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受禮者適於臣則  
君爲主父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不敢

私其財不敢以車馬之重爲饋獻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  
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  
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  
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下五反

相見之禮先於幣帛相見之禮既講而後以幣帛  
脩好此謂禮之先於幣帛也重指相見之禮而言  
祿指幣帛而言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否而以  
財貨爲先反以禮爲後則民趨利矣無相見之禮  
辭而直行其情則民相爭矣故君子於有饋之者



弗及見之則不視其饋惡無其禮而徒以貨取也  
民春耕而後有秋穫田有一歲之蓄而後有三歲  
之畜若不耕而穫不蓄而畜世安有無事而可得  
利者乎故引易以證之以為凶也然在易無妄六  
二爻惟曰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與此文義亦略  
不同補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  
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

以亡其身

一以遺民以餘利遺其民而不與民爭利也田仕者  
田獵漁小民漁網故田則不漁食時者食四時之  
常膳不力珍者不務非時之珍味不坐羊坐犬古  
謂不殺陸氏云大夫苟坐熊之皮矣不坐羊士苟  
坐羊之皮矣不坐犬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亦斷章

取義言不兼取與詩本義不同

周孔氏  
陸氏補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  
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  
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



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  
尙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禮子

淫過也童謂也嫌疑疑紀綱紀柯斧柄藪種也

氏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  
孟子卒

魯姬姓吳亦姬姓魯昭公取吳爲同姓謂之吳孟  
子不敢言姬姓而詭言子姓也禮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故大饗慶夫人之

交爵請相獻酬陽侯殺繆侯事未聞何問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

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  
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賢通反通音

見謂有才德著見於外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  
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  
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  
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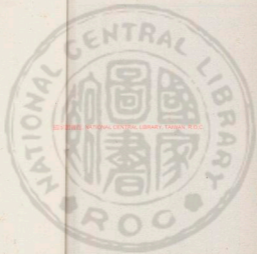
不下漁色取象漁網而雜取之於下也御婦人爲  
婦人御車也御者在乘車者之右前左手則身微  
背之不問其疾者略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  
皆遠嫌也孔氏

子云昏禮壻親均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  
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妻  
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而戒之恐女子之  
乖違也不至謂期而不至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四終





ESTD 19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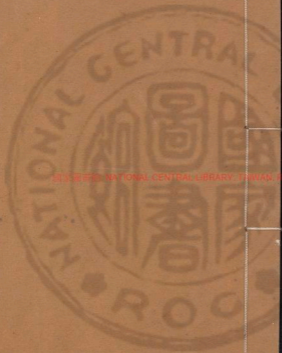


187428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央圖書館 國際中央圖書館 臺灣 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19.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9.08.08 v.10



意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五

禮記十二

中庸第三十一

中庸按家語子思所作實得聖門之親傳非漢儒所集其他記禮比也然至唐李翱始爲之說至本朝周濂溪始得其要至二程先生張橫渠呂氏游氏楊氏侯氏謝氏尹氏始各推行其義自是爲集解者凡三家會稽石門初集濂溪以下十人之說晦菴先生因其說解別成輯略別爲章句以總其歸又爲或問



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已無餘蘊矣吳郡衛  
湜其為集解乃增入石氏元本及附入石氏  
元所不集與晦菴以後諸說皆取之晦菴章  
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及有未滿於晦菴者  
天台賈蒙父為集解雜列諸家晦菴章句之  
說又特間見一二而已 晦菴以命世特出  
之才任萬世道說之託平生用力盡在四書  
四書歸宿萃於中庸其該貫精微何可當也  
而二家之所見如此哉至若中庸章句序蓋  
學淵源盡在此書尤不容不朝夕令讀今自

序及章句皆錄于為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  
二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異之鵬鷃平其  
不尚也近亦有尊崇晦菴章句者復

晦菴餘說是為趙氏中庸章句纂疏是為盧  
氏四書中庸集義亦不暇多錄學者自當各  
以其本書參考若衛氏賈氏所集晦菴章句  
後晚出諸說間亦竊附一二以示義理無窮  
非敢偏主一說以俟來者考焉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



作也蓋自上古聖祖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來  
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  
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  
三元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庶  
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如覺一而已矣而必為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  
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  
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  
人欲之私矣精則樂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  
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  
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  
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  
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  
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受武之為君寧陶



傳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  
天子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闡來學其功  
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  
魯氏之傳得其宗及魯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  
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  
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繫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詒後  
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  
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  
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

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子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  
如夙疇節歷撰節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  
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  
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  
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  
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  
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  
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  
爲大而啟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蓋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並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煩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枝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

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作者不備不特無也  
不及之名實平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備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





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率性之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  
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  
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  
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

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  
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  
於其所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  
首發明之讀者宜深體而默識也

性即理也一語近世間有疑之者愚意訓義不  
得不得有所託以明之耳天命本言賦子之自然  
然不得不假人爲之命令爲喻故曰命猶令也  
性本指人物之所稟賦然不得不推所賦之實  
理爲說故曰性即理也陳氏曰理是汎言天地  
間公共之理性是言在我之理只此一理受於



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此語足以解或者之疑矣又據賈氏集解載晦菴之說曰天命即天道也以其化育流行賦與萬物故謂之命萬物稟而受則謂之性蓋無一理之不具而一毫人欲之私未有與焉語其大目則仁義禮智是也率循也循其性之自然而不雜乎人欲之私是之謂道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與凡事物當然之理是也脩品節之也聖人脩道以教天下使之道人欲存天理是所謂教禮學刑政皆其具也此說比章句尤易見而莫濂疏集義

未之取因附此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不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言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之地言幽暗之中微細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  
孰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  
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  
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  
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或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爲  
謹獨之意子乃分之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  
適而不在矣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莫  
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謹者

尤在於獨也。又嘗答門人呂壽云是謹上更  
加謹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發音皆中  
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天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  
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  
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功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變無少差終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東萊呂氏云首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首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朱氏如此區別固未見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育蓋有不可析者字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形體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則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



之本已父耳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法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  
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  
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  
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  
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離人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且曰道之不明賢不肖  
之過不及且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何哉蓋知  
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  
於明道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日用不可闕也  
但人鮮能知其味譬知道乃我之所固有惟是  
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婚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謂近而揚善辨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禮記去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不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當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語錄尚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措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小大莫不



皆然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兩頭不用而  
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魯獲陷穽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之知也聲亮音古獲胡化反  
才性反歸同穽居之反

罽網也獲獲也陷穽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  
者也釋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  
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  
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

下章也

世獲陷穽道格庵謂此形容禍機之伏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奎拳拳奉持之貌服猶着也膺  
曾也奉持而着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  
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  
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裏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入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難而涉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屬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也甲冑之屬北方屬氣剛毅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雪川倪氏曰衽衣衿也金鐵也革皮也皮聯鐵爲衣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  
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  
也倚偏着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  
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  
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  
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節也

右第十章

國問謂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

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  
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  
或不能久與乎窮餓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  
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  
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  
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  
長其善者而救其失者類如此。語錄曰國有  
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  
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  
不變其未達之守易不變其平生之守難又語

錄曰強哉矯贊歎之辭

子曰素鳴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  
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  
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  
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  
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  
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尚不逮當強而不強  
者也已正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當其誠  
無息自有所不容止也

君之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口不能半塗而廢  
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  
盡仁之至不類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  
不自吝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  
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  
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蓋知



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三十章。愚按上三條。一曰吾弗為之者。致知之事。二曰吾弗能已者。力行之事。夫子皆以自任。三曰惟聖能之者。大成獨立不返之事。夫子不敢以自居而始終之。皆為謙辭。則一也。或問素隱之說。謂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齋。素頌氏又釋之。以為求素隱晦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

君子之道貴而隱

貴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不能。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禮記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



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荒  
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  
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餘  
章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爲鵠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  
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  
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  
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  
居室入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  
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  
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  
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  
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  
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  
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能行至



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  
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  
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  
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  
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貴矣  
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  
及者此所以為貴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  
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  
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  
著而無所不在也道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

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

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其中猶着得一物在

若其小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翠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  
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



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詠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之法也說邪視也言又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又在當入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入之道還治其入之身其入能改則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入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

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謂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入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入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入亦不遠入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入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  
胡不慍慍爾子曰

求猶及也道不遠人九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  
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  
者踐其實謹者權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  
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必稱美行之力  
則行願言矣慍慍實總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  
不慍慍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立者  
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勉者有至昭存焉  
下章放此昭存焉聖人之請辭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妻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  
所當爲毋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當貴行乎當貴素當賤行乎當賤素夷狄行乎夷  
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昭存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顧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居易平地也居易素谷而行也俛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九音首無子曰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好亦音也詩作瑟

也樂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

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  
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  
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  
止於此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  
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  
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時

功效

視之而非見聽之而非聞禮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幽隱然物之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  
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  
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說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  
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猶見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



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行浴凡爾  
音齊詩此歎

詩大雅抑之篇終末也矧况也射厭也言獻也而  
不敬也思謂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天音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誠者故其發  
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  
此前三章以其類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類之

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或問鬼神之說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空子  
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  
明矣其以口鼻之嚙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  
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  
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  
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氣爲神陰魄爲鬼是以  
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  
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言所



謂祖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語釋問性情莫便是二氣之良能否功用莫便是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又門人黃氏曰性情功用只是造化之迹日月自有日月之性情功效風雷自有風雷之性情功效高子鬼神之文集曰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瀦實物

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

雖無形聲而編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語錄

曰體物是與物爲體借幹事是與事爲體語錄

蔡氏曰凡物之體無非鬼神體之故曰體物而

不可遺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蓋體其體之

謂也在下不言體物與幽陳氏曰齊是齊其心虛

之不同明是明潔其心洋洋是此理昭然流動

充滿於上下左右間此是鬼神陰陽之發見昭

著處蓋體物而不遺之驗也古詩濟海陵胡氏

曰鬼神以形言之則天地以氣言之則陰陽以



主宰言之則鬼神鬼神無形故視之弗見無  
故聽之弗聞無體故物爲體視其所以生所以  
成莫非鬼神之功故天下之人不可遺忘以神  
無聲無形故其來也不可億度人當敬事之不  
暇况可厭射之手右言鬼神之神文集曰鬼神  
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  
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  
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言誠之顯  
誠之不可揜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一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  
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無反而  
遊散則覆

詩皇矣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意當依詩作顯

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必又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  
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一章亦  
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勳王家蓋其所作亦

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犬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伏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

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隨緒業也戎

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

也愚危謂不特再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道王大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通謂之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道王蓋推文武之意以

及乎王迹之所起也禘公組紕以上至后稷也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

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

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

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故禮不及貴而有特於周公以成之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

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

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

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

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  
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  
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  
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膾膳膏黍夏類  
是也趙氏說業始羊膾祖系不食膾牛

宗廟之禮所以享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  
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燕毛謂子孫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  
於太廟則子姓兄弟奉昭穆禮感在不失其倫

焉謂公侯卿大夫也重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  
也酬也飲也旅酬之禮則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  
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序故建  
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  
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燕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奉其饗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  
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王焉皆指  
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

之大祭追祭太在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

之也豐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

舉之互文也于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

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其掌亦示之義

右第十九章

或問謂太祖東向奉廟左者帝向取其向明故

謂之昭右者北向取其深遠故謂之穆鄭氏注

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秦穆者生者

之昭穆也序昭穆序生者之昭穆鄭氏曰

事謂薦羞辨賢謂以其事別所能也詩譜錄

曰主人酌以獻賓賓報主人曰酢主又自飲而

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

賓受之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

舉爵又曰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

則有鄉吏一人先舉解獻賓賓飲畢即以解授

于執事者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逆逆相承獻



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沃盥之事至賤者也孔氏曰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觴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晦菴語類曰導飲者為上先飲也右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蒐猶臧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注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一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



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

入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

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

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禮明乎天理之精微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禮去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

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



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上

知者之所知行，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之，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質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雖近乎

習去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



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行則此三近者勇  
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  
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  
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  
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  
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  
之端也

九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

經常也禮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予如父  
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客者也此列  
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  
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  
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  
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  
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君臣猶吾四體  
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尊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  
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  
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  
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  
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  
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邊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百省月試既而稱事  
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禮記卷之六 禮運第九



疏去聲  
音朔

此言九經之事也。實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饒饒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掌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餼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有往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其說反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  
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  
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  
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  
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

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  
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  
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  
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  
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  
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  
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  
必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





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聞，聞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

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者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三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



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  
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  
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  
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賈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  
子曰起答辭全無此間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  
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編有不盡者今當爲  
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齊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  
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齊其善者賢  
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  
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  
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蓋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其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其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越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入道也

溫陵陳氏曰曲如楊雄謂塗雖曲而通諒夏川  
雖曲而通諸海委蛇致曲而入乎道也高安譚  
氏曰致其委曲非直造徑造之謂也求東陳氏  
曰一室皆闢必有容明之所從其容明之處而  
闢之此致曲之法也建安黃氏曰曲猶曲禮之  
曲纖悉委曲而用其功即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篤行之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  
事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  
知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善所以為福所以  
上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  
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  
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也之  
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習者用之發是皆性

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天道也

或問三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

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

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





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於內然思又於外故云兼內外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在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走多及其廣厚載萬物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下流鱉鼈龍魚鼈生焉其財殖焉大指其

去聲 昭昭平聲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

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如石之有石也如天之有天之也如地之有地之也如天之有天之也如地之有地之也如天之有天之也如地之有地之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穆辭深遠也不顯猶言

豈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語錄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德地大底只是

天德者昭昭顯顯土石一勾皆舉其一端而言  
猶於人而舉其一息一事為言也及其猶言  
至於此所謂昭昭者即於無窮中取其昭昭所  
謂攝土者即於廣厚中取其攝土卷石一勾  
此天惟不止於卷石之多地惟不止於撮土之  
多山惟不止於卷石之多水惟不止於一勾之  
多故能廣大無窮而覆載蕃育聖人自一息之  
至無一息之不實自一畫之管至一畫之  
不實無與之至矣天地無然此文王之說也  
猶天之不已也猶旨木無積小至大之有積者  
故以及其之極為疑  
故特揭顯之於此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性

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性也說者謂禮冠昏  
喪祭朝聘會同之類

禮儀謂進退升降  
前神揖讓之類

行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極廣大而致盡精微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道由也溫猶焯溫之溫謂故學之矣而復時習之

也趙氏景云學未敦如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

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

體之細也二者脩德處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

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

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

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

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

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

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人

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倨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德與皆同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天雅采芣之篇通卷孔氏云

起於興得志興謂言之興行亦通然空向謂興起

在地蓋以身之興喻言之興者顯也求者時也與

引詳保身相叶也呂氏曰明哲之人知行知誠所



實論德詩曰：修身蓋領理以守  
宗其德利而德生全體之謂也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或問三十七章之說曰：此章承首道體大小  
而言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  
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  
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  
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  
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盡故居  
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過言  
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古者去聲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  
制文書名愚度志者制作之書度者法度之度制  
者不度者古制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

同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去

天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  
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一鄭氏曰言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二白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則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意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遂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右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載周人尚輿備廣六尺六寸故其通輿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九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行乎方內而無不通受者書之點畫形象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在去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



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參地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獻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



下六事而言

此者明王自指在我不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晉陵錢氏曰三重謂於三者重難之不敢輕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護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皆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天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曰子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盡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焉前述職方也由

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捨所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而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筭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虫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難於是哉○語錄曰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朱嘉慶曰頌述者道而法在其中憲章者法而道在其中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



伸。襲水土者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爲本爲  
內。竈底爲末爲外。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 處知生知之資謹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  
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審詳細  
也察明辯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備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

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

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





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侯音扶屬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天經者五品之人倫天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

用夫豈有所倚着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反

肫肫而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於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德之知法所

固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



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姿也容孰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闕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去聲同口前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子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鵲鳴人鄭之圭皆作衣錦裝衣聖賢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然絀溫綸之態於外也下章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也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不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漸靡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心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言去  
詩小雅正月之旨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  
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總去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  
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  
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  
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雍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言去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  
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  
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  
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



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速矣篤厚也篤恭  
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  
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輶由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  
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  
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有聲色  
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  
言德輶如毛則此乎可以形容在而人自以為精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  
詩所言上天之事其聲與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  
耳蓋聲臭有氣辨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  
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別  
有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之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又求其本  
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  
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  
已焉蓋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



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章句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

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其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誼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九五條始學成德踐露淺深之序自不大聲色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語錄曰古人居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突西北隅爲屋漏西南爲窰人始進



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  
是至深密之地又文集自曾子問謂之當室之  
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右釋○此謂  
屋漏者蓋古屋室之制其前東戶西牆於定其  
東之比則當戶處日光直入故云當室之白其  
西之比當牆與日  
光等入故云屋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五終

施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六

讀禮記十三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  
而信

歸乎者孔子歷聘不遇將歸老於魯如在陳白歸  
與歸與者也下四者皆言盛德自然之形著用冠  
兵禮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  
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懼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  
而罔有擇言在躬



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  
是至深密之地又文集自曾子問謂之當室之  
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右釋○此謂  
屋漏者蓋古屋室之制其前東戶西牆於定其  
東之比則當戶處日光直入故云當室之白其  
西之比當牆與日  
光等入故云屋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五終

施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六

讀禮記十三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  
而信

歸乎者孔子歷聘不遇將歸老於魯如在陳白歸  
與歸與者也下四者皆言盛德自然之形著用元  
丘隱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  
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懼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  
而罔有擇言在躬



不失於人謂交際之間敬謹也惟不失足於人故其貌足畏惟不失色於人故其色足憚惟不失口於人故其言足信甫刑書篇多忌戒也惟敬戒故無可擇之言在躬蓋與一端為讓躬書作身精

子曰揚鬻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濟也

揚袒衣也禮不袒也蓋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袒而見美曰揚不袒而充美曰禮禮盛者不文則以禮為敬如大裘不裼賔禮是也禮不盛者尚文則以揚為敬如君左則裼無事則裼受饗之時賓揚奉束帛加璧是也不相因

各為之敬也禮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禮

辨分別政事也子曰節文明也。樂則敬者弛矣

倦則辨者略矣故不以繼之而各謹其終始禮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禮

揜古說揜謂揜逼而被困迫橫渠云不揜與禮

不可揜同義馬氏謂篤實而有輝光人所不能禮

愚謂後二說於義理雖顯古說於文意上下相吐

在學者審之某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諱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

躬儂焉如不終日

言不終日也

偷苟且也儂焉可輕賤之貌。不以一日使其躬儂焉戒安肆之日偷也如不終日勉莊敬之日強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禮記

敬鬼神敬君皆教民以敬此莊敬之要也

補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小人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

懼也此安肆之補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親

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辭者相接之言所以通情也禮者相見之質所以

將敬也瀆瀆也引易蒙卦辭筮無相瀆瀆之義

氏補

自君子嚮而顯至此為一章大指皆言敬

大氏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犬甲曰民非行



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  
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禮猶答也○仁以表率天下義以制抑天下報  
禮也禮以品節於仁義之間故以德報德者仁也  
民有所勸是即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民  
有所懲是即為天下之制有所勸矣民知德而不  
陷乎惡有所懲矣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是禮之報  
為天下之利然所能為天下之利者正以德怨之  
報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  
以官有功於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而官  
之賞之所謂以報德而民知所勸也傷人者民欲  
報之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因民所欲而刑  
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而民知所懲也若夫民之  
私德豈無相報哉惟不可使懷私恩者廢公議復  
私讎者亂國法此報之所以為法也詩曰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則言與德無不報也太甲曰民非后  
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  
相報也若以德報怨雖過乎寬而本於厚未害其  
為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  
當誅者也君子欲蹈乎中庸則莫如孔子所謂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也

起平黃氏  
世田呂氏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講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德其  
刑反

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安仁者也一人而已喻少也有欲而好仁利仁者也其次也有畏而惡不仁強仁者也又其次也講道以己仁所同也置法以民有欲有畏者不同也仁有三即指安仁好

仁強仁言之也與仁同功以三者之情雖異及其

成功則一而未知其孰爲安者利者強者故曰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則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

之或強而行之皆可得而見所謂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故曰然後其仁可知也同功

言其終之至於仁一也異情言無欲有欲無惡有

惡其始之行人各不同也

用呂氏補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德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右者人所事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助右其所不及者也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爲右行非仁不可故曰仁者右也又曰仁者人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于不可行不可以無節則理有所不得已而助人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惟知其所以爲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無厚薄之間矣至道者至于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故以王義道若擇道而效之者也故以王

若道者稽至於道而事不輕舉者也故亦可以無失允皆藍田呂氏之說程氏云本不可如此分別

註

自仁者天下之表至此一章皆泛論仁義

天台費氏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情但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出之仁也國曰曰我今不闕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謂一或反數也  
仁有數言不一也所以然者以義之所趨長短小大各不同也中心惻怛之仁大者也率法而強之



仁小者也。數世之仁長者也。終身之仁短者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取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必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器重道遠，與論語任重道遠同義。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也。以義度人，言以義理而擬度人，則人之能中其度者少，當以時人相比方耳。

惟恭儉而有常，是以易備也。引詩生民篇自庠稷

兆祀，迄今無罪，悔以證易備而可久，無害於鬼神，無怨乎百姓之意，所謂祿及子孫，蓋指迄今令而

言。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天

廟。

天人之器，謂龜也。威敬謂不敢廢也。於小事也。天子無筮，若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且用龜卜，而不以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貴敬而



不可愛也。諸侯有守茲者，筮櫛不以出國。惟天子所在爲家，雖在道亦以筮。諸侯出竟則使人守筮於其國，蓋不敢問吉凶於他人之國。且辟天子也。下宅寢室，若立宅必卜寢室之吉也。天子不卜，大廟者爲寢室之法。寢室室其中，宗廟處其左下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雖天子之廟無卜也。一說諸侯適他國無他卜，惟卜寢室。若天子則不待卜，惟以與諸侯之相廟爲常。未知孰是。禮記呂氏注

氏

以節之信以結之者，觀以文之方，所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不制以已，以中人爲制。使天下皆可效法，能者勸，勉不能者愧，取各得以行其言。朋友以極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道也。欲民之有言，謂示民以中制，使皆得歸於一也。禮記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育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且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表經則有哀色。

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鶴在梁不濡其翼後記之子不稱其服

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詩謂鸛風候人之節梁魚梁龜食魚者鵜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而坐得食如人無功而受顯服也記詩作其謝氏

此章自仁有數至此言仁之難成惟君子勉之有道則不難成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以天下天子耕梁盛租納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

義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匹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於於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謂與有君民于德有重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維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役爲也又行也。此言下事上之義名分一定而



上下之禮不可易故雖有君民之大德不敢忘責

君之小心焉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節以壹惠謂死者雖身兼數善謚者獨取一善而名以節孝子慈孫惠愛無窮之心寧使行有餘而名不足毋寧使名之浮於行也以求處情謂不欲虛爲矯飾情者實也行過弗率謂有過即改不復

循行率者循也人之過也多過於滿之過而改故

曰以求處厚謂行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自謂便人言不自以爲天下之烈而止自以爲便於稼穡之人善謙辭也補

此章言事君之義雖有大功不改自居補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工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貴有母之親如此而





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兩反

詩天雅洞酌之篇凱樂也此以爲誨教者和樂之

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

樂也八凱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強盛意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

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

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

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說謂政令鬼謂祭祀

子曰夏禮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

後威定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蔽春而爲高而

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

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蔽湯而不靜勝而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實

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蔽利而巧文而不斬賊

而蔽

命命令也蓋謂自高不大不必音爲

子曰夏道未濟難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濟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濟神而賞爵



刑罰窮矣窮其極反

續解謂再三告之責禮屬文民去厥其親謂待

民以寬民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也強民謂承

般難變之敝故強之也不求備不大空謂寬易求

備則細矣賞罰窮謂極於此矣方觀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

虞夏之濟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

之質不勝其文

也此此章明四代質文之異虞夏政寬殷周文頌而敝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仁者處帝非可及也已矣若天

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惻怛之愛有

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

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貴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

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夏

其孰能如此乎德七 威反

忠利之教謂其故之也非以罔之將以忠之也非

以害之將以利之也貲費謂奉已若節輕實謂字

人無吝實謂財貨也所引甫刑今書曰以明彥德記

者引以結舜德德氏方氏



自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至也言君子之仁  
兼乎尊親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則歷言四代之  
道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認其受  
罪益疑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  
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  
不家食言

拜自獻其身謂君既先資其言乃親進爲君言也  
大言大利小言小利橫渠謂利非歸己之利大言

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此意甚微在聖人說  
大言故陳高祖以張之耳按本文所謂大利明指  
大祿而言不言及於行道特以小言者不敢望天  
利爲安分義各有在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曲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者  
諫則譏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爾臣守和寧  
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  
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不下達不自通於君不尚辭不以辭辭而進弗自



之自如論語何自之自非其人非自苟非其人不  
主之以進身也遠而諫則調謂諫諍自有近臣在  
遠而諫則有求進之嫌也若身為近臣而反不諫  
則是尸利尸利謂不事其事而徒享其利也邇臣  
守和和謂和平不徇其君之喜怒也宰正百官宰  
謂冢宰正百官其職也欲諫不欲陳諫謂入諫於  
君陳謂陳其君之過於外也詩小雅小明之篇福  
胡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  
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三違而不出者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利祿信也子  
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亂謂無序也違謂道不  
合不可使為亂言中節不變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亂  
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不  
亂慮而從之終事而遠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

爵稱行也君侯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得



志謂事之當行與己之志合也慎慮而從欲其必  
有成也否則事之難行非己之所欲也孰慮而從  
蓋必不得已而從之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  
去之也易蠱卦上九爻辭此言事君之義而引高  
尚之說者蓋承終事而退之意或曰惟不事王侯  
乃可高尚以反證事君尚尊嚴職之義亦通用節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鶴之姜姜馳之賁  
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音

此重述事君不可使為亂之義言君命有不順則

臣弗從之矣蓋以明君之出命不可不謹也詩曰

國風鶴之奔奔篇姜姜善醫至蘭惡哉此詩刺待

君無德國人耳以為君蓋君逆天命而臣子亦逆

君命之證氏孔

自事君先資其言至此皆論事君之義禮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

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

貽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

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

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入甘以壞小雅



曰盜言孔也亂是用能詰

不敢以辭盡人謂當有其實如下文不敢問所費問所欲問所舍皆不敢以辭盡人也並巧言篇說

對以壞之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藹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故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則盜

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諾真謂諾而不子爲人責償也已怨謂絕而不許爲人所怨也諾而不子者虛言絕而不許者直情故寧有此勿有彼也辭欲巧謂善其辭然先曰情欲信而後曰辭欲巧故與巧言令色之巧不同

自君子不以辭盡人至此皆言接人之義

子言之皆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意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曰小事無時曰有筮外事用剛曰內事用柔曰不違龜筮



不犯日月謂大事有時日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之類守其日月之常不敢犯而越之也不違卜筮謂小事無時月而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卜筮而吉即違而用之也不相筮卒則不再筮也

呂氏方氏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祀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禮音

牲牷禮樂齊盛有常故幽則無言乎鬼神言不廢祀也明則無怨乎百姓言皆正供也易富謂易備

惟恭儉而有常是以易備也引詩至民禱自后稷兆祀迄今無罪悔以證易備而可久無害於鬼神無怨乎百姓之意所謂祿及子孫蓋指迄于今而言言祥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廟廟

天人之器謂龜策威敬謂不敢棄用於小事也天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用龜卜而不以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象當敬而



不可廢也諸侯有守室者筮櫛不以出國惟天子  
所在爲家雖在道亦以筮諸侯出竟則使人守筮  
於其國蓋不敢問吉凶於他人之國且辟天子也  
下宅寢室者立宅必卜寢室之吉也天子不卜處  
大廟者爲宮室之法寢室宅其中宗廟處其左下  
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  
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雖天子之廟無卜也一說  
諸侯適他國無他卜惟卜寢室告天子則不待卜  
惟以處諸侯之祖廟爲常未知孰是禮記呂氏注

氏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爲鐘以  
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禮記  
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  
不廢日月如一歲之朝覲一日之朝夕不違爲鐘  
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君  
子之事其君長與其事天地鬼神其敬一也禮記  
此章自昔三代明王至此言事天事君至敬而  
不敢褻故有卜筮因言卜筮之用禮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六終

去社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七

續禮記十四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坊事也爲下坊知也則刑不煩矣禮記  
君不苛禮記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禮記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作禮記惡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禮記

去社

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美鄭武公既欲改予又  
改又欲還予授祭好賢之切也巷伯刺讒既欲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六終

去社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七

續禮記十四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坊事也爲下坊知也則刑不煩矣禮記  
君不苛禮記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禮記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濇而民作禮記惡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禮記

去社

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美鄭武公既欲改予又  
改又欲還予授繁好賢之切也巷伯刺讒既欲授



昇對虎又欲殺昇有北惡惡之甚也好惡明則民將自勸天雅文王篇記者又引以證民心之自孚也用勸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逃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沈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刑以刑惟作五雷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遠絕其世也雷音

此章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五雷之刑謂殺及剝刑揀黜高辛氏之末侯國有三苗者民不用上之

命君無德以教之惟作五雷之刑以為法民愈為惡德三苗由是絕世雷音

子曰下之事實上也不從其所令縱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表音

表者所立以俟日影之器影之曲直由表之邪正此以喻民之好惡由上表音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遠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雅曰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以仁遠謂無一之不歸於仁遠者終獲有成之名也豈必百姓之盡仁皆由於禹一人之化耳連引

詩書三章以證下之無不從上補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  
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政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  
棣德行四國順之長上聲遠音

上好仁則下皆爭先爲仁爲君者當章明己志爲

真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盡心於行

己以說樂其上矣詩天雅抑之篇引以證上有德

下所從棣詩作覺

天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綹故大  
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  
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  
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起反

綸繩也大於絲繩索也又大於綸言王言一出下

所視效其端雖微其末漸大故大人不可倡爲

浮游無用之可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也則民

亦效之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而言行相應

危謂高也止用鄭氏

容止孔氏補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虛其所終



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趙坵

音倫

道人以言謂開明義理使民知所向也禁人以行  
謂躬行身率使民不改爲非也蓋空言不可以禁  
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言以道人故當發言之  
始已慮其所終行以禁人故方制行之新已稽其  
所敝上之謹審如此則下亦化之不苟於言行矣

引詩三章皆謹言行之證

韓氏馬氏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

馬氏

詩都人士之信爲周周德備也無缺失可指

補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  
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成  
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韓氏

可望而知謂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謂先後如一皆  
謂德歸於一而無二三也尹吉當作告蓋伊尹告  
太甲即今咸有一德之書引詩言不若咸亦證一



德之義

子曰有國者重義禮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反印字極音東正音共

章明也。禮病也。難知有姦心也。淫言侈也。儀行。鄭注作義行。呂氏謂非禮不行故曰儀行。方氏謂臣

有可儀之行皆讀如字不重辭不尚言辭也。上帝喻君。板板猶反反共恭也。印窮也。此章言人君當明其好惡使上下皆歸一德。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按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皆勞其君聽察之事也。引詩板板以證上人疑則百姓惑。引小雅巧言篇以證下難知則君長勞。補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廢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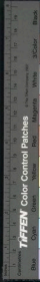
有政教而後賞罰足以勸懲播刑之不迪謂戮刑不迪不循其道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樂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

比私相親也民之表民所望也民之道民所從也

志反臣  
軒說反

樂公楚無穀幸公子也北臨終遺書曰顧命小謀之士為卿大夫士者也此章明臣無大小皆須恭敬而所任在大臣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君母以小臣而謀大臣之事母以遠臣而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而圖外臣之事則小大得所內外情通大臣不怨恨於君近臣不為人所非遠臣不為近所惡記者又引樂公之顧命以證之母以小臣之謀敗大臣之作所謂母以小謀大也母以嬖御之人而放端莊之后母以嬖御之士而



疾端莊之士大夫所謂母以內圖外也

孔氏曰  
氏陸氏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  
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君陳曰未見聖君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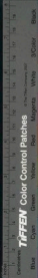
大人以位言指在上之人也在上不親任其所賢  
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效其上亦  
失所當親雖教之極以為煩而已引詩正月篇書  
君陳篇皆以證不能親賢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臣溺於民皆在其

所繫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  
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  
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  
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者括于  
厥度則釋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  
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  
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  
亦惟終

允惟終  
告天惟終

小人謂民君子謂士大夫天人謂王公德易狎而  
難親謂水之德也水之性有剛柔之德外陰而能





柔故易狎內陽而能剛故難親狎而親之則溺死矣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謂情隔不能自通於上苟內懷鄙倍之心上亦不得而知虞虞矣也獲弩牙也括羽括也度謂所礙射也釋發天也虞人之射尚弩機已張從機關視括與射相直乃釋弦發矢喻爲政亦當以已心參參臣及萬民乃可施也衣裳在笥言藏之而不輕以予人也干戈省厥躬言揆之於身而不可輕以加人也道避也道遜也尹生言即伊尹所告言告字也天見今書作先見周謂忠債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王以忠信自終其臣亦與之有終皆君所自致也此言人所

以浸弱於患禍而不能自出者皆因易而變之也

然以小民之易於水而溺以喻士大夫之易其言

王公之易其民皆取溺之道也引書四章皆證不

致易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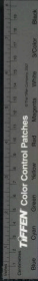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人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

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

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



怨憤冬相寒小民亦惟曰怨憤

心者體之主體則從心者也故以心體爲君民相  
御之喻所引詩全無之餘見節南山詭者謂上句  
逸詩因而併引之也此言君不正百姓所以勞也  
引君牙言天之寒暑小民且然况君之政教乎

補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  
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  
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  
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釋

身不正故義不一不一謂不能專於其身也言不  
信故行無類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言有物謂  
無失實之言行有格謂無踰矩之行生平由是死  
乎由是故整心也言也皆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  
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信  
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者也守之者服膺勿  
失親之者問學不厭由知多聞多而得之又當精  
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契畧而行之畧約  
其所同引詩言善人君子其儀齊一以證言行



皆當歸一師衆也震變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鄰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正謂正人君子取友必端故好其正小人黨邪醜正故毒其正君子友其正者惡其不正者遠近曉然知其心引詩明君子之仇匹皆好仇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禮記上卷並去聲

可友者以其賢可絕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而富貴者不必貧賤若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引詩以證取友以攝威儀而非以利方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私惠謂私以小物相贈遺不歸德謂不合於理不自留不留意於此人蓋德者天下之公惠者人情之私苟以私惠於我而無德以將之則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引詩聲鳴篇明好我在忠信之德而不在小惠記氏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政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荀華曰服之無射

物與世友  
附音本

此章言有是物必有是事不可虛也君子之學自太至末無非其實故可久而無窮也登車而有所禮則式式器式也有車則有式無車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敝無衣則何蔽之有衆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服之無射亦言實者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

氏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之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王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周田觀文

依尚書  
訓申私字

言在前而行隨之則言須實行在前而言隨之則行須實言行相顧皆不可虛飾也言行相副則入於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於行引詩書皆證言當信周田觀文王之德今書作訓申勸寧王之德



重也勸勉也云在昔上帝降罰于殷申勸文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也割誤作周申之爲田勸之爲觀則字畫尤相近而易誤寧王即指文王言之用孔氏補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兇命曰辭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無恒者不足以感格鬼神

鬼神至虛而善應龜筮皆神物猶或不能知之而況於人可以不恒之德而求之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謀也所謂瀆則不告也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未詳何義鄭氏曰純猶皆也言辭與惡德之人民將立以爲正而放恣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孔氏曰言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晏氏曰此篇所引與書不同當以書爲正肅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煩瀆非事神之道也又引恒卦九三六五爻辭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當恒者



也然婦人從一而終故恒其德吉若夫子制義不  
可以無變從婦則凶也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間故又哭盡  
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  
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禮也史反  
通音時

行百里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過存之也此猶為  
五服之喪也若父母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則侵  
晨侵昏皆行又不止百里而已若未得行者為有

君命辟市朝不哭者為驚衆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括髮  
袒降堂東即位西鉦哭成踊襲于序東絞帶反位  
拜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  
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  
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循括髮袒成踊三  
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禮而並  
去聲

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未忍  
啜階為主也括髮袒者去飾也又哭者明日之朝  
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三日成服則三哭之明日也



方氏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奠賓奔喪者自齊致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本參也音聞

不升堂者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去音明

殺於父也

氏

婦人奔喪不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坐即位與主人拾踊

本其

不自東階者婦人入自闈門闈門謂東邊之門也

奠奠謂擗于東序不擗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擗擗也擗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於賓客之間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括髮東即主人

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重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成踊東即位拜賓成



踊實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  
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踊者告就次於又  
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  
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直括髮其餘免以  
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禮子之反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即位於墓左既  
葬則於墓爲位如未葬者於殯宮也男子左婦人  
右陰陽之義也於母一括髮於父則不一焉陰殺  
之別也五哭者奔喪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  
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

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

哭九五哭也

禮記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

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  
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  
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  
五哭相者告事畢

禮記

此既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





袒成踊護經絞舞。即位拜賓友位成。踊賓出。主人拜  
送于門外。友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  
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此聞父母喪。君命有事不得奔。即於聞喪。輒發喪。

成服之禮。

禮記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  
踊。送賓友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  
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  
麻。

此除喪後方歸。哭之禮。遂除。即於墓除服而歸。無

變於服。主人自服已除之。服。自齊衰以下。除服後。

奔喪。唯着免麻哭罷。即除。

禮記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絕經。  
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友位。哭成踊。送賓友位。相告。告  
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哭。上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  
而往。

此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即於聞喪。輒成服之禮。云  
非親喪者。因明聞父母喪。哭之不離聞喪之禮。惟



齊杖以下則爲位而哭也三日五哭者併朝夕哭而言爲多奔喪已私事當單舉故三日五哭而止

也

齊杖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

服有輕重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已哭可知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惟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天夫五士三大夫史記

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頭後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哭父之黨以下謂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也不奠者奠則當父設神位在他處則難爲父設也哭天子九至士三此謂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

尊卑日數之差也

所識者事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所識者先之家而後之墓異於親也親則先之墓矣主人先踊而後賓踊故曰從自外而來故北面



用葛次  
乳及神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  
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論同居主喪之禮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右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  
尚左手

小功總麻既除喪不追服惟免袒尚左手者吉拜

總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麻謂總之經乎

服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奠於士禮若而后

拜之

袒拜成踊而後奠以大夫尊先拜之而後成已禮也奠而后拜以士卑先成已禮而後拜之也

本經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難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

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

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糜粥爲飯  
糜色白反  
難斯當爲舛禮者之誤也舛謂骨節纏謂筋髮之



繪親始死去冠作留筓纒小飲乃拍髮併去筓纒也交手哭謂兩手拊心而哭也投上衽者投深衣前衽於髀爲其妨號踊也寢意寢厚鄰里爲之以飲食孝子不自顧其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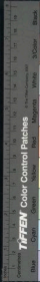
有氏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飲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髻整心辭踊般般田田如壞牆然其志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棺而反也其

往送也望望然泣泣然如有追而非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惛焉惚焉憶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微幸復反也成墳而不敢入廬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音怪

辟踊如爵之跳足不絕地辟拊心心如壞牆言將



欲前倒不可枝水也

孔氏釋此方氏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  
薄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  
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  
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  
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  
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此假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

孔氏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  
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死者不免袒者不袒  
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  
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  
泣悲哀稽顙窮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首也  
掩棺反

肉袒者不冠爲冠尊服不敢襲之於肉袒之體故  
着免以代冠免亦似冠而廣一寸郊特牲君袒而

割牲蓋袒衣而非肉袒肉袒者露肉

用麻氏  
孔氏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  
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問

晉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緦則不



免不免則不杖今以孤子當室次成人既為族

人服緦則亦免而杖矣

鄭氏云氏云氏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碍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遷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矣

禮記卷之七  
禮音禮反

苴者不如削也父尊極故用苴杖母屈於父故用

削杖苴用竹削用桐或云竹節在外外傷之象故

為父桐節在內內陰之類故為母屬竊意竹虛桐輕

皆易於摧折竹直不待削故苴而用之父其次用

木則木莫輕於桐故削而用之母耳父在不杖謂

母喪也尊者指父言也趨者疾行也事莫速於喪

而堂上不趨者示父以闇暇不欲以喪容戚之也

用斂氏禮  
反方氏禮

###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



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然服公子爲其父之父母

婦子

此皆從服非正服而可變易者也從輕而重從無

而有以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從重而輕從有而

無

無以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

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雖外親亦無二統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

也

三年喪既破期喪既葬二者適相值帶用故葛帶

經用期之葛經服用功衰謂期喪既葬男子葛帶

與三年之葛帶禮記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舊

葛帶也三年練後男子已除麻經故經期之葛經

也功衰者七升布三年練後與期喪葬後皆用之

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謂於斯時也有大功之

喪帶經服亦如之蓋大功之初喪如期喪之既葬

也小功之喪不變不以輕服減重服也

此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過麻斷本者於免經

之既免去

經每可以

經既經則

之既免

去經每

可以

經既

經則



麻之有本者謂大功以上麻帶皆留根也三年之葛謂三年之喪既練去麻用葛者也變三年之葛謂三年之喪雖已去麻用葛若遇大功以上之喪再得變葛用麻也麻斷本者謂小功以下之帶澡麻而去其根者也若三年之喪既練而遇小功以下之喪當其成服如免之時則經之既免則去其經九首經可經則經既即去之練經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

凡皆不以輕服變重服也稅變易也麻以有本者為重故得變易而稅焉用大氏疏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返丁氏疏

是非重麻者言服長殤中殤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稅麻服葛之法不容不為之服麻也氏本此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如外宗之為君期服也世子





不為天子服以有世襲遠嫌也

禮記

君所主夫人妻大夫適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禮記

夫人大夫適婦三者國之所重故君特為之主喪夫人即妻又曰妻者以見大夫以下亦然也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有服者諸侯之子世襲故遠嫌不敢為天子服大夫之子不世襲無嫌故可為諸侯服也如士服期服也君母非夫人其臣不為之服惟僕御從之服道庶之辨也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禮記當事謂有事于喪所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禮記

無免經經重不可去也稅猶免也唯至公門已有不杖齊衰則脫去其衰而經猶不去也

禮記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  
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梟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  
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  
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  
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起反於

苴子麻也此麻尤麤梟牡麻也則稍精焉若者其  
服用此貌亦如之也首其內而見諸外謂縫其端  
於內而露其苴於外也斬衰不縫齊衰露縫功者  
布之精緻總者布之細也往而不反氣欲絕而不能  
生也止平停不動三曲舉聲而三抗偯聲餘從容

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  
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  
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  
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  
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  
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醢酒此哀之發於飲食  
者也

一溢米重二十兩與鎰金之鎰同義

父母之喪既殯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



食菜羹又期而祥有醴酒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音嗣

此父母終喪以來飲食之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齋衰之喪居聖室茅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棺剪屏茅翦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緦無事其布白緦此哀

之發於衣服者也

緦麻也

茅今蒲草也茅不納者謂以蒲草為席剪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柱廬謂之楹以為之固故曰柱棺或謂屏蔽之草以為飾故曰翦屏八十一縷曰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者七升半也有事其緦謂未織時銀治其緦無事其布謂既織後不銀治其布是曰緦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為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紉緦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



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  
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  
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櫛櫛而織無所不佩  
禮記卷七  
成布謂三升以上之布蠶踰至六升其縷漸細故  
無成布葛帶三重者謂作四股紵之四股則積而  
三重也紵縷者以頰色為頰縷線今淺絳色婦人  
重帶者帶下体之上以辟男子之重首經也黑經  
白緯曰織禮記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衰長

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

首經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

重則獨留焉故曰特既練以下則言大功可易斬

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

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

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

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

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齊衰既虞卒哭遣大功之喪換易輕者男子則大  
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飾服齊衰之葛經是  
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燕云者既有葛  
又有麻也說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  
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明五服葛之與麻纈細相同則得服後麻菴服  
前葛重者則易輕者男子易於妻婦人易於首俱  
得易輕者也說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  
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  
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  
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  
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不舉哀痛未盡思慕未  
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哉說

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凡  
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親有知之屬莫



不知愛其類。且大鳥獸則失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踰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嗚嘯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謂直亦反。謂五親反。謂自反。謂子也反。

鳥獸小大各思其類。况在於人。何有窮已。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魚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為序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朝之過隙。然而遠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

之立中制節。宜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邪淫之人。薄於恩者也。患云者。患其恩之薄也。駒之過隙。駒馬駿疾。空隙狹小。過之速甚也。遂之。謂不時除之。釋櫜除也。此言小人薄於恩。君子厚於恩。先王為之立中制節。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有更始焉。以是象之也。謂音甚。

此設問以明期之義。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



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焉猶然也。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宜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明行之已久。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矩母見膚長，母故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衽，衣之袂也。鉤，衣之袂也。要，衣之腰也。半下，衣之腰也。

深衣者，古上衣下裳，此衣裳相連為一，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也。規、圓、矩、方、繩、直、權、衡、平、袂、在前、應、規、袷、在中、應、矩、縫、在後、應、繩、齊、在下、應、權、衡、也。短、母、見、膚、長、母、被、土、與、身、長、短、適、相、稱、也。衽、今、之、襟、亦、曰、袂、衣、之、衽、與、裳、相、續、故、曰、續、衽、衣、邊、本、分、四、

袴、今、鉤、連、為、一、故、曰、鉤、邊、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於、下、畔、之、闊、蓋、深、衣、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下、共、闊、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則、七、尺、二、寸、





故曰要縫半下一說深衣入要半寸其縫齊音摺

一寸謂之半下此專以縫言也兼去胡及文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

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經音各總於甲

格謂衣袂當臂處曲下宜稍寬使可運動其肘袂

袖也肘臂節也當臂之半袂長短而不言尺寸者

者經以臂之長短布幅闊袂皆無常準故但云屈

之及肘謂袖之短長但取其長一臂有半使

反詘其半適及臂半之肘此即衣袂長短之度蓋

視肘以為袂也帶下不厭髀上不厭脅適當無骨

之處謂腹間也用諸衿及裳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

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袷音

十有二幅者謂裳六幅每幅交解為二分為上下

之殺闕處皆在下袂處皆在上共成十二幅也袂

袖也自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圓故應規袷交領

也領交會處自然成方故應矩後漢儒林傳註曰

方領直領也或云袷與領非一物別有袷方折之

加於領上未知然否然近世朱晦菴定論為直領

加於領上未知然否然近世朱晦菴定論為直領



矣。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而負之於背故應直下齊者衣裾之緝謂之齊如權衡相等故應平。用鄭氏孔大司馬公孫卿石林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所以袂圍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政或作正以直其正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記者既明直方之義故引坤卦六二直方以證之。裳下之齊如

權之衡低仰平也。孔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完且弗費謂其完牢且易有也善衣謂朝祭之服

鄭氏

具父母大父母衣結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

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多寸半。純之允反纁胡對反

大父母祖父母也純謂緣之也纁書文會五采也

袂緣謂袖口也尊者有則以多飾爲孝。鄭氏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音

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蓋射禮之

細也矢者所投之籌中者受筭之器中或以鹿或

以兕或以虎或以聞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

繫其背以盛筭也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

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禮七文反

枉謂曲而不直哨謂哨峻不正謙辭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致固以請賓曰某既賜

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

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敢從賓再拜受主

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音

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達受

矢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

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

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接矢與賓主人復

歸階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

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此言亦以止主人之拜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相賓執筵司射進度  
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壺去坐二矢半筭以記籌數八筭賓主各四矢也

鄭氏  
方氏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  
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  
主人亦如之

此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投  
爲入者以矢本順入於壺乃名爲入射者入一矢  
則司射者釋一筭以記其射中之數比投不釋者

其法賓主更迭而投若勝者恃勝而連投則雖入  
亦不爲之釋筭也正爵謂司爵以其正禮故稱正  
爵也既行謂已行正爵也立馬謂取筭以爲馬表  
勝數也二馬從二馬者每一勝立一馬以三馬爲  
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若勝者止得其二則微取  
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成三故云一馬從二馬  
也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  
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謂亦如上文請賓之辭  
命茲者曰請奏鯉首聞若一大師曰諾

此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也吹鼓瑟者也



狸首逸詩篇射義所云魯孫侯氏檜弓所云狸首之班然者也。間若二者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如一。或云若者預設之辭蓋謂或間亦或一非以為節也。未知孰是。天師即孩者諾承領之辭。氏禮氏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

賓當於右主當於左

禮氏

此明投壺中者釋筭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者偏告主賓以矢具也。拾更也。告矢已具請更投之也。若矢有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

以記之。賓者於右主者於左。

禮氏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其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禮氏

禮氏

卒之也。一純以取者二筭成一純則取以實於左。

手至十純則納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為奇。奇則縮諸純下。故曰遂以奇數。賢請。

勝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

禮氏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奉觴曰賜灌謂當飲者謝曰蒙賜灌也灌謂飲也

勝者跪執之曰敬以養氣禮之不足也礼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具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

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

傲馬

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也直當也一

馬從二馬以慶謂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併其

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惟一勝者不得慶也礼

筭多少視其坐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

長及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

五升壺中實小豆為其矢之醴而出也壺去席二

矢半矢以栢若棘毋去其皮礼

視其坐視其所坐之人以計多少也筭矢也鋪四

指曰扶一指按寸即春秋傳三十一年公羊傳實

寸而合之扶五扶則三尺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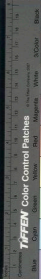
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礼

魯令弟子辭曰母憚母教母備立母踰言借立踰言

有常辭辭令弟子辭曰母憚母教母借立母踰言若

是者浮礼

曾與薛有時授靈號令其弟子之辭也憚大也教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甚敏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行去聲敏色玉反更甲聲  
**物猶車也更僕謂其說久長僕侍疲倦雖更代之未可終也更僕猶詩云緝御**

用孔氏傳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風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席上之珍呂氏謂儒者講學從容乎席上知所自貴以待天下之用晏氏謂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緝於匣中及其待時而動

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濡弱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冠章反

冠章反

中動作慎言衣冠不自異於常人

孔氏曰疑謂衣冠中更動作謹慎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者齊莊難者恭慎不爭陰陽之和謂寒煥不自擇已便而妨人也

則難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  
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  
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  
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所求也

與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  
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挫勇者  
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  
言不極不斲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搏猛引重不量其勇力之甚也當之則往喻儒

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往者不悔  
事過卽化也來者不豫事至乃應也過言不再改  
之速也流言不極止之力也威不斷而立謀不習  
而成

謂鄭氏孔氏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  
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不  
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溇溇厚也過失不可面數疑好勝尚氣之言所貴  
於儒者以聞過而改也

呂氏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鑑書曰城墜于穉小省大省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扉門圭竈蓬戶繩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魏奇

齊門旁竈穿牆爲之上劍如圭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魏奇

稽古說合也胡氏云考也上弗援謂上無援引之

者下弗推謂下無推進之者危謂毀害之也上下

皆不得其應而諛諂之民反有危言告之者然雖能

危吾之居處而終得以伸吾之志願猶將不忘百

姓之病所謂思飢猶已飢之者於此而後足以見

憂思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與莊氏方大說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

不因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幽居窮也上通達也不遜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



不困言才有餘而不至於之患信之美以忠信為美也儒將之法以和柔為法也毀方毀去其圭角

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稱即舉也君得其志謂君欲有為所舉之賢能成之使君得遂其所欲為之志也苟利國家不求富

貴薦賢為國不微賞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凡善以相示也將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又相待也遠相效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先猶相讓也又相待謂雖久而不忘遠相效謂雖遠而不遺任舉請保任薦舉天下之士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巖而翹之又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澡身喻致潔陳言而伏既言而退伏也靜而正之惟欲正君而不求名也上弗知者雖用心如此而上不見知也巖而翹之以事之巖者微發其端



而不急於為之也。不晦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據其實有而不增飾，表暴也。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以治而輕，為不以亂而沮，撓也。

儲有「不臣天子，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博學以知，博學而多知也。服近文章，服習親近於文章之事，如威儀之中，度禮言之，當違皆是也。砥厲廉隅，謂堅節行，砥以平之，厲以峻之，廉謂稜隅，謂角皆方正，刻削而分毫不可紊者，此分國如錙銖。

銖其義未詳，鄭氏謂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

銖者八兩，銖者權，分十黍之重。又鄭氏以後，諸家皆以博學以知服五字為句，惟呂氏陸氏以博學以知為句，今從之。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方，獨也。同志，嚮也。營道，若經營道藝。同術者，同學術也。並立則樂，謂無忌心，相下不厭，謂有遜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謂相信之篤，不為謗言所動。



本方本於方正

用方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仁之本者可與爲仁。仁之地者可與行仁。其規模寬裕則稱仁之動作。其與人交接則習仁之能事。

氏曰

儒有不預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

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

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或音士。以安帝爲句。今如字。以安字爲句。

預獲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溢失節之貌。恩猶祭

累猶困。閔猶病。言不取辱於君上。不累及於長上。

下不被明刑。而見閔於有司。此故謂之儒。今之名

爲儒者。非其儒。故常爲人所詬病。鄭氏

曼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七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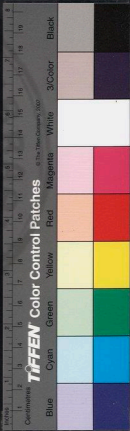


15-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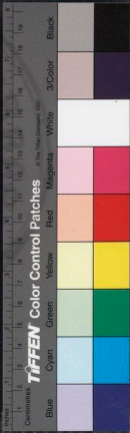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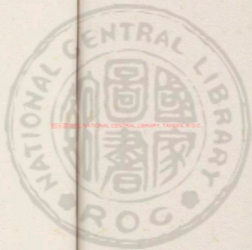
202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0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090718 v.11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八

讀禮記 十五

大學第四十二

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至論庵先生表章四書遂以大學為稱首然其詮次皆與記禮元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至誨庵先生定為



大學章句亦與程氏微不同自脩身一章以後程氏竄移易者今悉仍舊而今舉世之所誦習者惟章句也謹先錄記禮本文以存古昔然後抄章句於其後以便誦習云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羣德潤身



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箜兮嘒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箜兮嘒兮者感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也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愛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之其所賤惡而辟爲之其所畏敬而辟爲之其所哀矜而辟爲之其所教誨而辟爲故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  
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  
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  
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是箕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  
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挑之天天其葉蓂秦之  
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  
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  
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  
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  
君子有絮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之下所惡於下



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繫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墨子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晉曰若有一介目斷斷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僻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近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如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何好義，其事不終若也。孟獻子曰：畜馬粟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目。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萬善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知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右禮記元本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學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



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教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彛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爲子其學焉者無不

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悅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



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吏衆技之流所以感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於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性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

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歿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極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傳之指舉然後明於世雖以燕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備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因音本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  
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  
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  
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  
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

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  
無一毫之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天道流  
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  
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  
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  
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  
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  
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凝



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被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

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



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  
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  
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項一有覺  
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  
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  
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  
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  
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  
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  
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

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  
者豈不超然無有於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  
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  
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則又人之所  
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  
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  
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  
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  
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  
故必推吾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



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役有是明德而不能自  
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  
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  
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  
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  
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  
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  
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  
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目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人文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

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  
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  
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  
而有不盡且將繼以盡未修已治人之道故必  
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  
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  
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  
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  
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  
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與後同  
後放止

正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定則心不妄動，妄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情，詳其所得其所止。

或問此章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知所止者固欲其中夫正，雖然不先有以知其正之所在，則不能

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中之也。知止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  
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格致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其意者心之所發也實  
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

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  
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此章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  
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  
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  
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  
天下所以求得大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  
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



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所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

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濇微之間其差錯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



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五字微改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或問此章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按晦庵之說欲行異端之辯文起皆所不問惟以格物爲去外物其說本於大賢





天甲尚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譚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與堯克明峻德。

舜後

帝與堯與虞書峻天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音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止於信。

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

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

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

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

累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舜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天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詩曰新民之

詩曰新民之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或問謂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當止之處也

詩云縉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綿蠻之篇綿蠻黃鳥在隅率藿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也

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春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乎間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間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瑟於六反瑟詩作瑟瑟

詩衛風淇澳之菉葦水名漢優也猗猗美盛貌與

也斐文貌切以刀錐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鑽錘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石玉者既琢而復磨之皆

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審之貌備武毅之貌我嗷嗷言著盛大之貌諱志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矜懔戒懼也感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嘆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



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  
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  
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  
咏嘆活決其味深長當與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盡也引夫子之言聖人能使  
無盡之人不敢盡其盡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經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或問謂此章之下有關文焉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  
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間嘗竊取程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敬愛其惡惡曰如惡惡其好善則好好色皆實  
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  
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  
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  
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  
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

而卒不可揜欲誣爲善而卒不可誣則亦何益之  
有哉此君子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

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其肺肝之意不可揜也  
不知人能然共見如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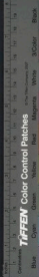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

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  
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



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道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齊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一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憺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



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踐乎其  
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  
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  
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  
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  
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  
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爲則又欲其  
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日欺之  
萌而凡其心之所發皆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  
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

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  
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  
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其惡之也如惡  
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  
也所發之實旣如此矣而頑吏之頃纖芥之微  
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  
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徒  
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  
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  
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



其苟且自欺之謂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此章所論皆心之病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畏



而辟焉之其所教簡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為僻因之思

又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

然之則然常人之情唯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

叶韻時

護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經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施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經去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君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者也

經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



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負矣。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循獲賤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喻音去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

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篇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大十教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宜者利順之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采芣芣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鵙鳩篇或姜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明數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老老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

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行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疏）  
此釋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  
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  
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  
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  
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  
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  
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疏）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  
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儆矣（疏）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節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

尹氏也其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

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  
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要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

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獲天也不易善難保也道  
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  
能存此心而不失則其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  
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謂明德有  
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思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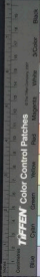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  
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  
欲奪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  
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內布

障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護乎德以下，又因財貨以明能繁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

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蜀犯亡人無以爲寶，見仁親以爲寶。

蜀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乎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不亦與反書作介  
與丁亂反通音留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



庶幾也。媚忌也。遠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通讀爲辱古字通用

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德去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

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

古文字天百秋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故言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事。爲惠猶物無違。謂信驕者。矜惠泰者。修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



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

恒胡  
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章六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粟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夷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木之家師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



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  
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  
使為國家蓄言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  
國不以為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  
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  
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  
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也推賢聚斂之意也能如

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  
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  
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或問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

百圍註曰絜子注云絜圍束也賈子所謂絜之

長絜大者也真氏曰絜以尺之長絜絜謂以

絜大者也絜之小大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

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  
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





知一章則參用證丞相之說後置本經元文  
以足之以試觀其合與否爾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禮記在止於至善此三  
禮記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格之類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五者皆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夫所學才薄而其所以濟者厚未之有也此詩上

右經一章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在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在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鸞鳴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知鳥乎詩云穆穆





又王於緇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在上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釋致知格物

此用近世漢字格致經文易是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管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護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負戾，一國作亂。其絀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兄弟既弼。兄弟既睦。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孝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嶷嶷。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笑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易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泰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末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末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齊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豈祇爲  
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乎天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八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九

讀禮記十六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  
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  
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而  
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  
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  
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豈祇爲  
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乎天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八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九

讀禮記十六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  
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  
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  
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而后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  
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  
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  
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  
玄端。奠饗於君。遂以饗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  
見也。反下丈反。冠古亂反。可資通。及對音。

國本國以禮爲本也。酌而無酬。酢曰醴。戶西爲客  
位。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玄冠  
玄端。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  
初成人。故着玄端。異於朝服也。鄭氏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  
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

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哉。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

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

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

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嘉事。重事

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與音

嘉事嘉禮也。冠屬嘉禮。不敢擅謂行於廟也。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  
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此書婚禮之始娶妻以昏爲期故曰昏禮爾來者始納采擇之禮問名者問其母姓名儀禮疏以爲問其女始生時三月之各晦庵以爲未詳孰是納吉者男家得吉卜以告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請期者請成昏禮之期也與親迎充六禮命謂婿家之命主人聽之於廟疏

父親饌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

奠薦羞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從婦車而摺授緹御輪三周先俛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禮前敬又合也音此通音此

此言親迎之禮父以酒醕子而命之親迎女之父筵几於廟以敬禮待之真屬禮畢親受婦於其父母婦升車之時婿授婦以緹御婦車之輪三匝御者代之婿自乘其車先導之歸共牢而食者共一牲牢而食不使尊卑有殊也合卺而醕以一瓢分爲兩瓢謂之合卺婿與婦各執其一以醕醕者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氏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通彼反

此言成昏之禮因明昏禮為諸禮之本氏孔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昏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棗棗備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敬明舅姑其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東階以著代也及國丁難反

贊相禮者也筭器名以著著竹為之真酬者舅姑與婦相為酬酢也

以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布帛之事以審守容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亦謂丁難反

禮字張反

當猶稱也氏鄭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禡廟未毀毀于公宮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一祖女所出之祖公君宗室宗子之家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禮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

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日月  
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  
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  
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  
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  
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  
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適音咨  
妻音同

適貴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將去穢惡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  
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  
祭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祭  
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祭敬  
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  
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  
道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鄉學也揚舉也觶酒角也盥洗揚觶者盥手洗  
爵揮揚其觶以致祭而酬賓也拜至者升堂之後  
主人拜賓之至也拜洗請賓拜主人之洗爵也

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既者飲酒既盡賓

主皆拜也

鄭氏注氏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  
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  
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上通如字  
下通音秀

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當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

鄉大夫士飲國中賁者亦用此禮也設酒尊於東  
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間酒雖主人所設賓亦  
以酢主人故示賓主共有此尊也玄酒水也水北  
方爲玄以黑黍和於水而爲之故曰玄酒羞出自





東房主人致味以養賓也祭屋翼也即令之搏風洗  
 者承盥洗之器先當東榮主人致祭以事賓也呂氏  
 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  
 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  
 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  
 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  
 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  
 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  
 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  
請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且有數曰聖聖

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  
 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介輔賓儀輔主三賓賓介與衆賓之長四面之坐  
 即賓主介僕聖通也術藝也得身得之於身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噉肺管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  
 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  
 而賤財也卒禪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  
 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  
 敬讓而不爭矣禮記

祭者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致薦者賓祭主人

所薦脯醢也祭酒者既祭薦公祭酒也啐肺者取俎上之肺臠齒之所以嘗主人之味也啐酒者飲主人酒而啐之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家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啐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末卒饌致實謂致盡其饌中所實之酒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饌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啐酒獻賓之觴也卒饌酬賓之時也禮謂敬也財謂食也啐於席末不於席之正者明是席之正在於行禮不可以飲食漬也是貴敬而賤食卒爵於西階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禮不可以

卒飲食之事是始而後食

氏方氏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尊長尊敬長上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遠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之人拜賓及介而衆



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必賓升拜  
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

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辯矣

見於別反宿所幸反殺色戎反

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其

事甚易也速召者速賓之禮繁及速介則省

也殺者衆賓之禮比之介又殺也升而受爵坐而

祭立而飲不酢而即降其殺如此蓋賓衆恐禮而

頽則亂也

用說文補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  
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

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樂正也升歌三終謂升堂而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每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獻工也笙入三

終者吹笙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

一終也主人獻之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

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歌

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

則堂下笙采芣此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

下笙由儀此爲三終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

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闕雖則笙吹鳩巢合之若工



歌葛覃則笙吹黍繁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  
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苢是也工告樂備遂出者樂正  
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揚鞭者一人謂主人之吏  
舉鞭示將行旅酬也乃立司正者將留賓旅酬恐  
有懈怠故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今按鹿  
鳴即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達主人之誠意而美  
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  
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特爲君使而賦  
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  
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合樂者歌樂俱作三  
終者二南各三終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

禮氏程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  
者焉知其能第長而無遺矣降說獲升坐脩爵無數  
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  
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辯和樂  
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  
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覩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

說卦脫賓制之辭  
直用反不更音義

旅酬至於以水沃盥洗爵之人是弟長無遺也降  
說獲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以前皆立而行禮  
至此撤俎之後乃脫履升堂而坐也脩爵無數謂  
無筭爵也脩舉也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既朝乃飲  
先夕而罷也節文終遂者自始至終皆有節文也

孔氏方  
氏馬氏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  
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  
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專拘於東方祖  
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六地  
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考音節  
反

此皆記者覆說上文專拘於東方覆說羞出自東  
房也洗之在阼水在洗西覆說洗當東榮也尊有  
玄酒亦覆上文也

氏孔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  
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  
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  
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  
鄉仁右義備禮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





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  
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  
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  
參也。參也

聖之言生也假天也。慈讀爲擊擊飲也。介  
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此章總明坐位所在并明  
三揖三讓每重言之義。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鄉大夫士之射  
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  
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  
故有大射鄉射以明君臣長幼。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  
矣。

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故賓射之的謂  
之正欲明射者內志須正。大射之賓謂之鵠鵠者



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也

鄭氏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騶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蘋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騶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節者射以樂歌為節節比於樂也騶虞采蘋采蘋今詩篇名騶首逸詩下文云曾孫侯氏者也清

江翁氏謂原壤所歌騶首之班然者是其說也

曰篆文騶似鵠首似巢即鵠巢也未知然否騶

官養六畜虞山澤之官阜蕃鳥獸草木故云官備

氏呂氏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不地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地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



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禮記卷之六 射義第六 射者

孔氏曰既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方氏曰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呂氏曰古之選士必以射者非專事於射也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國以德進言揚擢也天子又試于射宮而進退之將

以考諸侯所選之中否而從之有賞罰也射者男

子之事也男子之事必有志於四方禦侮扞難則其任也故桑弧蓬矢設於始生士不能射則辭以疾蓋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及其禮射則容體欲比於禮節欲比於樂而中欲多非其志專一則不能也非動容閑習則不能也非心爽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由此觀之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王選士之音微矣

傳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日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



蓋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詩雅首之詩也曾孫謂世爲諸侯侯氏謂旁出於天子故以氏言也四正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正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自爲正所謂正錫之正也  
用孔氏考此蓋氏謂之正以四正爲正對四行射實公叔向大夫射先錫於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廷射曰費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圉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圉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死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勤有存者

禮記射義同題與傳同

矍相地名樹萊蔬曰圃觀者如堵牆言其衆射至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爲司馬之時蓋方燕之時名司正及射之時名司馬也實饋也猶敗覆也

公圉姓也裏名也之發聲也齊姓縣名也陸德明以者不爲句嚴陵方氏用之云有如此者否蓋問



詞也鄭氏以者字屬上句以不在此位爲句蓋田  
呂氏釋之曰不在此位也者疑詞也蓋言在此位  
也衆所會聚簡別賢不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詞  
示之蓋不在此位云者問之之辭也山陰陸氏曰  
揚解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  
豐上之解立卒解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  
曰不在此位位指不勝而飲解之位也聞公罔之  
喪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勝而先去也故曰  
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  
將安能中公罔之喪揚解蓋以待初射之用序點  
又揚解蓋以待再射之用總射曰設豐上之解如施  
之此當序點所揚之解也夫禮必再射以備幸中  
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喪一等愚按此章惟  
不在此位一句難曉蓋射以序賢今反謂賢者不  
在此位故謹備錄三說如右然惟山陰陸氏之說  
於本文爲順。觀者如堵牆以孔子之射故來者  
如是之多方其來而未入故先使子路延以弓矢  
而誓之賁軍之將非勇亡國之大夫非忠捨其親  
而爲人後者非孝聞其誓而不敢入者去已半宿  
既入又使公罔之喪頌揚未用之罰爵反其詞以



善諷之曰。幼壯孝弟者。善好禮不從流俗。憎身以  
俟死其立德有如此者。不在此飲罰爵之位也。於  
是自揣無其德而不能保其必勝者。去者又半然。  
公罔裘之言。猶畧而麁於圃者。猶多也。序點繼又  
揚禪而諷之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庭朔稱道不  
亂其成德。有如此者。不在此飲罰爵之位也。於是  
自揣德不稱而不能保其必勝者。盡去其存而預  
於射者。僅有耳。方其始來觀者。如堵牆慕德者。衆  
無遠不至也。其後預射者。乃僅存畏威之深。有言  
必信也。未入延以弓矢。本示以將射之禮。反直其

辭以拒不賢者。使不得入。既入。語以揚禪。本示以  
射不勝之罰。反善其辭。以諷賢而未至者。使不敢  
留。先後緩急之宜。呼吸變化之妙。雖一射之頃。而  
所以緩來動和者可占矣。補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  
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  
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射食亦反



孔氏曰以爲父鵠者謂射時身爲人父者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及君臣皆然晦庵曰射中則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若有拜之能又何以別恐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細地是也

澤在野取其寬闊謂澤爲擇記者之言耳他多類此補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男子生設弧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其子

鄭氏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求反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己而已射者有似於此故曰仁之道晦庵曰君子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也辭養也聲謂樂節也何以射謂何以能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謂何以能聽此樂與射中相合也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難矣循聲而發不失正鵠射中與樂節相會惟賢者乃能是難也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堂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對反





禮車伍之卒  
如字音征

卒讀爲倅副也謂請子副代其父者也司馬弗正謂屬庶子官司馬弗征賦之也游卒游逸而爲副

貳庶子之未仕者也

紂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上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禮記卷之六

定位定羣臣之位也莫敢適莫敢與君爲敵也

夫主饜食之官天子使宰夫爲主以代獻賓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謂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迫近故以大夫爲賓大夫位卑無嫌也

禮記卷之六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



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此明君臣上下相報之義說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小卿示卿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

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酌于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騰爵者二人騰爵於階下皆北面騰爵于公騰爵者先自飲畢騰爵者洗象罍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騰之罍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饌賓乃受公虎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眾大夫相酬畢莫虛罍于篚自此九旅酬皆以偏而止

聘義第四十八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朝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竟音境

介所以傳達賓主之命。爵有貴賤。則介有多寡。故曰以明貴賤。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質者對也。與之

正相當也。使臣不敢與主君。元禮曰。身敬於公。說父子之間。以質為敬。君臣之間。以文為敬。故曰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廟受者。又使者所衛之命也。傳命入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質所以敬主也。士迎于竟。大夫勞于郊。君親拜迎。而廟受。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交。相敬讓如此。此鄰國所以不相侵陵。而兵不與也。孔氏注。呂氏注。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賓以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也卿爲上擯迎接賓客大夫爲承擯承副上擯士爲紹擯繼續承擯君親禮賓親執禮以禮之也賓私面私覲者私以已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爲私面私以已禮覲主國之君爲私覲也牲殺曰饗生曰餼平圭曰璋璋頭以貨言贖以送言饗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燕則兼酒食而燕樂之也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以至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還圭璋致饗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

義

禮氏曰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禮氏曰

聘而誤謂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禮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君子以玉比德故聘禮執圭璋致命以達其君之信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平圭曰璋取法於陰陽之義也其圭璋則典瑞所謂圭璋璧琮以頌聘



者也。行聘禮之後，饗君用璧，饗夫人用琮，皆加於束帛。既饗之後，以圭璋禮之，重也。故以本物還之，以璧琮饗幣財之輕也。故受之而更以他物贈之，所謂輕財而重禮也。孔氏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目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夜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雅

積猶委積之積，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五牢謂餼一牢，腥二牢，餘二牢。每牢具牛羊豕也。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鷺之屬。聘卿則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餼腥矣。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惟一於饗，至再於燕，與時賜無數。厚重禮也，不能均者，均猶皆也。言常時用財豐殺隨時，不能皆如此。其厚，獨於聘禮則厚也。孔氏

氏方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

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能音干

此因聘義而兼射義以推演其說補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宏而礫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礫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



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禮記中反也音智九推

勿反並

（石似玉或作玳瑁也栗堅貌廉稜也剡利傷也越猶揚也吐絕止貌九金聲始洪終殺王聲始終若一其終謂其無衰殺之漸所謂玉振終條理也）  
（我王疾矣王中美也孚尹旁達未詳鄭氏以孚讀爲浮尹讀爲錫云浮筠者玉之采色義既無據恐未必然山陰陸氏云孚信也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言玉堅貞之德外信達也此於字義近之特達者謂璧琮必有幣以將之圭璋特達而已不用籍幣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詩秦風小戎

之篇鄭氏孔氏呂氏陸氏

###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聖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禮記

（四制謂喪服之中有以恩制義制節制權制四者



之別禮氏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博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其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禮氏

此明恩制義制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禮氏

此明節制

齊人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王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踟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禮氏

此明權制父在為母一也有杖乃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





也老病也。杖本扶病而曰爵者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爲之服者病必重故曰爵也言爲爵者設也三日授子杖者子恩深病速故授杖早其餘以次而進也。稽顙云假也尊其爲王假之以杖者也。呂氏云恐止音擔謂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以杖也杖以輔病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男子雖居喪未能至於病故不杖也。三且五日七日授杖不同者爲君喪而服之者衆也不言而事行者謂天子諸侯扶而起者以病而貴重故杖而又扶之以入也言而后事行謂大夫士杖而起者病求身自執事而后行謂庶民面垢而已者居喪而又勞苦不敢至病恐以毀滅性也禿者無髮故不髡禿者露膊可憎故不袒跛者脚蹇難躍故不踊老病者須有養故不止酒肉子於父母貴體情同情難直遂其爲禮之不同如此故曰權制或以父在爲母屬上文而以授杖不同爲權制之一用鄭氏注孔氏補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



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  
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  
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  
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雖而不  
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  
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衣冠纒纒。管屨三日而  
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二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  
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  
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  
婦皆可得而察焉。

諒闇謂信默也。此履明前四制之中節制之義也。  
三節者。初喪至三月一也。練二也。祥三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九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十

讀周禮

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則最摛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為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為然亦不可考矣惟程氏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為于其本而言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九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十

讀周禮

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則最摛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為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為然亦不可考矣惟程氏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為于其本而言之



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  
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爾  
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

設官之多

陳及之云或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  
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  
者百八十八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  
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為大夫者四十人鄉遂  
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  
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愚按呂氏  
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府史胥徒  
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萬三千之數而  
已使此書果出於周尚不過尚書周官一篇之疏  
况又說之不通如此

官之交互

陳君舉曰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  
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  
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  
臣御僕之掌後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  
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春

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  
悉掌之矣而掌國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  
官掌財賦之事自天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  
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  
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樂祿府史  
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內  
司服至饗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  
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  
不可曉者愚按書作於周而定於孔子大如三宅  
三俊書所載也周官無之小如三毫阪尹書所載  
也周官無之而此乃至於交互重複何哉

○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此祖商邑翼翼奠四方之極之義而設者以爲土周  
公作洛邑而發周禮一書開涉義理者在民極一句  
故每官必以此爲篇首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此本書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之說

治官之屬

此句總下六十官今併太宰小宰九六十三官



大宰掌六典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愚按書六卿分職此以大宰掌六典六典即六卿之職雖曰冢宰無所不統此下自分六官然與書不同

小宰掌宮中之刑九大宰之職皆掌其事

宰夫掌治朝之法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士謂適子庶子謂支庶在版謂子弟名籍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庖人掌共六畜獸禽以辨饗。宰割亨。外饗掌祭祀之割烹。亨人掌蒸辨饌。愚按膳夫以下五官九五百三十一人均為飲食設亦豈無可併者者耶

甸師掌耕藉田

愚按藉者借民之力也今官與其徒凡三百三十有五人豈千畝之田王自置人耕之耶似當考也

獸人掌畧田獸

愚按此以其膳也然古者自有田狩共君之庖

獸人掌取魚



愚按此官除士府史胥之外其徒三百人今世取  
魚於市不養一人亦足供膳

當以

雖不設官亦可

腊人

庖人一小事耳

醫師○食醫○疾醫○瘡醫○獸醫

此通古今決不可廢者古人世其官則精矣

酒正○酒人○漿人

此亦古今不可闕者今世有酒而已漿以水爲主

以米汁辨之所以止渴稍厚則爲醴酒也又謂  
則爲酒辛辣矣

凌人掌冰

甸人

奄與羹掌之

醴人○醴人○鹽人

皆奄與女矣

冪人掌巾冪

宮人掌寢

皆女也





掌令掌出入。幕人掌幕布。掌次掌主次。  
皆侍御之細事。

太府。王府。內府。外府。

皆掌守藏財賦。太府總收王府掌玉。內府掌良貨。  
外府掌泉布。

司會。司書。職內。職歲。

皆掌會計賦職歲者歲抄計其數也。世稱六典之  
書大半理財。然尚書周官一書不及此也。

職幣掌用幣。司裘掌共裘。掌皮掌斂皮革。內  
宰掌陰禮而首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內小臣掌王后服位。

闈人。寺人。內豎。

皆奄官豎則未冠者之名。

九嬪。母婦。女御。女祝。女史。

皆婦人爲之。

典婦功。典絲。典泉。

外官爲之。

內司服。縫人。

皆婦人爲之。

五峰疑官吏與妃嬪雜處



梁人。○追師。○僂人。○夏采。

皆男子爲之。夏采者夏翟羽色與梁人固異官然皆瑣瑣甚矣。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宰制天子左右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又曰自王府內府而下今皆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入修內司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今皆屬御前供奉官愚按本朝之制爲簡但雖不屬宰相官府不一體耳。

○地官司徒

此本尚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揚兆民爲畿自天司徒而下凡七十八官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按此周禮中精語形容卜洛之美也然此書首言惟王建國以爲民極乃立地官是卜洛而後設司徒之官豈先有司徒而後卜洛耶若以此爲司徒之職掌則卜宅洛中無再卜再宅之事繼此云諸公地方五百里則漢人之言異乎孟子儉於百里



之說矣說者以爲周官兼山川附庸而言則依附  
魯頌形容之說而曲爲之回護也百里指上地而  
言豈包山川之虛數附庸各自爲國何關諸公之  
封域耶

不司徒掌建邦之教灋

鄉師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政。鄉老。鄉大夫各掌  
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當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族師掌其族之戒令  
政事。閭胥各掌其閭。比長掌其比之治

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黨五百家族

百家闔二十五家之五家自鄉至比以第聯絡州  
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皆於正歲教民以法斯民  
若奔走四處恐力不及各教於黨則受教於鄉者  
誰歟同教於鄉則受教於州黨者誰歟歲時人民  
盃酒奉親一時和悅人情然也而奔走於有司不  
暇亦未知如何耳

封人掌設社壝士府史胥二十四人徒六十人

按設社壝有時常養此衆何爲

鼓人掌教金鼓。舞師掌教舞

牧人掌牧祭祀之牲。牛人掌養公牛。充人掌繫



祭祀之牲

竊意充人之職牧人可兼亦可免四十八人之廩

祿  
載師掌任士。閭師掌任民。縣師掌地域田萊

三職相類九二百二人愚按禹嘗任土作貢不過區畫而止不開常設官

以人掌委積。巧人掌力政

師氏掌以教詔王與教國子保氏掌諫王而教國子似今師儒之官而史胥之外其徒共百八十人豈無煩冗之職歟

司設正民之行。言設防民之非

不知如何巡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調人掌平民之爭

然則不剖其是非歟

媒氏掌萬民之判

司市九百七十四人雖曰必立之乎多亦恐擾夫人士子過市有罰亦可疑夫人士子無游觀市井之理若出而經從何罪罰之

質人掌市貲。廛人掌市布。胥師。賣師。司蠲。司稽。肆長。哀府。司門。司關。

通司市九十一司無不爲市而設得無煩苛否易  
惟曰日中爲市交易而退

掌節守邦節而辨其用

遂人掌邦之野○遂師掌遂之政令○遂大夫各掌  
其遂之政令○縣正鄙師鄭長軍宰又各掌其政令  
又有鄰長

何掌政令者之多不其煩歟

旅師掌野之衆

恐衆各有主呼安得衆而旅師掌之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冬人掌斂薪芻

主均掌平土地

管人掌土化之法

蓋除草者恐民各自除之不待官

稍人掌稼下地

蓋種稍者恐民各自爲之亦不待官

王訓掌詔地事○訓詁掌道方志

山虞掌山林林衡掌林麓川衡掌川澤澤虞掌澤藪

山者豈不可以兼林澤者豈不可以兼藪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圻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簡人掌徵齒角。羽人掌徵羽翮。掌葛徵絺絺之  
材。掌染草徵染草之物。掌炭徵炭灰之物。掌  
茶以時聚茶。掌蠶徵互物蠶物。

凡皆瑣屑甚矣似不必一一立之官

圉人掌圉。場人掌築場。

圉人掌圉可言也。場人掌築場恐亦農人自爲之  
不待官。

廩人凡三百八十四人。倉人掌用穀。倉人掌藏粟。  
司稼。司稼掌巡邦野之稼。

倉人倉人似可併於廩人。若司稼之巡稼雖不可也。

春人。籩人。稱人皆主食。

槁者冗食之名。

陳君舉曰地官掌教難曉以舊官考之自鄉老  
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逸之官自封人至  
充人皆聽場畜牧之官自獸師至均人皆掌財  
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  
至掌節皆掌門關自牧師草人猶人虞衡以至  
掌染草炭茶蠶絲於場人圉人無非山林川澤  
田疇之官幾近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  
司諫過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



頓田晴分掌郊里征歛賦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王次點曰司徒所掌大抵田賦等事似與天官大宰九貢九賦大府以下等官相類黃氏曰地官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八十八人王之門關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府一百三十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二人徒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人女眷控二人女館八人女菓十六人奚八十五人

吳皆著於數者也山虞亦徐漢漢人皆中下士又其府史胥徒又司市立胥徒賈師司隸司稽肆長皆不能計其數者也鄉老皆公即三公卿大夫皆卿即六卿六鄉三十州州長皆中大夫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為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士族四閭為三千閭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為萬五千比比長皆下士六遠大夫皆中大夫六遠之縣視州都視黨鄴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郊其官為四郊之吏稍不為邑縣都不為都有吏



主之皆不可以數計也。官氏曰：約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有奇。府史胥徒不在數。虞衡迹人等亦不在數。據畿內之地似難容許多官，畿內戶口亦難供許多官，愚謂盡畿內之人不為民而盡為官亦無此數。

○春官宗伯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此本尚書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之說。自宗伯至冢宗人及凡以神仕者凡七十官。

太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示宗伯掌神位名

物。○肆師掌祀禮

肆言陳也。

○管人掌釀秬

然此豈不可併之酒人耶？

○雞人掌共雞牲

亦豈不可併之牧人之末耶？

○司尊彝自下士至其徒凡三十人。○司九筵凡十三人。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典

命掌諸侯之五儀與諸臣五等之命。

○司服掌王吉凶之服。





然既曰祀昊天上帝又曰祀五帝亦如之五帝漢人之言恐周無之也夫帝一而已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凡五十四人

竊意偶有葺理募用民力可也常廩其徒恐虛費

掌祧掌廟祧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既曰世婦而以卿大夫士爲之何也周禮六官每

官不過一卿而世婦每宮乃卿二人何也天官既

有世婦矣此春官又有世婦何也說者以春官者

爲外命婦然外命婦各于其夫之家而云母宮何

也若內命婦二十七世婦每宮二卿是爲五十四卿

何卿之多也既命卿大夫士矣又有女府史奚九

二十人又若何而共事也皆未可曉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是特詭言而外命婦何以宗言而指爲官守亦合

考

冢又掌墓地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注云戰敗無勇而罰之然豈有無勇而戰死者耶

是死守封疆者皆罪人也豈義各有在歟

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凡二百三十六人



家人共百四十四人已繁矣似合併省以合聖人  
節用愛人之義官事不攝非儉之訓也  
職喪掌請俵之喪

然治喪也見天官宰夫之職恐此亦可省

天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  
朦。眡瞭。典同。箴者師。鐘師。笙師。鐃師。  
蘇師。瓦人。箛師。箠師。鞀師。典庸器。司玉  
九二十官皆掌樂。雖曰各得其能。豈不可總為一  
官而各列其屬以稍減其人耶。

太卜。下師。卜人。龜人。巫氏。占人。巫人。

九七官皆掌卜筮。實具。筮列兩官亦可矣。

占筮

似不必置官

眡禋

似宜屬得章氏

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  
女巫。

八官皆掌祝。似可併省。若詛祝。則春秋以後之事。  
恐非盛世所宜有。

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



然大宰亦掌建邦之六典矣外史亦掌四方之志矣且二史列於巫祝馮相氏之間亦不知何義

馮相氏掌歲月辰日

馮音憑乘也憑高而相視之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

保安也章明也云保安時變章明天意

內史○外史○稱史

內史掌八枋詔王然此太宰之職也特彼作枋此

作枋耳外史掌四方之志然此小史之職也特彼

言諸侯此言四方耳御史則進善於王者其史一日

有二十人似多耳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車

僕掌車之萃訓也與

凡三官皆主車者

司常掌九旗之名物

主車之旗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冢宗人掌冢祭祀之禮凡

以神仕者無數

陳及之曰六官中惟春官典禮職事無可疑者

然司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在天官典



瑞掌玉器之藏當與掌節並在地官司常中車  
典路亦當在夏官今列春官者以禮儀所係黃  
氏曰春官之屬七十自太宗伯至職喪為一節  
自大司樂至司干為一節自太卜至御史為一  
節自中車至九以神仕者為一節卿大夫士總  
五百九十有四人府史胥徒工又總二千五百十  
四人女奚百有二十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凡  
以神仕者無數

○夏官司馬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本尚書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之說自  
大司馬而下凡六十九官

軍將皆命卿

此語見文武不分最切薛平仲乃謂六官中特司  
馬掌兵餘卿無與焉竊恐不然六卿之民皆以什伍  
為軍則六卿之卿皆為軍將若獨司馬一卿為軍  
將豈他鄉之民不為兵耶豈司馬兼將他鄉之兵  
耶必不然也

天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  
邦國



小司馬掌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之事

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缺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

陳君舉謂獨屬之司馬者以軍賞不踰時免司存散隔回復維度之患

馬質

質平也主買馬平其貴直

量人掌建國之法

小子掌養羊。羊人掌羊牲

職似可併

甸壺掌火政

掌固主脩城郭。司險掌九州圖。掌疆主疆界。

候人迎賓客。環人掌致師

挈壺氏

不詳刻漏之制而挈壺以令軍并挈壺以令舍挈

畜以令糧

射人掌射位

服不氏掌養猛獸。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鳥

鳥。掌畜掌養鳥

九四官似皆不見為民設官之意



司士掌羣臣之版。諸子掌國子之倅。司右掌羣右之政令。

謂九車右之長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

似於司馬無關。

方相氏掌館。

以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故名方相。

甸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小甸掌王之

小命相王之小灋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祗祭

祀。御僕掌燕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諫僕掌五寢

之掃除糞酒之事。

似皆於夏官司馬無關於天官宗子之屬則近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

似宜屬春官。

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案人。戎右。

皆司馬之屬宜也。

齊右爲祭祀陪乘。道左掌前道車。大馭掌馭王

路。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路。首僕掌馭



象路。田僕掌馭田路。馭夫掌馭武車。校人掌  
王馬之政。趣馬贊正良馬。巫馬掌養疾馬。牧  
師掌牧馬。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圉師掌教圉  
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

右十五官似不必盡屬夏官。恐亦有可併省者。

職方氏掌天下之地。主方氏掌土圭之法。懷方氏  
掌遠方之民。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訓方氏  
掌通四方之政事。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山師  
掌山林之名。川師掌川澤之名。遺師掌四方之地名。  
凡九官於夏官司馬亦迂。雖以之屬地官司也。且  
亦多可併省以寬民力。

匡人掌馭匡邦國。揮人掌王志以語之天下邦國。  
揮與探同。言探王之志。此二官似不宜屬司馬。

都司馬掌都之車馬兵甲戒令。以聽於國司馬。家  
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公司馬即國司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  
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  
禁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  
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



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隸僕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揮人則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燧掌行火則係焉候人掌賓客則係焉挈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互相關係○右夏官卿大夫士六百九十有一人府史胥徒工賈醫四千一百五十有二人不命之官九四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師乘一人圉人良

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家司馬各使其目以正於公司馬

○秋官司寇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本尚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之說九六十七官然書曰刑暴亂可也此曰刑邦國則非辭矣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按此官亦可疑萬民豈可致之外朝耶如盤庚登進民于庭止於國中民猶可也國危國遷與立君皆外諸侯之事其民豈得而致之耶國之危與遷及立君詢之卿大夫可也而詢之民何耶

士師掌五禁之法官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也。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方士掌都家之獄訟。訝士掌四方之獄訟。

九六官次第甚明但胥徒太多耳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

其曰九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既書於士矣士何不正其罪殺之而縱其人自相仇殺耶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司刑掌五刑之灋以聽萬民之罪。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司盟掌盟載之法。

九五官亦有次第但盟恐非盛世事耳

職金掌九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其徒八十人似多亦不宜屬刑官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此屬刑官可也

犬人掌犬牲

宜屬獸人雜人之列然犬亦豈所以名官耶

司圜○掌囚

司圜掌收教罷民然徒百有六十人何多耶掌囚掌守盜賊允囚者徒百有二十人亦多今世守囚未有滿數人者其害已甚若周盛時圜圜空虛而繁雜如此歟

掌戮掌斬殺

司隸掌五刑之法

其徒至二百人五隸者罪聞蠻夷路也罪重聞蠻夷路又各百有二十人盛時蠻夷於中國之王都何開而收隸如此之多不可曉也

布憲掌刑禁○禁殺戮骨節斬殺戮禁暴氏掌禁亂

野廐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蜡氏掌除飢蜡音

雍氏掌灌瀆○瘠氏掌水滌○司寤氏掌夜時○司

烜氏掌取火於日取水於月烜音○徠狼氏掌執鞭

循閭氏掌互楛互者今行馬楛即擊折○冥氏掌設

弧張○庶氏掌除毒蟲○死氏掌攻蠶獸○是是氏

掌攻猛鳥○殛氏掌攻草木○雍殛音氏掌殺草○



碧他新疾氏掌覆天鳥之巢。○賈氏掌除毒物

赤友氏賈氏掌除墻屋。○蠅氏掌去蠃龜蠃即蠅龜者

取通也。龜莫○靈涿氏掌除水蟲○庭氏掌射

天鳥

按自野廬氏至賈氏九九官宜分屬天官地官自

庶氏至庭氏九十一官皆主殺害禽蟲恐無此理

蠃杖氏掌司聶○伊耆氏掌秋成

大行人掌賓客。○小行人掌賓客之禮籍○司儀掌

擯相之禮。○行夫掌傳遽之小事○環人掌送逆○

蒙有掌夷國○掌客掌禮年○掌訝掌等籍○夏文

掌節幣○掌客掌貨賄

凡十一官皆為賓禮設官無可併省者且於義合

屬春官夏官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都則○都士○家士

凡四官一律

易氏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

自鄉士以至司隸用刑者也自布憲至斷杖氏

用禁者也若大行人掌客之類疑於春官之掌

禮者朝士掌交之類疑於夏官之掌政者右御

大夫士百三十有五入府史各徒賈庶子二千



七百三十有六人

○冬官考工記

此本尚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說  
而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  
先儒據所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放  
之司空未可以爲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涂巷者非邦  
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  
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  
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

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  
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  
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  
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  
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  
三十之數自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  
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  
晚出故爲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  
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輪人爲輪。輪人爲蓋。輿人爲車。輻人爲輻。



築氏爲削。治氏爲殺。桃氏爲劍。鹿氏爲鍾。

東氏爲量。段氏爲。函人爲甲。匏人之事治革

之工也。字子作。韜。韜人爲鼻。韜作。韜。韜氏爲。表氏

關。書。鍾之事。鍾氏乘羽。鍾聚也。取其色之聚

也。雀人關。恍氏練絲。恍言治之便熟也。王

人。擗人關。雕人關。磬人。矢人。陶人。

斲人爲。梓人三爲。荀庚爲飲器爲侯。盧

人爲。廬者總合衆體而成。積竹爲之。取其堅固。

匠人三。建國。營國爲。車人爲。弓人

弓有六。林。獨言角。幹。節者。膠。漆。絲。爲之。輔而已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

禮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

記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其何如。夾。漆。鄭

氏嘗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

於職守。而闕畧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

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

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乃

或謂末世。清亂不驗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

以排之。至孫。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



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  
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  
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  
與禹貢合九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  
意之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七  
畧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爾周禮始用於王  
莽大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爲用周  
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  
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

日抄三千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一  
讀春秋左氏傳

君子曰

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  
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閏三年

周天子鄭諸侯也何物君子以二國結信爲言及  
其伐宋以郟防歸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正又  
其伐許而處許西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豈盜亦有道者耶王取鄆劉爲邢之田于鄭而與  
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謂是以知相王之失鄭至



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  
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  
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  
與禹貢合九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  
意之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七  
畧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爾周禮始用於王  
莽大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爲用周  
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  
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

日抄三千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一  
讀春秋左氏傳

君子曰

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  
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閏三年

周天子鄭諸侯也何物君子以二國結信爲言及

其伐宋以郟歸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正又  
其伐許而處許西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豈盜亦有道者耶王取鄆劉爲邢之田于鄭而與  
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謂是以知相王之失鄭至



是則寧罪王而不罪鄭矣鄭莊公伐周射王中肩  
春秋初第一罪人而左氏反第一以爲賢可怪也  
衛人旱甯莊子曰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  
興而兩

兩乃偶然天豈助虐甚矣竊莊子之逢君而左氏  
之好誣也

晉狼曠能斬秦囚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曠  
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馳秦師  
死焉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狼而輟生果君子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羈西  
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  
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患也

孟明違父誤君無故行盜賊之行掩鄭取敗自是  
秦晉交兵四十餘年使生靈肝腦塗地孟明之罪  
大矣秦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偏聽專  
任之禍亦烈矣焚舟之役晉特不出秦未嘗勝晉  
也封尸而還何救肝腦塗地之靈秦素強西戎素  
服於秦秦豈因是而羈是時秦未嘗擾中國舍孟  
明召禍一事之外餘亦未嘗與中國一矢相加使





當是時信用蹇叔而不諷，恐在明常與晉婚姻而不自殘其百姓，則其霸於西戎又豈止如今日所見而已哉。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弑君之罪無所逃於天，之間而曰越竟乃免，左

氏每借君子妾為之辭，今又誣吾孔子，不其甚乎？襄二十有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可歷過也，再失閏矣。

閏不可失也，望再失則差兩月，寒暑易矣。繼此皆益差可也，然而四時未嘗易其序，則於何年增為十有四月而追正之耶？

子產謂子太叔曰：性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大叔悔之，改崔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又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君子威而不猛今左氏謂太叔盡殺而孔子歎以善哉又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是寬不可臨民而猛爲是主而殺之爲快也異乎吾所聞

賢君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任方授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

閏二

晉悼公○晉人執廣公迎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

四年矣曰孤始願不及此抑人之來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羸寡撤廢滯匠之困救災患禁淫惠薄賦斂有罪矣節器用時用民允六官之長皆民舉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諂言國以復霸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魏絳羊舌赤曰絳無貳志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請歸死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矣  
使佐新軍使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楚子囊伐鄭  
鄭將從楚子長曰晉君方明四軍無缺八卿和睦  
必不弃鄭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伐晉子囊曰晉君  
類能而使之其卿讓於養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  
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迂業晉不  
可敵事之而後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  
不能爭歲計也

楚臣

今君子文。闕殿於楚爲令。君自毀其家以紓楚國

之難

齊大史。崔杼弑齊君。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之書乃舍之。南  
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環視  
子產。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子產而死。誰而嗣之。

信行

臧儂伯諫觀魚不聽。公往觀魚。儂伯罹疾不從。臧五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霄楚子舍之以行

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伐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便祁午爲中書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韓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

請叔向弗應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可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乘駟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稷之困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杜稷宣子說與之乘以三諂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卷二十一

公冶○公在楚牽武子取卞使公冶問晉書道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



言叛祗見疏也。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

杜洩。季氏會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以書使杜洩告叔孫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既葬而行。

子家子。昭公伐季氏，季氏請以五乘三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公孫于齊，曰：不如早之晉，弗從。公薨于乾侯，季孫曰：吾欲與之，從政。子家子不見季孫。

中包胥。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敗吳師於淞，又戰于公壻，之淞，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季路。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哀十四年任祺斷絕筆之長

名言

兵猶火也弗賊將自焚魯十四年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魯六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禮六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相十

師克在和不在衆相十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相十

並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相十

天下之惡一也相二

妖由人興相十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相二十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寔安孰毒相元無德而祿殃也相二

以人從欲鮮濟相二

敬德之聚也相三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同上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相二

國饒則民驕佚近實公室乃貧相六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成十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哀十年

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年十一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

辭命

隨季梁對隨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蟲也謂其備腍或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曹劌敗齊于長勺 雜十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諱之  
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  
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馳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

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秦獲晉侯

五年

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辱后土而戴  
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嵬聞  
晉侯將至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  
則朝以死乃舍諸靈臺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  
其親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曰必報德以  
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





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君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晉侯歸

公子重耳及楚

三年十

及楚楚子纓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工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展喜犒師

僖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晉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相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取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出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鄭伯服楚

宣十

楚子圍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罰以賜諸休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乃許之平

楚訓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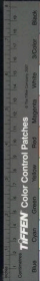
宣十

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蚩冒筮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安董之戰

成二

晉師歸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烏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烏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烏



呂相絕秦

成十  
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勳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也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緩辭諸侯秦師克還無

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寡我孤我寡我死我保城殄滅我費無敵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嘗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墮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貽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世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蠻貊以來蕩播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弼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得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楚我箕郤莼夷我農功度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曰狄及君司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領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吾將伐女狄應是懼是用告我楚人思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驅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慮碩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故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晉伯州犂在楚望晉軍編計

楚子登葉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寡吏也皆聚於中軍矣



曰合謀也。張幕矣。白處下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譎且虜。王女。晉將墨井夷。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善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衛也。

齊師夜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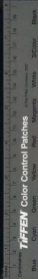
八年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蚺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晉大夫與楚執賢

襄二十

如晉。遇之於鄆郊。班荆相與食。而言曰。吾必後子。聲子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車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折公奔晉。晉人實諸戎室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鄆。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夫東夷。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單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赦之。亂實重。晉晉人與之首。以爲謀主。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陵之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禍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舉要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矣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賁適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乎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迎之

正考父鼎銘

第七年

一命而復再命而僱三命而俯儲墻而走亦莫余敢侮總於是當於是以餽余口

晉齊投壺

第十二年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瑇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公與亦中之

南蒯劄

南蒯將叛季氏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秋乎攸乎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把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劄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梁丘據

十二年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為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全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梗陽之獄

昭此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伐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及正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數中置自

魯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伍員肆楚

昭三十二年

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薳之楚於足乎始病

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公會齊伯于夾谷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商夷之俘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謀夏夷不  
亂華倬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好義  
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遷辟之

季孫問田賦

哀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其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兵亦足矣若不度  
於禮而令員無厭則以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元有爲說二字然以爲冉有弗曉則非義  
以爲季孫弗聽合言冉有從命而後可

葉公定白公勝之亂

哀十一年

楚太子建在鄭暴虐於其私邑又適晉與晉謀襲鄭  
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  
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  
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來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  
也期死非勇也弗從召之使處其竟爲白公請伐鄭  
未起師晉人伐鄭莽救之勝怒遂作亂殺子西子朝  
於朝葉公在秦至及此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胃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





胃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  
日以幾若見君而是得文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  
亦甚乎乃免胃而進遇箴君固帥其屬使與國人攻  
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宣為司  
馬而老於葉寧工西子寬子期子也

文句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善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  
隱元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楚之羸其諂我也  
昭六年 民餒而君逞欲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莊十年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物莫能兩大  
莊二十一年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是天奪之監而益其疾也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虛

君之涉吾地也  
昭四年 君其問之水濱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昭五年 神其吐之乎



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德七年知臣莫若君同上

天威不遠頽咫尺德九年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德十年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調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同上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德十年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德十年君其悔是哉同上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德十年

逢蠶有毒而況國乎德二十一年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德六年

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同上

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禘

焉同上

師直為壯德七年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德二十一年

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德三年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文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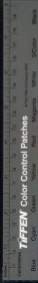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此止可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文七年苾芻而縱尋斧焉者同上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文七年

同官為寮善賞同寮敢不盡心乎同上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同上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文十

獲士會之足于朝

文十

子無謂秦無人

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

文十

我能徃冠亦能徃

文十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以料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文十

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文十

口衆我寡

文十

卜卅三十年七百

文十

若敖氏之鬼不其饗而

文十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

懷而與之也

文十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文十

參之肉其足食乎

舟中之指可掬也宵濟亦終夜有聲

文十

武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文十

河魚腹疾

文十

須臾至其子

文十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文十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弊

不能從也

文十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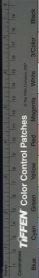
文十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文十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文十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成二年

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成二年

欲勇者賈余餘勇成二年滅此而朝食齊族

請收合餘燼昔城借一轍二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

人各有能有不能成六年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成十一年

爭尋常以盡其民成十一年

善人天地之紀成十五年盜憎主人同上

不可以當吾也而失諸侯成十六年

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成十一年

用狄今日否亦今日成十八年不能辨菽麥同上

所獲不如所亡成三年惟善故能成十一年

公登亦登成七年吾子其少安同上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成八年

誰敢幾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成八年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成十一年

簞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同上

政以賄成同上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成十一年



惟余馬首是瞻同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同

或推之或輓之同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同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同

子有今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襄十

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襄十  
六年

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比十

吾儕小人皆有闔廡以辟燥濕寒暑同

吾淺之為犬夫也比十小國之仰大國也如晉殺之

仰甘雨焉同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襄十先二子鳴比十

二子者嘗於禽獸食其肉而寢其皮矣齊國地

景並樂  
比十一年

兩過御歡襄十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也同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同

美疾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激多襄十

夫鼠晝伏夜動同

死而不朽襄十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襄十

卽婁無松栢同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襄廿五年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詞 政如農功詞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詞

頌之而已

襄廿六年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

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襄廿六年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襄廿七年

崔之薄慶之厚也

同上

日其過此也

襄廿八年

數日國遷朝焉

同上襄廿九年

車甚澤人必瘁詞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詞

穀禘之下其草不殖犧牲何必瘠魯當以肥祀詞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裘焉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有威而可畏

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禮廿二年

壁昂謂農夫是穠是裝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昭元年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微禹吾其魚乎 賈而欲贏而惡鄰乎

禮釋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翫歲而愒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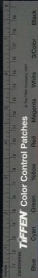
禮昭元年

周禮盡在魯矣

禮二年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禮三於臣侈矣詞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在楚猶在晉也同 余髮如此種種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

矣明

又弱一不為明

無瑕者可以戮人釋四作法於涼其敝猶貪釋四

是儀也不可謂禮釋五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釋七

可弔也而又賀之釋八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木原民令者

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豈葉謀主

夷狄其何有余一人釋九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未大必折尾犬不埒釋十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釋十一析招之詩

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釋十二

天道遠人道邇釋十三夫學殖也不學將落釋十四

室於怒 市於色釋十五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釋十六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釋十七

先人有奪人之心釋十八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致不恤其緯而憂周室之隕為將及焉昭九年

幾如是而不父郢昭九年

防山以水之昭卅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昭卅

三后之姓於今為庶

三折肱知其為良醫文十三年

富而不驕者鮮吾惟予之見昭卅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以其為浚乎昭卅

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哀七年

為則獲木未豈能擇焉哀十三年

吳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齟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

可知也哀十五年

菟裘邑名魯公曰菟裘魯名越席注草魚

麗之陣前以伍次之承獨之際昭卅居

噬臍莊六年後君噬臍若爪時爪時而注父爪

肉食者鄙莊十臯比莊十年蒙交治經皇

卜夜夜小其善未卜疑子飛飛風子

未亡人莊廿八年兩止為注之

俱飛注上雄







朝廷執政所  
在開二年  
魚軒夫人車以魚片  
製二年  
非獲  
四年

書墨物值五  
唇亡齒寒  
值五  
均服  
值五  
均服  
值五  
均服

上下內子以叔魏為內子注  
同服內子之魏妻值二十四年  
同服內子之魏妻值二十四年  
同服內子之魏妻值二十四年

朝平白符三舍  
朝平白符三舍  
朝平白符三舍  
朝平白符三舍

反禮三形鹽  
反禮三形鹽  
反禮三形鹽  
反禮三形鹽

無以下禮君取焉  
無以下禮君取焉  
無以下禮君取焉  
無以下禮君取焉

八元八愷  
八元八愷  
八元八愷  
八元八愷

植官染指  
植官染指  
植官染指  
植官染指

菟  
菟  
菟  
菟

馬  
馬  
馬  
馬

一  
一  
一  
一

浹辰  
浹辰  
浹辰  
浹辰

外弟  
外弟  
外弟  
外弟

始  
始  
始  
始

禽  
禽  
禽  
禽

三老  
三老  
三老  
三老

參商  
參商  
參商  
參商

傲  
傲  
傲  
傲

三  
三  
三  
三

疾  
疾  
疾  
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子段禁以乙卯亡供養善明十二年受美反錫

故國君以爲忌日利市勿與和昭十六年九物

年救向末減同利市也昭二十八八年不賜同利市秦龍昭九年執紼

三十飲酒私出避酒定旋夷射姑放焉注共二

共二聯繁弱大弓名燧象定四年九頓坐定四年

客氣定八年執牛耳同竹刑而用其竹刑魯

攸火氣石田得志於管庚癸之呼吳申

乞禮於公孫有山氏對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夷

矣乎則注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四方

主鼓於北桐汭哀十五年注在宜虎帷斯侯爲

方主水魯始食魯紫衣魯魯

魯人之皇數年注爾東之句章魯東海中彌甥

不及經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爲釋經哉經

與傳等夷相錯經所不書者傳亦竊效書法

以附見其間其僭而不知自量亦甚矣若夫

浮誇而雜品濫不公又在所不論也然因其

舍經而別載行事可以驗其有見魯國史

魯人之皇數年注爾東之句章魯東海中彌甥

女讀春秋者不可以廢左氏左氏杜預以爲  
左丘明啖助始考其不然或曰左丘複姓非  
此左氏又或以爲楚左史之後云

讀春秋公羊傳

何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謂春爲歲始是也謂王爲文王非也文王未嘗稱  
王也未嘗班正朔於天下也王時王也

隱之立爲桓立也桓何以貴母貴也

隱與桓皆庶也隱長當立而欲避桓者過乎厚也  
隱實魯君非爲桓攝也桓之母繼室非貴也

鄭伯克段于鄆克之者何殺之也

克力勝之也非殺也後此十餘年沒尚翫其口於



四方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何休注所見者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文

宣成憲主父時事所傳聞者隱桓莊閔僖高祖曾

祖時事也愚按此說是遠則或不盡知也以不

日起九例者鑿也

君子大居正

大居正三語春秋要旨也

以有年爲言者是也謂不當有而書異者非人情

也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

知權也

祭仲擅鄭賣其君以利其身公羊氏反賢其知權

故誤謂權者反於經

夫人孫子齊其言孫子齊何念母也

夫人新預弑其君而不敢歸未見莊姜念母之事

紀侯大去其國滅也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

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人殺其父子不與共戴天此復讎之說也設如公羊言襄公九世祖見亨乎周是天王殺之也非紀之鼻祖殺之也謂諸言無形也非殺者比也九世矣無滅國以報言語之怨者也古者報怨不在其後後之人何罪公羊又曰雖百世可也此謬論也齊無此心不過吞滅小國耳

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以上

公羊謂不背曹沫之盟者也然此戰國之說也齊威方以禮合諸侯寧有是事春秋之所不書不可信也

城楚丘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更封也

始封衛者周也周衰狄侵衛齊合諸侯為城楚丘以遷之使避狄耳非封也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震而矜之有矣叛者九國未見其事據左氏則逃者鄭伯爾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荀息從君於昏而陷其二子於死地所謂好信而不好學者也何賢之有



襄公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以上

宋襄狂愚殺鄰國之君代牲而反欲以不鼓不成

列為仁。文王曾有是名乎而誣之也。

是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宣十

釋經如此義曉然矣。非凡例比。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昭五

魯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也。作中軍。季氏以公室

為名。於三軍之外立中軍也。公其舍中軍是四分

公室。季氏兼有其二。舍中軍之軍亦為季氏之有

也。依中軍正為公舍中軍設。借公室之名以立中

軍。既而舍之則并為己有也。公羊以為復古何也。

辭命

楚宋之平

楚莊王圍宋。宋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於是

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

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儻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司馬子反曰。甚矣。復。雖然。

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安。是何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

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晉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  
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  
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莊王曰嘻甚矣備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  
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  
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  
之求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是以告之  
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  
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  
而歸吾孰與亂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故

君子大其重乎己也

晉十

季札讓國

襄公  
九年

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曰季子弱而有  
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謂曰今若是迫而與  
季子圖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克迭爲  
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  
飲食必祝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  
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闔廬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九爲季子故也僚惡得爲



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  
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魯也。爾殺吾兄，吾又  
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

愚按公羊形容札之讓甚理而文然爾殺吾兄之  
語非也夷昧者兄則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  
札之兄也。光之弑立札爲之使東諸侯。又後此四  
十餘年當哀公十一年札尚能爲吳帥師救陳則  
札終身不入吳國之語亦非也。公羊此論爲哀二  
十九年季札來聘而發也。然去之十八年當昭公

十五年夷昧方卒。又去十二年當昭公二十七年  
吳光方弑其君僚。則此言僚立而闔閭刺之以致  
國乎季子者皆非也。至徒聞季札讓國之賢而粉  
飾之然言而不實自有不掩焉者可戒也。今姑以  
其文錄。

文句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車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備雨乎。天下者唯泰山耳。河海

潤乎千里。

第三十一年





匹馬隻輪無返者同上

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

君成九年

周公拜平前魯公拜子後文十年

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食

子孫昭二年

獻公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荀息曰

用臣之謀今日取郭明日取虞爾請以屈產之乘

垂棘之白韝牲必可得也寶出之內藏藏之外貯

馬出之內既繫之外既爾昭二年

雲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成二年

宰木

成三十二年若爾之安成三年為浹河曲

文二十年

文二十年河曲

變娶

宣元年今將昭元年陳侯之弟初陳出子

氏殺如何言精自是殺也今特爾

此傳公羊高依也高齊人世稱其授經於

子夏分春秋為三世以所見所聞傳聞為

別宜不苟者而所載軍跡人名地理間與

左氏不同左氏及見國史故依之以釋經

公羊不知何所主而然意亦別有經說書



而集之歟世遠不知孰是若以次而言且以而  
據左氏爾然諸儒之主公穀者不干其事而  
于其義也公羊大居正之語固可謂能執其  
義之要者至謂權爲反經謂百世可以復讎  
則非義已甚而亂之萌也述其所釋皆經未  
嘗合經而爲之文此視左氏之僭爲賢文雖  
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則過之注者何休詳  
於制度

讀春秋穀梁傳

何

鄭伯克段于鄆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穀梁謂克爲能是春秋書鄭伯能段于鄆也文乎  
否耶既又繼之曰能殺也是克爲獸後是殺爲言  
外意也然乎否耶

文句附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  
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爾從父母之言疏二



孔子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言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矣以括隱相隱相之日遠矣

夏五傳欬也唯年

泓之戰復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戰復雩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冒非以興國也則以任無道也宋公與楚戰于泓水之上數敗身傷七月而死魯二十一年

季孫行大夫晉郤克眇衛孫良大駮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背閭而語穆曰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成元年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成元年

諸堯不及五帝盟組不及三王文質子不及二伯成元年

德厚者流光穆十年





二伯相伏

文侯更也 成十一年身橫九詒

得臣殿狀于射其日身橫九詒

共首而獻之眉見于軌 文十一年終帶

文十八年聚笑 笑 罪 皆天疾 有不能相

衛諸之 二十一年祝髮

此傳穀梁赤作也赤魯人云亦授經於子夏

故其經略與公羊同其云豆乎定哀以指

隱桓隱桓之日遠矣者亦公羊分世言經之

意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黜之公

羊以宋襄之命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

見似又過於公羊然舉入體言則視公羊又

寂寥矣注者地遠亦頗簡闕

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

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是

知曰左氏以弼魯兵諫為愛君文公納穀

為用禮是主人主可得而脅居喪可得而指

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

內惡是為子可得而叛仇讎言可得而容也

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

合正是神器可得而闕嫡庶可得而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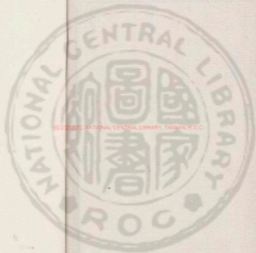
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殺絕清而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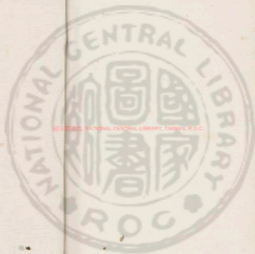
德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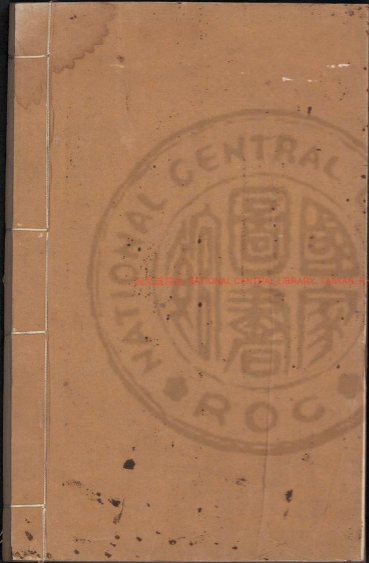
論云

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九甘確









2012.05.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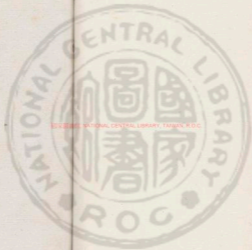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July 19 v.17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三十二

公析哀 不仕大夫家孔子數賞之

曾點 疾時禮教不行○顏回 回之父

商瞿 傳易

漆雕開 習書不樂仕

公良孺 賢而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挺

叔將戰出夫子於蒲

秦商 父董父與孔子父俱以力聞

顏刻 為孔子僮適衛

司馬施 問夫子何以知將雨



司馬犇耕 性躁好言憂兄相贈

梁鱣 無子欲出妻以商瞿之言而止

琴牢 故弔宗魯孔子弗許

冉儒 伯皮 公孫寵 曹邛 陳亢

叔仲會 少孔子五十歲與孔埒為二孺子

秦祖 奚蕢 公袒茲 廉潔 公西與

宰父黑 公西枝 穰駒 赤 冉季 薛邗

石處 懸置 左郢 狄黑 高澤 任不齊

榮祈 顏喙 原桃 公肩 秦非 漆雕從

燕級 公夏守 句井纒 叔叔乘 石作蜀

却選 施之常 申績 樂欣 顏之僕

悅 子蔑 孔子兄之子任而所忘者三孔子不

漆雕侈 懸成 顏相 右弟子

宰我問聞諸榮伊黃帝三百年黃帝人也抑非人也  
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答以民賴其和百年而死  
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

三記子之上言謂子思告以先訓學必由聖而雜說  
不與焉其四記子高之言以理勝於辯終屈公孫龍  
白馬非馬與蔽三耳無稽之辨其五記子順之言對  
魏王華山道士長生不死之問曰謂若聞之傳聞者  
妄也若聞之不死者今安在折李由稱孔子以孔不  
知其父之說謂由虛造謗言以誣聖人自求自潔而  
益其垢子順相魏九月說趙之間合韓之隙歸齊之  
尸陳大計不用之天下必併於秦致其事寢於家進  
選無愧矣其六則子魚詰墨之言子魚避秦而禍叛  
書陳耳薦之陳液迎為大師陳液用周章西入關知



其必敗仕六句先卒陳誼亦無序焉凡皆所謂歷戰  
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者也然其所能守正非自  
任之重弘毅強立亦何能不浸淫也哉而原其所以  
自任之勇大抵皆原於子思謂其父析薪其子不克  
負荷謂之不肖者則子思所自任以繼夫子者也謂  
錦纈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  
而以無欲惟能成其志則子思所以訓子上使之所  
以自任者也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致而夜思盡行滋  
滋汲汲則子思所以傳孟子使之自任者也觀其却  
老萊吾柔不覺之說却其友樽酒水脩之說其所以

堅強自立為何如故其能弘道如此其後子高却鄒  
文季節之泣別子順却枚產置財求富之說淵源固  
有自來矣孔叢子之後有連叢焉又子順第三子之  
後孔臧之書藏為武帝大常與安國同集古義臧子  
琳琳次子茂茂傳子邛邛生仲離離生子立子立  
生子元子元生子建皆世其業而建不仕莽歸闕里  
生子仁子仁生子豐子豐能屈鮑彥淮南子之學子  
豐生和章帝幸其居為臨晉令而終其子季彥遂家  
華陰云



祖龍能屠商也身修八尺鬚髯如戟而人不敬  
第四卷○义手 第五卷○外舅姑 第六卷  
襄黑名虎子 連叢注

闕里諸祭

孔子周靈王二十年己酉當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  
庚子生年三十三適周明年魯亂適齊年四十三自  
齊反魯年五十二當定公十九年為中都宰遷司空  
遷大司寇明年會夾谷二十二年隕三都二十四年  
攝行相事諫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  
不朝孔子行遂適衛年五十七明年過宋適鄭遂至

陳居三歲去陳適衛衛不用將西見如簡子臨河不  
濟自衛復如陳時魯哀公二十七年也哀公四年孔  
子自陳適蔡明年如葉又還蔡六年有陳蔡之厄楚  
昭王迎之得免昭王卒孔子自楚反衛年六十四哀  
公十一年魯以幣召孔子歸而刪詩定書繫易年六  
十九哀公十四年魯西狩獲麟乃因史記修春秋至  
獲麟而止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年七十四其先宋人  
也周成王封微子啓於宋以奉湯祀啓弟微仲衍生  
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公慝公共共生弗父何自何  
而下世為宋大夫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





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其後奔魯邊為魯人嘉生水  
金父木金父生罍夷父罍夷父生孔防叔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鮑字叔梁為陳邑大夫娶顏氏女徵在禱  
於尼丘孔子因名丘字仲尼

二代鯀字伯魚學通儒術魯莊公以幣召之稱疾不  
行年五十先孔子卒○忠孔子况之子在七十子  
之列

三代伋字子思對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謂不肖孔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  
非法之事行則公伯禽之政化不信用乃通術嘗

言當吾先君周制雖衰君臣國位上下相持若一  
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  
諸侯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彼於此時不自高  
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時移世異各有宜也  
於是在衛緼袍無表二句九食著書四十七篇曰  
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年年六十二

四代白字子上嘗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  
為學必由聖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  
樂雖說不與焉白通習郡書又善丘法齊威王召  
白為相年四十七



五代求字子家通習儒道有遁世之志楚召不任年

四十五

六代箕字子京為魏相年四十六

七代穿字子高博學沉靜有遁世志楚魏趙皆召之不任嘗折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著儒家之語十

二篇名潮言年五十一

八代慎字子慎魏安登迎以為相改營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失職者謗之九月致事曰不出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昭王召之不行魏以孔子能封魯又嘗官年五十七三子

鮒騰樹

九代鮒字子魚該覽六藝秦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秦焚書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遠太傅任六旬言不用退卒於陳年五十七著孔叢子○騰字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帝祠孔子封為奉祠君亦嘗為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傅年五十七○樹字子文鮒幼弟

十代忠字子貞該習有高志為博士年五十七生安及安國家語以為子襄生季中季中生武及安國○隨字元路鮒之子○聚字子產樹之子以將軍



破楚陔下封夢候年五十三諡夷

十一代武字子威為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安國字子國孝武博士至太守訓注經籍○臧聚之子嗣夢候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符乞為太常典臣家業

十二代延年博覽碑書武帝時為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卯安國之子傳家學特善詩禮○琳臧之子嗣夢候亦傳家學

十三代霸字次偶幼有奇才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大夫大夫送任皇太子經遺唐書為丞相元帝

即位拜太師拜置內侯號褒成侯奉夫子祀年七十二○臧卯之子為博士善春秋三傳○黃琳之子坐事失候○茂黃之弟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封關內侯

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奉祀年六十二○捷福之弟列校尉諸曹○喜捷之弟列校尉諸曹○光喜之弟字子夏經學尤明歷輔成哀平三世王莽威憂懼即位年七十○宣聚之玄孫長安公士詔復家○立璣之子善詩書教授數百人○吉耐五代孫以殷後封殷紹嘉公



十五代房襲封關內侯○永光凡之子封寧鄉侯○  
放光之子歷侍郎嗣博山○元立之子為校書郎  
與揚雄友善○何齊吉之封宋公

十六代均字長平好學有大才襲封關內侯平常更  
封魯國褒成侯追諡夫子為褒成宣尼公王莽篡  
位拜太尉辭疾還鄉年八十一○奮投之繇通左  
氏春秋後漢行武都太守○奇奮之弟著左氏義  
詰○子建元之子不仕王莽關里荆棘自除○尚  
霸之曾孫鉅鹿太守

十七代志光武注為上幸亭祠孔子封褒成侯

○嘉奮之子城門注始作左氏說仁○子建之子  
○潛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遠為郡人○猛從  
王肅學

二十三代凝襲封奉聖亭侯○啓衍之子廬陵太守  
○笠潛之子吳南昌太守

二十四代撫晉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為  
豫章太守○恬竺長子吳侍中選部尚書晉湘東  
太守○冲竺次子丹楊太守○奕竺少子全椒令  
有惠化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愉恬長子晉左



僕射餘不亭候○侃冲子大司農○倫奕長子黃門卽注議禮一卷○群奕少子少知名晉御史中丞

二十六代鮮恢郭有大度好學善誘誨宋文帝以為奉聖亭候後改封崇聖候○閻愉之子建安太守○汪愉之子廣州刺史○安國愉之子晉左僕射篤諳避漢武博士諱安國但云名國○祇愉之子晉群功曹史○坦侃之子晉散騎常侍有集五卷○嚴倫之子領尚書有集五卷

二十七代乘博學後魏舉孝廉封崇聖大夫○

晉閻之長子尚書名靜閻次子宋侍中○候汪之子江夏太守○混垣之子嗣當考○道明嚴之子宣城內史○靜明嚴之子散騎侍郎○福民嚴之子太子洗馬○道隆山陰人位至侍中○沉群之孫承相緣

二十八代靈珍後魏封崇聖候○祐晉之子有至行靈符靜之子會稽太守○靈運靜之子著作卽○幼候之子○靈產道隆子光祿大夫○慶沉之子廷尉光祿大夫○景偉安國孫齊散騎常侍二十九代文恭嚴封崇聖候年五十八○道徽祐之



子守志業不任○珪靈產子為齊高帝掌詞筆終  
散騎常侍○湛之靈符子○深之靈符子宋比部  
郎○琇之靈運子宋江夏內史有史能○琳之靈  
之子以草書擅名宋侍中御史中丞有集十卷○  
○璩之靈之子揚州從事○滄景儋子梁海蓋令  
○遙之冲五世孫宋尚書左丞○靈龜楊七世孫  
後魏國博士

三十代梁龔封秦聖侯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後  
周宣帝進封孔子為鄒國公立後因改封鄒國公  
璠瑒之子尚書左丞○頊遙之子齊通直郎

暉遙之子中書侍郎○士遠之子揚州中從事  
從事○道徽凡之子有操行竟陵王侍即除不  
至○岱涵之子歷清要○碩靈龜子之後魏南臺  
丞

三十一代長孫龔封鄒國公年六十四○休源珉之  
子梁都官尚書有集十五○幼孫璠之子梁無錫  
令○皮孫○觀宋御史中丞尋陽王右軍長史行  
會稽郡事○道存士遠之子南海太守○長名嘗  
監修祖廟○範岱之子博陵書史○得仁範從祖  
弟○安齊碩之子青州法曹



三十二代嗣哲隋文帝時應制登科罷封鄒國公煬  
帝改封紹聖侯○雲童休源長子東揚州別駕○  
宗範休源少子陳中書黃門侍郎○奐幼子孫之  
陳中書令有集十五卷○長公觀之子○從長公  
從父弟○穎達八歲日記千餘言大業中舉明經  
高第仕至司業發酒常侍撰五經孝經正義有集  
五卷年七十五

三十三代德倫唐太宗封褒聖侯○伯魚宗範子陳  
散騎常侍郎○紹安奐第五子唐中書舍人有五  
十卷○紹新奐之子以文學知名○紹忠奐之子

鄒陽東曹掾○志玄穎達長子唐國子司業○志  
約穎達少子禮部郎中○思政德仁孫端州刺史  
三十四代崇基武后時釐封褒聖侯○德紹伯魚子  
隋秘書省正字○稱紹安長子○禎紹安次子絳  
州刺史○紹安少子肅蒲州刺史○惠元志玄子  
白穎達後三世為司業○琮志約子洪州都督○  
圭志亮子

三十五代璣之明皇時嚴封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  
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亦改璣之為文宣公○  
昌寓德紹子正觀中對策高第為膳部郎中○季



翽禎之子登制科終左補闕○若思構長子禮部  
侍郎○仲思若思弟給事中○立言惠元子祠部  
郎中○奩言惠元子黃州刺史○務本頴達族孫  
滄州東光令

三十六代萱嚴封文宣公○舜昌寓子監察御史○  
至若思子著作郎明氏族學○如封務本子海州  
司戶

三十七代齊燁德宗中嚴文宣公○齊參舜之子子  
寶鼎令○岑父如珪子著作佐郎○巢父岑父弟  
仕至御史大夫陝華招討使

三十八代惟睪元和十三年兵亂嚴封文宣公○惟  
昉兗州參軍○元符齊參長子事親至孝隱嵩山  
○克讓齊參子○述唐齊參子德宗召拜諫議大  
夫戴岑父長子貞元二十七年及第○戮岑父子  
舉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年七十四韓愈銘其墓○  
威岑父子及第掌澤潞書記知盧從史必敗謝病  
歸○戮岑父子舉明經仕至京兆尹御史大夫○  
戮岑父幼子

三十九代萊明經及第嚴封文宣公○敏行述唐子  
仕至集賢學士○溫資太子少保○溫質戮長子





四門博士○溫孺幾之子明經○溫憲幾之子明  
經○溫裕幾第四子舉進士天平軍節度使○溫  
業戡長子第二人及第為吏部侍郎○溫諒戡之  
子

四十一代振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仕至刑部員外  
郎諱封文宣公年七十四○拯振之弟中和二年  
狀元及第庶侍○郁拯之弟○綸溫質子及第  
○綸溫質子及第庶殿院○鍾溫質子狀元及第  
○緯溫孺子狀元及第相僖宗昭宗○緯明經及  
第○熙及第○織幾之孫○總幾之孫○緒溫裕

子曲阜令○績溫諒子

四十一代昭儉諱宣王○述郁之子○昌明熙  
之子第七人及第○昌庶熙之子及第為虞部郎  
中○昌廣織之子○昌弼緯之子及第仕至散騎  
常侍○昌序緯之子及第仕至散騎常侍○昌聰  
織之子○遵第五人及第仕至諫議大夫○遵織  
之子乾符令

四十二代光嗣泗水縣令陵廟主○莊昌庶子晋太  
常少卿

四十三代仁玉長七尺善六藝嚴封文宣公後周高



祖謁祠廟令兼監察御史○承恭莊之子符作監  
四十四代宜幼聰悟本朝乾德四年拜章闕下叙家  
門故事授曲阜縣主簿太子命為星子宰嚴封文  
宣公○憲仁玉次子及第工部侍郎致仕勗仁玉  
火子勗長子道輔知卿御在具慶下侍立年八十  
九

四十五代延世魁哲大度真宗朝嚴封文宣公○延  
澤宜次子及第贈諫議大夫○延源宜幼子知某  
州清化縣○延之○道輔勗長子及第仁宗朝以  
剛毅直亮聞天下知諫院為御史中丞請明肅皇  
太后歸政天子郭后廢伏閭爭得罪後復召為御  
史中丞出知鄆州以病卒○良輔勗次子慷慨不  
於吏才官至大理寺丞○彥輔勗火子幼總悟性  
至孝官國子博士

四十六代聖祐嚴封文公無嗣以堂弟宗愿之承嚴  
與聖祐共為一代宗愿之子者延澤博涉魁岸孝  
睦嘉祐中祖澤之言前代封孔子後者在漢魏曰  
褒成曰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  
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中謚孔  
子為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



後嗣也乃政封宗愿為衍聖公○舜亮道輔長子  
左中散大夫致仕著籍籍○宗翰道輔次子刑部  
侍郎與凡齊頌愿及第○宗壽良輔長子承議郎  
○宗質良輔次子仙源丞○漢英彥輔長子幼慧  
博覽○宗敬彥輔次子

四十七代若蒙嚴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  
若蒙生事廢以爲若虛嚴封○若愚宗愿子○若  
拙宗愿子及第○若升舜亮子贈朝奉大夫之○  
若谷舜亮次子知 卽致仕○傳舜亮少子謚石  
若古博極群書操行介潔建文與拜疏闕下叙

家舊門與始寓居三衢於是孔氏有因仕而家於  
雲川新安臨川鄞 者皆自衢而分傳知郟峽無  
三州有政績自號移溪進續白氏六帖文龍要覽  
書有東家雜記於溪集官至中散大夫年七十五  
○恢朝散大夫博朝散大夫忱文林郎恂奉議郎  
右宗翰四子○若涉若波若訥若水若晦若時右  
宗壽六子○若采迪功卽先是崇寧三年詔○孔  
子後與親屬一名判司簿尉孔宗哲承之宗哲死  
若采繼之○若惠右宗一 二子○若璞若璽漢英  
二子○若鑑若初及第若師若冲若符若鼎若鈇



右宗教七子

四十八代端友叢封衍聖公○端操端廉皆端友弟  
○端本端裕端民皆若虛子○端弼端雅端稟端  
立皆若愚子○端中端申皆若拙子○端節朝散  
大夫端夫端美端臣端智端直端愨皆若升子○  
端朝若升子為若谷子宣和四年始以幸學賜第  
仕至知臨江軍○端問仕至奉新丞著沂川集端  
守端已侍杉漢濟江歷官五十年介潔不汙七八  
十一端位常德寺不奉端植武康丞端隱江陵丞  
推皆傳之子○松恢之子宣義即○淵符仕即與

潛皆淳之子○懋子忱承○端言端行端  
皆若訥子

四十九代所紹興二十叢封衍聖公○珣璋玿皆端  
操子○行可璣皆端已子俱以學行稱皆奉祠壽  
俱八十○璋端位子奉祠子九十○璣玲瑞璿璿  
端植之五子

五十代播醲封衍聖公○珪瓊瑤璿知和州玳璿瑤  
璿蘭溪薄璿左藏庫樂迪功璿迪功石埭璿府璿  
從事即璿漳州錄參取迪功珣莘夫迪功浙東帥  
參校持天富場撥登仕揆將仕拂撰撫撥慈擇校



博抑搃迪功搗搗揅括元龍好學從真西山游  
進書充柯山精舍山長從龍聖時揔揀援擲拱篤  
學有文集博復之捷揮

五十一代文遠蘇封衍聖公歷吉州隆興府通判○  
文述文遠防護鄉井補官文遠文遠博學文迥文  
邁文迥文恣文郁文恣文恣文恣文恣文恣文恣文  
同請鄉舉出官文恣文通文遠應得元龍之子淳  
祐元年臨雍賜第今為台州有德政應符淳祐時  
祥文模登寶祐元年第知湘潭縣文進文通文永  
文敏鄉舉文質文彬

五十二代萬春蘇封衍聖公○萬齡肇慶府推官  
萬鈞萬鑑萬鍾皆文遠子萬程萬里萬頃文迥  
子萬榮萬崇文遠子萬壽萬壽萬壽文迥子能  
祖嗣文迥子和強後請文志子萬佑萬全隆孫萬  
石萬裕萬中庚詠談言詔誥燭萬憲萬東萬同萬  
有 孔子嫡派許赴國子監試始於淳祐十二年  
七月蔡察院奏請

五十三代洙蘇封衍聖公嘗添差通判平江府○泗  
萬齡子○沂萬程子○濱瀾洲津言之四子  
右闕里譜系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宗翰始以



舊譜錄板紹興二年四十八代孫瑞朝逃虜難  
南奔生所齊皆失之獨此譜山中人得之轉  
以見歸因以序錄紹興五年洪興祖守廣得軍  
利予郡齊景定二年五十一代孫應得今台州  
太守時添差廣德軍通判又附入紹興五年以  
後至景定三年云

先聖謚號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諱曰尼父○漢元始元年  
六月追謚為褒成宣尼公○後魏太和十六年二  
月丁未改謚為文宣尼父○後周大象二年三月  
丁亥追封為鄒國公○唐正觀十一年詔尊為宣  
尼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為太師○天授元年  
追封為道隆公○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為文  
宣王○國朝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四  
日辛酉詔加謚為玄聖文宣王○五年十二月壬  
申以玄字犯聖祖名改謚為至聖文宣王

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總章元年二月一日詔贈太子少師○  
太極元年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孔子廟○開元  
二十七年八月贈兗公○國朝大中祥符二年五



月乙卯朔封堯國公

曾子○唐總章元年二月一日詔贈太子少保○  
太極元年二月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開元  
二十七年八月贈郎伯○國朝大中祥符二年五  
月乙卯朔封瑕丘侯○政和元年以丘字犯先聖  
名改封武成侯○淳熙編類增封成侯朱文公申  
明云不審是何年月增封乞檢會○咸淳三年二  
月升封鄭國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國朝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咸淳三年二  
月升封沂國公配食大成殿

孟子○國朝元豐七年五月追封鄒國公配享先  
聖位次兗國公下

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  
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嘗聞大學博士  
陸鵬升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  
盛行以王安石為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  
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壻蔡  
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  
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遷左列顏孟  
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又欲升安石壓顏子漸



次而升為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  
設一大言之士戲簿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  
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而爭之又不勝然後設  
為公冶長有擊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汝  
且看他人家女塔蓋蔡下安石塔而公冶長先聖  
塔也蔡下闡之邊不致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  
而安石右遂為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邊孟  
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  
其右邊處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  
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左未有討論者虛右至今

襄謹書

十哲從祀封爵

學議論之偏有不審不審者故借為之書

諸弟子從祀封爵

唐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贈成伯曾參今升配享  
顯孫師陳今升配享伯澹墨滅明江伯一宓子賤  
單伯二原憲原伯三公冶長莒伯四南宮子容鄉  
伯五公皙哀鄉伯六曾點七顏路八高僎蒙伯九  
高柴共伯十漆雕開滕伯十一公伯寮任伯十二  
司馬牛向伯十三樊遲楚伯十四有若下伯十五





公西赤卽伯十六巫馬期卽伯十七梁鱧梁伯十八顏柳蕭伯十九冉孺紀伯二十曹郵曹伯二十一伯皮鄆二十二公孫龍黃伯二十三冉季產東平伯二十四秦子南少梁伯二十五漆雕徒父須句伯二十六顏子驕邴邴伯二十七漆雕徒父須句伯二十八瓌駟赤北徵伯二十九商澤睢陽伯三十石作蜀邴邴伯三十一任不齊任城伯三十二公夏首亢父伯三十三公良孺東牟伯三十四后遠營丘伯三十五秦開彭衙伯三十六奚容藏下邳伯三十七公肩定新田伯三十八顏襄臨沂伯

三十九卽單銅鞮伯四句井疆淇陽伯四十一罕父黑乘丘伯四十二秦商上洛伯四十三申黨召陵伯四十四公祖子之期思伯四十五榮子期零婁伯四十六縣成筆野伯四十七左人卽臨淄伯四十八燕伋漁陽伯四十九卽子徒榮陽伯五十顏之僕東武伯五十一原亢籍萊蕪伯五十二樂歆昌平伯五十三廉絮莒父伯五十四顏何開陽伯五十五叔仲會瑕丘伯五十六狄黑臨濟伯五十七邾奕平陸伯五十八孔忠汶陽伯五十九公西與如重丘伯六十公西歲祝阿伯六十一遠瑗



衛伯六十二施常乘氏伯六十三林放清河伯六十四秦非沂陽伯六十五陳允頴伯六十六申振魯伯六十七琴張南陵伯六十八顏嚮朱虛伯六十九夙叔乘浮于伯七十唐會要止於公西蔑其邊環林放陳允申振琴張五人以杜佑通典附入國朝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詔封鄭伯曾參瑕丘侯陳伯顛孫師宛丘侯江伯澹臺滅明金鄉侯一單伯宓不齊單父侯二原伯原憲任城侯三莒伯公冶高密侯四邾伯南宮縚嚴丘侯五邾伯公哲哀北海侯六宿伯曾庶萊蕪侯七杞伯顏

無繇曲阜侯八蒙伯商豐嶺昌侯九共伯高荼共城侯十滕伯漆離開平與侯十一任伯公伯察壽張侯十二向伯司馬耕楚丘侯十三樊伯樊須孟都侯十四卞伯有若平陰侯十五邾伯公西赤鉅野侯十六邾伯巫馬施東阿侯十六梁伯梁釐千乘侯十八蕭伯顏辛陽穀侯十九紀伯冉孺臨沂侯二十曹伯曹邲上蔡侯二十一鄭伯伯皮宋陽侯二十二黃伯公孫龍枝江侯二十三武成伯漆雖哆濮陽侯二十四邾邴伯顏子驤雷澤侯二十五須句伯漆雕徒父高宛侯二十六北微伯瑛邴



赤上邽候二十九睢陽伯商澤鄒平候三十郟邑  
伯石作蜀紀成候三十一任城伯任不齊當陽侯  
三十二東平伯冉季諸城候三十三東平伯公良  
孺牟平候三十五彭衙伯秦冉新息候三十六下  
邳伯奚容蒧濟陽候三十七淇陽伯句井蠶滎陽  
候三十八少梁伯秦商郟城候四十三召陵伯申  
堂潁川候四十四期思伯公祖句茲即墨候四十  
五零婁伯榮旂厥次候四十六鉅野伯藤成武成  
候四十七臨淄伯左人郟南華候四十八濂陽伯  
燕井汲源候四十九滎陽伯鄒伯胸山候五十東  
武伯顏之僕宛句候五十一開陽伯顏何堂邑候  
五十五瑕丘伯叔仲會博平候五十六臨濟伯狄  
黑林慮候五十七平陸伯却異高堂候五十八汶  
陽伯孔忠郟城候五十九重丘伯公西與如臨胸  
候六十阿伯公西歲徐城候六十一衛伯蓬瑗內  
黃候六十二乘氏伯施常臨濮候六十三清河伯  
林放長山候六十四沂陽伯秦非華亭候六十五  
顏伯陳元南頓候六十六魯候申振文登候六十  
七南陵伯琴牢頓丘候六十八朱虛伯顏噲濟陰  
候六十九淳于伯步叔乘博昌候七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崇寧元年封孔醜為泗水候七十二

大觀四年九月十二日詔封公夏首鉅平候三十  
三后處膠東候三十八公府定梁父候三十九顏  
祖富陽候四十鄒單聊城候四十二罕父黑祈卿  
候秦相馮翊候原元樂平候樂歆建城候廉絜昨  
城候

政和元年改封邑祀先聖名者取丘侯曹參改武  
城宛丘顏候孫師改顏川候龔丘候南宮編改汶  
陽候楚丘候司馬新睢陽候頓丘候琴張改平陽  
候

諸儒從祀封爵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戊寅詔封魯史左丘明取丘  
伯七十二政和改中都伯齊人公羊高臨淄伯七  
十四魯人穀梁赤龔丘伯七十三政和改睢陽伯  
秦博士伏勝承氏伯七十六漢博士高堂生萊蕪  
伯七十七九江太守戴聖楚丘伯七十八改考城  
伯河間博士毛萇樂壽伯七十九淮南太守孔安  
國曲阜伯八十中壘校尉劉向彭城伯八十一後  
漢大司農鄭眾中牟伯八十三河南杜子春絃氏  
伯八十五南郡太守馮駘扶風伯八十六北中將



將盧石良卿伯八十七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八十八九江太守服虔祭陽伯八十九侍中賈逵岐陽伯八十四諫議大夫何休任城伯九十魏衝將軍太常前度亭侯王肅贈司空九十一尚書郎王弼偃師伯九十二晉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杜預贈司徒九十三潯章太守隨寧新野伯九十四

元豐七年五月詔荀况封蘭陵伯七十三楊雄封成鄒伯八十三韓愈封昌黎伯九十五

寶慶三年正月追贈太師朱熹為信國公詔定二

年九月改封徽國公百單一

淳祐元年封周顒汝南伯九十六張戡郡伯一百程顓河南伯九十七程顒伊陽伯九十八並列從祀

景定二年正月封張拭華陽伯百單三呂祖謙開封伯百單四並列從祀

咸淳三年正月封邵雍新安伯九十九司馬光已封隴國公百單二並列從祀

先儒賜諡

國朝嘉定四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熹特賜諡明



年博士章祿謚曰文定考功劉燾正履謚曰文○  
嘉定七年八月知潭州銜涇請為南軒先生張栻  
賜博士孔焯考功楊汝明定謚曰宣

嘉定八年知婺州丘壽高請為東萊先生呂祖謙  
賜謚博士孔焯考功丁端祖定謚曰成

嘉定九年潼川運判魏了翁請為濂溪先生周頤  
賜謚太常丞臧格考功樓觀定謚曰文

嘉定九年禮部侍郎任希夷請為二年立謚太堂  
丞臧格考功樓觀定謚明道先生程顥曰純伊州  
先生程頤曰正

嘉定十四年

川府魏了翁又為橫渠先生張

載請謚博士陳公益請謚達禮部侍郎請謚或明  
或誠了翁入為太常少卿定謚曰明

右先聖謚號及從祀及本朝先儒封爵皆邵武  
軍建寧知縣三十陳炤衰類咸淳九年癸酉九  
月九日刊于建寧縣學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二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周子太極通書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  
訓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  
所以畫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  
極之原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辯析  
其精微正將以歸宿於其人而豈蕪空之謂哉象  
山陸氏嘗以無極二字太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  
之遂疑其非周子之真今觀圖之第二圈陰陽互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二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周子太極通書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  
訓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  
所以畫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  
極之原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辯析  
其精微正將以歸宿於其人而豈蕪空之謂哉象  
山陸氏嘗以無極二字太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  
之遂疑其非周子之真今觀圖之第二圈陰陽互





根之中有圈而虛者即易有太極之體也其上之  
一圈即挈取第二圈中之圈而虛者表而出之以  
明太極之不雜乎陰陽單言太極之本體也單出  
本體於其上初無形質故曰無極而太極所謂無  
極者實即陰陽互根中之太極未嘗於太極之上  
別為一圖名無極也恐不必以他書偶有無極二  
字而疑之惟洞見太極之理以自求無愧於人極  
之立此則周子所望於學者耳

晦庵講明無極此二字雖老子之所有而人皆知  
非老子之學象山辯駁無極雖斥其為莊老而人

反譏其穎悟類禪學而權學即源流於老莊此固  
非晚學敢議其實老子之言無極指法無際極而  
言周子之言無極指理無形體而言象山高明豈  
不曉此一時氣不相下姑為此言異時發東萊自  
悔鷓鴣湖之會輒復妄發則象山之本心為可知  
太極之理至精而太極之圖難狀得晦翁剖析分  
明今三尺童子皆可曉遂獲聞性命之源以為脫  
去凡近之基本即盡反而實修其在我者矣或乃  
因其餘說或演或辯漫成風俗不事躬行惟言太  
極嗚呼周子亦不得已言之孔子惟教人躬行耳



通書 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

之誠即人之所得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即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幾德章居三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爲聖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爲第五動而得其正爲道故道爲第六得正爲

道不渝於性實之屬者能之而王之者師也故師爲第七人必有耻則可教而以聞過爲幸故幸次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又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又次之凡此十章土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爲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與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憂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時反顧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

道德性命之貴而毋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經  
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  
可為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為人心計也至矣

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於世者或累千百言而  
僅一二合於理或一意而敷繹至千百言獨周子  
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  
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  
之未發亦有功於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  
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本朝理學闡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

通之其微晦翁著其莫之能明也肅襟謹誦之為  
快何啻蟬脫塵泥而鵬運青冥哉謹按通書慎動  
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  
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愚竊意慎動常有  
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即為道周子本意恐亦  
止此若謂合乎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  
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  
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曰休小人曰憂晦  
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  
勝之善故憂愚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為名果

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  
小人飾偽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者  
之所謂勞者耳姑併誌之以俟知者問

通書稱禮先而樂後又云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  
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  
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愚謂此與虞廷命官  
終以典樂之意合自管生有積德百年然後禮樂  
可興之說儒家者流遂挾禮樂之文物制度為希  
世盛事以傲一世謂非我莫能致如王通氏是也

至柳子厚又矯其弊稱樂不能移風易俗較之周  
子之書是皆所謂野人議嗟者哉

周子後錄

遺事十五條○濂溪為南安獄掾程大中一見知非  
常人二子年方十五六聞其論道即願科舉業此  
元氣存會之一機譬之世道則風雲際合是象也  
天實為之豈伊人力也哉其相與授受之要在尋  
顏子樂處與所樂何事顏子之樂則周子於通書  
固嘗言之曰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大者性命之  
源道德之至尊至貴小則所謂芥軒冕履覲金

王者也天然故嗷風弄月自然不勝其樂如吾與  
點也之意亦正由浴沂舞雩脫然自有真樂不見  
大國足民小國爲相區區必於有行之爲滯累耳  
周程之相與領會其大若此而其剖示於通書者  
又顯著若此後世有能爲信而自得之其樂豈有  
異乎哉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處以至於六合之  
外則周子高明而博學窮極造化自然超詣學者  
未宜過而問也顏子所樂之處實吾心固有天地  
所安之處於人事無關

遺文○拙賦有再使風俗源之意大林寺詩云天風

拂巾袂縹緲覺身輕有蕭然出塵之意養心亭說  
充廣孟子之說以極於聖釋菜祝祠推明聖德之  
久以同乎天愛遠說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  
貴可愛可求者無加於道德而芥視軒冕塵視珠  
玉者也

事實一編晦翁蓋集潘誌蒲礪爲之其間取舍皆有  
意而復取黃太史之說終之以其最善形容有道  
者氣象也義理雖備於太極通書而世或莫之能  
曉二程雖因之以發明道學而未肯表章其書晦  
翁於堦墜混淆之餘極討論發揮之力故其於事



實不過兼取二氏以存證而辨正尤詳於跋語然皆爲周子後錄設也已復更端錄二程之語四章而後提通書以終其說或者晦翁衛道之意於斯乎在矣大抵二程本學乎周子而當世猶未皆知周子之道通書本發明太極而或者反又誤攻太極之非故錄程語者所以證通書證通書者所以證太極晦翁奉衛道之意實在於斯乎若曰唯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福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竊意該括通書莫若此爲要而所以發悟人心者至是益

簡切著明矣

後錄補遺遺文凡二十二皆蜀人度正徧求於故家遺俗之傳梯訪於高崖危嶺之刻亦可謂忠厚之至者矣公之文不特詩文書帖見錄而賀傳者之名刺亦見錄公之文所及不特親黨交游見錄而守墳之周興全家姓第皆見錄然則片言隻字餘音遺跡使後世皆寶愛之而不忘此其所本固自有在而世之富貴人借儒求名自爲巨編以供人誇詭之用者亦何愚哉

濂溪年表。先生生於真宗天禧元年丁巳終於



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七幼孤依舅氏鄭向  
奏補歷官分寧簿南安軍司理郡令桂陽令知南  
昌縣合州判官通判虔州永州攝邵州事廣東運  
判擢提點刑獄以病乞知南康改葬其母乃上印  
分司南京二子壽歲後皆登第壽官至司封歲至  
待制先生之學傳二程四傳而至晦庵南軒始注  
釋太極圖通書以推大先生之學晦庵之門人度  
正又訪舊聞以爲此表附載孔文仲蘇文忠黃太  
史之稱詠而辯或者謂圖出於陳搏說本於老子  
學傳於鶴林壽涯者皆非且備錄魏了翁語詠賦

格定證樞復覆證之文所以發明先生不關理  
學有功萬世者其意證之曰元蓋嘉定十三年六  
月云○魏鶴山請證二書可以成誦撤格發明證  
元之意其用工於先生之學甚深非世俗文人可  
及特恐末後稱潘興嗣何人敢詆其墓廬覺抑揚  
之過耳昔孔子歷聘天下從游三千然非後世子  
思孟子則不能發明其盛蓋陽之暢也暮春日之  
顯也中天下事未有不待乎久者周子之學雖  
傳於二程實顯於晦翁凡今世之能言周子者皆  
晦翁緒餘也而可貴潘興嗣之知周子不能如今

日乎且潘不特誌先生之墓也先生母夫人之墓  
實先生請其誌竊計先生平日之所敬實無以加  
於潘如蒲宗孟雖一時聞人而其爲先生之墓碣  
晦翁不之取而取此竊計晦庵所取以誌先生之  
圖說者亦無以加於潘自古有道之士煙沒無聞  
於世者多矣豈可以潘之功業不見於世而輕加  
詆訾且不特圖也濂溪在當時亦何嘗如今日之  
顯顯其曰善談名理此亦正言先生之齊矣極二  
氣五行之說此正名理之深者亦不可以名理二  
字晉人嘗有之而例以爲非且其言曰作太極圖

易說易通數十篇作之一字嚴整然可知此圖之  
創出於先生潘乃先生平日交游之舊所載無非  
實錄近世誤攻太極圖者惡潘誌之言已也故鄒  
潘今尊信太極圖者亦從而鄒潘耶藉曰以誌屬  
潘爲出於先生子弟以母夫人誌屬潘者實出於  
先生又果何說耶定論之文知先生者也惟斥潘  
一語乃與晦翁相反愚故不容不言之若覆議接  
王通太極合德爲言且曰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  
乎太極此與周子之說不同則不必言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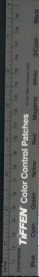


清語平意密痛確若視先生爲物外人所輩稱美  
熙寧新政之家書當是先生望治之實意蒲非敢  
誣也前輩疑之蓋見新法既壞爲賢者諱耳

邵州復學靜江祠堂廣東憲司祠堂皆南軒爲記

晦翁記先生江州書堂以天所界爲說曰不繇師傅  
點契道體建圖爲書根極要領嗚呼大哉言乎其  
記邵州祠堂之說曰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  
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其  
記隆興祠堂之說曰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  
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天地萬物之理

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  
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其記邵州祠堂  
則舊以張九成侑祠而更闢以特祀其記袁州祠  
堂則以胡文定魏撻嘗請祀二程而未及先生其  
記婺源祠堂則欲人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  
力行之南軒之爲記多言其發端之功西山真氏  
之爲記多言其講明性道教之功鶴山魏公之爲  
記多考訂古義以祠其師爲非古且痛惜學者徒  
尚虛文而不能行若夫先生之譜系鄉井祠堂本  
末則壘維藩之記爲詳凡集此者皆度正云



程氏遺書

卷一蓋李籲字端伯所錄而伊川嘗謂得其意者。二初呂與叔從張橫渠張死而入洛所謂東見錄也。附東見錄亦與叔所記。三謝顯道記憶平日語。四游定夫所錄。五六七八九皆不知姓氏。十洛陽議論蘇明錄。十一劉絢質夫錄明道語。十二劉質夫錄明道語。十三十四皆劉質夫錄明道語。十五關中學者錄伊川語。十六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十七亦不知何人所記或云周行己或劉安節皆永嘉人。

程氏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微言  
奧旨特散見於明人之集錄賴朱子起而搜遺訪  
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已類而為近思錄  
矣然朱子之錄近思必丁寧學者更求之全書及  
者其所編全書乃備伊川自謂惟李籲得其意故  
以為首篇且反覆詳論謂夫之空齋則其終將有  
不可勝言者然則學者之讀遺書全編其又可不  
護乎百今觀之孔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錄則謂  
晚年不遇不復夢見鮑若雨所錄則謂若曾夢見  
大段害事夢周公何害事之有殆惑於異端真人

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若張之近人情則不受  
命一也游定夫所錄則謂不受天命不知姓氏所  
錄則謂不受爵命子貢蓋嘗結駟鄰國矣何嘗不  
受人之爵命是或者之錄不如游之得事實說坤  
六子之說一以為乾坤退處而用六子一以為六  
子之用即乾坤是甲之錄不若乙之通養生延年  
之說一以為人力可勝造化一以為天命不可損  
益是前之錄不若後之確善惡之判曉然也錄者  
謂惡亦不可不謂性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雖  
窮極底蘊之證然恐不若直言擇善之為便鬼神

之事難明也錄者謂風雷肅然起於人心之怖畏又  
謂雷擊人起於惡氣之相觸此雖曉諭世俗之辭  
然恐不若混於忘言之為得謂以心知天為未然  
而謂心即是天固於知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  
道不可離為未然而謂道豈有可離不可離何其  
蕩無繩墨也此暢潛天之錄朱子注其多非先生  
語歟以至識贊天地為未足而云同此一誠何助  
之有固於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謂謹禮  
者不遠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元承之  
錄朱子又注其為別本所增歟酒掃應對與儒家



默然歛谷此殆言工夫之始耳程子平日之言本  
斥佛學之無用而謂吾儒自洒掃以上便是聖人  
事也敬其心不接視聽此殆指收斂之極耳程子  
平日之言本主視聽之以禮而斥禪學之絕耳聞  
目見為喪天真也大抵孔孟之學大中至正之極  
而二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言不幸世之惑者  
借佛氏之名售莊列之說蕩以高虛舉世生長習  
孰於其間而不自知聞程子之說稍不加審則動  
必陷入於彼卒欲辨程錄之真偽無他亦觀其於  
孔孟之說相合或於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程門

高弟才莫過於謝顯道何其所錄程說之可敬亦  
莫多於謝顯道耶第一條所錄以鳧飛魚躍為活  
潑潑活潑潑何等語求之孔門惟見其云君子之  
道造端夫婦耳第二條言切脉第三條言觀雞雛  
而皆指以為仁切脉觀雞殆於機觸神悟求之孔  
子唯曰居處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為仁之  
端耳謂堯舜之事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仁  
與四海因窮天探水終之戒異也謂與善人處壞  
了人何其與母友不如己者之意殊也謂莊生形  
容道體之語為儘好謂老子谷神不死一章為最



佳此殆其本心之隱見而記憶其師平日之言亦  
粉澤於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楊子雲有言適  
堯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愚亦謂合  
於孔孟者程錄之真異於孔孟者程錄之誤  
道與德為虛位

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吾儒即仁義而為道德此  
毫芒疑似之間韓子將辯而闕之亦難乎其言矣  
故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道德為虛  
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實不同儒者以仁義而  
居之則道為君子之道而德為吉德老子舍仁義  
而欲居之則道乃小人之道而德乃凶德耳其言  
辭之精措意之工剖析是非之要切似未有過於  
虛位之說也程錄非之豈亦門人之誤歟俟知  
者而請焉

周亞夫軍夜驚

軍夜驚而亞夫不動善矣程先生以為軍猶驚何  
耶亦夫得為善善愚謂小人羣睡偶有驚覺而只  
隨之此類多有乃出不測亞夫能使身之不動安  
能使人之不驚若行軍而有驚擾則可責主帥之  
未善耳古人倉卒處變難能之事後世平居暇日



加求全之望若此類甚衆如程先生特借此以明  
事理之極耳後學未易輕言也

遺事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高祖羽少師曾祖希振虞部祖適贈開府父珣太  
中先生生而秀異未能言能指金釵墜屣于歲能  
詩賦彭思求許事以女中進士第主鄆縣澤南山  
石佛巖傳其首放光先生戒其僧俟復現當取其  
百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均田稅塞潰  
堤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效濟見人

結飛鳥取其萃折之務增城令教以孝弟忠信為  
監察御史裏行與荆公議不合求補外差京西提  
刑糾改鑄寧軍判官屢平反重獄塞曹村河決監  
京西竹木務知扶溝事除焚舟之賊朝廷除田稅  
獲除者皆頑民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  
而足於是惠澤始均爭主中括牧地曰民徒知今  
日不加賦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矣監汝州  
酒稅 哲宗嗣位召為宗正丞未行以疾終先生  
少從周茂叔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與起斯文為己任子端



懸端本

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於韓持國而文潞公題其墓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域孟厚尹暉又薄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為邵溥迨暉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為年譜云

程氏外書

朱公按錄拾遺大率言詩多於字上求意物上求義其於一之日二之日不謂變月言日云猶今之道如何又如何此說亦異於衆

陳氏本拾遺多說論語其合錄者已見聘翁集注

李參政拾遺以堊道未見為堊治道太平恐於本文有增

馮本拾遺云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易又云論孟只刺讀使自意足愚謂此皆切當之語與他錄有疑似者不同

羅氏本拾遺云文意雖解錯而通理者不害

胡氏本拾遺溫公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謂侯仲良曰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門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尹子親注云此段可疑蓋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錄亦載伯淳與



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  
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可以為疑也豈程氏自有  
此論君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  
未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  
以服熙寧諸人之心必又有所以處之道耳

侯師聖以明道先大中而卒故立廟自伊川始以  
伊川子端參主祭

游氏本拾遺王者天下之義主也孟子所以勸齊之  
可以王

春秋錄拾遺謂書母弟為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

父人豈論同母與不同母子謂爾聯委於所可立  
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謂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天下寧  
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余謂此極論  
也然忠字合作縵字。先生未嘗乘轎云分明以  
人代畜馬謂此佛氏之戒為佛者皆犯之吾國之  
貴者老者恐不可免餘當以先生為法。謂釋氏  
之說其歸欺詐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宮後  
亦以天為幻而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  
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至如夜後睡要敗陽





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愚謂以此去其異  
端皆事實彼亦心服

時氏本拾遺或問劉蒼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遜  
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教人者蓋其善心  
而惡其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按此卷可疑者在首章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  
萬物為芻狗之說為是

傳聞雜記

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  
已有感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

大明於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盜鑄息。官塩寧減價則  
塩課增。又謂溫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  
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揚謝二君  
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惑世  
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揚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  
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柰何恐不可赦小  
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



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 南渡歸 南渡又未必

人心戴 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黃金楮  
二十兩詰朝遂歸

謂孟原不洽一室學不在此洒掃潔淨莫食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臆腑

曰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舍以示嬾

御令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

云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

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必常備

日發三羊果珍無窮竟夕不食凡皆明道云然  
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其  
在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  
一字及數學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  
伎術者可以觀矣

程氏經說

書解。使所謂大道說有義黃之書乃許行謂神農  
之言陰陽醫方謂黃帝之說比聖人所以去之常



道亦去其三蓋為治有違有吏官以志自死始其  
事之最大在推測天道以授人時既已迎日推策  
之復考中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其它庶事  
總云允整百工

謂總之惡公議隔而人心離

納大麓為總錄庶政愚意恐合依文公說

詩解○摘篇全解發明義理為多惟託興上求義趣

恐太實耳

赤帝三百言其多爾曹國之小安得有三百之多

左傳秉軒者三百人因此詩也

朋酒朋聚以譽

誣人擊鉦者代鼓擊鼓者

箴如鍼砭之刺病

文王侵廣土疆自阮始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愚

謂皇矣詩人紀實之言伊川平心之說也近世形

容文王無此事是待之過高而曲為之辭其源發

於歐公之泰誓論

春秋○傳序原鴻荒至漢唐世變詞約義精善言春

秋者孟子之後唯先生一人而已傳止相公九年

餘以先生平日議論會及者附足之



謂周正月非春也建子言春者假天時以立義耳  
愚按此亦舊說必程先生不欲輕改然有可疑者  
蓋若謂父為春則人事與天時皆不合或者建寅  
為正月為春古今所不可易所謂改正朔云者  
不過各於其所稱歲首月朝聘祭饗以示更新如  
商之建丑十二月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未嘗  
改十二月為正月漢初建亥十月也漢史亦書冬  
十月未嘗改十月為正月以此而推春秋之春正  
月恐即自古及今之春正月安得以十一月為正  
月而又就以十一月為春耶且詩作於周如四月

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非夏正月  
今一書作於周末十二月之間中星假蠱亦無一  
不用夏正惟孟子稱七八月之間旱世指為夏正  
之五六月然禾稼早晚所至不同今江浙間十月  
穫稻而七八月間苦旱者甚多如十一月拔缸成  
十二月興梁成殆亦冬寒而濟涉耳惟小戴禮之  
雜記有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若可疑者  
然此書出於漢儒恐因周以建子為歲首遂追稱  
正月未可知漢改正朔兒寬等議曰帝王必改正  
朔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此其證矣姑



會是而就春秋意之春秋書秋八月大閱時也今因以八月爲六月遂曰盛夏大閱妨農害人書冬十月雨雪亦時也今因以十月爲八月遂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此類安知非經文本用夏正不過據實而書耶至若當時書法亦豈後世之所能盡知先生亦因自昔凡例之說而載之耳若書王於相之元年曰以其弑立故正以王法於二年曰以宋督弑立故正以王法於三年不書王則曰以相無君故不書弑亦隨事意之耳夫弑立尤無君之大者也向使元年二年不書王則併稱其無君而不書亦豈不可乎如書即位於隱莊曰不正其始不書於閔僖亦曰不正其始不書於桓宣定之書即位則以爲弑君而自立故書恐亦隨事意之耳若以不正其始者不書即位則三君尤爲不正始之大者又反可書乎桓之有年宣之大有年恐皆慶事之不容不書爾若曰桓宣不應有而有之故書其異將治世永無水旱而亂世常必飢歉乎有年旣以異而書則水螟無禾麥之類當爲春秋之常何爲而亦書之他若侵伐必曰責常在彼侵伐者書入亦曰責在受其入者其說必爲上不能告



之天子下不能告之方伯而私與之戰也然古之天下難以後世兼制天下之事逆之也彼諸侯者非郡縣比各土其土各民其民有王者作不過以禮相與王室一衰即勢不行周既東遷自保不暇豈能復命方伯以討不軌使小國見優於鄰不與之戰而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則嗟如訴之鬼神國已奄忽爲墟宗社之祀絕矣且世有倉卒被寇者救禦惟恐不亟乃責其不以聞官府而私自逐寇揆之人情恐亦未必然嘗謂春秋大義加尊主賤霸崇仁義而賤功利尊中國而外夷狄此先生

所謂炳如日星者蓋天下萬世繩常之所賴其餘微辭奧義豈易推測自昔春秋家凡例之說豈易一一爲之辭惟平心易氣隨其事而讀之善惡自見而勸戒存矣

論語○自學而止子罕麻冕章皆先生所作論語說辭約義精多晦翁集注所取爲據者自後乃其平日議論所及○孟子止盡信書一章亦議論云

禮記○明道改正大學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豈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



川改正大學則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康誥曰  
之前

程氏文集

明道表疏○明道事 神宗初疏乞定君志用正人

次乞修學校尊師儒次論王霸皆根本之論其要  
尤纖悉於養士養賢之節目意者亦念人情之不  
古伊欲變化士習非徒法之所能行故先以君志  
而後及之歟有曰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  
貽深慮竊謂登之於疾此尤劇證人主所宜力救  
者也其乞留張載免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云朝  
廷以儒術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推道修業  
之士益難自進矣其諫新法二疏云與其遂一失  
而廢百爲執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又云設令僥倖  
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尤非朝廷之福其議論得  
大體如此

答橫渠定性書略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天地  
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事至  
而順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其窮能  
於怒時連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足見外誘之



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試策問春秋專主唐陸淳傳啖氏之說曰紀師無曲直之辭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開矣謂掩爲王者之祭非周公之志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書次於郎言非有俟而次則已將爲賊爾

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較之堯夫擊壤集則堯夫爲自私其樂者矣

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行狀先生外舅也公八九歲得金銀洞訪者還之海水敗台州公以睦州倅往撫

之藥歟爲永利爲湖北漕監守令各一人而入州

知畏至蜀治二盜而人畏法初爲御史論蓋恩後

拜中丞助蔣之奇言大臣陰私罷

程郎中瑤通判和州刑蔡之妖尼惠普移溫州置神  
惟李洞元者於法

幼女麗娘殞豆蔻以藥利之死

邵克夫先生墓誌銘。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  
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復走吳適楚過  
齊魯嘗累晉父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及其益老  
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達乎萬





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其與人言必依  
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

華陰侯先生誌銘。先生名可以氣御自喜從孫威  
敏公征農智高得官熙河未闕爲韓魏公馳諭渭  
源酋豪開地八千頃秦州舊苦蕃酋反獲繫其親  
愛先生謀釋而歸之戎人感服二程其甥云

伊川十八上 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  
應聘爲 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  
其時至慮易而然當時與位既不同而 哲宗尚  
幼惟以培養爲急其其他論讀講藝代只公

著上 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  
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爲  
禮部所駁則本朝文憲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顏子所好何學論謂其學以至聖人之道養魚記蓋  
因物感人欲裒詩序謂以好賢方遂樂之心禮義  
爲踈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

論賑濟令宿戒晨入午與食申出之日得一食則不  
死力能自營一食者不來當活數倍羸弱者稀粥  
兩給氣定然後一給飯粥須俟官恐入石灰

蔣堂守蜀衆所不樂者三事減遊擊毀淫祠伐江濱

廟不修府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

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

伊川爲家尹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子謂請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致益廣其德益廣故雖身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答橫渠書。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厚之氣更願完養思慮過涼義理他日自息當條曉

代富公奏謂 昭陵廣中爲徽宗童兒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龜裂頰赤太

后合相因得撤去徽宗

答朱長文書勸勿多作詩文

上韓持國求爲明道誌述云相知者雖多能知其道則鮮有文者亦衆文足以發則鮮能言者非少足以取信則鮮

答楊時書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昏禮六納采者謂壻爲女氏所采問名者問所娶女子之名納吉者謂卜得吉兆以告納徵者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請期者實告婚期成婚者告迎



於廟

葬法決疑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  
帝時只有姬姜二三姓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  
以同韻相求至以柳姓爲宮趙姓爲角又非四聲  
相管亦有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夫  
姓之於人因邑因官若用祖姓則數經更勿若用  
今姓則皆後代所受是吉凶隨時變易也葬者逢  
日食則舍於道左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皆是夜半  
又曰巳亥日葬凶今按春秋此日葬者二十餘人  
皆無其難

先大中書知龔鳳儀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  
年廉謹寬和孜孜夙夜年七十致仕自爲墓誌壽  
八十五子孫就其缺處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  
終葬月日云

太中家傳大中弱冠寓黃陂奉養諸母教撫弟妹以  
口衆不能偕行不赴調文簡公爲請於朝就注黃  
陂尉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赴  
調後知龔州投歐希范之神於河知沛縣遇水募  
布豆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巳露遂不艱食有自稱  
僧伽弟者杖而出諸境知磁州冰斯成花卉之狀



郡官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知漢州吏  
白殺青而文見公不應眾呼佛光見公不動新法  
行抗議移疾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上谷郡君家傳○好讀書史傳知古今不喜言扑奴  
婢視小戚獲女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  
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聚族  
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權以食之營大寒有  
瓦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人曰慎勿爲此勝則  
會者困矣先公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  
則不掩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

不知也行而或語曰汝若絲行寧至踏乎嘗從其  
曰勿求稱欲長當如何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  
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蘆陵公宇多恠家人  
告曰物弄崩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毀夫人曰有  
稚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言惟亦不復有願兄弟  
幼時夫人勉之讀書並書一行前曰擊前及第程  
延壽次曰處士知之童釋中矣

自孔孟歿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董仲  
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  
論之正道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



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讀者謂此漢唐諸  
儒說得向上一層意謂豈特視漢唐為然風氣  
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  
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然孔子於性理舉  
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器具固可  
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於孟子至  
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  
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  
不幸與禪學之源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雜所出  
異源而同滿濶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

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殺止鳴呼危哉故二程  
固大有功於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於程子

伊川至論

伊川至論者紹興六年四月建陽施孫碩所序而麻  
沙鎮刻本也余為兒童時見先君子手書伊川先  
生常語六字於帙面而口授大指於余余時未能盡  
曉也近歲官學四方盡收伊洛諸書日加點勘乃無  
伊川至論之目因遠取於家山之萬松庵而參校之  
其書凡十二卷其一曰語錄首以性靜可與為學之  
一條今於晦翁所編程氏外書朱公披拾遺一卷見



之二亦曰語錄首以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一章今  
於晦翁所編程氏遺書第十一卷之中至二十二  
十四卷見之其二亦曰語錄自第六條鶻飛魚躍之  
語於遺書第三卷謝顯道所錄見之四卷至六卷則  
散見今遺書中而第七卷載周子通書繼以太極圖  
圖與通書合而為一足證晦翁之說而解陸氏之疑  
但通書中明通公溥作明運行傳云靜虛則明明則  
通動直則行行則傳又太極圖初圖象無極而太極  
若其下注陰靜字第二圈象陰陽交互者其下注陽  
動字太極說之起處亦缺四字如太極圖而生陽太

極字止用之字靜而生陰靜字亦用之字恐太極字  
連綴上文之太極靜字亦連綴上文之靜元本用二  
畫連綴而二畫之一字與之字相近故傳者誤作之  
耳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世傳以為康節書者不知  
何為亦勦入其中兼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讀書記以  
此書為邵伯溫偽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  
語為先儒所取餘多鄙俗其伯溫得家庭之說而私  
附益之明矣第九第十皆曰河南語錄與今遺書第  
十一卷劉質夫所集師訓多同十一十二皆曰入關  
語錄與今遺書第十五卷入關語錄亦同若其第一



第二卷說詩詁易亦於外書拾遺中間見

余按程氏之書晦翁搜括大備拾遺之外又錄傳  
聞雜記者二十家今至論一書集於晦翁之前而  
刻梓亦出於晦翁之寓里晦翁安得反獨不見亦  
安得見而反獨不言是未可知也竊意晦翁未集  
遺書以前此書殆爲程門大備之書取施孫碩之  
序此書有曰孟氏之後獨伊川以孔孟爲師以正  
心誠意爲本體之足以修身事親推之足以致君  
澤民學者能深求其旨而篤信之亦趨聖域之徑  
路所論若此又豈近世談虛空與事文墨之士可  
望其髮髯故記其真遺書略異者以俟知者閱焉

橫渠正蒙

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鬼神者二氣之良  
能大和篇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日月五星逆天  
而天并包乎地地在氣中鍾順天左旋其所繫辰  
象隨之稍逆則反移從而右月陰精反乎陽故右  
行最速日陽精質本陰故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  
天金水附日進退而行存乎物感鎮星地類然根  
本五行鉅行家緩亦不純繫乎地火比日而微故



其運倍日木乃歲一盛衰故虛登一辰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此一歲寒暑之候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

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參兩篇

愚按造化難測橫渠思索靈精及象隨天而運

反成逆行此理於靈運月駛可驗

動物本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動物論

愚按賢才出子孫才亦氣日至而滋息之類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大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並誠明篇

愚按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別尤淨

不得已而後為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中止論

愚按此卷有大心篇語雖驚人本旨欲以心體





萬物則於小心之義自並行而不相背至謂夫  
子惜類回未得所止未知經意果如何恐亦是  
進而不息之義耳

言有敬動有法書有為實有得息有養晦有存

聚百順以事君親不愆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論語

右六卷七卷中精語也六卷言論語八卷說易  
九卷說詩說禮禮問與近世諸儒說未合似有思  
之大遠者

淨暑說熾傳中國使英才聞氣至則避耳目倍習之

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遠矣然被舉因謂聖人

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上無禮以防其然

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波涵邪道之詞翕然並興

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

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 右乾稱篇

愚按乾稱篇始於西銘終於東銘至若闕邪說

則此章極為痛快然學者至今無一以為然良

由不學不思耳悲夫流俗之陷人如此哉

橫渠理窟

周禮盟詛之儀必非周公之意 周禮篇



愚按周禮豈獨盟非周公之意哉盟詎出於後  
世則周禮恐未必盡作於周公撰舉好古之切  
故爲委曲回護如此而又以詩書次周禮焉

宗子之法嚴則朝廷無世臣今日大臣之家且可行  
宗子法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宗法

愚按此意厚矣然古者諸侯卿大夫以世襲故  
其法易行且以防僭奪故其法最當嚴耳

學者先須去客氣先須溫柔此皆變化氣質之道宜  
審輕警情常游心義理之間氣質篇

愚按理密一書惟氣質篇最於學者有益

心若在焉雖學無成學須深沉非淺易輕浮之可

得義理

讀書則此心常在義理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志益凶狠只當  
束未嘗爲子弟之事

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  
中容萬物任其自然學大原

愚按以上皆示學者緊切處

心清時常少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



然恭謹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

心洪放如天地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

學大原

愚按此皆先生養心用工處無靜坐把捉之苦  
最可法會此而言心則易入禪學

眾人皆曰安得不台

天下大患只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糲衣惡居貧賤

皆忍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

日弃之今日富貴明日儂儂亦不鄙惟義所在自道

愚按安得<sub>不</sub>台和也不畏人非笑自立乃如此

橫渠語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聖禮則除去世俗一副當肯熟纏繞使自然脫灑

橫渠先生精思乃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為己任

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於變化氣質謂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

聖教後學最為切至者也學者宜何如其遵體

哉若夫為信周官謂可舉行於今日則未知先



生凡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  
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  
測陰陽造化談清虛一大初學未當過而問不  
敢盡抄類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四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二

晦庵先生文集

詩賦

桂林虞帝廟樂歌迎之章三一章思其所安在而後  
迎送之章三一章極其所往而猶思文法高妙語  
意無窮其曰渺冀州兮何有而應之曰暢威靈兮  
無外慨然斯世之意所寄焉者也

白鹿洞賦一章言唐李渤讀書舊地而南唐因創書  
院二章言太宗真宗增闢而發於熙寧三章



生凡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  
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  
測陰陽造化談清虛一大初學未當過而問不  
敢盡抄類云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三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四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二

晦庵先生文集

詩賦

桂林虞帝廟樂歌迎之章三一章思其所安在而後  
迎送之章三一章極其所往而猶思文法高妙語  
意無窮其曰渺冀州兮何有而應之曰暢威靈兮  
無外慨然斯世之意所寄焉者也

白鹿洞賦一章言唐李渤讀書舊地而南唐因創書  
院二章言太宗真宗增闢而發於熙寧三章



言今日之再造四章言講學之要領而亂之以德業無窮之思

感春賦空同賦皆用騷體而無其愁思寄興微遠矣招隱操蓋謂淮南小山初作本招隱者而使之仕後世皆失此意故再為申其旨又為反招隱言道誼自得之樂時上時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遠游篇指要在願子馳堅卓之句

誦佛經詩云聊披釋氏書結之曰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又讀道書詩終朝觀道書繼之曰於道體未庶已超名跡拘先生之博覽旁通蓋如此然猶

先生之識則可無先生之識則感也且此皆初卷詩多少年時所作晚歲論語集序自悔昔者吾幾陷焉置謂此時此類歟不然先生他日謂昌黎自說與大闢父此是昌黎平生死案何礙也近世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說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恐又誤指先生初年之詩為證故事

至日詩自叙頌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而詩末句云行遠亦已遠及此旋吾輟此悔心也然以先生晚年之學請漫辭為虛費工夫則可若言以明道雖



多何害耶

仁術與聞善決江河詩全用進士省詩體

西林再題請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此

亦非先生晚年之學

汲泉漬詩石詩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觀  
詩至此喚醒處多

私名快果注云北本草

黃雀鮓詩坐以食稻果之罪蓋戲爲口腹解嘲且豈

亦有所指而言之耶

感興詩二十首轉阿字昂自託仙佛之高僧而爲劫

於日用之實貝一章言依傍聖人文皆造化自然之

理二章言陰陽無始謂整死混沌者爲妄三章言

人心與造化通惟至人能體之四章言不能體造

化者爲形役五章言周衰已久孔子作春秋而司

馬公乃責後世封大夫爲諸侯非先見六章言漢

衰獨孔明伸大義而帝魏之失當華七章言唐啓

土不以正而致賊后之篡賴范太史聲其罪八章

言陰陽常倚伏當體陽復之端九章言北辰居其

所當體爲人心之要十章言聖人刪詩定書皆以

敬爲傳心之本十一章言伏羲仰觀俯察以立象



十二章言六經無傳而程氏作十三章言顏曾子  
思孟子傳習有要領十四章言元亨利正之動靜  
以誠爲主十五章言學仙者逆天倫生十六章言  
佛論緣業而繼之者談空虛十七章言育材失其  
道十八章言作聖當自早十九章言任我之心當  
守二十章言文辭之弊當除

卜居喜雲谷之成

六經說命篇始有學字見奉答景仁詩注

拜張魏公墓下自此皆訪南軒從南嶽之詩凡五十  
三首既別而歸沿途凡九十四首既歸陸南軒者

復遊詩

觀漢書陸詩云近從新譜識集慶擬安陽舊

博徒只恐分陰關東邁更教人謂牧猪奴蓋用陶  
侃獲蒲者牧猪奴戲之語譏之深矣頃余會京口  
有蜀人表象頰舉林和靖語云平生所不能擔夫  
與園基余因謂博之與弈其廢時亂日一也吾夫  
子云爲之猶賢乎已者正借無益之事以甚言無  
所用心之爲害非真謂博奕之猶可爲也陶威公  
與林和靖之說殆天生自然之對因合之爲四句  
曰雙陸牧猪比園基擔夫同二公皆妙語千載仰





高風繼又反之為四句曰牧猪滋養養猶夫澁不  
蔬博弈何為者猶疑反不如

公濟勉以教外之樂先生答詩云如云教外傳真的  
却是聖賢有兩心就準所嗜處喚醒此納約自牖  
之我也意平生謂推學為異端之異端鑿空無據  
自號教外正其自納敗缺處然未有可余之說者  
今見先生詩庶以自信

雲谷諸詩先生寫幽居自得之樂其云天道固如此  
吾生安得寧自言不息之功如此幽居云乎哉

聞雷詩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

王法天道早施雄斷谷奉心法讀之令人學  
龍大淵筆發耶

南康往回詩其出遊南康之防白鹿洞折桂院

李氏山房李公擇樓賢院西澗卧龍庵式微萬

杉寺紫雲開先寺簡寂觀歸宗寺陶公醉石溫

湯康王谷水簾落星寺其歸游山之北圓通寺石

門寺天池院佛手岩天竺院有佛手燈象先生親東

林西林白蓮池太平興國宮明取孔老言著涉

訪濂溪宅講太極圖而別同游者

游 曰鹿洞詩云不及楊李霸謂南唐興書院事



武夷精舍詩武夷溪九曲多湍激獨第五曲平廣而  
最深大隱屏臨其上屏下兩麓相抱先生淳熙癸  
卯卜築其間堂曰仁智堂左曰隱求右曰止宿左  
於外復引而右抱為塢曰石門別為屋其中曰  
觀善齋以居學者石門之西少南曰寒棲館以延  
道流觀善前山之顛為亭曰望大隱屏曰晚對東  
出臨溪為亭曰鐵笛而總扁麓之口曰武夷精舍  
釣磯茶窰皆在大隱屏西溪左右皆石磴無側足  
之徑又為漁艇以濟出入各賦一詩凡十二篇又  
別為禪歌十章詠九曲云

古之惠財今所謂零陵晉出秋華詩注

第十卷詩多致仕後作樂府附焉

封事奏劄講議

壬午應詔封事（孝宗初即位詔云朕躬有過失朝  
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直言先  
生謂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  
講蓋言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求大道不過留意  
老釋也謂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  
不早定蓋言金虜乃不共戴天之讎而講和則無  
一可成之事也謂四海之利病繫於民生之戚休



民生戚休繫於守令之賢否而本原之地在乎  
朝廷豈不自朝廷擇監司以察州縣雖今日降一  
詔明自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擾欲以興利而  
適重害也未復獻說以爲此正所以仰承太上皇  
付託之意願總紛更之疑

庚字應詔封事○謂國之大務在恤民恤民在省賦  
省賦在治軍其本又在人心正心術以立紀綱而  
歸極於一二近習得以賞饋節之弊其言哀痛切  
至貼黃乞至御前開拆

戊申封事○退朝後憂鬱不起而以書對也謂大本  
在陛下之心急務在輔太子選大臣振絕變風  
俗愛民力脩軍政六者而六者之未理皆原於此  
心一念之私隨事注釋以期於必感悟且闢老釋  
管商之說終之曰歲月逾邁如川不返不惟臣之  
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矣讀  
之令人揮涕

按先生上續孔孟講明帝王之學遭值壽皇  
英明不世出之主而三上封事皆墮空言其言  
婉切明盡蓋自漢至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  
尚而當時曾不聞有賞異之者於是異端浸淫



之患為可畏而先入之說為主有非可旦夕解  
或者潛藩輔德之舊必有任其責者矣

巳酉擬上封事此 光宗受禪之初也講學以正心  
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  
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臬儲精選任以明  
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  
以攘夷狄凡十事各畫一陳而總序其意

甲寅擬上封事此 光宗違和之後專指久不過宮  
之事明以父子天性之說

癸未奏劄其一勸講大學其二勸絕和議其三勸以  
修德恭正朝廷立紀綱

辛丑奏劄其一勸以災異求言其二勸以正心任賢  
其三勸以浙東救荒乞撥錢米住催官物等數事  
其四乞五斗以下小戶免檢放傷者為令及行珠  
寧社倉之法其五乞寬紹興府和買其六乞減星  
子縣稅錢其七乞給白鹿洞勅額

戊申奏劄其一論刑以弼教乞獄訟先論尊卑其二  
論清庶獄在擇官乞州獄專注關隴人其三論經  
總制錢乞先將災傷年分盡依分數豁除其四論  
江西科罰乞令帥臣措畫其五論二十七年未有



寸效以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

甲寅行宮奏君臣父子經權之誼以勸 寧宗委曲  
感悟 光宗其二論讀書窮理其三論湖南重賦  
其四論邵州寨柵其五論潭州城壁

乞進德劄勸以湯武反之之功

乞進講劄勸不問寒暑假故日分

乞看詳對事乞地慶節不受賀

經筵留身四事其一勿葺東宮其二盡禮過宮其三  
不聽左右其四山陵改卜

論災異劄因都城黑煙乞修德

論災服劄因太上遺豫乞承重

乞修三禮劄欲閱借祕省禮樂諸書

經筵進講大學止誠意章大略與章句或問同惟閑  
繫人主身上處更覆懇切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直以爲好善惡惡之真恐只是發於必然之實意  
無自欺耳如乍見赤子將入井皆是舉一以繫真  
心之發見當以後來者爲正

桃廟議。異於禮官之議者三禮官欲以太祖居

第一室今議以 僖祖擬周后稷居第一用順

太祖尊祖之心禮官欲以 僖祖以下居夾室今



議以宣祖以下居夾室謂子孫祔 僖祖爲順  
不可以 僖祖反附於子孫禮官欲一世爲一室  
兄弟代立者同一世今議以一帝爲一室 太祖  
太宗 仁宗 高宗爲世世不祧在七廟數外而  
祧 真宗 英宗又謂以 僖祖爲始祖之廟議  
雖出於王安石爲司馬公所非而程頤實主安石  
之說

山陵議○謂國音坐丙向壬之說非禮經葬北方北  
首之義而紹興地淺氣溼當尋富陽臨安等縣

南康諸狀乞減星子縣稅及因旱乞截留綱解倚關

官物奏補賑濟人戶告身及乞賑白蠟洞老官院勸  
額及頒降九經

浙東諸狀乞撥會子度牒救荒給賑賑濟告身減丁

錢住催官物○捕蝗大者每斗百文小者每升五

十文巡歷諸州每州復奏事宜次年洩鐵乞悔過  
謝天責躬求言盡出內庫助費詔戶部催理舊欠

乞住催云輸納而復賑恤猶割肉啗口謂蘇軾言  
熙寧荒政費多無益以救之遲故也謂修水利實

短利長到岷縣用錢三十文糶稗一升繳進

乞修黃岩堰閘謂水利修則黃岩可無水旱之災黃



若熟則台州可無飢饉之苦

乞減紹興和質謂浙東惟溫州無和買餘六州共二千九百有奇而會稽縣元科納一疋者今二疋半緣立法之初先支見錢漕臣私於越而又復私於會稽故所拋獨多而貽害如此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弊而不先減當日請本之額如負千鈞背背不堪不減所負之物但移而實之懷袖必無益矣

乞減鹽酒義役欲行二稅墮萬戶酒皆福建法也義役則謂處州預排者有害欲依山陰置田助當役

者而不預排

按唐仲文六狀始行以丞相王淮之庇也道並之不敵勢利如此

守漳州奏減折茶錢龍眼荔枝乾錢費圖監鑄不足鉛本錢趙不敵所增無額錢大略謂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等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為登足於後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脅取之

條奏經界先乞權管次乞戶部給紹興打量撥算印



本次乞圖帳書并官爲出費次乞通縣均紐次乞  
官田學堂而辰戌丑未年更簿次乞召買廢寺田產  
乞張歸高登其人嘗同陳東上書後爲靜江古縣令  
不肯爲秦檜父立祠爲潮州試官論直言不聞之  
可畏策闈浙水沚之所由檜益怒削昌貶死容州  
申請

自爲同安簿即申學校及厚禮等事爲南康申造甲  
不可爲例增種麥往相爲改新水合廢石堤合修  
軍治不可移湖口縣而建昌屬于縣不可改隸江  
州木炭乞免折價謂是惡家有木無絃而暗零納  
不可折錢反重又乞定五禮乞從泗水條刊題  
加封陶威公侃且述劉義仲吳澹論替辨夢登天  
折翼之誣

論督軍秘職狀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  
刻無恩誑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慮傷  
治體不敢奉行

差役利害狀 朝廷罷支書戶長錢以充經總制而  
此等重役遂一切歸保正長

經界申狀鄭昭叔知僊遊縣承經界行移重息數目  
洞曉以告同官使洞曉又使保正長無不曉然後





折量兩月而辦

湖南總兵軍辛奔疾痲置後改隸襄陽相去千二百餘里甚便

二十二二十三卷皆符免狀自初乞獄祠至乞致仕

書

與鍾戶部論經總制文鑑謂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不過巧爲科目而取之民是時先生方爲同安縣領而真天下如此

與李教授及陳字書皆言曉諭錢州縣得通用

與黃相公書謂道亮之死正當以爲慶

與陳濟論鹽法謂福建上四州歲運一千萬斤而瀋落者何啻數百萬斤欲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從便徑就埋戶買販可增至千五百萬斤愚恐此事不可盡利以遺後善也豈先生偶未之思耶他日與趙子直書云欲明申恐增賦當以此說爲正

與陳侍郎書謂主講和而有獨斷而有國是二者大患之本

賀陳丞相書謂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



日不得平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繼此所與書登責之語矣

與汪尚書書謂首閣主蘇氏貢舉議為未知講求他日不可施於天下又書謂呂申公家三議論悖理而明公篤信之繼此所予書亦皆責之矣

答張敬夫書論復讎之名義○又書論將帥屯田及帥司團教為勞費強盜枉法殺傷犯奸縱火皆死為太過○又書請力為君相言問學○又書言孟子一書最切今日而以財用之柄屯田之議今日養民無出此二者

與傅守等書論流政

與呂伯恭書謂向見吾兄於僊釋之辨不甚痛說○又書論出處謂欲葺文字以待後世

與韓尚書繼參政陳丞相等書皆論出處痛快語也與史丞相等書皆力求歸

與皇甫帥書言湖廣之寇當募士又討之

與丞相書乞為白鹿洞官云與其黨奉異教香火為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令典使以文學禮義為官而食其食之為美

與南康諸縣議荒政書謂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



上宰相書謂以荒政之急為緩自古國家傾覆之由  
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  
餓今朝廷愛民不知惜費之甚明公憂國不如愛  
身之切其言甚至所當成誦

與趙帥子直書論舉子元令兩鄰附籍未為便當今  
有孕五月即四鄰先取本家乞附籍狀○又書乞  
免起精舍○又書言福建賣蓋事欲申明則恐壞  
各林擇之書論汀寇事當奏劾官吏致變者以謝其  
人倚閣錢物以慰人心不致響應即募土人捕之  
而差軍決是無用

與陳福公書謂要在天變地動而境外事不預焉

與陳丞相書謂易不易讀且讀詩書論孟

與史太保書責以變異重仍而不發一言○又書勉  
以勸主上求言

答詹帥書戒以勿刊諸經說又言先儒經解不以已  
姓名加經上○又書謂浙中惟論百出頗自附於  
伯恭又謂科舉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

答陳同父書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掇留取閑漢在山  
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又書云世間事思之  
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



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為奉大跖到底無着手私惡竊意兼奉大跖必就用陳同父來書中語然以此形容孟子亦不害其為救世之精采也與張元章書自言平生弊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若是本等差遣方之所能堪豈有不愛之理。又載虞丞相除蕭果卿御史蕭曰彼見吾情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貶我也其輕我甚矣首論其惡遂併攻之論者服其勇云與黃仁卿書請祠事云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慮得患失之心何處不是安世

與趙尚書言掃地利害絲毫何足惜情正當別作一置以漸消除。又書言拘集海船事定官點視即時放散令於界內漁業不得拘留

與留丞相諸書極言漳州失疆界及朋黨事又云朝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恐不得為興邦之言也愚謂魏證忠臣也故可自言不願若他人不願是甘為佞臣非欲善辭其君直諫其君為堯舜而已此說真不可不以為戒。又按晦翁漳州經界為吳禹圭一人之詐而罷與趙帥書極言之

與趙尚書書謂無可用之才出門牆又求謂改更學



按之政為開慢及趙為丞相又責以禘廟非禮於  
答黃仁卿書稱趙乃謂韓是好人今日弄得朝廷  
郎當自家亦立不住蓋時趙已罷相矣初先生胎  
趙書謂任天下事當自格君心之非始而格君心  
又當自身始最後謂今而後知丞相大不相知然  
則趙雖賢相先生後亦因國論而踈他何望焉若  
其與留丞相書責其聽邪言罷經界決不復為  
之用

與楊子直書謂喻於義為君子喻於利為小人而近  
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

盡心機

答汪尚書諸書論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則以身譬  
之而誘以求所安之是非其辭婉甚爰論兩蘇與  
王氏異同則以孟子天討明之謂王氏僅足為中  
韓儀衍蘇氏學不正而文成理其弊又不止楊墨  
其辭其嚴蓋釋氏人皆知其為異端心自習熟而  
嚮之故使人心反思其是者之是安蘇氏聲名文  
學震動一世未嘗有以為非故非峻辭以闢之則  
人莫悟也。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  
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亦必及於高祖但



疏數不同耳。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先生謂不若為之置後。

與張南軒諸書謂胡氏改姪字稱猶子未安謂節祠當隨俗但不當用此廢四時之正禮。謂伯恭漸釋舊疑蓋佛學也。又謂其目前只向駁雜處用功又出入蘇氏新巧壞心。謂明道之言通通灑灑渾然天成伊川之言實實精深可奮夫功。謂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重裏面已不勝其憂。謂為學只於此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他日先生與汪尚書又謂不學不思而坐待忽然有見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干涉自謂有得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此則釋氏之禍橫流捲天而不可遏有志之士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愚按論佛教之害政古惟一昌黎論佛教之害人心今惟一晦翁害政之迹顯而易見害人心之實隱而難言故關佛者至晦翁而極。論春秋正朔謂加春於建子之月愚謂此說



尚當考訂古分三統各以其時受朝貢可也四時  
有定春實在寅而移加於建子之月於義何咎且  
豈所謂行夏之時者耶

答張南軒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

又云解經但可略釋名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  
○又自云傷急不容耐之病苦未能除若得伯恭  
朝夕相處當得減損。又云子奇兄弟氣象甚好  
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於踐履中要人悟得本心  
此為病之大者。夜氣不足以存不是存夜氣是  
存心

吳南軒論癸巳論語說一一疏駁其未然者按南軒  
多是統說大體又多於本意上生新意晦庵則分  
文釋句只依本意而使學者自得之以南軒高明  
若此今為晦庵所疏駁猶未可安况新學晚生不  
經師匠而可自是其說者乎晦翁之盡言南軒之  
受其益皆後學所當自反而以兩說參訂可使人長  
一格尤宜詳味也

琴南軒論良心發見處謂即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  
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而鸞飛魚躍觸象朗然  
。論心性之別謂情根乎性而宰乎心中節不



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不宰而非情能病之。又謂盡心知性知天孔子謂天下歸仁者也存心養性以事天。嚴再請事斯語之意也。又謂有天地後比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又謂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是私意而已。又論仁謂仁者生之性愛其情孝弟其用公者所以體仁上蔡所謂知覺只是智之發用處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爲仁則不可。又論未發之旨謂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靜中

動事物紛紜而中鏡不差是動中靜

答東萊書來教謂吾道無對不必較勝負恐吾道中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人心不若無之爲愈。論說左氏亦頗傷巧恐後生傳習重爲心術之害。精騎恐誤後生讀書命不成片段。人心至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外事十損四五矣但恐密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清議二字記是劉元城語。

答東萊書謂佛老文字替邪害正者雖工不可取每





○廬草竒處盡在山南南康作劉凝之庵以俸給不應得者爲之。○凡此隨俗漸乖宿心。○子靜近知說人須讀書講論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子靜約秋涼來遊廬草渠兄弟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八耶。○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其書之此不敢辭。○子靜到此數日講論比舊亦不同又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燕因與說渠難唯唯終未窮竟

答東萊書謂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

○明道言富與元豐大臣共政此非權藉苟以濟

事然亦須有明道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誠心感人

然後盡其用耳。○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觀其辦理

伊川之奏豈盡以東坡爲是。○橫渠羣表出於呂

汲公溺於釋氏非深知橫渠者。○爲學上序爲已

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使深。○明道嘗爲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不載

明道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於西監一狀計較



如此明道乃孔子之微較伊川乃孟子之不見諸  
候也學者只當以伊川爲法愚謂此魯人善學柳  
下惠之意也合以答東萊說明道欲與熙豐大臣  
共政一段參看。溫公論東漢黨綱爲光武明章  
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不知有漢室却是  
黨綱之禍敗之如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其  
子爽已潛遊於董卓卓命之朝及其孫或遂爲曹  
操之臣想當時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荆州地平  
守當在外。趙子直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宜乎  
作黃人也更進一步參到周子充此位矣。居官

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

答陸子壽諸書反覆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辨語  
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辨語尤切將其  
理有未明而不能盡入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  
斥其空疎杜撰謂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  
亦可矣書亦於此而止愚按先生平生拳拳陸陸  
之意不少衰相約來游廬阜幸其議論稍回子壽  
之死子靜亦求銘於東萊而求書於晦庵道說之  
交自若也。

答陳同甫諸書大闢其草漢唐之說意氣軒騰辭鋒



峻厲有出師一掃之象同南終信服亦歲修晦廢  
始生之禮云

與范直閣書論忠恕一貫謂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  
所契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  
與黃端明書謂其有德請納再拜之禮。

與王龜齡書謂其有節行聲名而勉之以學

與陳丞相書謂求賢將使正己母取之投書願啓之  
流以對偶評天下士

與劉共父書謂有志天下者和士必於無事之時

答鄭景望論舜非輕刑訓釋實意甚精但欲與刑

愚恐此事當更審辨揚臣并具丙升亦非聖人所

答尤延之書論楊雄臣賊若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  
亦不免誅絕愚按雄之劇表甚美新似不止畏死貪  
生而已莽亦何嘗殺不領功德者耶然惟後世羣  
之比孟子甚至本朝名儒或抑益而尊楊先生獨  
奮春秋之筆與孔子誅少正卯異事同科亦奇矣故  
答林黃中謂其論室丘及闕邵氏先天之說皆非

與郭中晦論撰著且論易有太極一段以卦畫言之  
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  
陰四象者陽之上生陽為太陽生陰為少陰陰之



上生陽爲少陽生陰爲太陰八卦者太陽上又生  
陽爲乾生一陰爲兌少陰上生陽爲離生陰爲巽  
少陽上生陽爲巽生陰爲次太陰上生陽爲艮生  
陰爲坤。又書論西銘理一分殊。

答程可久黍尺及先天圖又云不須別立明庭

答程泰之撰著之法及論焦延壽以震離兌坎直四  
時十二辟卦直十二月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  
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初無法象本無可據不  
待論其臧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見其尖楊雄太  
元次第乃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亦去震離兌坎

而但擬六十卦。又書疑東陽陵即今巴陵。  
原即今蘆山敷陽山正在蘆山西南。老子儼若  
容一本容作容字協韻

答李真爲謂麻衣易說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戴主簿  
名師愈者所造

答袁德仲諸書或謂河圖洛書不足信先生謂無柰  
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袁謂邵子先天之說不  
足信先生謂自初未有畫說六書滿處爲先天伏  
羲所畫及卦成後各因一義推說則後天之學而  
文王所演其餘答卦位納甲等說纖悉具備且寄



以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其意象始有不知手舞足蹈者袁終不從先生歎曰信乎其道之窮矣。謂參同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備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先生蓋自疑以譏袁之輕議也愚接近世趙一岩編易序叢書乃直指此為先生欲學參同而不能先生豈欲學參同者故燭破如此明白又豈不能者哉。

與周益公諸書請先君子喜學荆公書屢被荆公書

正蘇公所譏笑者所好不同每如此然荆公書亦終非可訓者。又議論呂許公范文正相與其後歐公載同心國事而忠宣削之曲盡其情愚謂忠宣削之誠是也文正平生為呂公所費晚不得已卒為國家強起耳歐公他人也不知其細可為兩家調停之語忠宣為人之子家庭之所聞見悉矣豈可厚誣乃翁心事哉

答耿秉謂入浙從士大夫游所聞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

答薛士龍謂自熙寧立教官學者不得自擇師是以



禮記卷之六

答林謙之謂自昔聖賢教人莫不以孝弟忠信莊敬  
持養爲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例以爲鉅根小子之  
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  
而聞者

答河國林謂自得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今人多作  
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許順之謂子韶說得儘高儘妙歎病亦愈深又一  
書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慶歎不  
能去慄○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裝回問

禪那得清矣詩爲有源而活水來此說亦見於書

順之書中。  
答范伯崇謂在遠廢祭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  
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礙焉今人居喪  
平日之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  
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按禮外祀雖  
喪不廢內禮純吉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卒哭特祀  
於文蒸嘗禘於廟者春秋時禮之變

力學之說見與魏應仲書居官之說見與范伯崇書  
皆當寫出服行者也



影登奉主之說見答劉子甫書

答何叔京益省提撥僅免慳憤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着力。孔明出祁山略數千戶而歸蓋所以全之。孟子文讀為義有新絕自新之意。張疾古字通用不必言誤。墨氏以儒者視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又謂湯許以具臣已過

是皆兵和京書謂存者道心亡者人心愚意理難相近語各有為人心道心是狀體段之隨異存存亡

是指效驗之相反分以存者為道心一念之復本體固由是而全若以亡者得為人心則恐亡是故而不求之謂於人心何有或者人心止是飲食視濁之類晦翁自謂進上智不能無人心則人心非亡之謂也。又書謂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一見疑之徐讀至盡點晦翁自注云此句有病以此知後學讀前賢之書何可執一言為據且知連日點校亦粗知其方惜未能閑居靜觀也。又書謂所學繫於所重惠按此語類程先生稱性雖學作方所貴者資位繫之一字更合斟酌蓋學本期以變化



其氣象之偏但人自各隨其稟以有成就而能自  
變者難其人耳。又書說難用顯微以理象而言  
極分曉

答馮作肅書謂性死而不亡若以天地為主則非有  
我之所得私若以我為主是乃私意之尤者釋氏  
正如此

答連嵩卿天下歸仁只以仁歸之知示族壽孝之類  
答程允夫謂蘇黃門早捨蘇張之指既歸老之  
精粗古史皆不中理。又書謂其微元祐末年  
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揚長使傾危忠宣。又謂蘇  
氏嘯孔文仲去程子文仲後活唱血至死事見呂  
正獻遺書

答胡廣仲論性謂是指本體而言靜則只是情之  
未發非以靜狀性。又書辨太極七疑。

與共晦叔論祭儀廟皆南嚮主東向朝在所居之東  
南。又書辨周正。又一書答林擇之說三代正  
朔尤詳然皆疑辭

與石子重書聞洪适在會稽開張子韶經解此禍不  
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館職又與學官不同

神宗嘗許其論事。曾哲舍意見從容不迫灑落





自在之意亦見狂矣

答陳明仲書多辨佛學○又書言別廟者凡五等

答李伯諫謂以釋氏爲主然敬伊洛而不敬非孔  
孟者直以身爲儒者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  
之哉○又書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以先王之言  
爲重若真胡種族不招認此語矣所以煅煉之如  
此又云便欲立地成佛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  
便欲他立地干雲蔽月豈有此理所以開曉之又  
如此伯諫終以此回心云

答具公濟諸書亦辯佛

答林擇之謂古人自小學中潛養成德今人無此工  
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思慮求之又書  
云日用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頭處與平日  
所講相似不相似

答蔡季通書託以教子令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  
者揀數十篇令成誦○所論及鍾惺星經易圖陣  
法琴說卦氣等而織林黃中表機中義菲邵氏蓋  
季通實先生博古之友也

與方伯謨書多論易語孟○又云爲雨到天師前修  
香便記着後漢書何緣有效



答吳文叔書論制度謂求義理論看史謂且當治經  
與吳茂實書謂陸子善近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  
淳極佳

與任伯起書謂今士大夫能言其如鸚鵡

答江德功多論經書謂近世溺於佛學而辨其易說  
之非

與黃直翁論經

答曹子野論史

答虞士朋論易論語

答游誠之謂力大則力處在感而不在覺

答王子野辨益知長之說及老子等說

答李深卿辨儒釋及呂氏之學甚詳

答楊子直論太極極詳蓋世所讀者

答虞孝晦及鬼神之說。又舉陳了翁事終其夙變

。葬法沙灰隔蟻炭屑隔木根。十二律各以  
本律為宮而生四律每間一律中  
間名備二律為二均之聲變

宮變祉者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乃十二律

之本聲。問日之所由謂之黃道而月有九行黑

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三出黃道

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不同



如此何以同變而食答謂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循黃道而行日月道雖不同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朔則同在一度望則遠而相對弦則近一而遠三其交候如一人秉扇一人執燭而過說在詩十月之交孔疏甚詳。

答曾致虛云識字在地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紳持圭幸全在敬字。白鹿只作禮殿不為象設依闈元禮臨祭設席。

答袁商伯及喪服制度。位釋法只卦之於地。答詹元善攻其治詞。其甚至。

答潘叔昌謂建州有梓柎者常言始皇賢於湯武管

仲賢於夫子。荀彧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何

足悲

四十七卷皆答呂子約書所問似覺纏繞細膩費先生之說世多使人厭倦

答呂子約書四十卷多不切之問纏繞不了先生謂

伏羲神農見於易大傳八卦列於六經史遷獨遺而不錄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必上古貨殖傳誠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

答王子合云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議論之間深覺有益先生與一時諸儒切磋者如此近世乃誤以爲朱陸會爭之地甚者至立學以主陸可歎也已今日先生居喪時家祭不行及至時即略具飯食墨客入齋酌酒瞻拜愚謂此以義起禮孝子慈孫之志盡矣○應世接物隨分應副○子合問孟子道性善伊川以爲本明道言其繼

何也先生謂道就發明處說伊川是道氣在言○問八卦之位如何答謂碩節論伏羲八卦乾南坤北文王重易更定此位大衆近於傳會穿且當缺之愚按先生專主邵氏之易而今其說又如此然則後生且讀文王易足矣他將焉考○經界事先生自謂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牌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

答滕德粹云四明多賢士所識者楊敬仲呂子約歸所聞者沈國正張表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楊元範謂元立利貞文王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



象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愚謂此平實語又謂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愚謂此通透語

潘恭叔問答謂相公非殺兄管仲非事

維葛卿謂相公

為弟○謂鄭氏不曉周禮鬻章之文以七月一詩

分三體鬻章之幽雅幽頌恐大田良相諸篇當之不然即別有詩若如鄭說以四章半為幽雅三章半為幽頌成何曲拍耶○風皆自然如風動物而成聲若謂關雎周公所作只與後此雅樂章相似○卷耳是欲酌酒以解其憂傷

答鄭仲雅若無有義而但欲曉解文章則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高氏遺真祝詞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關元禮作靈辰不留○吉函祭以讀祝居主人左右為別

答程正思說訟葬地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為愈也○致知力行論先後致知為先論輕重力行為重○異論紛紜不必深辨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愚按先生平日衛道之嚴迹多類此豈非有先生之學則可耶然吾徒真不可以不戒也○浙學尤更醜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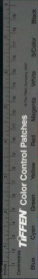


如灌叔昌呂子約皆深陷

答周舜弼行篤敬執事敬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特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訓釋致中和之注頗詳。答董叔重書叔重論殷之三仁有云當與社稷俱存亡不可復讓明善保身之義愚按明哲保身但存進退之節非謂貪生畏死若死得其所是於月。保身非相反也。論河圖洛書天地之數皆。論禹貢稱漢水入江。漢為彭蠡。恐當時地入三面。禹亦不能細考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益今人不敢談經文有誤多回互。愚謂彭蠡。

受江東西之水以入於江亦猶漢水受荆漢等之水而附入江也。若謂彭蠡因漢水入江之勢相衝洄湫不能射注直下而名之為匯則可。若謂漢水之盛江不足以容而匯入為彭蠡則不可。凡言五世者自本身通數。良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當止處不見己身之有利善禍福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強弱貴賤也。為銘墓云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

答黃子耕祭禮神主惟長子奉之支子居宮感旋設位以祭。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更有自家。



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缺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調遠區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經界打量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角曲處約湊成方却自首事

答曹立之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遠避亂世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亦何望其有益人國哉

答萬正淳正淳論舍生取義謂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為輕重謝氏乃謂生重於義則舍義取

生且義而可舍雖生無益矣。王淳引張子語

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恐失之太高子思雖云天下莫能載復云天下莫能破大小兼該可也愚竊意莫能載者喻其大之極謂君子語道之廣大也莫能破者喻其小之極謂君子語道之精微也破之一字注解未甚訓釋愚竊意粟粒之小針可破之若愈小則雖針亦無所用其巧故曰莫能破焉。○春秋滕杞諸國書伯書子不常正淳謂當時以爵之大小為貴之多少故有職貢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如子產爭於平丘之會及吳晉黃池之會可



見先生云沙隨說正如此。游揚爲老莊之說。陷  
溺得深。橫渠說乾卦恐皆過論。易有伊川傳  
只看此尤妙

答吳伯豐書多論讀大學詩論語西銘所言多與先  
生契合先生託以詩傳補脫及緇祭禮

答葉永卿先天圖具推行之法

答劉公度書議臨川荆舒祠記譏陳君舉只要雜博  
包衆說不相傷業正則亦是如此聖門教學循循  
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

答胡季章謂今人讀書皆却經文橫生他說。又說

古聖賢只見義理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故其接  
直是判斷分明推以及人吐心露膽亦無回互。  
孟子說未有義而後其君雖是理之自然到直截  
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謂善類消磨得盡  
之說若消磨得去此人便不濟事

答胡季隨南軒文最好是奏議吳時自作一書。又  
書論戒懼謹獨兩節文義極分曉可以細讀。爲  
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  
其真爲高遠者反是。自謂灑落者乃是踈略放  
肆之異名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延平先生拈出是





要學者識深造自得氣象不謂不一再傳其弊至此古之聖賢只是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此等處未宜言也

答高應朝講義君不教人以日用工夫只學得一場大話

答沈叔晦書謂刻東萊文真偽相半惟大事記有益○答所問兩塗之疑謂聞道讀書須誥以所謂道何道所謂言何言謂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更願審印以決其是非愚謂先生以其受象山之學故其說如此所謂引而不發者耶再答讀書數條令虛心學讀本文君便雜說說下權只得周全人情恐亦闕其先入為主者

答孫季和書墨子和自謂病在輕弱先生令痛下功夫知行並進又與論中庸大極等說且云浙間學問一向外地自恠俱在亦頗覺其弊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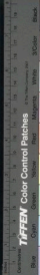
答石應之書是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答諸葛誠之書皆言處字靜辨只是尋箇是處

答項平父亦以其習子靜議論而告以講學工夫

答應仁仲論易本義不自意推尋至此

答王季和謂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間



答時子雲謂向編近思錄欲入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

答王伯豐說參伍字義及畫卦法

答趙幾道謂蘇子古史序於義理綱領見得極分明惜其後初為學功本無次序

答楊簡卿書却其求趙師書云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闕陞

答吳宜之却其求館求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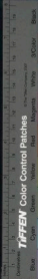
答趙昌甫云只固窮兩字是着力處不然即墮坑落堑無有是處又士巧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

絕無而僅有

答徐君立論動靜及經疑

答潘謙之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見得靜坐真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答李守約持敬工夫只大綱收領勿令放逸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又答李守約庶母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若生已者則儀禮有公子為其母之文○因人說琴瑟為考之然不能琴



答李時可說誠者物之終始云人心不誠則雖有所  
為皆知無有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  
皆為唐偽○又書云王氏書義序明言是穿說則  
公奏議却云一皆經臣手○又書其書說條例  
戰兢躊躇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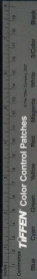
答顏子堅云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徵天秩之隆方  
將竅冠裂冕以從夾狄之教頭道不能諫止已失  
友朋之職即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聞  
已得桐曹牒吳樹有斯急作此奉報且更與子詩

誡之

答安仁吳生極罵其狂妄將答趙然道書生之兩書  
合看極有益

答范叔義謂挈矩之義少日聞之范公如圭字伯達  
答趙子欽以其欲棲補易傳七分先生云其曰只說  
得七分者亦曰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  
者自着力耳豈是更要添外料釀元酒而和太羹  
也耶

答徐叔載云放翁詩近代惟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  
答葉正則責其所著書多籠罩含糊又自謂在荊州



看得佛書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殺決不暇看  
佛書欲得面會相見彼此劇談不須得如此遮前  
掩後欲說不說做三日新婦模樣

答徐居厚令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  
學只是如此却不知得它合下次第大底本領方  
有功夫到此

答方賓王多論語疑

答陳師德言讀書之法

鄭子上論愛物謂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  
之物異恐聖人於此亦有差等先生云此說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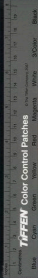
答林一之文字只就一段看不須引讓旁通。又論

三代什一之法甚詳合細考

答李堯卿多論經疑答陳安卿亦然安卿尤善推廣  
詰難

答張仁叔云什一之法須以周禮為正而參取孟子  
班固何休諸說愚恐且當以孟子為正若周禮雖  
名為周公之書而實出於王莽之世不先於孟子  
也。說律呂正聲是全律之聲子聲是半律之聲  
其說甚詳今作圖子輪轉看

答謝成之云詩枉費工夫不切自己淵明所以為高



正在不費安排處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  
雖其尚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太  
極說各一其性者云五行各專其一而人則兼備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  
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  
要分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

答胡平一云周首十一月而春秋書春正月若其下  
書建子月事則改月號而以及冬爲春若書建寅月  
事則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爲胡氏學者乃謂天子  
欲行夏之時必寅月爲歲首所書建子月之

事無其位不致自專也然月與事當差兩月恐  
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不若缺疑之爲愈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甚悉云氣質之性只是本  
然之性墮在氣質中

答宋深之謂子莫執中與三聖執中文同意異及孔  
孟言性之異

答陳器之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然  
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又書云性之綱理  
有四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又是對立關係  
仁義雖對立而仁實貫乎四者之中智又能成於



能成終者也

答葉味道既附後主復于寢陸子靜不能行而子壽  
微伏

答徐志伯四壁環列前輩之象而遊燕寢則其中非  
便穢非香得夫子象無設處為此耳

答鄭衛老問近思錄云王介甫說律是八分書言律  
之長處又云封建郡縣互有得失理則封建為公  
答張敬之云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惡恐服  
人不過欲人之服已未必忌他人之為善若以晦  
翁他處議論釋之恐此亦於本意上略後過界分

更當俟長者而請焉

答林正卿論蔡季通被謫云陳子翁曾作諫官及被  
謫猶着白布衫屨着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  
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正卿  
謂伏羲易如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莫知其然文  
王周公易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後之私記  
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潛龍牝馬等  
物如今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  
孔子身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三三四五上  
者位也九六者人之才也處其事居其時用其物



才位適所當則吉否則凶先生壯云近之。十三  
卦或云蓋取者疑辭未必見此卦而制此物

答彙惟徵春秋經文太略諸說太煩且其前後牴牾  
非一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求之

汪叔耕以太極圖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先生答謂聖  
賢言語惟恐人之不解豈有故爲不盡之言而單  
傳密付也哉此篇甚詳

答方若水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果過不惟不可  
有求之迹亦不可萌求之心不惟不得說着  
求字亦不可說着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

知也

答方子實主一無適之謂做只是處轉相解非無適  
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云先天圖自復之乾爲陽自過之坤爲陰  
贊康節手探足躡者以遇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  
足言

答吳砥謂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康節之告章子厚  
云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林下一二  
十年使塵慮銷散習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答吳斗南說聞道及廟制等兩書其詳可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答朱衛道論性理與釋氏兩書皆當讀

答余方叔物性甚詳

趙恭父書奔喪投壺兩篇曲禮之正篇儀禮亦名曲禮  
答趙恭父不得已而從宦惟有翰靜晦默勿太近前  
為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  
消息也

趙致道謂程子言仕宦奪人志蓋於空礙處便侵入  
於隨時徇俗先生云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

答許生近年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書者其法  
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

不可知之地以俛俛一旦恍然獨見

答汪勿直管仲不死子糾而從相公乃是先迷後得  
答潘子孝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隨動

隨靜無時無處不自省覺○又云揚敬仲其人簡  
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又自  
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為嘵嘵也

答余彝孫不耕穫不菑畝此文乃自始至終都不營  
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  
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

答林德久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





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  
理○又書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  
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愚按先生以此說性理儘  
長若以文勢觀之恐合且依諸儒之說順下說去  
蓋下文有知性則知天一句影帶分曉盡心則知  
性知性則知天皆是一串順去道理今若以盡心  
本於知性則下文知天又本於知性恐文理未必  
然況人豈有不先盡其心而一切以性爲先者然  
先生說則以知性爲明理固宜以明理爲先也○  
又書云仕宦只合從遊說注擬是家尊茶飯令人  
于堂慣了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俛首其  
間爲人所前却

答歐陽希遷孔子只是說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  
仁字之義理○希遷疑明道言性以爲水初出無  
獨或泥沙外物汨之此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  
豈得以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蔽時事又疑才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奢宜不可究詰之地  
答嚴時亨鄉黨雖上齒有爵者席于尊東使自爲一列  
不爲衆所壓亦不厭却他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  
張元德謂許世子止之事左傳云許悼公寤飲世子



止之藥卒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也可見悼公之  
死於藥矣若當時止偶不覺卅子何為遽棄國而  
出奔先生謂於經不見詩止出奔事

答甘吉甫云舜居深山尹耕莘野豈不是祭以終身  
後來事業亦偶然耳

答黎忱易經未易讀蓋易本卜筮之言故先王設官  
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  
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爻變繫辭之  
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存乎已不得  
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不若且

看詩經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

答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  
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先生答云程  
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  
皆當合祔並祭○又書云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  
妾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尸家設主弟不立主  
只於祭時旋設位以信榜標記祭畢焚之○未分  
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只謂之健順

答李敬子天之外無窮而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  
星拱北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乃



以算數而得之非鑿空而言亦與左旋拱北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又云曆說如月令躔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

答胡伯章葬地須擇稍有形勢環抱處廬墓則不必○又答李繼善誌石須在墓上二三尺許

答郭子從據周禮賈公彦問人少稱伯其甫至五十乃去伯某用而專稱伯仲○古用小皮帶束衣而外加大帶故謂之紳申重也○江都集禮祭版皆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下文云八分大書

後人以八分連五分難讀至改為五寸八分

答葉仁父身外之事當一切聽天其自至者亦燭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

答孫敬甫說禪學云少曾見其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禪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答吳元士詩律及琴甚詳

與華仲至論詩謂古今詩有三變虞夏以及魏晉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著律詩下及今日為一等荆公詩選乃就宋次道所有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歎然使



老夫筆剛更當去其半。放筆筆力愈健簡齋詩  
有合改定題。龜背文正春甲五應五行次甲八  
應八卦又次甲二十四應節氣

答卓周佐拒其求薦甚詳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言性情甚詳

答或人謂經傳之言誠有指實理而言有指人之實  
有此理而言有指人之實其心不自欺者而言

又答或人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  
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尋馬只成閑話矣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五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三

梅庵先生文集二

雜著

尚書堯典注安安古說有以爲安民之當安者今定  
爲無所勉強之說蓋此節上下文皆言聖德未及  
安民事也百姓古說有以爲百官之族姓者今定  
爲畿內庶民與下文萬邦相協謂民爲百姓亦便  
也朔方朔字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堯冬至  
日在虛昏中昂今日在斗昏中墜蓋天有三百六



老夫筆剛更當去其半。放筆筆力愈健簡齋詩  
有合改定題。龜背文正春甲五應五行次甲八  
應八卦又次甲二十四應節氣

答卓周佐拒其求薦甚詳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言性情甚詳

答或人謂經傳之言誠有指實理而言有指人之實  
有此理而言有指人之實其心不自欺者而言

又答或人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  
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尋馬只成閑話矣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五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三

梅庵先生文集二

雜著

尚書堯典注安安古說有以爲安民之當安者今定  
爲無所勉強之說蓋此節上下文皆言聖德未及  
安民事也百姓古說有以爲百官之族姓者今定  
爲畿內庶民與下文萬邦相協謂民爲百姓亦便  
也朔方朔字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堯冬至  
日在虛昏中昂今日在斗昏中墜蓋天有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  
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  
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  
而西歲漸差而東東晉虞喜始立差法約五十年  
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倍其年又反不及隋劉  
焯折衷爲七十五年○閏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之度一天體圓健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  
過一度日少遲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月尤遲  
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以三百  
六十日常數計之日行多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爲氣盈月行少五日九十四分之五  
百九十二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嬪  
虞之下欽哉字說以爲戒二女之辭於文意極順  
前無此說

舜典以至於僖宗柴望爲句按書有三月庚戌柴望  
詩有迺狩告祭柴望則柴望二字相連爲文甚明  
前此以柴字絕句者真不子細耳○卒乃復古說  
謂五畧受說則還諸侯今說謂事畢則不復東而  
西向○變曰於余擊石拊石謂此益稷之謠聞方  
九官相避不應自夸○琉璃瑤者美玉師瑤以



星言天三家宣夜無師說周髀謂天似覆盆而  
極居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自近而見  
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多失渾天  
以爲天包地天居地上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  
下亦然北極去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  
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  
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歟壽昌始鑄銅爲象轉而  
望之知日月星辰所在即璣璣道法蔡邕以爲方  
得天體之實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外曰六合儀  
置單環面定四方側立思雙環刻去極度數半出

入地上下其一結於子午爲天經其一結於卯酉  
爲天緯天經環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  
以挈在內三辰四遊之環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次  
內曰三辰儀亦爲雙環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  
之軸內挈黃赤二道赤道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  
刻宿度而結於外環之卯酉黃道爲黃雙環亦刻  
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而交結於卯酉而半  
入其內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爲秋分後之  
日軌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日夜隨天東西運轉  
日月星辰於是可考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亦爲



黑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環內兩面各  
施直距外距指兩軸要中之內又為小窳受玉衡  
要中之小軸使衡隨環東西運轉又可南北低昂  
以待占候者仰窺為東西南北於是無不周遍愚  
按周髀謂日月遠斗極以見不見為晝夜即道家  
日月繞崑崙山相隱避為光明之說然道家之所  
指者山也山在地而高人或為其所隔則容有不  
見者縱使其事尚或可說周髀之所指者斗也斗  
極高懸日月縱環繞於其上人亦安有因其遠而  
不見者哉幾於釁用之而愈舛矣日月星辰隨天  
運轉東浮西沉人人共見則渾天之說為可信而  
本朝之占驗愈密矣

大禹謨金縢召誥洛誥等說及武成日月謔

孝經刊誤自開宗明義至庶人章去其所引詩書合  
為一章曰正經余章刊其雜引左傳等文而存其  
與經相關者為傳初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  
引詩非經本文沙隨程可久亦言王山汪端明以  
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先生因而廣之為刊誤

讀管子弟子職始於學則次奮作次受業對客次饌  
饋次乃食次澗掃次執燭次請任次退習凡九篇





皆叶韻而又質濫先生為之注釋古者小學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於斯乎有考矣始於學則謂人莫  
先於學凡其後所叙皆學也審作次之受業又次  
之晨必先長者而起給事之後即讀誦也請社又  
次之而退習終之夜必後長者而寤給事之後復  
讀誦也此其大略也致知躬行工夫文進此其為  
大學基本云

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古易上下經及十翼凡十  
二篇費直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古十二篇之易  
遂亡王弼因之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惟乾之  
小象不繫于爻辭此記晁氏說也先生注按詩疏  
漢初傳訓旨與經別行及馬融為周禮注欲省學  
者兩讀故就經為注高貴鄉公謂象象不連經文  
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然則先生本義之作蓋復  
其舊也云

著卦考議撰著之法五十策去其一以四十九策分  
置左右手所謂分二以象兩又取一策懸於左手  
小指之間所謂掛一以象三撰者數之也先置右  
手策而以右手四四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策而  
以左手四四數右手之策所謂撰之以四以象四



時四之後必有零數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  
指之間右手者歸於第三第二指之間以勒之所  
謂歸奇於扚以象圍一掛兩揲兩扚爲五歲之象  
故曰五歲再聞故再扚而後掛及後掛則又置前  
掛扚之策復以見存分二掛一爲第二變矣毋變  
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營初一變兩揲之餘掛  
扚者不五則九第二變不四則八第三變亦不四  
則八總三變之間若一五兩四而三皆少稱老陽  
以掛扚之餘存者三十六以四計之則九揲而九  
陽數也或兩多一少則存者二十八以四數之則  
七揲七爲少陽若一九兩八而三皆多稱老陰以  
掛扚之餘有者二十四以四計之則六揲而六陰  
數也或兩少一多則存者三十二以四數之則八  
揲八爲少陰老陽則乾也少陽在初爲震中爲坎  
未爲艮老陰則坤也少陰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  
兌三變成一爻十八變成一卦此其大略也諸說  
之誤者先生各條列以辨

琴律說謂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  
之律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後之多少律管之長  
短而二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今人但以四



折取中又謂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大簇之商三絃  
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祉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  
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而一絃之中又各有  
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皆起於龍巖終於臨岳長  
四尺五寸不待抑按而爲本律自然之散聲又謂  
七徽之左爲聲律之初氣厚身長聲和節緩故琴  
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爲正聲正律初氣之餘  
承祉羽既盡之後而黃鍾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  
其下六絃之爲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其  
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自聲已散而復圓是

以雖不及如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  
氣愈散則愈迫聲愈高節愈促此六徽之後所以  
用之少又謂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  
按徽所取五聲之位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  
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  
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責者也今人不察皮以中  
徽爲重而不知散聲之爲尊又謂調絃古人所以  
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乃迫於聲律自然之  
變與象刑說雖發明帝舜之欽恤實讓後世之輕刑  
且謂少正卯之事獨荀况言之必歎魯國儒憤理



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夢其權耳

樂記動靜說辨性情字義詳甚。已發未發說再詳程氏遺書高推見中間一段日用本領工夫其說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與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愚謂此段不特有功於程氏亦有功於子思所以指示後學用力處甚而若程氏止說中和兩節而有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中者尚合審訂蓋赤子之心恐不過無偽而已及其發也恐未必能中節而和。太極說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

者命之所以行也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直也

明道論性說按明道論性多非後學可遮曉而先生一一與之辨析。機心說辨佛氏以心觀心之說之繆而聖賢所謂精一操存盡心存心者皆心自爲之主與佛氏言心迹相似而實不同

仁說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曰仁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也程子謂愛不可爲仁者但以愛之發不可以名仁其徒有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非仁所以爲體



之真又有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可以言仁之  
包乎智非仁所以得名之實

王氏續經說謂三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  
莫能及之非功効語言之不類乃本心事實之不  
侔也王氏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銳不自量其力  
之不足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爲湯武及不  
遇而歸後採拾兩漢以求文字言語之陋依倣六  
經次第來輯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爲周孔又不  
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

養生說謂莊子稱爲善無近名爲亞無近刑終譽以

爲經者中也爲善則長其名之累已而不敢爲  
惡則擇其不至犯刑者而竊爲之乃欲以其依違  
苟且之兩間而循其中之所在不論義理專計利  
害乃敗德之尤者

觀列子偶書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  
有者即佛書四大各細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  
由出此類甚衆聊記剽掠之端

跪坐拜說兩膝着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神腰  
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頭着地  
爲拜○周禮九撝辨一曰撝首手引頭至地稽留



多時為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重二曰頓首頭叩地即舉不停留為頓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為空首君答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齋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答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畫說壺容斗五外注乃以二斗釋之備方利虛加整數以定之也然知備而不知還先望視而圖之去四角虛數四分之一外圍二尺四寸一分伍釐腹高五寸受斗五升如經之云

深衣制度衣二幅不裁裳六幅各裁為二以袂頭向上每裳三幅上屬於衣一幅圓袂口徑一尺二寸方領者兩襟相掩則自方衣裳皆緣寸半帶廣四寸垂其餘為紳

殿屋廡室說及明堂說儀禮釋宮○宮必南鄉廟在寢東屋必五架通乎上下特廣狹隆殺異爾中脊為棟前一架為楣前接簷為殿後楣以北為室與室相連者為房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室南其



戶戶東而牖西戶室爲中雷西南隅爲與雷牖之後東西隅爲變當戶室爲中雷西南隅漏日光所漏入也戶牖之間爲依堂東西之中爲兩楹間南北之中曰中堂東西爲序序即墻也堂上名序室房與次名墻堂下曰墜曰墻其實一也堂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曰廂相相待事之處也亦名東西堂堂角有玷以土爲之堂之側爲廉堂堂基廉稜之上也堂東階曰阼階阼也所以酢賓堂下至門爲庭其塗爲陳門限爲闕夾門之堂爲塾塾有四東西各又分南北鄉也屋之四垂爲宇檐之

東西起者爲榮爲翼

脊社壇說壇高四尺四面各廣二丈五尺四出陛社以石爲主如鍾高二尺五寸壘十五丈 坎在壇北壬地木隨土宜

并田類說集荀悅論及班志

禘拾議王制天子七廟五昭三穆與太禘之廟而七漢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禋官以序昭穆明帝遺詔無復起寢廟至今遂爲同堂異室之制獨原廟外爲都官而各爲寢廟爲近古而禮本不經故李清臣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



側揚時謂會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說  
孫通然不知所以致此由廟制不立而人心有所  
不安也

遷毀之序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而階佃非之不知昭  
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  
不為父子之號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  
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如佃  
之說以為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安得復為昭哉  
五峯胡仁仲論短喪失不在文帝而在高帝愚往歲  
讀漢書亦嘗及此不料前輩所已言也

禮記圖說先生請復祀 值祖而越汝愚丞相不以

為然給舍樓銅陳俾良附其說徑不行

君臣服諸淳熙丁未 高宗上儼禮部令用布四脚

直領布欄衫麻絰州縣莫曉其制先生謂四脚幘  
頭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  
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  
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  
代古冠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  
之幘頭其實本一物也至於直領布欄衫上領不  
盤之說則直領者古禮也上有衣而下有裳者也





上領有欄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公服隋文巡遊令百官戎服從駕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如用直領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如用布欄衫則首加幘頭今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欄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欄字於衫字之上誤也凡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學校貢舉私議欲均解額立德行科罷詞賦分諸經  
王史時務之年學校則選有道德之人專教導裁  
減解額舍選錄濫之恩以絕利誘

韓昌黎詩記說桑中篇謂二南正風為中之樂也  
也二雅之正朝於樂也而周之頌宗廟樂也又雅  
固已無施於樂風又特闡卷之詩古有俗詩以  
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今乃引淫詩之  
辭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

讀書志謂孟氏沒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  
其內而徒以文章為事業韓愈氏出始覺甚陋猶  
未免裂道與文為二物又復衰歛數百年而後  
歐陽子出恐亦未免於韓氏之病而其徒推尊之  
既曰今之韓愈又必引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文  
王孔子之文與韓歐果若是其班乎



讀大紀謂宇宙之間一理流行未嘗有頃刻或停滯  
氏乃欲求所謂空虛寂滅之地而逃焉

讀兩陳諫議遺墨謂熙寧日錄王安石為一卅禍敗  
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彙此書而起熙豐訖宣靖  
六十年間誦謗推明按為國是有識之士歎氣吞  
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出死力以排之終未免有  
所回互惟龜山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  
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變者取為近之及  
其請罷廟學配食又不能如平日之言以正其罪  
讀蘇氏紀年謂道者天而已天大無外聖人與天同  
德無一物之不知無一理之不當故曰吾道一以

貫之而蘇黃門指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為妙道  
之極自謂悟夫子一以貫之之旨

記程門同異及記疑二篇皆指雜異端之似以亂吾  
真者

記和靜王事迎天竺觀音曰彼亦賢者也誠敬而拜  
之日誦金剛經曰是母所訓語及蘇氏使民戰栗  
解纜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記孫觀事在廣營為某文貶損媚虜且以順天自誇  
記林黃中辨易謂以六畫之卦為太極若論太極一



書亦未有林又關西銘大君為父母又降為宗子  
是錯讀了

記濂溪謂得洪景廬所作國史濂溪傳載太極圖  
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

旌儒廟碑陰儒即秦所坑儒也杜佑謂其自取禍及  
引漢書其劉為戒先生謂佑之識趣如此所以陷於  
任文之黨

馮諫設記其執中及其子岩夫皆附蔡京之毒皇以  
中原事問何蓑衣有胡孫菀白不終菀等語以屬  
儲允恭孫襲位為胡孫之驗

人李復有集論孟子集注云必自理故作  
不媿情不忤無憂無懼此書信州有本

蜀人馮當可有縉雲集封事之移踵建康云此與事  
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與先生  
皇極與暗合

會稽官書有子華子云程孔頌蓋之程子所作先生  
謂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好事  
者偽造

嶼縣有弋道二姓即少康所滅羿浞之黨  
疫疾傳染經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



染而不當避折染與不染似亦繫乎人心之邪正  
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

苟者寡婦之器但苟易成寡婦亦能置之它人則取  
魚之器尚多不專用苟谷風小弁詩皆曰無發  
我笱豈寡婦之俸也哉

附子熟則已疾生則殺人漢淳于衍毒汗后生用也  
先煮嘗中烏喙毒正如許后證偶記廣貨帝諱得  
水尚可注多汲新水連飲兩浪而解

全書備記親祠以學士為執紼官其註先生云  
全書備記少儀等書也

故執紼乃兵車之事君車已駕則僕者有良紼  
取或緩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紼授君君正立執  
之以升立於左僕執轡立車中以御勇士立右以  
備非常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皆以太僕卿為御  
千牛將軍為右蓋做周禮而因史記國初奚嶼  
太僕卿備頭門猶未有執紼之名

記尚書三義集本木名漢書注禁古匪字通用天畏  
匪忱猶曰天難忱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

記李復滴水集云龍門禹廟像承首而冕服蓋傳蘇  
入者端化為黃熊而朝乃稱禹非也先生謂其不



考漢書卷之九十一石渠注中言禹亦嘗鑿熊

記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其在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

記三苗今溪蠻四種曰獠曰玁曰於而最輕捷者曰  
猶豈三苗之遺民乎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先生載其全書  
以為真公愚平心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不同蘇  
公學佛猶辨其為偽先一翻佛而反指其為真所  
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曾與大  
顛語今讀之者四書又並以道為妄妄有平日謂  
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好此便  
其既與習熟而少變焉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  
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

考歐陽公事蹟其要者三事其一云學道三十年所  
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其二保州軍變富公出為宣  
撫欲殺其已招安不殺者二千餘人公力爭且云  
某至鎮州必不受命二千人賴以免其三效尼喚  
二牛皆能稱前世姓名公言聰明聖知皆不能自  
知其前世而有罪為牛者乃知之乎又晚年守  
州日論執青苗一事更六人越百年惟洪景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四朝史傳乃盡言之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故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

其辰辨云帝座惟在紫微者据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常居其所為天之樞餘星無不動者今謂在紫微者皆不動未然

聲律辨五聲宮最大而沉濁角居四者之中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者以宮在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正當眾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又注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

刻屬後日

開阡陌辨南北為陌陌之言百也遂問百畝洫間百夫徑塗皆從謂之陌東西為阡阡之言千也溝間千畝洫間千夫徑塗皆橫謂之阡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而正經界止侵奪時畜洫有不得不然者商君急刻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人力不盡而地利有遺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以盡人力以盡地利該者乃誤以開為創置之名

九江彭蠡辨謂禹貢稱漢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



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彭蠡初非仰江漢之匯而後成江漢混流何以讖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讖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之以居中若以今江州爲九江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江州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立郡又因尋陽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國初胡祕監旦近世吳楚事之訛皆以九江爲洞庭接證皆精博蓋洪水之患河爲甚禹乃親治其他分屬視之亦可也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未必深入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不知其源其遠而尚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不知其中流之

善爲澤而其廣也

皇極辨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自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祖其說因復誤認中字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其弊將使人君墮於漢元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是非顛倒而禍貶隨之作皇極辨

尹和靜手筆辨和靜專關語錄謂伊川嘗曰某在何必看此書先生云是則先生不在特語錄固不可廢和靜又謂易傳所自作語錄他人所作先生云



孔門專治春秋而廢論語可乎

雜學辨

蘇氏易解謂性命之理甚明蘇氏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說務爲閃爍渾渾不可捕捉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故爲之辨。蘇謂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故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先生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未嘗患其難見非但言其似而已且性又豈有一物以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愚讀蘇之辭道先生之辭直不待深辨人知所擇矣。蘇謂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

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爲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爲先生謂其言不善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豈若謂本然之至善言善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疑若謂良心之萌蘖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特假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爲是說而幸其或中愚竊意蘇言君子修善以消不善可言小人修不善以消其善不可夫小人特陷於不善而不自知不善者日長則善者日消亦不自知耳不善者何可言修善者亦何嘗有心於消之蘇言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





可言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不可夫天理無漸盡善者固有不得而盡消天理渾全則人欲消盡特患夫人不能自盡其力何不善者之不可得而消嗚呼此蘇氏之所以不知性也○蘇謂孟子之於善見其變者而已先生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無毫髮異意○按先生平日論易與孟子之言善本分兩截論之者善言太極分陰陽繼此而生人物者皆此善其主造化而言孟子道性善言人性所得於天亦隨造化而生之理渾然純粹是主人性而言人性之善正由本

陰陽繼之者善故無不善○子誤認繼之者善故人物既生以後之事故先生不復如平日分兩截徑探其本言之學者更當參其平日之上也

蘇黃門老子解蘇侍郎晚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語此而其兄東坡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為之辨○蘇謂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皆器也而瞻其道老子絕而棄之以明形而上之道先生謂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蘇氏離器而言不知指何物



名道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今曰絕仁義棄禮樂  
以明道是會二五而求下也豈不悖哉○蘇又謂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  
苦其無從先生謂國老子之言達道者何人何如  
其達而所達何道孔子循循善誘詢人不倦入德  
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從乃自狀其不知  
道而妄言耳○蘇又謂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  
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先生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與若臣能父子以人  
道為大禁達道固如是耶

張無如中庸解張公粹學於龜山述信以歸於釋而  
其釋之師又教以改頭換面故凡張氏所論者皆  
陽儒陰釋蓋不特莊周出於子真字斯原於荀卿  
而已因覺中庸說撥其尤甚者著于篇○天命之  
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  
之本原今無垢謂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為  
己物則是天之生人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物人  
自起而收之而後得為己物不知未得此性之前  
其人孰使之呼吸俛息於天地間以收此性性又  
豈塊然一物可捕而實之軀殼中耶張又云學者



此誠忽然而有條然而無又云吾誠一往則耳目  
口鼻皆壞又云誠未足貴凡其語惟不倫處先生  
一一爲之辨

呂氏大學解○呂氏之先與二程遊家學最爲近正  
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末流不能無弊今  
論一二以補其闕先生又自注其下云正獻公神  
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公曰堯舜雖知此乃  
以知人安民爲急此其所差之端本原如此則其  
流弊可勝道哉○呂解致知格物云與堯舜同者  
勿然自見先生謂此釋氏一闢千悟一起百入之

虛說也呂氏又云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  
也求其所以爲理則爲格物忽然識之此爲物格  
先生謂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呂氏  
又云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  
此事先生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也  
古史餘論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  
宗萬物莫能嬰之先生謂此特以老子浮屠之意  
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也至謂孔子知之  
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是以夫子  
之言爲有隱而孟子之知爲未盡也○又黃帝紀



云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宗其設於世者與  
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先生謂是以聖人之內  
外心或判然兩途而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  
出於中心之實然也又舜紀云舜禹遵商均而  
天下歸之足以效天下之遵益遵啓而天下歸啓  
為不度而無耻先生謂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  
已而受之何病於歸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本  
心之所欲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強受之乃為逆侮  
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夏紀以與賢為  
好異以與子為不取○此二句以爲異周紀謂民生之

初父子無懼君臣無義先生各辨其失云

讀余隱之尊孟辨時之變文○其一論公疑孟謂夷

夷之行與夫子同非隘與不恭也先生云夫子時

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夷夷一於清和故孟子又

立言以抹其末流之弊又謂陳仲子亦狷者有所

不為也孟子過之甚先生云正使母兄不慈不友

亦無地云之理又謂孟子以魯齒之尊自居先生

云達尊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一或相值則通

視其事之所任而致隆焉又謂孟子不告齊以上

其伐燕先生云明鏡止水照其面我者而已不能



探其昏而逆照之沈同以私而問燕放燕之可伐  
孟子之所宜知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  
孟子之所不宜對也又謂父子不交善是父不教  
子不諫隱之辨云教以義方宜自教誠觀過處事  
可見先生云觀內則論語則其諫也以微又謂孟  
子論性無有不善為失言指朱均為禪隱之辨云  
犧生稟胎胎寄蛇腹豈常也哉又謂曹威之強諫  
不聽則易位為亂之資辨云孟子擇春秋之遺言  
又謂孟子為禮貌飲食而仕又謂仁者皇帝王伯  
皆用也又謂舜竊負而逃為堯君之言先生皆一  
一明其說而竊負特設辭耳。其二季泰伯常語  
車闢孟子勸時君行王至以為五伯之罪人先生  
云季氏不知時措之宜詆孟子而其畏齊王尊管  
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良由不識聖賢本心季氏  
又謂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  
無天子先生云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  
而後天子之位定。其三鄭公葉圃折衷謂孟氏  
挾仲尼以欺天下賣仁義者也意齊王不知價遂  
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覺齊王之稍覺也抱而  
之他三宿出書賣齊王呼已而還直又謂秦漢欲



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  
思慮之亦皆爲之辨而先生斷之

愚嘗憂意孔子在下之竟舜而孟子則湯武救  
世之心也時也然亦不過勸時君以行仁義而  
已耳溫公以格實執一之見而疑之此可與權  
之所以爲難也泰伯亦進往之士而尚縱橫之  
學固習詆孟子如云可無王道乎請何其自背  
於理以自貽後世之譏未足及乎過以自攻足  
嘗記東坡翁四朝聞見錄力辨泰伯傳書無一  
詆孟子而常語獨譏之以爲僞書且考世所傳

泰伯不試四科優劣論之年此年泰伯實不預  
試恐泰伯未嘗詆孟子或如紹翁之云也特所  
學正與孟子相反則攻之亦其情耳若鄭氏折  
衷特病風喪心信口叫號之言亦何足辨且凡  
世之惑於異端而自叛聖門者不敢明詆孔子  
必借孟子爲之詞愚所聞見往往而然使孔子  
而可明詆論語一書亦安知其不求疵耶善乎  
韓文公之言曰觀聖道必自孟子始此韓子灼  
然有見於斯道之傳而非他人所可及歟較之  
濂洛特未至精微耳然其廓清之功豈細乎哉



胡子知言疑義蓋先生與張呂講辨其疑者知言曰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云胡子  
欲入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  
天理其意甚切然本體只一天理更無人欲去却  
人欲便是天理聖人未嘗教人論天理於人欲汨  
沒之中也愚謂胡子之言本自難曉先生既為以  
意逆志而明之又為析微直指以斷之有功後學  
何如哉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應  
酬又曰放而不知求耳聞自見為己離父子夫婦  
為己累衣裘飲食為己欲先生云疑世俗字有病  
猶釋子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愚謂己蔽己累己欲  
皆民彝天倫人事之不可廢者今一切病之亦恐  
染於釋子之說知言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或問  
心曰無生死先生云兩章似皆有病又知言曰欲  
為仁先識仁之體先生云此語大可疑又曰動則  
心矣先生云心字作情字如何

更同安縣學齋名如棠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  
學者所宜先乃更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

同安論學者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  
矻矻日今或未及日中而散教不素明也不欲舉有



司之法姑以文告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  
罷不能者

論諸生學者相與嫌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踰  
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皆究學問之本原則同  
乎莫知然理義所以養心者固在諸君顧不察耳  
論職事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不足  
以養其心

補試勝論君子學以誠其身近世假手程文以欺有  
司今勸父兄之愛子弟者爲求師友習孝弟馴謹  
之行以誠其身何必因人成事幸一朝之得而貽

終已之羞哉

策試勝論 朝廷之事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  
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

策問

大抵皆以修學事略啓其端而叩之

謂賢良方正科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  
賢且良奚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  
又可笑愚按博學宏詞之科設而賢良方正之科  
廢則士不于其行而于其文已可笑近世狹天下  
爲無人去宏博之稱以小詞科名之士亦就焉又





可笑近年小詞科例抑而不取士猶就之愈可笑  
嗚呼試科與者猶曰草茅借此仕進也試詞學者  
皆已仕進之人也不讀書明理以修己治民而猶  
窮日夜綴緝以自取薄賤豈惟可笑亦可悲哉

謂州縣雖有學獨城關之子得以家居廩食出入以類  
白鹿書堂策問。問孔孟後荀卿楊王韓本朝歐王  
蘇胡程氏之學

記解題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

之要循序而漸進而後思

論語誤會說古者潛心六藝考諸日用疑焉則問後  
世之所講有不待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所疑  
具一時之文耳

講禮記序說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  
而履也禮以極卑爲事愈卑愈約

玉山講義程珙問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又問三  
代以前只說中與極先生與之數析甚詳愚按此  
疑而問問而答者也橫經講授近世無過於先生  
者矣以此爲言奈何猶有攜經就講所在媒衣食  
或延人設講求蓋俗吏之名者豈所謂猶勝別留



心者耶雖然不若務其甚者

滄洲精舍論學者老蘇學爲文兀坐終日讀書者七八年今人要學道未能用旬月熟讀一卷畫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記得一兩處首尾相照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將文學論語孟子中庸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讀之有箇入處方好求師所謂就有道而正

又論學者唯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

增損呂氏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惠難相。血

裨正書唐陳昌晦所撰先生在同安時訪先賢事傳而得之

序

家藏石刻序歐陽某錄一千卷時玩之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數倍之乃集家藏數十種追配之上蔡諸錄序以最後得胡文定家寫本上下篇爲正而去吳中板本增多之百餘章又得其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定著三篇

論語纂訓序先生外兄丘子野所纂凡十四家

論語要義序魏何晏集漢魏諸儒之說爲注本朝邢



易修皇甫偁之疏為正義，王安石父子嘗盡廢之。  
二程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先生始徧  
求古今諸說而編之，刪為要義。

論語訓蒙口義序，列錄要義以成之本之注疏以通  
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先生  
之說以發其精微，又以平生聞於師友得於心思  
者附見。

戊午議議序，太上中興恢復之勢已八九成，秦檜歸  
自虜庭，力主和議，當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  
交口以為不可，而檜以裨官長樂藉口和議，遂不  
可破。自是以來，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以忘讎忍  
辱為當然。癸未之議曰：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關左  
史胡公銓而已。秦檜之罪，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  
而未流之弊，至於如此之極。因讀魏元履所次戊  
午議議，而發明其意如此。

送張仲隆序，聖賢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  
為急，不知出此而苟一切之計，是申商具季之待  
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者。國雖富，其民必貧，  
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願邦祭  
而已。



程氏遺書序二程門人各自爲書散出並行傳者頗以已意竄易先生有家藏數篇皆著當時紀錄主名未更後人之手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遺書附錄序明道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祭文奏狀各一篇又伊川行事本末收實錄文集凡他書可證者次爲年譜

語孟集義序蒐輯條流二程之說又取張橫渠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附之名曰精義後改名集義云

通鑑綱目序溫公編通鑑既成別爲目錄三十卷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未成也胡文定復修舉要補遺先生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術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石綱目云

言行錄序先生病文集及記事書所載名臣言行散出無統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優聚爲此錄

中和舊說序先生自叙幼從李廷平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問之亦未省退而沉思謂人自嬰兒至老死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後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虛



心平氣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天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

尹和靜言行錄序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尹公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先生微意蓋有未滿於其致知者

程氏外書序十二篇名外書者以取之之雜視前書尤當精擇

中庸集解序唐李翱始爲之說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至濂溪始得其要以著于篇二程於此既皆無書門人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有成

書若橫源若謝氏尹氏亦或記其語別自爲編會稽石敦子重始集而次之

以集傳序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

再定太極通書序太極圖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皆先生所集次周子之學莫備於太極一圖而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長沙本胡氏所定通書章次頗有後易又刊去章目惟建安本特據潘諱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後得臨汀楊方本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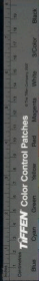


其并函云

呂氏詩記序唐初諸儒疏義不出毛鄭之區域本朝  
劉宗濬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  
氏始用已意發明及其久而說者愈多學者無所  
適從呂氏家塾始集諸經說而會通之

李丞相奏請序謂天之與人甚矣迫於無時卒而或至  
於亂也亦謂出頃刻之人以救其後者故丞相隴  
西公所謂能殫亂之人非耶政宣之際都城大水  
猝至公獨知其必有戎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不  
幸請去不十年靈夏都城公以財然放逐之蹤出

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遂却強虜則以議遠謫  
炎再逐首登朝堂慨然以修政攬事為己任又  
讓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深以議和退避為非  
策反獲免之終其身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  
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  
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  
復祖宗之宇而報不共戴天之讎久矣顧乃使之  
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不得卒就其志嗚呼痛哉  
然今天子方欲發策以圖恢復是書也得備清用  
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



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愚按先生此序感慨世變令人於邑蓋不特為李  
公發也後學所當成誦

通鑑要略序清源郡舊刻舉要曆八十卷謝公克  
家記其篇首甚悉朝命以其板付學省航海而沒  
焉溫公之曾孫似來領郡再出家藏本刻焉先生  
謂溫公愛君忠國務古陳謨之意再三而不能已  
者尤於此書見之視其書之編時而考其所以闕  
於時運者則公所為再三不能自已之心可為太  
息而流涕

南軒文集序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董仲舒諸葛

武侯二程先生婁發明之而世莫信國為南渡張

魏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

開聖學敬夫魏公嗣子而講學於胡公季子五峯

先生之門故其見於議論措諸事業無一毫功利

之雜既沒其第定叟哀其故景先生謂其平生之

言不止此也其心亦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乃

益為訪求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

卷復取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

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



其端

向薊林文集序大略云張子房爲韓報仇雖不遂然  
卒藉漢滅秦然後棄人間事使千載下聞風歎息  
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  
後代雖事業不槩見而高情逸想播之聲詩者後  
世皆自以爲莫及也蓋古之君子大者既立而後  
節擊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不然則紀述  
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清一失  
身於新莽祿山則所辛勤而僅得傳世者適足爲  
嗤笑資余以是觀古驗今而於薊林居士向公有

感也公自文簡公左右具宗欽聖憲者卽儀夫  
下慶流宗支不可勝數然違公之任則國家之變  
極矣絕僭叛守孤城危於九死而不奪及紹興爭  
和議至病死不忘豈不稟于子房元亮之心哉然  
二子皆爲之於不可爲之後不及有益人之國公  
乃竭股肱之力宗社再安勞烈所就視二子又有  
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一節一誅豈徒以發興吐辭  
之工蓋必有其本矣

謝監歡文集序謝紳中建之政和人曠翁先君子尉  
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





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  
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主邵武之泰寧簿自以  
不能俯仰歸領柩官以卒其子東卿以遺文過武  
夷精舍先生相與太息流涕而序之

金華潘公文集序中書舍人潘公宣和初為博士獨  
斥大臣蒙蔽為館職不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  
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論時事何事唐略不  
可用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經與入  
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秦檜檜朝公遂廢不復起  
前後出入三朝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為僅

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地先生許以孔子所未見  
之剛因其兄子時之請而為之序

大學章句序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而司徒典樂之  
官已設三代之隆其法浸備孔子取其法誦而傳  
之孟子沒其傳派為程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  
之傳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采而輯之

中庸章句序中庸者堯舜禹所以相傳也天下之理  
豈有如此吾夫子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子思惟本堯舜以來  
相傳之意質以平日父師之言作為此書而程夫



子所以爲說者不傳故爲定者京句復取石氏書  
刪爲此書

雲龕李公文集序參政文敏李公扈蹕臨安適遭已  
酉三月五日之變銜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  
論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離武逆黨蓋復明辟  
之計是其所以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

豐清敏事序法家拂士低回遷就詭辭以幸濟者  
公獨正色誦言以至流放以沒患按公四明人東  
都事略亦云此序以爲縉雲蓋其先自括徒鄞耳  
武夷圖序武夷君著自漢世祭以乾魚不知果何神

今崇安縣南餘二十里武夷山相傳卽神所宅清  
溪九曲人迹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樺石度舟舡樁  
樞樞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  
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  
今山之羣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爲號半頂有  
小丘焉豈卽君之居耶羽人高文舉更定圖本爲  
題其首

韓文考異序歐陽公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  
讎者妄改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  
王明之類耳公自言兒童時得蜀本於隨州李氏



歲月當在天禧中其書已故弊則琴印與符抗  
本未知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  
猶三十年間聞善本必求而改正之固未嘗必以  
舊本爲是至祕閣本則亦民間所獻是正之者豈  
盡劉向楊雄之徒哉近世本多不同惟南安軍方  
氏校定本號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所以去取之  
意又他本所無然其去取以符抗本嘉祐蜀本  
及李謝所據祕閣本爲定而尤尊祕閣本雖有繆  
誤往往曲從今更考諸本之異同苟其是雖民  
間近出小木不盡遺有以未安雖官本古本石本

不敢信各詳者其所以然爲考異十卷

黃子厚詩序子厚名銖少先生一歲同事屏山劉病  
翁所工詩文琴書以窮死其徒三山許閱蒙其所  
作先生極言其變化開闊恍惚微妙其形容委折  
變態處三嘆有遺音矣宜玩味之

楚詞序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通號楚辭而離  
騷深遠矣然自原至漢未久說者已失其趣如太  
史公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言世復不傳隋  
唐間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寧者能爲楚聲  
之讀亦漫不復存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五

祖補注並行而王書之所取舍洪氏皆不能有所  
是正於是稍加彙括定為集注八卷又因是氏續  
變二書補著五十八篇所取必其凌瀆能者為  
得其餘韻而以無心而宜會者為得





100-228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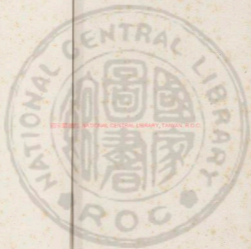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107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6/100 v.13



燕溪先生以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一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四

晦庵先生文集三

記

高士軒記取漢世高士不肯為主簿者名同安孫慶  
之軒云士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於  
萬物之表者亦非有待於外而後高

官書記先生為同安縣學請於都督府方公得書九  
百八十五卷

刑圖記紹興二十五年同安縣有警先生與監稅曹



沈備西北隅因作射圃

蘇丞相祠記蘇公熙寧中辭王安石引拔其後與李才元宋次道稱三舍人先生謂學者所宜師也為之立祠

漳州教授廳記教授之職難矣以為易者則有道也牧齋記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豈以飢寒者動其心宜以挾策讀書者謂之學哉

歸樂堂記為朱彥實作也大略云或者怵迫勢利而不能歸或歸矣厭苦淡泊顧慕嗜昔不能忘情豈知歸之為樂或知之矣顧前日仕宦之所為有不

能無愧悔于心者於其所樂雖欲安之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者亦豈不難哉

游御史祠記游詐字定夫建陽人明道知扶溝縣召公來職學事得其微言於是盡弃其學而學焉

微廟初為御史未幾為郡江淮間退而閒居以卒揚龜山誌其墓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雞解既卒四十一年當癸未歲延平陳公為郡始祠之學

通監室記張仲隆有志與才新一室列通監其中日盡數卷求所以處事之方屬先生為記而先生以



仁之說進之愚觀先生嘗存序送仲隆謂聖賢言  
治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得非有見於其  
心術之偏而逆折其萌者乎

南嶽游山後記先生與張南軒諸公共游將別破約  
賦詩又言詩末言志其流乃幾至於喪志記其說  
爲戒

轉運司蠲鹽錢記福建揔惠歲入緡錢十萬以其一  
予漕司佐州縣用度直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商人  
歲輸京師錢六萬六千有奇其後鈔法中弛因以  
李漕司而增其額它用之取具於揔者亦且數倍

州縣至不能供 孝廟臨御之五年詔免州縣進  
負增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錢三千二萬者罷  
之鈔額復祖宗之舊通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吏  
無所旁緣以魚鱗其民遂爲記

上蔡語錄後記兩校定上蔡語錄削去板本五十餘  
章後胡籍議於呂相謙得江表民辦道錄則凡向  
所削五十餘章然後知爲江公所著云

崇安縣學二公祠記清獻趙公嘗爲之宰胡文定其  
邑里人知縣溫陸諸葛公乾道四年合而爲之祠  
克齋記大略云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



其妙曰仁求仁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已復禮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有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此記爲會稽石子重作最明白當讀

味道堂記爲何錫叔京作也叔京之父少受中庸於東平馬先生取知味之說故名

劉氏真莊記劉清之子澄五世祖工部軍 太子沒無餘此身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其後子孫世以文章爲聞人而子澄尤篤志義理之學先生謂耕道而然仁者將於是

盡心堂記范伯崇爲廬陵錄事取王制語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以名堂先生記之云以風曉當世

五夫社翁記乾道戊子先生與劉君知禹勸分以振其鄉崇安縣之菽俄而盜發浦城乃請于郡太守徐公嘉得粟六百斛予鄉之人無復從盜王公准繼之守是年冬民以粟償官命留里中而正其籍明年先生請歲一斂散俾願實者出息十二小饑



則施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王公報皆施行如等沈  
公度繼之又請倣古法爲社倉以備貯云

雲谷記地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山之顛其入徑  
在安將院東諺曰南澗循澗北上里餘倦入黃巖  
多奇石懸瀑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數百步得  
石壁瀑布當中而下視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  
跌揭而度北入雲谷谷口爲闕以限內外西循小  
山而上歷石池山樞藥園井泉東容折欹而入竹  
中草堂三間是爲晦庵東起層嶂右起小山而南  
峯出其背孤秀莫擬俯仰其間不自知身之高地

之峭直可與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屋爲廡稱  
上山頂益至俯見武夷諸峯作石臺若樓仙小山  
之東南出西下隱隱見山前村落作臺曰禪手南  
循岡脊其上小平曰雲社其徑之東曰西察行東  
峯至絕頂平處俯而四顧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  
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井出人所嘗見也  
絕頂北下則爲北澗矣蓋此山脊爲崇安建陽南  
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翻山鋤水養  
性讀書禪琴鼓笛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  
死矣

名堂室記紫陽山在徽州先君子故家婺源往遊而  
樂之既來閩中思之不置以紫陽書堂刻其印章  
敬以所刻榜所居之聽事又其射尤溪自自病辨  
急取佩章之義名聽事東偏則取以揭之於寢  
堂者燕居之所也蓋取屏山所嘗字而祝之說曰  
木晦於根春容睽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腴示不敢  
忘先生之教堂旁兩夾室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  
讀易得其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知用力  
之方及讀中庸見所論戒慎恐懼得持敬之本讀  
大學見所論格物致知得明義之端而二者之功

一動一靜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也

建康府明道先生祠記淳熙三年資政建安劉公守  
建康以爲邑上元明道先生少日宦游處也均田  
塞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救民之意亦備而  
兵革變故風聲無復傳者奉祠致意而請先生記  
之先生謂上元之政於明道先生懼未足稱揚也  
然其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則其中之所存又烏可以小而議之哉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道之在天下固未有飽食安坐  
無所賦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





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

江山縣學記：邑有儒先曰徐公誠，叟受業程氏之門人，講道于家，弟子常以百數。

拙齋記：趙侯景明守臨川，更造所謂秋聲齋者，曰：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先生亦曰：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君子之學，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極，其言則正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

道州濂溪祠堂記：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至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歸師傳，然契道循建，圖屬書根，極領要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發明於斯世，非天之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靜江府學記：學立於唐，觀察使李昌黎其後，廢為浮屠之室者三，南軒始斥而一新之。

袁州三先生祠記：三先生濂溪二程也，紹興初，胡文定嘗欲加程氏以爵，使列從祀，其後建安魏樸之



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安石父子  
勿祠近歲乃詔罷所謂臨川伯業者議臣有能條  
奏前二議推之以及濂溪則三先生之祠徧天下  
愚按嘉定間祠三先生罷安石皆已如先生之願  
望矣所謂事久論定正理不可磨滅者非耶

建陽縣學藏書記請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  
身者猶不免爲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建陽四賢祠記九江蕭蘭之敏敏中宰建陽蘭邑之先  
賢得三御史而祠之曰陳深師道曰陳師錫伯備  
曰游酢定夫敏中去不數年亦爲御史會稽姚寅

普案邑復以蕭配之更榜曰四賢

隆興府濂溪祠記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  
之內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  
行造化之曠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  
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泰漢以下誠未  
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父乎六經論語中庸大  
學七篇之所傳也

江陵府曲江樓記張敬夫守荊州直學門之南鑿門  
臨白河爲樓其上大江重湖一目千里而西陵諸  
山亦隱見於雲空煙水之外曰此非曲江公所謂



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扁曰曲江先生為發明曠可  
世而相感之意

卧龍庵記登在廬山五乳峯下劉君嘗隱居辟穀先  
生守南嶺高崔嘉彦因其舊縛屋又緣名潭之義  
畫諸為公象堂中既而又為嘉彦記西原庵嘉彦  
嘗以耕戰之策干趙忠簡云

葵源勝三先生祠記云既得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  
仰之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行之乎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尤公表及趙公芮捐四方聘幣  
不以入千家合之為錢三百七十萬買田千一百

十一畝得佛舍廢址增屋并得故僧田六頃為之  
韶州瀛溪祠記自孟子既沒歷漢諸儒以論興復開  
劍佩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

鄂州社稷壇記社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  
之祇勾龍氏其配稷則止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  
者后稷其配風師箕兩師畢雷神則唐制所與兩  
師同壇而祀五者三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  
於覆載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

崇安縣學由記三代士各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  
自食其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



而增學官弟子莫不復限以負數其後無以給之  
而至於罷若崇安此田則籍浮屠之饒者五寺歸  
之學

石鼓書院記書院在衡州唐人李寬所爲國初嘗賜  
勅額其後稍徙而東爲州學淳熙十二年潘時復  
於焉基興書院

漳州東溪先生高公祠記高公名登字序先靖康游  
太學與陳少陽伏闕紹興初又與秦檜議不合去  
爲靜江古縣被檄試進士潮州策閩浙水沄之所  
由於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屬疾自作埋骸書

目而逝後三十年田濬爲郡博士始祠於學

新安道院記道院休寧宰祝汝玉所爲也道一得多  
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顧其名此乃  
若專取乎無事無乃出於浮屠老子之謂而汝玉  
未之思耶

玉山劉氏義學記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館毋爲州  
望災害則足矣

上蔡祠記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  
求是論窮理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冰玉堂記曾致虛訪劉澗之舊居爲之繪劉澗之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道原父子以陳忠肅嘗館於是也翁而俯之

鄂州稽古閣記取足於心者佛老空虛之邪見

鄂州濂溪祠記稱舊以張九成循潛侯憲始特祀濂溪  
信州大成殿記士子習熟見聞知有科舉而不知有

學問

政

跋胡五峯詩初先生不出仕有浮雲一任閑舒卷萬  
古青山只麼青之句五峯譏其有體無用爲詩歲  
之有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明之句五  
年而先生聞之則五峯已死矣因爲之跋愚按體

立則用存體用未嘗相離士君子修身求爲可用  
於此此體之立也先生隱居讀書則用已在其中  
世之汲汲於利祿者體之不立用於何有五峯有  
體無用之說似合斟酌此先生跋語有恨不及卒  
請其目之說歟

跋劉元城言行錄謂公受學於司馬公得不妄語之  
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  
僞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愚按先生發明元城  
不妄語極有補世教今世士大夫之議於朝者果  
皆由中之語否耶



書洛虛圖後溫公既著此書及易說皆非全書今其  
全者先生謂賈本也金虜入洛傳令軍中無雀鷲  
勳司馬太師家

其衣心易從先生指其謂雷自天下而發出自天  
下而墜皆無理之妄談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  
卯月乃術家之小數謂破體煉之乃成全體乃爐  
火之末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  
蓋湘陰鍾戴所著而託名麻衣

跋李少膺歷說三代正朔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  
春無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燕氏又考左傳

所記蔡足取交穀齊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  
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  
正者失於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書金縢秋  
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  
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  
月十月為不可曉

跋黃本仲友朋說謂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而友朋  
又所藉以維持生理

跋歐公帖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海內實剛勁  
跋白鹿洞講義陸子靜來自金溪先生率僚友諸生



請爲之講而跋之云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愚  
按象山此時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分別明  
白至之誠之令人悚動宜晦翁之嘆賞也象山之  
來游晦翁之請講交誼鬪然豈復有前日鵝湖之  
氣象哉使象山更加之壽則極高明而道中庸未  
必不與晦翁一也

跋鄭堂元簡六經於死生之際無迷焉蓋以是爲常  
事也獨論語檀弓知曾子寢疾事爲詳其言不過  
保身謹禮與語釋以持守之方於是見聖賢之學  
所貴重乃在此非在石罅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  
立生立脫爲奇也

書曾子後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屬清  
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證益他書者爲曾子七篇  
題法書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車推是以徒爲乎  
其能自強矣

跋朱翁二公法帖書學矣盛於唐然人各以所長自  
見而漢魏之指法遂廢本朝名勝亦不過以唐人  
爲法至於黃米而欒傾側媚狂恣張公極矣  
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述元  
常於千載之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跋薛岳墓銘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  
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  
寵遂以陸沉下僚

跋周元翁帖法揚者明州僧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  
正常云魯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  
山民安得而狘於其住山不啻土木不啻其徒山  
句疏曰吾不忍助民黨也

跋黃山谷詩社子美詩亭有言虎據空巖人藩籬者  
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句  
今此頌又用夔字接夔既見靈光殿賦自爲料  
龍虎貌元無解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

書楚辭物韻後大招昭遠同韻王岐公亦用遠與昭  
同韻

跋朱春使狀金虜隋會稽李鄴以城降衛士唐其怒  
甚懷礮石狙擊不中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越人義  
而祠之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  
者設非上智生知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

跋呂舍人清溪題夢餽餽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  
倫諸公環視無一能救或乃從史嗚嘆必爲不可及





跋余若起集謂前輩當立事以強毅果斷爲得近  
年風俗一變專以醜態醜態爲同

跋曾仲恭文謂前輩文字議論雄偉故宜和之後遂  
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近歲倒以容冷調  
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愚按先生  
當乾淳盛際所感歎已如此讀而深悲之併記以  
自厲

跋辨志錄伯恭作此書章其孝和鄉所次略不同  
跋高侯行實天下事有其言以足矣又使他人飾虛詞  
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也哉

跋程子稀說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苟非其子雖  
撥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

跋郭長陽醫書子関尺之法郭公備載難經語而取  
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竊意指有肥瘠臂  
有長短或未得爲定論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  
関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今諸書皆無的論惟  
千金以爲寸口處其骨自高関尺皆由是卻取若  
與經文不合俗傳諺訣韻語直指高骨爲関而分  
其前後爲尺寸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  
高醫以其爲也弃而蓋言之



跋道士陳景元詩元祐間王仲至嘗為景元使校中  
秘道書范醇夫極論其不可且引王節章原開邊  
時引僧自隨有經略察訪大師之語今日豈可使  
館閣有編校大師耶

跋向伯元遺戒自佛教入中國治喪者一用其法在  
唐惟姚文獻在本朝則司馬公程張諸君子近世  
張忠獻始斥不用向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及啓  
平足親書戒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

書新圖洛書後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  
語而鄭注云法龜文也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

書矣

跋吳道子畫所謂天龍八部者亦不免為焦頭爛額  
之客

跋韓魏公帖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韓公未嘗一  
筆作行草勢書札於德性相閑如此

跋沙隨帖離騷九章之歛與范增撞玉斗之嘆聲皆  
近哀訓聲也亦作上聲故元次山有歛乃曲柳詩  
亦用此二字音韻復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  
歛為歛誤益甚矣

書釣臺范公記文後人不察復指手中間江子我一



記獨書歲月最得體近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素  
隱者康節和明道詩云安知不是打車人此言有  
味也

跋集注杜詩注非蘇公作乃閩中鄭昂尚明偽為之  
不養出母譏媼母非出也不可無服養之則禁室于  
外

銘齋

謙座銘四齋銘鼓銘皆先生弱冠主同安縣時之為  
也後學可以自勵矣

學古齋銘為周嗣恭作敬恕齋銘為陳師中作求放

心齋銘為程正思作皆切己工夫之語亦隨其人  
之資而告之敬齋箴則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  
斯為至

易五贊曰原象曰述旨曰明坐曰稽類曰警學皆明  
古易之所以然復卦贊則君子體易之要道也

六先生贊於濂溪贊其啓道之秘於明道贊其會道  
之全於伊川贊其守道之正於橫渠贊其求道之  
勇於康節贊其窮陰陽造化之妙而微不滿於其  
忘物於涑水贊其極堅實博大之功而微不滿於  
其致知然則於斯六者學者宜何先曰以橫渠之



勇審伊川之正其餘可以次第通

南軒許其王佐事業東萊許稱其溫恭君子

聚星堂贊先生晚年道不行始取陳太丘寔訪荀朗  
陵淑浮沈閭里粹然懿德之重圖之贊之以自適  
然寔之孫曰陳擊淑之孫曰荀或時皆隨侍撫其  
膝前後皆背漢從操先生所以寓戶門之戒世道  
之憂亦微矣

表啓祝文

謝表通啓皆和平直叙世之搬拾古語牽對爲工者  
可觀矣祝文皆以誠通神明不爲文

祭文

祭南軒云兄宜以是行之當時我盍以是傳之來裔  
其彼此相期如此

祭陸子壽略云念昔鵝湖實初識面度兄不可遽以  
辨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連字辭官兄乃枉教相  
與極論道合志同

碑銘行狀

劉子羽忠顯公劉鞏之長子佐忠顯公中越破方臘  
守真定却虜與張魏公密謀誅叛將范瑗魏公使  
川陝以爲上賓富平之戰爭之不得果敗魏公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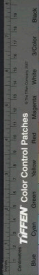
保興州子羽單騎出秦州用吳玠守和尚原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其後魏公入相大議北討使公察虛實公遷言虜未可圖已而准西軍果亂及論和戎非久計秦檜罷之歸遂寔

龍學吳明可少客臨安一日聞士女傾都南下守行哭失聲云宗留守死矣公爲嗚咽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何抽郵學傳會慶題寫名以此顯

魏之劉琨子利之子也爲禮官時秦檜以符讎譖進益其父不時往其爲中書時緣還左降御史杜莘老之詔及力止揚行中爲江淮宣撫其帥湖南時

平盜在政府時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行西和羅及廣西折益米錢又檄諸路積遺金穀三億計知建康奏開夏稅六千萬蠲秋米十六萬六千餘斛臨薨戒不得用浮屠治喪

張南軒神道碑首言聖學不傳言理者歸佛老論事者登營商近得吾敬夫而天下士乃知理未始不該於事而事未始不根於理次言公明復繼大義次言公歷任爲嚴州奏蠲丁鹽錢絹爲吏部奏罷改運均輸爲廣西經略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出漕司儲錢四十萬以半爲諸倉買糧一本半爲諸



州運使受其營管斗入蔡廢中則為之簡補兵備  
究買馬橫山之弊奏革之為江陵府捕盜民之舍  
盜者斬之簡閱兵籍以請得祠終年四十八

直秘閣范如圭神道碑如圭字伯達為武安推官白  
其帥將斬人之誤曰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  
命為秘書正字却虜使之館泊且手書抵牾曰公  
不喪心不病狂奈何一旦為此若不攻圖必且遺  
臭萬世通判荆南府不為戶部催糧通白後帥奏  
蠲之知泉州蠲屬縣負課十三四

黃忠美不受張邦昌僞命移檄而去去富時不約而去

此者亦四十人

旌忠愍節廟碑靖康時故簽書張忠文公叔夜以南  
道之師千里赴難事不就絕食死其後虜虜闕陝  
知同州鄭威愍公孺嬰孤城以死守二公衣冠皆  
葬信州之境紹興二年守臣永嘉王自中為奏立  
廟請額云

煥章王公神道碑公名師愈婺州人父喪貧不得窆  
族欲火葬公號泣不食者屢日分教臨江郡守延  
僧果說法獨不往聽繼南軒守嚴州乞免丁綸錢  
而止輸本色除金部使督諸郡積逋錢七百萬



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後一下所獨者不知幾人持其事不下遂出知饒州郡歲輸米十二萬石於建康後爲總所移他處道里之費無所取公力請無得改撥爲福建漕綱汀州宿逋而下其贖置且損合解緡銀五萬留州以寬之義爲神方臘之亂台守趙資道其丞李景淵謀遁去戶曹滕公府督義死守卒全其城後又保南都守陳蔡云

劉屏山墓表忠顯公劉豁之子名子覺字彥冲嘗通判興化軍退居屏山下盡并人間事自號病翁者

十七年而終年四十七晦翁少從之游告以不遠復者吾三字符

劉龜年徵之後守武陵部使者以治行聞于朝秩滿止詣銓注官而歸不一見丞相臨終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羞令人羅氏常所服禮衣橫幘如民間法

安人王氏其夫范濯國具獄從旁曰母憚淹訟之勞使彼負沒世之寃也

白水劉致中名勉之幼入太學時蔡京方禁挾元祐書致中陰求竊讀兼錄懋見元城龜山請業南渡



後特詔詣闕奏檜不使見上止令試策後省遂謝  
病歸是為痴翁婦翁且少師事之云

魏元發名揆之嘗客衢守章傑家會趙忠簡公薨海  
上歸葬常山傑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元  
履以書譙傑徑歸後以遺逸詔守太學錄異時學  
官不與諸生接元發日進而教誨之請廢安石父  
子勿祀而祀二程數以政事實責宰相罷歸

特奏于君云臨事無陰據利便之心

端明黃中字通老其先有名碑者自光州固始入居  
邵武至公十二世矣公初受族叔祖潛善奏陰後

舉進士第二名使虜回言虜治汴湯思退以沈介  
不言而公言之大怒三年而完亮入鞫對財賦半  
入內帑請悉以歸左藏有詔更以內藏激賞為左  
藏南庫六和塔成宰相命達官書四十二章經獨  
公不預

翁蒙之為常山尉郡守使搜趙忠簡家往來書疏蒙  
之密令焚之而後搜其後張晉彦以子孝祥魁天  
下忤秦檜逮繫獨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

此事合考

孝祥本翰之客以  
爲道學而與能

郭份從事湖南運司有疾給錢十萬欲獻之朝公曰





此非可繼也督運常德阻山溪輕裝淺舟水陸俱  
進

慈溪王庭秀女嫁任賢臣賢臣攝武昌有俸饋如真  
太守告其夫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  
矣今幸粗足何以是白污哉其孫為任希夷

石子重為同安丞縣以旱請蠲租太守怒檄君杖主  
吏君移書太守曰杖吏細事耳所繫則大民今皇  
皇無以系命縱不能救忍復稽其口乎知武進郡  
守欲為鴟第屬役於縣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  
豈為若人治第者耶

為行趙孝遠名譽應汝恩丞相父也生朝必哭於廟  
有欲為禮者號泣向之其配李氏嘗割股以愈姑  
之疾

江介為進賢令曰民飢而令食之猶子飢而母乳之  
也敢幸賞乎會詔蠲半租白部使者程大昌曰但  
減其半則整疇就盈全戶輸一分者名減五合猶  
輸一分若自全戶三分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  
惠矣有旨新沿道府置君言廣西馬歲不過三千  
綱網不過五十疋新綱乃度為容二百四十疋者  
亦何為不察兵吏之盜其糈而必病民以贖其登

劉平甫名珣病翁先生之子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

一日仕州縣世濟隱德云

黃河清臣為廣東運判罷官估除市籍蠲口賦十五  
萬罷之授州縣者悉免之改使湖南凡非法取民  
如茶租如甲札如戶帖如乳香如茶引一禁絕之  
黃瑞宰永春縣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一毫之私不  
敢及平生非其義難集且饑不可得而衣食闕俗  
多凶暴哀號不肯在臺與社等老相好其子名幹  
是為勉齋先生

括倉清是憲與東萊為同年進士年高於東萊而師

左司張維南劾人每謂符離之役失於輕舉而人心

終不以為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為  
是其治靜江平易近民治軍甚嚴禱祠不於佛  
老將漕江東為營屋二萬三千間先為一冊於治

舍用是計徒庸為左司曰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  
闕若視貼擬即法筆書不問可否安用我輩耶

宋若淵初有欲移公漕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  
也嘗監求康軍味江稅或勸獻其贏曰獨不為後  
人計耶知神泉縣幅紙書負租民無敢後邑產黃



雀歲供諸司以百萬計公請罷之嘗因輪對請損  
宗戚歲時賜予貴臣給使宣借百司吏祿之費

金華潘時自其叔父中書公良貴起家而命之官嘗  
知興化女官道士求勅額狹發搆張說屬公上其  
事公不可興築洋城陵露二斗門及木蘭陂以溉  
田歲飢募客舟子錢博羅而寬其期使私得一再  
往返入對乞蠲州縣民間舊逋而內出禁錢以補  
上供之缺常使戶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  
紓矣廣南大奚山早入海中以魚鹽為命時置都  
摠使方禁之公曰爭小利起大害將誰使任其責

取拒不行公優享莊簡文而女嫁史彌遠以嘗相  
公常謂雜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

李闕學名精父升進士起家官至朝奉虜難以教父  
被傷卒公奉母南走年十五五十二方改秩以初  
任衡山尉總為衡州判官遂家於衡嘗見胡文定  
公退與其諸子言曰椿頽天下人無不唯是之求  
張魏公知之遂辟以為屬妾以經畫淮甸張公嘆  
實材之難得公曰豈可厚誣惟不惡逆耳而甘遜  
志則庶其肯來矣張公再相公勸之去不及決果  
罷公知鄂州墾荒田移廣西提刑罷所復昭州金

坑移湖南運判賤糶檢配數行部罷諸常從者所  
至州取吏卒使令除檢詳沮簽書張說所主買馬  
會邑就宣及招軍殿最之說遷左司言三衛兵有  
用當益諸州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勿補它  
時一以御前兵分屯出爲湖南運副桂陽月椿  
錢歲萬二千緡而損民稅折銀之直免戶部配需  
乳香檳榔廟火公言天實厭其非制請毋復置而  
築壇以望不報除茂卿言朝廷戶部自分彼此告  
借噤還者同市道類革而正之兼臨安府奏巨璫  
及沒入僧私宇三月解去知夔州會詔市牛筋五  
千斤公奏一牛筋纒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爲  
收副詔爲吏部侍郎與吏約所予奪悉疏著令既  
行而未允重坐吏嘗奏保准則楚州盱眙昭信濠  
溪渦口花鬻正陽光州皆不可不守保江則高郵  
六合瓦梁瀟湖須臾湖北峽亦要地知太平州言和  
州惟利商奔輒穿支港以內舟首尾皆屬之江此  
自應天險上亟命塞港六十九致仕再帥湖南賑  
荒濬運力請應配者坐坐加役流髡鉗三年免母  
憂濕使得自新免貲遠免遞送贖至恩召和氣議  
者笑其迂不行歸老衡之橫塘居官儉而法官燭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帳方曾親位使相竟  
不往謁有言太尉不柰李某何者曰誠無柰其不  
願官職何生正夫正夫生大謙近尹京名市  
發源勝洙子璘初預薦以所得勸駕禮贖士族女之  
落倡家者

范如圭伯達胡文定甥在館論事與時相不合請奉  
祠十年

張魏公行狀公諱浚字德遠唐相九齡弟師使九章  
十四世孫祗紱慶曆中舉茂材異等陳禦戎策欲  
以陝西河北河東割兵屬將父威元祐舉賢良方

正其後章傳因之歷其科更置宏詞益富 二聖

北神馳赴 書聖於南京在雄揚言厲且至汪黃

不之信既渡江留吳門禦賊唱義在誅首傳劉正

彥與定准盜將慶在數萬請撫閩陝與劉子羽誅

范瑄而行宣平既敗用二具保蜀朝廷遣王似貳

公公奏似不可用辛丙勅罷公會虜入寇復起公

視師虜聞公用宵遁遂拜平章事撫沿江兵平湖

寇薦韓浩可倚大事劉豫入寇公排眾議却之

徽廟函問至奏發喪與師鄴瑄叛去公乞去而蔡

檜主和與公求州公自求力卒而不可恃起知福



州虜敗盟公部將劉錡成應言之棧檜召錡還賊  
公連州居四年移末州檜誣公與李光胡寅等謀  
大逆凡賢士五十三人皆預獄上而檜死公因星  
變應詔言事增之董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復誦  
公於永義四年歸渡虜亮兵至起公知建康用張  
子蓋破海州之圍規取山東 孝宗立欲用公而  
史浩沮之公力爭上用公都督公命李顯忠出蒙  
州趨靈壁邵安洲出泗州趨虹縣戚方將舟師出  
淮陽中原震動歸附日至顯忠聞虜大至引兵夜  
歸虜初無一騎過宿者素主和者因而挾虜湯思

退今 秀稱論罷公意蔡四郡上復大拜公兼都督  
然猶用湯思退尹穉試公愈力公再罷至死而王  
業終偏安祖宗百世之讎至今未之能復矣

丞相陳俊復甫人為御史奏將不知有威士不知有  
恩劾湯思退揚存中罷之乞用張忠獻請減大禮  
淳費及冗官妄用隆興初參贊張公都督既歸會  
錢端禮起戚里駁駁入相公弗附端禮建國是之  
說公力詆其非端禮卒不相公參大政會洪邁述  
淵觀言鄭開當除右史遂贊於上出淵觀與同列  
劾奏洪邁奏佞斥之乾道四年大拜端禮允文為



右相允文建請朝陵敕公議不合中允去允文家遣使竟不得要領而曾親亦召還屢使相躡得傳士大夫莫敢有言者

籍溪先生胡憲字原仲入大學與白水劉致中竊誦伊洛書稱諸生歸隱以特召入言當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蹟入即求去

先生父吏部公行狀詳松字高年既脫場屋放意詩文既而用力於河洛之學以胡世將謝玄家之語得召試論中興事命張浚去國再議欲撤兩淮之戍公力爭及秦增上公又力爭請使言者罷

公以自請何爭居建溪詩畧舊學以歛

延平李先生諱洞字原中劍浦人聞郡人羅仲葵得河洛之學於揚龜山而從之游謝絕世故餘四十年會闕帥王山汪公以書禮來迎幸于府治年七十一二子友直信甫登進士第

羅博文生歲始周粹盤一無所顧獨前取性理書展翫久之

陳良翰請核兵籍以豐財用省堂選以抑奔競論湯思退姦邪誤國張浚精忠老謀及張罷而湯主和議虜大入幾不可支太學諸生數百人請召用公



及胡銓五十明等而斬思退王之望尹穉洪運謂  
之四姦思退等雖敗然邊備遂不復張天下至今  
恨之

奉使朱弁先生族祖也靖康應募使虜與後使者洪  
皓誓守節凡十六年紹興癸亥約和公乃與皓及  
歷陽張邵同歸為檜所抑卒於臨安府白龜池寓  
舍曆智果院後張定叟為之遷葬積善堂下而先  
生狀之有暇游集

公移

南康公移論民言寬恤之方教民修孝弟之行訪錄

先賢與修涓學法委經庶人章俊臣詳譯擇律文  
別難條禁兄弟爭財勸農織悉於糴糶之事救災  
先切於流徙之戒納苗減市例減斗斛約束禁差  
夫抑打酒及社倉之條盡具焉

浙東客次榜刺舉不敢徇情不許投書獻啓

除永嘉秦檜檄移文略云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天不  
誅檜誰其弼秦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拾田以示  
濡澤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

州縣牒州案已判須經通判職官方得行遣縣官違  
日聚廳公共會押然後施行愚謂必得其人可也





否則事愈滯而廳吏各求賂矣

漳州榜爭競些少結成仇讎細民如此已足嗟傷間有士人亦不免此何忍一切以往後惠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請自惟所許或涉虛僞或無大利害仰早悔悟降心相從。曉諭居喪持服勸諭女道還俗及勸諭事目戒龍岩縣拒捕

漳州諭詞許條目必經書鋪必守限日諸捕收領不許隔宿街市作鬧監納先下奉錢許上戶占據田業不拘入務南嶽寺觀山不許斫伐

晦庵先生續集

書

答黃直卿書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又書舉狀說不係僞學鄭明州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語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楊敬仲大不以爲然。又書云前此學徒真僞難辨今得煇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陸子靜謂游夏不能盡弃其學以從夫子惟琴張曾皙牧皮真有得於夫子。又書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不免極言其學之非。儀禮疏義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人編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試固未必得一試亦未  
害又書云令歲欲使不應舉何其勇也然親闈責  
望此事恐未得自專。二孫鉅鈞父煩教誨做得  
依本分舉業秀才足矣

答蔡季通論徒爲虛語聽事只是舊習其實禮焉  
。廟議令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  
下亦未爲僭。極屋福州只廿四度福州至此已  
差四度自此至岳臺只差八度豈非天旋地轉闔  
浙却是天地之中耶。諸友相聚一日之間須着  
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工夫。龜山語錄諸疑皆中

其稱蔡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記者之夫  
。致曲者殊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  
夫過乃因過而觀理。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憂  
當時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  
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爲言見得說不行  
此無可疑也。八音金石爲綱領絲竹匏土包括  
於中華木無當於聲律但爲擊之節。王朴不知  
變律之法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因不得不爲黃鍾  
之半以爲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  
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又前書云王朴以一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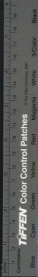
以一爲變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爲清○韓詩  
挈提取維上文角振爲辰卯則此當爲寅位孟陽  
東北之維○白虎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  
益耳○塋子輕重他人不覺惟塋不起者自知之  
耳○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人好資質念得蘇文  
熟了壞了見識又嘗云法器固不敢望著實讀書  
者亦少

與茲伯靜天經孰若一大圓象鑽亦爲星而虛其常  
隱之規以爲甕只乃設矩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  
運之又設矩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

說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爲  
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史記曆書大餘之  
數第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

答劉晦伯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  
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聚但我見太  
重○小兒不知作文能入律否又書云欲招一人  
教諸孫須得兼通經義整律不得已只能作義亦  
得○韓文因方李申尊信閣本及舊本反將諸家  
校定者妄改者異一書專爲此發

答劉翰仲督賦正是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無下手



脚處不恤則得罪於民不辨則得罪於上官

答趙都運今所謂理財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

與田子真謂是者遷是非者遷非方是自然之平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答尤尚書龜山靖康論事頗多汪文綱時揚家子弟避禍請削去李侍郎不見故長編不載和靖論講和亦不可不載○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恨未見畫圖

答江隱君辨精義入神吾義者宜而已精猶祭之云爾神則於事物所宜亮察委曲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

與鄭景實云仙遊故相樂公之為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正當法此稍寬恩道意往歲見今端明陳公叻知慶元量月用以均之甚晏然無事其用此法耶抑暗合邪

答劉德脩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刻行與方耕道謂暮客正要蚤晚從容密齎忠益又云官吏袋中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答盧提幹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循循



有事日有可見之效矣

往坡帖與贖行之云過車有司草主澤民者便忘驅  
爲之禍福得長付與造物。陶通明乃陶隱居別  
號獨樂園詩作淵明字誤也。吾輩別多因窮只  
得存活得過便是十分享泰矣

與方伯讓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謙退久  
書既飽而怒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與陳孝忠易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作  
繫卦象辭周公作繫文辭孔子作象象文言辭辭  
說卦序卦雜卦而象象書辭分上下是爲十經書

說如此承問及之

答李伯諫書云欽夫言仁及太極解屢勸其收起印  
板語益解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寬縱草率絕難  
點檢。通監綱目漢末接三國託其修南北朝屬  
張允善分修

與長子受之云只勸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  
又云大凡禮數務要恭謹詳此係遺從  
呂東萊附

跋

跋魏丞相使虜帖 壽皇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  
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與



事造功之果為不易耶

答問

答劉韜仲問柳下惠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批云得之

答李孝述問大學既知復慮而後得批定靜安是未有事時曾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又問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吾不相入既格之後便覺彼物之理便為吾心素有之理批云極是

王山人浦城劉尉龍州出先世所得帖淳

祐庚戌附刊建安

與劉德華九連蒙喻義學記不欲但以弊義宋祿利為

言故不復叙植桂之名餘篇亦多

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於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以盡純於道我朝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於文至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而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於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於是教學者非所宜先於身事一向無預授擊絢維疏別緩急無



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  
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於是宜不必復  
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宏肆落筆成  
章殆於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  
其窮語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靈擊其感慨忠義  
發明難驗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濫人事遊  
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  
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程夫子有言觀萬物  
而後盡化工之妙愚故一一伏讀之而抄記如  
右

孔子元氣也孟子泰山岩岩氣象也故孟子  
於議論排闥之間亦有隨時而異者而晦庵  
先生似之如荆公誤國黃坡忠謨先生平日  
蓋所鑿言及汪玉山主張蘇學太過先生則  
又寧以荆公爲賢故讀先生之書者其別有  
三如語類則明人之所記也如書翰則一時  
之所發也如論著則平生之所審定也語類  
之所記或違其本旨則有書翰之詳說在書  
翰之所說或異於平日則有著述之定說在  
然議論固至著述而定若其於復肉刑恐亦



不可不審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學者所當參考而謹思感得八年五月十一日後學黃履再書於臨川郡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六

是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六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五

晦齋語類

語類序

李心傳初粹三十三家為語錄刻本池州史公說得黃士毅語類增多池本三十八家刻之蜀蜀兵火史之弟數叔護其本實鄂州洪平齋首得之其子勳倅徽乃刻之紫陽書院竹坡呂午序云

太極

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及氣





不可不審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學者所當參考而謹思感得八年五月十一日後學黃履再書於臨川郡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六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五

晦齋語類

語類序

李心傳初粹三十三家為語錄刻本池州史公說得黃士毅語類增多池本三十八家刻之蜀蜀兵火史之弟數叔護其本實鄂州洪平齋首得之其子勳倅徽乃刻之紫陽書院竹坡呂午序云

太極

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及氣



之聚理亦在焉理未嘗離乎氣太極解先動而後靜是就起處言之

天地

天地未分時想只有水火水之極成地火之極成風雷日星天周而無空缺晝夜輾轉地在中間氣都從地中迸出日入地下東升西沒通監說有人適外國夜熱一羊胛而天明此地角尖處所經避蔽處不多故常光明

極星

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置其中兩頭擇定一

頭在北上為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一頭在南下為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北辰無星取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謂之極星辰非星是星間界分也四面旋轉此極為樞紐以星神任言之謂之太一五峯說極星有三箇若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

日月

天氣上動只中間空為日月往來月常圓如毯只一面受日光初二三日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日光在地下進從四邊出與月相照今月中有影是地形



未可知望以後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晦則復  
合故暗至朔又遇月常在目下日爲月掩則食然聖  
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爲文者缺所不見昏家則  
謂日以望時通奪月光故月蝕又謂之暗虛蓋火日  
外影其中實暗望時恰當其暗處故月蝕

黃赤道

天如圓匣赤道是匣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  
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  
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赤道十  
字路相交處揆着望時是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  
在午而皆同一度却南北相向上弦下弦時日月相  
看皆四分天之一

地

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五寸折萬  
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  
此才黃道相去遠近而言天之高則未可知也土圭  
以玉爲之晷表影底天地中與古不同周公定豫州  
爲天地之中漢時陽城是中國朝嶽堂是中想天運  
有差地隨天轉而差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不  
同是也



霜露雪

霜是露結雪是雨結高山無霜露者上面風漸清氣漸緊吹散不結雪是雨過寒而凝故高寒處先結雪花必六出者霰被風拍開六者陰數太陰妻精石亦六稜雪為豐年之兆者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風雷

風隨陽氣生近東之地多風風與天相似不住旋轉雷如爆仗聲積極而迸發雷只是氣有氣便有形如鐵鍊只是雷雨日照成影尚有形能吸水吸酒

山

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則自岷山分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水

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至海無底颶地形方雲月加子午則潮長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二卯十五酉

鬼神



鬼神者造化之迹風雨霜露四時代謝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但人所常見不以爲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非正理耳那箇無形影未消理會且就日用處做工夫

性理

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孟子指性之本而言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得程氏說氣質來接便有首尾若苟場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

性情心意等名義

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主於少者爲心志是心之所之意又是志之往來經營底力是會恁地去做底口鼻之呼吸是氣魂是氣之神耳目之聰明是精魄是精之神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論語不曾說心只說事實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仁義禮智等名義

道訓路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如竹木之文理百行萬善總於五常又總於仁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一節事以覺訓仁覺



自是智之用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蟲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要識仁之意思是一個渾然溫和之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然真見得仁須從克仁復禮做工夫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怒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

小學

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大學是發明此事理

總論爲學

聖人教人只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學者須是立志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且自看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青不曾去習學是學情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是無說意思人多言爲事所奪此不能使知嫌溪曲者也遇富貴當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今人不肯做工夫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人須是



剛方做得事斷以不疑鬼神避之

按此類說田單滅虜乃孫臏事誤也合啟

論知行

聖賢說知便說行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知有此病必去此病是言語多使前懸意思踐闊便加細密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如孟子之求放心已說緩了心不待求警者便見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

按此類有辨田子方不明樂者一段竊意先生天

地無所不知故云耳田子方自是樂者之止讀

讀書法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亦復讀書始得書也只是熟讀雖孔子教人只是學而時習之○聖賢說話各有指歸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各隨本文意自不相礙

持守

此心本自光明廣大只提省便了不要善着力今說



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莊子亦云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

按此類別有降伏字亦步異端當以此說為正。  
又此段說察字最輕習字最重恐孟子說習矣不  
察本意又不如是蓋各一義也

力行

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大學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  
明德明德未嘗息時時時見於日用之間當因其所  
發而推廣之一念竦然自過其非便是明之之說  
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不說窮理却言格物理無  
捉摸言物則理自在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  
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理有正有權如娶妻必告父母不告自是不足如君  
臣歟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言如孔  
子說危行言孫春秋時如此今見聖人有此語便守  
定不移

人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





齊今學佛者云識心先性不知識是何心見是何性  
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

論語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章意惠在  
使人自求之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近  
日學者好高誦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

孟子

道理須是剛硬方能有成孔子晚年得曾子曾子得  
子思子思得孟子其工夫只在自反當直仰不愧天  
俯不怍人

中庸

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初學者未當理會

易

易本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想當初伏羲畫卦  
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如今環玦相似使之趨利  
避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文字可傳至文王周公方  
作彖文之辭使人得此文者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  
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又逐爻解之謂此文所以吉  
者以中正也所以凶者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  
曉至如文言之類是就發明道理非作易書為說道



理以教人也。今學者諱言易為卜筮，作須臾說為我，理作殊，不知其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

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如先王順道書禮樂以造士，不及於易。孔子教人只說詩書禮樂，不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五牛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自說卜五即龜也，雨即水，露即火，蒙即土，驛即木，克即金，占用二即著也，曰貞曰悔，即內外卦，卜法今無傳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寫比直向上為本，橫為土，向下為水，斜向外為火，斜向內為金，如文帝大橫。

庚庚是得壬之象，庚庚是庚庚，然鈞起。

左傳載卜筮有能知數世後事，只子孫欲備，竊為此欺上罔下爾。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太玄紀日而不紀月，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太玄有天元地元人元以三數兼之，筭不著清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

尚書

書有兩體，伏生書多艱澁，雖曉今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為曉古文也。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竟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是阻礙矣。伊傅箕所言所行綱。



緣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毛詩

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王風是他風如此不必說是雅之降為風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

六義風雅頌乃樂章之腔調至此興賦又別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以物爲況者比也

詩只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大率古人作

詩與今人作詩一般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性情幾時盡是諷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將詩人意思盡要鑿壞了鄭衛詩正是淫昏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子衿詞意輕佻亦豈利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作皆以刺忽考之於忽所評淫昏異果皆無其實至自爲後重章詩人愛君之義唐自是晉未改號晉時國名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履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者台皆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者便謂之言見介爾



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甫田諸詩也 識之意皆以為  
傷今思古 天有成命 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  
此說後來遂生出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序出於  
漢儒古本自別作一處向見鄭魚仲有詩辨妄力詆  
詩序其作詩傳去小序自作一處蓋漢儒論詩意方活

孝經

孝經只有前一段後云廣至德要道都是漢人演說  
汪端明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為如禮記有好處可附  
於孝經

春秋

春秋大旨詳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秋貴王踐伯  
而已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如獲貶於人當  
初只直寫那事是非使人自見如何却說聖人乎其  
齒削其爵賞其功罪其罪是甚說話竟初稱國後  
進稱人稱爵乃是初間不敢驟交故從卑稱後漸大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自稱王於國與諸侯盟會則  
未必稱衛侯熾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  
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傳寫之誤  
亦未可知今只眼前朝報尚未知朝廷意如何況百  
千載下而欲逆推百千載上聖人命格則知



春秋之例矣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相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始遷去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無甚大殺戮及戰國爭雄便多胡殺

三傳惟左氏近之是秦時文字分明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好以成敗論人文章淨麗更無事實動支之辨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能賦青

也申生伐皇澤氏諸公諸論如此顯公再葬事不待季札觀樂是在氏姓點出齊一再傳而為田氏烏

在其為未可重也公羊穀梁考事其疎然義理知精

呂居仁春秋甚明白劉原父春秋亦好涉隨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滕子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賤以子禮胡文定太義正有牽強處知得聖人意是如此不然議論有兩合精神說元年不要空說無號契券能無幾券乎時常州解如何說諸侯無文內則尚有問史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胡安定孫泰山石但徒說雖有疎略



畏聖人是要率天下諸侯尊尊晉自天子始也  
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楚在春秋時恭厥文過之則  
則寧為其好非

春秋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六經無建子月惟  
禮記雜記有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最是孟子  
七八月之間旱乃今至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  
夏梁成乃今之九十月見國語若以為改月則與孟  
子春秋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詩七月元若以為  
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  
元年以上月為正月又曰正月又似不與

蟻何也申生伐鼻淵氏諸公議論如此闕公再舉事  
不得季札觀樂是在氏栴點出彘一再傳而為田氏烏  
在其為未可重也公羊穀梁考事甚鍊然義理知精

曰居仁春秋甚明白劉原父春秋亦好涉隨只有說  
滕子來朝一處最好滕子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  
自欺以子禮胡文定大義正有牽強處知得聖人意  
是如此不然議論有開合精神說元年不要年號若  
無號契券能無欺弊之弊常州解如何說諸侯無史  
內則尚有閻史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胡安  
定孫泰山石徂徠說雖有踈略推明治道直實凜可



畏聖人是要率天下諸侯尊恭晉自秦檜和我諱言  
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道之則  
周室為其所并

春秋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六經無建子月惟  
禮記雜記有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最是孟子

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夷梁成乃今之九十月見國語若以為政月則與孟

子春秋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詩一之日孟冬若以為

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

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此段用詩

禮

古禮難行且是要理會大本大節禮時為大亦且得

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志已有此意

河間始得禮五十八篇至唐尚在唐有開元顯慶二

禮顯慶已亡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加詳備政

和修五禮又不如開元廣禮舊與六經並行王介甫

始罷去祖宗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

甫一切罷去

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

兩拜還一拜朝禮每日拜跪乃秦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妾母只得稱母五峯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  
姪字本林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  
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周禮

先生曰不敢教人學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  
涉吾人身上事否胡氏父子以為王莽令劉歆撰此  
恐不然恐是周公立下此法不曾行得盡

陳君舉進制度說道井田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皆  
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人突出圍墾則是有千  
二百五十里方五百里是周禮五百里裡只百二十  
五里然聯方氏本丈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侯則  
六伯則七子則二十五男則百已有定數此說如何  
可通

鄉遂用者法縱橫為溝洫川澮當設險之意限單馬  
之衝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備土畿役火必  
簡如周禮稅墾田用之都鄙出助法八家同溝共井  
以四為數田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五百一十  
二家共只出七十五人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鄉  
遂是長連袂去井田是方底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  
人之說六軍只是六鄉之衆侯國三軍亦是三郊之





衆祭李通說車一乘不止士卒七十五人更有二十  
五人將重車在後

當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古人  
貴貴其長長並行而不相悖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  
然

戴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者  
出屋粟爲其爲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所養澤之之人也此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閭師又  
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此方是待庶民前重後輕  
古者教法樂尤親切蓋樂有節義他底急也不得  
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祀樂無商音  
謂之殺聲鬼神畏

小戴禮

若欲觀節類將禮記節出而讀首三句是從源頭說  
來人身大節目只是箇容聲言語又以毋不敬爲本  
如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本流傳得此箇文字

大戴禮

大戴禮元雜其好慶小戴採做禮記了武王盥祭銘  
似船銘想因水起意採傳篇冠昏喪采賈誼策爲之



亦有孝昭冠辭

冠昏喪

隨家豐儉簡則易從冠禮三加之辭易以心語易  
曉乃佳昏禮事舊兩家恐難行亦須第二日見姑舅  
第三日廟見乃安喪禮墨衣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  
有出入治事只得服茶城切不可太大塲內實以和  
沙石灰塲外四面上下實以灰末厚七八寸

雜儀

今之朝服乃戎服隋煬帝數遊幸今百官以戎服從  
皂鞋乃上馬鞋唐人謂之便服然嘗見唐人畫十八  
學士裹幘頭公服後心衣裝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  
晚唐王鐸輩則又闊唐人有官者公服幘頭不離身  
以為常服朝服通唐入幘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  
軟作木山子欄延名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  
其先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  
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最世所畫明皇者比  
今甚短後來藩鎮僭用想士大夫因此亦用本朝以  
藤織者易木山子近方易以紗

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渡江戎馬中變  
為白涼衫至後來軍裏又變為紫



古時賜拜則拜令若令從事郎下庭參不拜則以上者不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密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

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無出其右是右爲尊也後又却以左爲尊老子曰有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燕秦之所爲乎

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簾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名米子貢之埋馬天子之釣戈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而同三百人中學國士也亦有用者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人沈于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醫後口甚反以臣子之職爲耻

太祖問范杲古者女子拜他舉古樂府長跪問故夫以爲伏拜然只說長跪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拜亦容易婦人首飾盛多自難俯以地上周天元令命婦爲男子拜史官畫之表其異古者婦人拜不至地可知也



釋奠有

無

儀禮有古

用二月上丁

秋用八月下丁先生新書院成釋奠宣聖居中顏氏

曾氏孔氏孟氏西向配北上

並

無後附食之位古人祭於東西兩楹其家只位於堂之

兩邊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如學中從祀

然

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爲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

矣是亦祀其外家

降神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

樂

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太極神聖

今降一分其聲遂和

黃鍾九寸最濁清聲則四寸半黃鍾君象非諸宮之

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用所用祇其再生之半者就

再生之變又缺其半宮聲進席不敢用用則賓主失

歡樂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啞鍾不擊以

避宮聲

雅樂中絕隋文帝時輒詳得之於蘇祿婆乃自西域

傳來



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悵爲佳温公與范蜀公胡  
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不曾去  
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  
取而載之書唐末黃巢亂後遂失其傳

蔡京主張喻世清作樂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  
聲只八寸七分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孔孟周程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又趨進一着如惻隱求放  
心之類至周子說太極大段分明指出矣若看得太  
極分明則盡見天下道理皆自此出

若能得聖人之心則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  
說話比孔子自不同子思比曾子亦不同孟子比子  
思又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  
思孟子而已如楊子雲法言做論語王仲淹中說亦  
做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  
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  
矣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  
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  
泰山岩岩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



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

周子書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無中自有此理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元未有物靜而生陰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則有漸次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開闢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動川溼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渭洪荒之世常見有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時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次生木金水火自生木金則資於土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即說仁義中正者中正尤親切中是理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

大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拙賦

天下拙刑政撤其言似莊老

程書

係依近思錄次第

張子之書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如說心統性情說得的當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之義是二氣之自然者耳云天左旋處其

中者順之少違則反右矣此說好濟盛一大劫是係獨於西銘見得好大氏即事親以明道夫謂其曰期以十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且恁講若平世誠為難行

邵子之書

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讀書齋獨處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養得至靜之極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顯乎其順浩乎其歸若曰能知未來事則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詩看他詩只說樂有自私自利意思所以明



道有要之不可治天下之說

皇極經世一元統一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  
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  
三十日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是他見得一箇盛衰  
消長之理謂如今日成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  
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

程子門人

呂與叔深清穎密資費好又能涵養文字極是當其上  
蔡高邁卓絕有過當處自樵門來龜山朴實簡易文  
字却弱先看莊老語流定大過無入傳晚年嗜佛

張思長敏似如此持守不及和靖和靖不難他書只  
是持守得好郭仲晦西北人重厚淳固但是識不及  
侯師聖是踐

羅氏門人

李愿中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終日危坐而神  
彩精明却不會著書

胡氏門人

張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說性善者歎美之辭

楊氏門人

羅仲素嚴毅清苦蕭頭字子莊浦城人朴實廖剛字





用中南劍人助和議幸不為檜腹大胡理字德輝為  
李伯紀宣撫幕客能詩文墨諱胡文定為荆門教授  
龜山為代文定為湖北提舉上蔡為本路一邑文定  
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文定之學得於上蔡者為多其  
子五峯胡仁仲又從侯師聖作知言謂天理人欲同  
體異用如此却是性可為善可為惡作皇王大統說  
此極如常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官聲獨仁不知却屈  
信致堂說求仁多好處

自論為學工夫

初師并山於溪屏山見了老歸讀佛書以為與佛合  
作華初論新學於文定又好備老某年十五六時  
亦嘗留心於此二十四五始見李先生極言其不是  
只觀看聖賢言語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  
味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其當初講學也豈意  
到這裏其於大學用工甚多論語孟子中庸却不費  
力得力則未若論孟之多易與詩中所得似難勉焉

論自注書

修身大略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甚許多  
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

外任



為同安簿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每點追必  
先期徧誌云本廳於幾日點追甚鄉分稅限日近時  
納者紛然為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到之日纔有二  
百人歲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石上供餘  
止七千石僅能贖三月之耀如解面加量之屬又盡  
則發於民間借文 志皇行下招填然無錢糧只得  
揆適上供外七千石轉運使每歲行下格留其報去  
云累政即無履檢見在不若與之審除若守此虛名  
而無實益為吏輩賄賂之地不聽其大管公廉送還  
立為定例人將書來須留喫湯當面拆書無他方令  
其去有踴躍者遣了小兒以編知錄云已接治回至  
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遂將吏非犯者訊次日史杖  
脊勒罷民請吏亦有繼母接脚夫破蕩其家業其子  
來訴其情甚切遂委楊敬仲敬仲深以子告母不便  
某告之曰父死妻輒奔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  
根治其父得不銜穿乎浙東早有徐木者戲策邊鄉  
推排有米者不曾行若行之一跡甚易賺濟無奇策  
不如講水利為澤州禁民禮佛朝教軍以嚴盜分  
三番每月輪番入教挽弓及弩有賞不及等留射及  
等而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間翕然都會射每聽詞



狀集屬官列廳上均分判去若易事便集眾較量斷  
去擬判爲畫一樣子休日伺起一旬事都要了支官  
俸示期日防邊索之弊漳州舊與信處二州抱上供  
錢易衣絹何不令兩州以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  
州以錢散軍本州屬鹽最爲橫賦至即先罷滸海十  
一鋪至鹽錢充塞見得與郡計無預前後官巧作支  
破欲盡罷而行迫無及矣知漳州州中僚屬易知只  
縣官無由得知每月版帳錢令縣官輪押來試以公  
事能否皆不得而隱

內任

孝廟朝言置將之權交落關寺 寧廟朝爭不當就  
傳祖及寶錄院無統紀欲以事目分之 葉正則不從  
及言山陵事

雜記言行

親戚託人求舉曰薦人於人亦須薦賢始得於墳墓  
所託之鄉人必加禮

論治道

今法極繁若欲盡除徒有煩擾要之因祖宗之法而  
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如薦舉科場銓試頒禁屯戍軍  
亦只是就其法整理至於大家且假借之



取士

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舍多  
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太學直簡無益於國家  
只均太學解額於諸路便無事今日上之人分明以  
盜賊遇士上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噪作  
鬧以相迫脅劫盜賊而何只是嚴按書傳義之禁不  
許繼燭自汰了一半只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擢用  
正人使士子少知趨向人心自變亦有可觀須是罷  
了堂際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非四十以  
上不得任教官學法始於此宣之李定成於崇寧之

蔡京

論兵

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更成衛  
邊今日患在步兵之員多但當夏之郡守練軍

論刑

酒稅偽會飢荒竊盜之類以情原輕重

民

浙中全是白撰戒防州縣不過虛文

財

今財賦分三項凡諸落之入總領老戶部不得預凡



好名色易取者皆歸內藏庫封樁庫故戶部所得皆是柳林董楚得來愈見匱乏其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及內侍五六十萬貫宗室俸給一年多年在法中為孤遺

論官

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其家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樞密可罷

訓門人上

上古無間民學者須是有業次開散是虛藥不是實藥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聖門無此法只是實要操持令會次透然分明魂與魄交而成竊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成夢只日間做事亦形於夢

訓門人二

同周舜弼遊屏山曰因鍾佳而人之志則荒矣○處鄉黨宗族見其有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

訓門人三

古人諒歌舞蹈動盡血脉流通精神今既無之專靠義理須是窩開曾次公磊落明快

日間看有甚事便做工夫著些精彩便發拔海間與點一段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話



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

訓門人四

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仁義禮智這

訓門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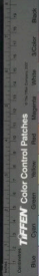
深長意味涵泳自見熟後更讀方滋味出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時文亦自有工夫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又定之以

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這氣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

書只貴讀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曉不得底自然曉得曉得者越有滋味荀子云誦數即今人讀書日記過數也讀書須立下硬寨誓以必曉徹為期

訓門人六

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名利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見理分曉自無雜慮順理而行雖動亦靜動靜如船



之在水

訓門人七

有事時敬便在事上若自朝至暮客來不已不成不  
接他人在世上無無事時節有事無事自家敬元未  
嘗斷

訓門人八

陸子靜正是不需要許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  
象山此正恐其所忌伯恭却以語孟爲虛教人有史  
君樂要理會經世之學其末是要人步步相循只要  
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

見以道在處是不要論孟子由此遺論去國孔子直  
曾去以道家做先生因此與孟子不足論四端說得  
夫是諸葛誠之常言說性善纒不如說聖底較好李  
泰伯也要罵孟子不知只管要與孟子做頭抵做甚  
你且揀箇小底來罵也得

訓門人九

漸間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教人合眼端  
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便謂之悟才說一悟字便  
不可窮並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  
爲惑人夫子所以不大故說心只說實事使自無病



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何說出去一日便  
不做得工夫正是出路上好做工夫便不記得細注  
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須是得這道理入心  
不忘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那地裏去不  
曾與那土氣相接者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八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晦庵先生語類

東萊

伯恭少時多使性氣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不  
復如此

伯恭於經不甚理會繁辭精義編得雜詩記只說得  
箇可以怨乃主張小序之過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伎  
臣少儀外傳多瑣碎文繼編得法館職策不直截大  
事記多主張史記





為學當如救火逃亡猶恐不及如何說出去一日便  
不做得工夫正是出路上好做工夫便不記得細注  
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須是得這道理入心  
不忘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那地裏去不  
曾與那土氣相接者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八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晦庵先生語類

東萊

伯恭少時多使性氣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不  
復如此

伯恭於經不甚理會繁辭精義編得雜詩記只說得  
箇可以怨乃主張小序之過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伎  
臣少儀外傳多瑣碎文繼編得法館職策不直截大  
事記多主張史記



陳君舉

君舉有周禮類數篇又說漢唐好與三代暗合陳同父才高氣粗葉正則只杜撰進卷可見戴肖望湖南讀說却平正

陸象山

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言顏子克己於意念起處克去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言易繫決非夫子伴言孟子無柰告子何言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  
不知告子高處言告子論性強孟子言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須密之功言自得於己不為文  
義牽制是其義若以此義從而行之乃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都不看他只說一箇心上面便着不得一箇字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叫喊教人合下便是教莫要讀書以為此意見以為此閉談論只是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私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

老子

老子只退步柔伏占得十分穩方做莊子事事識得又却蹉踏了以為不足為老子猶要做事在到莊子



都不要做了列子平淡曠莊子全爲列子又變得  
峻竒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老子占竒故爲其學者多  
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  
陰符經之類是也及後米賊張陵海爲寇謙之之徒  
遂爲盜賊今世道術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  
兵之所

谷神不死是爲玄牝谷之虛也聲遠焉則響應之乃  
神化之自然也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  
至妙之理有生之音焉

楊朱即老子弟子後世佛學亦出於楊

神象

佛所謂法身者本性也報身者德業也肉身者真身  
而實有之人也今分爲三像而駢列之既失矣道家  
復倣其所爲尊老子爲三清而昊天上帝反在其下  
王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  
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  
又自爲太清太上老君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  
亦人鬼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釋氏

釋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太說甚平止說修行到東



晉便有談議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此是齊戒之  
學一變談議道理又變磨入來又翻案曰說一切掃  
除然初間也只是外間詹說士大夫未甚信向及六  
傳至唐中宗六祖禪師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  
見性士大夫向裏者無不歸他然到其後一向談無  
頭話如乾矢橛拍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入它最怕  
人說這理字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到了他做得不徹  
樂點底又撰出一話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法盡中  
不捨一法等語所謂遮辭知其所窮

絕滅人倫

六字是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人一舉心動念方始  
名爲初發心菩薩以父母兄弟相親愛爲有緣之慈  
虎狼與我非類却有愛如以身飼虎却是無緣之慈  
以此爲真慈

更下分善惡只真向他便是好人替他底便入地獄  
若殺人賊一尊了他便會生天自淨繕氏入中國善  
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齊僧立寺爲善善安在  
前輩說除却淨署祠廟天下便知向善人既不溺於  
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好人便是善

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涇河沙數幾萬



幾千幾劫更無近處年代如受記某甲幾劫後劫成佛有神通便成就他做佛何故待闍訖久又如住世羅漢德大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無長進釋書曰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大抵多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列子說耳目口鼻舌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為六根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呢中間皆是唐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讚佛祖皆西域夷狄人如何有此分明是後人增加又如偽作韓愈列傳之類正如盜賊畏提攜人故有盜賊斗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闍洛諸公皆嘗闡明正道以辨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昉資東坡懶祥觀碑陳后山西德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向見人陷於異端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

祖宗

太祖有聖人之材做事先其大綱節目可因則因仁宗朝濮議設公不是溫公又於禮數太薄先日是



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漢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其分明後來只以濮國主其祀天理自然不待人安排

神宗統意於治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鄭公頽二十年不道用兵字說不合後傾信王介父終坐此病只好用兵與河之敗喪師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此得疾而終後來蔡京又以為不可弃之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遂至傾覆使神宗得一真儒用之那得來

徽宗朝言林靈素有幻術其實也無所作天人示現記皆非衆人之妄徽宗因星變即令衛士仆蔡京碑云莫待明日引蔡京又來妙明日蔡京以為言又詔云雖仆碑而黨籍仍舊

欽宗朝飢荒極了若虜人不來盜亦難禁

高宗朝魏公已勉車駕到建康魏公因呂社事見黜趙相忽飯回踴臨安之議胡文定被召將至聞還臨安遂得疾歿去

欽宗及人之言未嘗有怒色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做多少事

祖宗法制



唐殿廷種花國朝惟植槐楸唐制坐朝有二宮嬪引  
敬宗時罷不用小黃門舊日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  
自分朝以上皆去立朝候宰相奏事畢來押班兩拜  
舊時閣門引從殿下舞蹈今只殿下兩拜便上殿古  
有冊命禮至漢武封三王始復之宰相用竹冊本朝  
宰相不敢當只命書麻詞于詔以賜之宣麻乃是揚  
庭問其人可否非宣與宰相也失古意矣給事中蓋  
在內給事或差除不當要在裏面整頓了今報出方  
給與乃是給事外也節度使俸給優厚者蓋太祖  
初專許鎮兵權故極優厚以收其心後來除授者自  
可殺滅今見任者請優幾家唐中開者請俸却大唐  
初每事先經由中書門下雖有繳駁依舊又上中書  
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神宗做此制事多稽  
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起居郎居左屬門下  
省起居舍人居右屬中書省唐制使與州各分曹案  
本朝併州院使院爲一婦人封號有夫爲秦國公而  
妻爲魏國夫人者蔡京皆改從夫號後人以其出於  
京也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律是歷代相傳勅是太祖時修勅中上刑重而下  
刑輕如勅中刺面編配律中無之如律中杖一百勅



中則折爲二十今世斷獄只用粉粉中無方用律律極好律卽刑統粉令格式罪皆太重乾道淳熙新書更是雜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如五服制度之類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如磨勘封贈之類禁於未然謂之令如不得爲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治於已然謂之勅如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

王介父始拘州郡禁軍缺額錢陳平伯刺經總管韓球刺總管錢紹興十一年經界行印典多倍有得以此年立額

國初至慶曆用人

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至范文正便大爲名節振作士氣呂許公爲相張安道爲御史王拱辰之徒皆深嫉之罷逐一空立事須是擔當如韓魏公立英廟死生以之

本朝逆學之盛亦有漸自范文正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不敢忘此數公

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出入必經由一富人之門未嘗往見之後招飯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日妄與交豈不





爲他日累平後十年二人果相繼守鄉郡古謂言行必符其所終虛其所弊也

眠室至靖康用人

本朝廟論主於安靖英宗即位已要改作神宗繼之性氣激烈却又撞着介甫到元豐間又却不要荆公皆自做溫公當路急欲救世韓師朴曾子宣却要約會後韓欲擢子宣遂引蔡京京既入和二人皆打出京爲相如學校法安養院漏澤園凡可要結士舉貴覓人情者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又增衛士食錢皆是取悅上下爲竊權之計四次入相終始只

用不慮無則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荆公當時執政大臣皆他門下客伯紀亦所不免少泰發甚次第硬亦爲京所難致趙挺之繼京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張天慶亦無所措手足京在政府問人才於族子蔡子應以張直柔對招以門館教京子弟習走京愀然召與語張遂薦龜山楊公諸人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不得說只說治安得無後來之禍却有一種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每進言必勸正心脩身正如鬼念大悲呪所謂妖言也靖康流政徐處仁曾忤蔡京舊做方面有聲後却錯認孫傳略得又



好六甲神兵張孝純守大原被圍遣子激往救却徘徊不進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亦不合入城至於扈從北狩崇澤在東京收拾劉劭劉蕡崇澤死散為盜後來諸將立功者往往皆此時招降之人

南渡至今日用人

李公入整頓一番方略成朝廷奉去位恰汪黃用事魏公亦嘗論列李初赴南京亦主汪黃魏公初以何與薦為太常簿趙忠簡時為開封推官相得甚懼魏公先達力相汲引一向相播及在魏公上魏公刺諫奏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措秦初與呂

老並相為呂所傾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 高宗欲罷其相行詞者求御批以疏其罪及趙公左張公右忽報兀朮深入張出視師下令督戰劉光世屯合肥私請於趙退師已而柘皋大捷趙不安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為樞密使鄒瓊叛魏公不安亦求去 高宗問誰可代魏公復薦趙不薦會之及趙再相會之讒魏公於趙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一日 高宗怒唐暉趙為辦僧云如暉人才不難得又一日趙奏恩平郡王乃建王弟吳乃大



都會不宜壓兒槍察上意以慈壽慈主恩平遂奏曰  
也不較此因此高宗深眷之趙麗遂拜左相力主  
和議虜以河南歸我未幾敗盟槍大恐用張巨山計  
召諸將攻戰已而劉錡順昌大捷槍復專其功高宗  
遂悉以國柄付之與秦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  
得有張扶者請槍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槍  
治趙相之子欲加族誅若做到這裏其勢須如曹操  
去幸文字未上槍死高宗告揚郡王云朕今日始  
免得這肥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槍之  
為逆槍死後用沈該萬俟卨魏道弼皆當時議和議

者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槍只得贊  
成後因違亮起方少驚懼用人才孝宗初起魏公  
用事湯進之居左凡事遂為所沮魏公失利遂用湯  
建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上秦亮官前爵○  
施全刺秦檜先生云舉世無忠義這等証義忽然自  
他身上發出來

夷狄

楊剖大師生阿骨打吳乞買乞買生完顏亶阿骨打  
死立吳乞買乞買死欲立阿骨打之子宗盤不可復  
立乞買之子完顏亶而以宗盤為相宗盤怨望遂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宗盤盡誅二十七王賈又爲弟亮頹亮所弑亮敗葛  
王璟立一向以仁政自居初入中國破京師幹離不  
粘罕也幹離不早死粘罕勸立劉豫及兀朮撻懶廢  
劉豫粘罕爭之不得愜快而死兀朮大入有淮上二  
士人說之曰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遂急來淮  
上則空無所有先是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  
進退不可遣使求和此庚申年六月

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旣女真先滅契丹遂塌府庫換  
燕山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遂數民間云免往燕山  
打料草人三十貫共得六百餘萬貫文契丹相耶藥  
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有義勝軍來降皆原屬給時中  
國已空塌邊兵糜絕飢寒欲死兩邊遂相殺及虜入  
中國常勝義勝軍先往降之爲嚮導又 徽宗先與  
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契丹敗將朝廷又皆  
文之有張毅者知平州欲降 徽宗親詔招之契丹  
亡國之主天祚在虜中 徽宗又親寫招之由是虜  
人大怒

論史

越樓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故後號爲百越  
今浙間是南越閩厝是東越南蠻送李柳州誤謂柳



爲南越

楚地最廣今襄漢皆是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緣他強大所以威公不將偕王猾夏之事責之恐無收殺至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然此處亦足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

樂毅伐齊

只是戰國之士只是肉掠只是田單會他不奈他何

歷代

西漢有質實底意宿衛皆用子弟必亡之勢未有如東漢末年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此著被袁紹先下

了毒得箇獻帝爲令諸侯之樂學者皆知曹氏爲漢

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權有意與漢自當與先主協力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便與壞倒平時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晉元帝無意中原王導只周旋人過一生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方做得漢教魏代以至六朝相代亦只遞相祖述弊法直到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做得租庸調隋唐因之周世宗天寶高昇得箇王朴做許多事業大均天下之田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創法立度節拍一一都是世宗



全是得接續其嘗欲寫出蕭相韓信初見高帝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

諸子

荀子有奸勳勝似楊子，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糴費諶，雜有戰國縱橫之風。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孔子有荷蓍尊人，它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如說家，出數人史中，並無名，又自叙盡是

誇張考其年數與唐敘，遂如何唐初諸名儒皆與說話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開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翊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出已久。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究其議論只從莊老來，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却無近於老子底說話。

作文

六經治世之文國語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然  
有英偉氣非國語比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離騷無  
小室礙司馬遷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班揚以下皆  
是做文字漢末以後只做偏對文字直至韓文公出  
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  
關做去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看道是他初  
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做世間則劇耳  
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出來一  
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古文自是古文  
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變雜歐公力變舊習老來照管  
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晚年  
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  
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  
爲六更不成說話東坡晚年文雖不衰然亦疏魯如  
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來作有弟子楊輝而序點者三  
之語序點是人名其疏如此過海做昌化峻靈王  
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上帝以寶三十三  
枚賜之云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如意必有  
寶更不成議論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  
難爲言貴穿百氏與經史乃所以證驗是非明此義



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  
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  
言以宣其意去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人只  
於枝葉上粉澤如舞訝鼓然石林云今世安得文章  
只有減字換字法爾

美乎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婆婆訶三合  
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

陶淵明詩平淡自家放李太白豪放亦有雍容和緩  
處終始學選詩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  
手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李習較性不如太  
白自在王川子雖放曠自有混成氣象詩先用看  
李杜如士人治本經黃只是令人詳然蘇才豪一  
套說盡善善於排巧好無餘自成一大家後山雅健強  
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大今人多學山谷詩然又  
只學得不好底令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  
第二義况又不知學好底便學得十分好把做甚麼  
用

本朝蔡忠惠以前字皆有典則至米元章黃魯直諸  
人便不肯然地便是世底高下石曼卿書筆真所謂  
顏筋柳骨曼卿骨少極高非諸公所及





雜類

秦焚書只是教天下禁之朝廷依舊留得

今一升即古之三升一兩即古之三兩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漆

廬山光怪其下有寶

西川便是景朝多風歎所謂漏天處恁地便是天地不甚

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莫都是天地中好箇

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山脊以西水西入瀘門西河

山脊以東水東入海前面黃河環繞右是華山爲虎

自魏來至中爲嵩山爲前案迤邐去爲泰山

爲龍淮南山第一重案江南山第三重案

重案

古人營屯如井形十字處置火候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是紙錢之漸紙

錢起於玄宗時王瓊蓋古以玉幣後易以錢玄宗感

於王瓊鬼神事繁無許多錢埋瓊作紙錢易之唐禮

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不用紙錢不知

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本朝有南劍太守林積收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



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

臨安鐵前只是鐵王將此搖動人心

覺範本是醫人

海君夫人漢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

陶庵先生語類續集

太極天地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  
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  
運有十二世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  
到戌時謂之閉物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  
闢然而復始所以無窮

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都蔽在上一邊

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裏來一番便生一番物天

地之形如人以兩橈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

則水在內不出稍徐手則漏矣

氣積為質而性具焉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

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植物本向下是親

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本康節說

鬼神

耳目之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能呼吸者為魂月黑



量是魄其光是魂相人身鬼鬼也如此老子云載  
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死謂鬼魄生謂精氣  
聖人教人大學只是孝弟忠信日用常行

注理

學

開卷便有與聖賢相似處宜可不自慙求  
人若辨得十來年讀書甚書不讀了

知行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  
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備

大學

知止是識得理之所在定是有箇靜處不動搖安  
則純熟矣由是發於思慮則無不得  
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

論語

集注中胡氏是致堂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  
是氏是是以道李氏是光祖

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若這裏信不及見利便趨  
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學而篇皆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  
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在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之後母友不如己者在不重不感之後

孟子

孟子說仁字義甚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譬如沙糖  
孟子但說甜味甜耳孔子却將那糖與人肯喫則味  
之甜自知

中庸

健順五常之說五常乃五行健順乃陰陽二字  
楊龜山言飲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其說最為理定

易

天須以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現  
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中氣迸上來

易擲錢以甲子起卦始京房

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  
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  
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  
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卦皆所  
謂後天之學凡今易中所言皆是

尚書



以百姓為百官程謂古無此說後漢書云部刺史職在贊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

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嶽五嶽亦近

人心如船道心如舵道心用人心方得人心易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

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

惟嚴學之蓋初學得者是半推以教人亦因此溫得是教之功亦半也

溫柔敦厚詩也詩使為劇皆是識刺人安得溫柔敦厚

伯恭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

周禮禮記史不掌詩

春秋

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而今却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聚散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禮

有二件極大事循襲一是天地同祭南郊一是太祖不立特廟

聘是命圭通信享是獻圭璧璋璫寔寶是皮幣與馬  
陳之於庭規是聘享禮畢以私禮參見

孔孟周程

孔子後無聖人只緣氣日薄

程門

上蔡家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

胡文定少時性取急盡為學傳中寬字觀玩

李原中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人性下急發不中節  
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

朱子

在南康纔見旱便剝陣中得三萬米背糶糶米添支  
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糶米賑糶旱時糶得却  
糶錢還官中解發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糶客船米。  
浙東得石天民開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  
貧者量道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

廣間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糶  
用既歸即白堂所以有長沙之命

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寫字號錄判語到  
事亦作一簿每日勾號一日事都了

做教官沒意思



訓門人

禪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肯放

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

呂東萊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浙中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揀一般優風采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

陳君舉藥正則

永嘉之學又不及金溪戴少望尚有此實說藥正則都是閑說

陸子靜

金溪與胡季隨書說顏子克己處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貫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過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

釋老

禪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近世如宗



果做事全不通點檢

本朝

河東最難取者本是他家裏底所以太祖以書諭之深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

呂夷簡最是無能底人弄得天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揆與范文正公

稽末年皆與光堯爭勝光堯作在府君朝於玉

津路上槍設計移之曹勣言水沃光堯遂之槍除

他從官周葵欲言梁汝非槍不得光堯應便改除

歷代史

南此史除通監所取餘只小說

晉書皆為善敬宗寫入小說

溫公無自節通監今所有者是僞本

歷代諸臣

齊魯兩生只是不肯後叔孫通漢之四皓只是智謀之士願為太子死亦曾之之意二疎見元帝不可輔導亦是避禍而已

諸子

梅聖俞說歐陽永叔它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





作文

韓不用科段歐曾知各有一箇科段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柳文有許多物事要就此子處安排簡而不古如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字換尋常字曾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李泰伯文自大處起詞氣象好陳后山文有法度李清臣文淺潔荆公文暗

愚者多示凡讀書必解記

如伯觀造化之大莫知所措辭然嘗許之夫又

六經後來者溺於詁訓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此無他凡近者猶可進而至於高明一流於高空則恐無復可返之期誤人未央也乃今朱子解剝濂溪之圖象畧列二程之遺書以明道學之正傳者如此窮極釋氏之作用爲性辨詰諸老之流入禪學以明其徒之似是非者如彼使道學之源不差而夫子之道復明此其有功天下萬世較之施於用世者撥亂反正豈足喻勞烈之萬分一哉至若謂易本卜筮謂詩



非美刺霜春秋。才以一字為褒貶皆曠世不聞  
之高論而實皆追復古始之正說乍見駭然熟語  
心靡卓識雄辯萬言莫憐而世俗猶以一時異論  
之士對言之何耶嗚呼此固難與世俗言也

門人所記或主靜坐或以靜坐為非或主博覽或  
以博覽為雜均一朱子之言而相反類如此蓋隨  
其人之病而藥之耳要之靜而可施之勤博而必  
求其要此中持其衡之說想考謹毋執其一為據  
其間亦有門人記錄之太過者又嘗參以朱子平  
日自著之言

晦庵先生年譜

先生自二十四為同安簿聲望已卓出歸而山居講  
學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至四十一胡銓始不過以  
詩人為越三年雖用丞相梁克家薦改合入官執政  
已議其少通又三年雖用參政龔茂良薦除秘書郎  
內批已疑引虛名士恐壞朝廷及南康之政赫赫彭  
彭辛丑過闕始得進對求其遇合之實猶未焉

宮廟在東宮黃裳為講讀官所學大進 光宗大稱  
贊表謝以必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當擇天下



合

長沙人傳言而丞相走忠定

賈先少生知已方洗日虞淵思佐太平可謂千一之奇逢矣奈何諱佐曾以名家子孫自詭太后親屬謂可得教旨以竊弄威福丞相乃信之不疑先生已預憂其弊凡肉我丞相不寤故先生卒以讒聞歸而丞相亦及焉尚使忠定能用先生言當主聽未惑疽根未結時談笑而去之雖太平未必不可致亦何至爲其挑敵禍民鋤去無策天誅出於權變政柄從而下移積弊既深庸庸蹙蹙發廢靡至于今未知振起之日哉此事聞世道最大固非獨先生一身之窮達也

然先生自十九歲登第至七十歲致仕五十餘年

歷同安薄知南康宣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知漳州潭

州凡五任九考及經筵四十餘日而已翔翔未幾垂

翅輒歸君恩方隆讒間已至窮固甚矣乃得以其餘

閒精究孔孟之正傳爲千萬世道學之宗主雖使先

生出將入相助著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耶故愚

嘗妄謂孔子窮而在下者也故能集堯舜以來列聖

之大成晦翁鬱而不伸者也故能集伊洛以來諸儒

之大成管有造物者司其數於間而窮者乃所以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九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七

南軒先生文集

詞賦詩

風雩亭詞末章云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其布  
置歸宿大率與晦庵白鹿洞賦相表裏而可以救  
近世揣摩氣象流入空虛者之弊

唐帝廟詞亦類晦翁舜帝廟詞

竹林迎神章惟感慨而不及冠公身事最得體

之初賦

月知

一意方以義

復明收而未句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九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七

南軒先生文集

詞賦詩

風雩亭詞末章云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其布  
置歸宿大率與晦庵白鹿洞賦相表裏而可以救  
近世揣摩氣象流入空虛者之弊

唐帝廟詞亦類晦翁舜帝廟詞

竹林迎神章惟感慨而不及冠公身事最得體

之初賦

月知

一意方以義

復明收而未句



備

續祀

至

六公此班之戶 公文法也  
云天壤之間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

送鮮于大任入幕詩莫和維云利寧生蠶維露又安  
國晚酌分韻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輔其厲志如  
此道旁見穫者詩始寬目前飢詎有卒歲樂其愛  
民如此蓋同一所見之遠也南軒詩大率主義理  
而語自工

律詩

人立千峯秋色裏月生滄海暮雲邊又萬里煙雲歸  
老眼千年形勢接中外皆先主舊次所新也其書  
定叟絕句云駒馬安車遵大路正須緩轡不須忙  
正大之情如此有用之則行氣象

表

嚴州江陵到任筭表皆平叙民情國事文從字順德  
人之言也

經筵講義

講葛覃一詩大略謂人心易動貴驕易溺便為國者  
每夕儆稽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紵之事  
則心不昏也 蘇至口奏又 云要得立事



人宗

卷八 等論

國家元氣

又也同家法之美無如我宋 光獻曹太后方  
英宗之初有功社稷 宣仁高太后致元祐之治  
號爲女中堯舜 欽聖向太后建中靖國之初有  
功社稷 欽慈孟太后靖康建炎間社稷之功又  
冠前古實子孫萬世無窮之法也按此晦翁取而  
附此以爲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  
傳者所宜三復而深思

答周潛啓

雖故歲之幸於尚前勲之未償仁豈言乎富人之奢  
宿通貧官之督零稅者豈復念及此乎出有歲幸  
一於小民反以爲苦者多矣

記

學記九篇皆言人倫孝弟惟雷州記明善與利云自  
學校之教不明爲士者亦習於利而已

解江柳嘗  
三學皆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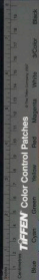
爲寺

嶽麓書院記開寶中郡守朱洞創始李允則言于朝  
乞書時山長周式以行義召拜國子主簿使歸教  
於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時祥符八年也

紹興

改元劉

晉舊



堯山遊記

晉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系之

水也出雲潤澤羣物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楚望記江陵山雖去郡遠然聯絡以屬于當陽巫峽之間其浸則如蜀江瀟江千里爰蔡二壇極曰楚望道永紹南康軍瀨溪四石堂記發明道學之原最詳石鼓山諸葛武侯祠昭烈牧荊州時候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臨蒸今衡陽縣也有大地則有三綱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候所以討賊至死不悔

瀨陽楊龜山畫像記建康爲諫諍道奪王金陵王爵罷去配饗

昭州鄭侍郎祠堂記元符中爲右正言直諫貶新州

建中初入從崇寧二年又貶昭州四年歸沒於常

州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志之爲貴

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以進德終身之可

慕公再位於朝憂國彌切重斥安荒凜不少沮

建寧游胡祠記游公二程高第元符三年冬爲監察

御史中丞庸語孟說垂於世胡公與游謝楊游而

講程氏所存春秋執經入侍





靜江題名記靜江之略領郡二十五其外則羈縻之  
州七十二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白杞特磨白衣  
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

敬齋記二篇為崔子霖作者尤起發人意

拙齋記前論士病於不拙人所易到後論病學者之  
不拙此意極有益於人

仰止堂記云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  
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古之人起居寢  
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  
為不知有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慮蓋其中心汲  
汲於求仁而已

樂堂記上饒徐衡仲名安國為龔氏後既第感正  
本明宗之義言于朝歸徐姓父母俱存合百五十  
有六歲伯仲李氏亦皆無故以一樂名其堂記略  
云民生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此性之所具  
而天之所為也苟惟強離其所繫而合於其所不  
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  
聖人書吾人滅節豈不深切著明哉

潔白堂記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  
之道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不



得爲仁人

名軒室記軒名時習室名不貳

游東山記先生游表之山東置酒僧寺之西軒零陵  
張紆公飾預焉嘆曰此范忠宣公故居也公居此  
時某始年十三四先人辱爲公客故某亦得侍公  
公目疾手執寸許玉摩按其視之旁有兒曰此石  
也公愕然曰牀也此之謂玉公存誠至於不欺孺  
子又諸孫與僧戲僧至詬罵語微及公公漠然若  
不聞求之士有問范某於丞相爲何親蓋斥文正  
公之名公寔頹久而曰先公也又一日問郡士登

科者某人獨未歸耶或曰試學官也公愀然曰吏  
事近民精心於此學之要也始登科願徒求便安耶

序

南嶽唱酬序乾道丁亥十一月先生與晦翁游衡嶽  
三山林樾之與焉甲戌宿草衣岩山林川壑之觀  
已覺勝絕乙亥抵嶽丁丑渡興樂江宿霧盡卷諸  
峯玉立由馬跡橋登山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  
環立所謂蓮花峯也戊寅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  
萬竹森然墮屐數尺望石梁如素錦屏出西巖  
過天柱下福巖歷馬祖庵過大明寺循紫迂數里



乃至上封山高草木堅瘦雲氣盡吸其間望祝融  
絕頂寒裳徑往羣峰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  
然不知所極如大瀛環海中真奇觀也相水環帶  
山下五折乃北夫蒼莽中洞庭在焉已卯同游仙  
人橋再上絕頂過南嶺庚辰游前嶺以下凡七日  
經行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更迭唱和倒囊  
得百四十九篇方已卯之夕中夜凜然念吾三人  
數日間亦充於詩矣始定要東翌日當止是後雖  
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

送張荆州安國告之以講學遂曾菜又序云天資秀  
美之士往往異他州此州所深送方耕道序云當巖  
氣質變化之妙深而知學力之進否送鍾尉云氣  
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

靜江諭俗文

一歸罪墳墓不吉掘棺寄寺名出租一齋筵修靡不  
能辦者停喪婚媵幃帳華靡以至男女失時一生  
子多不舉一病不服藥妄聽活祀一誘他人妻販  
賣謂之捲伴亦緣細民與販不返妻室無依

史論

漢楚爭鐵

史公之說三軍縞素於是五十六



萬之師不誅而來從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  
高會率諸侯兵窮引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

蕭蕭曹蕭何守關中韓信曹參雖不連然以摧鋒  
陷陣之氣施之治民能盡斂芒角亦寬裕有識矣  
至不知呂氏之禍已著當逆為之處忠帝憂不知  
所出但為淫樂而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  
張子房有儒者氣象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  
終以之愚謂復讎固其義也以其人則智謀之士  
也儒者氣象恐又別先生之言蓋自有為而發

三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事如何○人臣之義當以王  
陵為正二子考八唯然從之呂氏之欲與漢二子  
實助之也二子方對呂氏時皆畏死耳未有安漢  
之謀也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使劉寄不可  
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  
者顧如是哉

文帝○入踐大統知為漢社稷非為己請建太子則  
先示博求賢聖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無後者施  
惠於民皆有誠意其待夷狄一以實語惜大臣不  
過絲漣申屠嘉之徒獨質誼為英俊而又多所可  
恨卒亦不見用故以帝之賢僅為小臣如淮南薄



昭之事未嘗陷於刑名至於息肆而新垣平邪說  
入之然終以天資高旋即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  
久長懼于不終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

賈董○賈生英俊之才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天  
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論味淵源純粹以  
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聽仲舒則天下蒙福矣  
武帝○奢侈窮黷然不至亂亡者有四事高帝文景  
流澤滲漑一也表章六經聘召儒生二也輪臺之  
詔三也審所付託四也

雜伯○王道如精舍美王豈容雜雜之則是亦伯而  
已自高帝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己利文帝亦雜黃  
老刑名設施動皆有術至宣帝則感之罪人也  
西京之亡自宣帝始

丙魏○魏相假許史爲重進不以正爲相奏異聞諫  
伐匈奴書有可取者丙吉德厚可稱至韓延壽楊  
惲之死莫能救才識不逮相遠矣

蕭望之嚮向○元帝初外有史高摠朝廷之事內有  
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處其間可謂危矣而二子  
用人惟其附己以鄭朋之傾邪使之待詔至華龍  
之汙穢亦欲入其黨不嚴如是欲不敗其可得乎



史稱袁安任隗素行高梁冀才不必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漢儒。名節之稱起於袁世衰世實亦有賴乎此。漢自叔孫通固以利祿爲事至公孫洪取相印學士皆歆慕之其流至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語宜乎王莽篡竊責符獻瑞一朝成群能自潔者班班僅見也。光武力矯斯弊相暨之後亦君子維持之力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何負哉

元成以後大臣。漢末大臣有正論者王肅何武師丹耳然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人一事而指陳無益也故哀帝之末畫賢雖去王氏即起遂亡漢矣。漢自高帝外諸將。漢將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謹充國馳至金城而西戎坐消此不特爲賢將殆可相也

光武比高祖。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光武之善守復非高祖所及

光武不任功臣。寇鄧費復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所用大臣論之三子過之遠甚顧乃執一弊之嫌。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已抑光武



所責於大臣。以爲更事故不知用大臣之道。

李固杜喬。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固獨推究侍醫等。此其失之於後。杜喬在九卿。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相與就死。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但恨節目間處之未盡耳。

東京黨綱。時不我用。既昧處困之道。進而居位。又失身屯之法。使在聖門。當入仲由之科。陳太丘送官者之葬。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郭有道。足爲當世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黃叔度氣象溫厚。圭角渾然。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子之科矣。

竊武陳蕃。宦者盤據其勢已成。而武等但欲速決。舉動草草。使之人人自疑。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我曹。何罪使蕃武施之有道。則此曹亦心服矣。況武於靈帝踐祚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蕃辭辭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此哉。兩漢選舉。左雄之奏尤爲善。當時雖以限年爲然。是舉所得。乃陳蕃李膺陳球輩爲一代名臣。



晉元帝。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懷帝卒以  
步塵返不聞勤王之舉愍帝再蒙塵懼天下之議  
已則陽爲出師之勢終歸罪於遼餉稽緩斬一無  
辜令史赤管之異亦深切矣夫受君父之委而亂  
幸以自利三綱淪矣

謝安淝水之功。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  
衆使玄將重兵于後使牢之將精兵迎敵於前秦  
兵旣近洛澗牢之直搏而勝之奪其心矣淝水之  
戰其勝算已在目中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  
豈固爲是哉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之  
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滅聲勢動人心相冲  
是舉亦無謀矣若安者其在東晉中傑出者哉  
溫嶠。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爲至稱一旦奉劉琨之  
檄將命江左毋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就行  
使太真能佐晉室剋復神州數烈如浮雲之過太  
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

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受之體則仁也是乃  
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地故仁爲四德之  
長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是以爲仁莫





平乎克己已私既克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

記甘露李文饒事

曾啟所總丹陽類集載熙寧中僧應夫治故殿基得李文饒手記云寶曆間創甘露刹以資穆皇之冥福文饒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與此記合則文饒豈真知照異殺者哉愚按李文饒平生毀僧寺而獨創一甘露寺恐無此理或僧徒故爲此事以汙之如僞撰韓文公作大顛書之類耳

黃鶴樓記

武昌黃鶴樓以山得名而唐圖經爲恆說謂賈文禕仙去駕鶴憩此閻伯謹記中乃竄其事或者又引梁任昉所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妄爲之說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感問遷相傳曰此呂洞賓所書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有羽衣着屐之詩嗚呼寧有是理哉

書

與我父○近世再臨舊鎮者聲望率減於前或曰



上下之習之故某以為不然殆由在我者有忽之之心耳。其效職于此側心誠求之之訓味刻於勿喜之言。勿惕龜勉諸蠻一以信義待之如買馬一事。舊弊革去凡數十事。艰苦是盡。銀贖窮其輕重。帥司先利出。銀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會蠻落舊來馬。至三月末方有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聚。今方中冬。邕州已申羅殿將馬千七百疋。近塞矣。益知忠信之可行。而在。我者誠當自檢也。

與湖守傅士龍。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

與吳晦叔。仁右道左之說。右為陽而用之所行。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黃老翁張取與之。惡言弄造化之機。故其流為刑名。

與朱元晦。七十三篇。蓋南軒平生所資。而期於明道。後世者晦翁一人而已。其規切晦翁之語。如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春秋償所取之息。不過備糶。或者妄有徵青苗之議。兄聞之。



作而言曰 用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  
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此則過矣是乃意之所  
加不自知其偏者也又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  
氣激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  
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又慮元晦學行爲人所尊  
敬眼前多出已下平時只是愆規他人見他人不  
是覺已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闥之  
嚴繼不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說言多而拂論少異  
日流弊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  
義其敢後於他人其論晦翁者述云論語章句精

確簡嚴足詔後學中庸大學章句極涵蓄有味太  
極圖解析理精詳西銘之論甚精克齋銘敬齋箴  
皆當書之座右也其自以所著述資論者云語  
說海荷指論極爲開警奉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  
禮事其當其言所與同時諸儒云伯恭近來儘好  
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又云伯恭愛弊精  
神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  
道何補於後學校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  
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又云陸子壽兄弟  
如何肯相聽否濶州教授傳夢泉乃是陸子靜上



定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  
樞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其於胡氏之學則曰知  
言疑義開發甚多不是指摘前輩也又云胡氏春  
秋傳多有合商量處又云讀史管見病敗不可言  
看來多是爲增設言天下之理而特爲撰刻一夫  
不亦隘且陋乎因時須論武后事既立長子雍誅  
其母則云中宗雖是武后所廢然武后欲傳位與后  
父是得罪宗廟不可負荷五王若能正大義於唐  
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  
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有泰山之安矣其論當世  
人物則云劉共父今日違官似皆不能過之又云  
今日所讀正人端士固有之誰是不知學不可望  
以向上事業耳其自言廣石之政謂自靜江之外  
諸郡匱缺願與憲漕通融均濟之偶兩廣關官時  
暫兼攝遂乞增撥諸州一分塩息錢及增邊州米  
錢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充漕司買鹽蓋本二  
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撥塩本此乃一路性命所繫  
幾爲小人盡刮以獻又云本路塩法正緣諸州荒  
寒全仰漕司撥塩息往年行客鈔賣數極不多却  
有所米錢其重民深病之改爲官般而罷折米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東不便而爭之再行客鈔然所費數多鈔大積壓  
於是復行官般但漕司撥得息少則抑賣增價之  
事生故論奏增給大抵此路窮薄祖宗時全仰外  
路應副今每歲反應副外路鄂渚大軍錢靖州歲  
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此路盜賊之多緣  
配隸之人萃焉比歲首捕之科收其強壯為效用  
故少戢其自言江陵之政謂今軍軍在都統司射  
賦屬總司帥司所當以固結民心為本帥司兵但  
有神勁馬步合千人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  
五千餘人務以信義待之號令則不可少犯此間  
乃吳蜀腹領自襄陽至此僅六百里要營以死守  
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雲圖素蒙後然為帥時  
聞少擊便翼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經文云義  
勇民兵是為荆渚之衛近來振激之使受縣宰節  
度兵父與免役極害事今亦修正之辰沅等五郡  
刀弩手比列上為父遠計堤岸繫一方之命近城  
十數里取所恃者今為父遠之計不敗草草也其  
泛及民事云見李壽翁侍郎申明乞依舊法義米  
各種穀石逐鄉都分中戶部固已沮之矣望兄試  
為善項見教



與呂伯恭。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不可作小  
病看外之不肅而謂能於外可乎以不當憂責為  
幸此意殊不厚存心既爾若一旦臨事豈復更有  
力乎大抵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未足雖是過於厚  
傷於慈為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觀我則觀過可以  
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  
若於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去年聞從  
學者甚眾其殊謂未然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  
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幸  
答胡季隨。元晦所錄遺書皆存元本其間真偽在  
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

答陳擇之。異端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  
使果識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  
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手

答陳平甫。言自己工夫

答沙市孫監鎮。楚乃伍員之宗國豈有假手於誰  
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狄梁公乃與大禹太化  
一例存之前輩嘗謂梁公偶未之思耳今勅額在  
吳以慰吳人之思可也在楚則不可以施樂祀典  
有功德於民則祀負於此地何止無功德而已哉



答陸子壽。講學不可以不精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

答李賢良。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方無窮。貴人者易為言而克己者難為功。

答胡直夫。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而不知。又云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愚謂二者皆本原上精明之語。

答俞秀才。論飢食渴飲。晝作夜息。是義云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極端的釋氏只認運水搬柴為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此不可不知。

答喬德瞻。惟二程說話完全精粹。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

與曾知夫。舊祈禱無義理。盡除之。只到社壇風雷雨師壇。及於湘南樓。望拜堯山瀟江。遣官奉祝版。壅山投江。而雨大集。庶使邦人益信土偶之非所當事。而山川是為神靈也。又云。巖廟堂廡有庫之神。在焉。武后亦勅入廡下。又僧伽一部亦在焉。即日投畀江中。庶幾一廟之內四門穆穆耳。又



云保俾必先行於靜江非惟弭盜亦且息訟因漸  
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諸邊蠻獠一以爲赤子一  
以爲龍蛇豈容少忽。察偏矯習常有新功中庸  
謹獨大學誠意乃下工夫要切處。長物之說正  
所欲聞近來只是買得一石屏及一觥其他皆向  
來几案間日用者也。權攝事如廣中用八路法  
但可差在本路得替寄居待闕官。潭城諸倉已  
有米近八萬斛勸陳帥借此濟民却一兩奏聞待  
非至獲罪十數萬生齒已活矣况不必獲罪耶

答問

答吳晦叔以孟子乃若其情之苦訓順字恐合考

胡伯達問明道以天命之性爲人伊川通人物而言  
不同如何答云明道之說蓋明性之有乎人伊川  
說性之統體無乎不在

答朱元晦說執其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  
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量度取中答云此  
說雖巧恐非本指如當剛而剛則剛爲中當柔而  
柔則柔爲中愚恐如南軒之說又似執其一端耳  
按經又自明白無他求可也。又夫婦之愚一章  
云若專指夫婦間人所不睹不聞者却似未會





當之說是矣經旨夫婦之恩對聖人而言特指匹夫匹婦之恩者耳

答胡廣仲主謝上蔡心有所覺爲仁之說云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答陳平甫主書祚夜息爲天理云異教中亦拈此孟子只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答其欲窮紀明道橫渠之後云此有位者之責不當竊取而任之若與之相識則或周之教之可也

答宋佑潛問舜明於庶物之物云道外無物愚恐大竇

答周允升問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云天可一言即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

答呂子約問敬鬼神而遠之云清書中亦本說到深遠處且大綱說敬鬼謂鬼神事夫子此一語盡之矣又本旨在務民之義若說到深遠處恐便與夫子不同

答俞秀才云周公欲代武王死是渾全誠意其謂金麟獲視之詞不無妄傳則似不必疑也

跋

跋孫子言漢藝文志載武所著兵法八十二篇圖九



卷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曾操削之爲十三卷  
跋王介甫帖。例多匆匆草草丞相平生何有許忙  
迫時耶

墓誌

少博劉子羽。公初佐其父忠顯公幹守越守真定  
及京城不守忠顯死之公議不與共戴天佐張忠  
獻誅范瓊陝西之失用兵珍守大散關公與元  
守三泉爲壘潭山士卒全蜀張公罷公賤白  
公起知泉州又坐強公敗漳州起知鎮江秦檜罷  
一歸子珙克世其家初朱松以家事託公教其子  
查與己子均是爲將翁

吏侍李公浩。建昌人不見年壯秦歸其後論者爭  
言檜時事公言蚩尤五兵卒斯。秦歸若便於世不  
以人廢知台州破慶民鄭憲之家爲其訟免顏劉  
珙免知靜江浚靈渠爭買馬市象事

工書廖公剛。順昌人居鄉喻盜使反業棠名世錄  
章博之追賤封還章傑章僅補外之詔在臺多所  
論列自公之去言事者多承望而指紳庶遂相繼矣  
司諫王公縉。其先自嚴家於明知英州盜過其墳  
無犯也勝不嘗闕故卿監官至都掌亦便趨避自



則公不肯入堂言多採用公之存子孫悉從吏部  
選無謂堂者

祕閣詹公奎○嚴州人初爲河州士曹薄祭三王淵  
之罪後淵顯張浚韓世忠皆其舊部曲其言爲諸  
將所信故張忠獻任之凡軍事非文檄所能傳者  
必公往諭意管佐世忠解濟州之圍行至熙河請  
駐山陽世忠不從而敗劉光世解兵柄糾呂社淮  
之必敗

教授劉靖之○述其撤近歲太宰部使者之禍而祠  
濂溪以訓學者義理其文甚悉

吳監廟○述其望得官而不露

魏元履○名揆之舉遺逸任太學錄誦去王安石父  
子而進爵程氏又自太學貴當專以浮言取人臨  
終戒用僧凡五招晦庵以終事爲記

鮮于廣○少母安人常氏廣襁褓時去其家既冠而  
知之則常氏沒矣廣追念哀政屬南軒爲哀詞

勸農文

首告以勤善力既盡至豐歉則天焉而亦由於人事  
此則太守與官屬之責而亦有繫於百姓者焉文  
字宛然周於事情



祭文

祭虞雍公云論有異同正惟公義之報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傳後云或謂侯勸昭烈取荆州為不義不知劉琦既已迎降於操則荆州固魏之荆州矣予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撥亂敗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狂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拔出奇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處傑之士無文王猶與者耶然

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又曰朱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為後主寫中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可見其所學未免駁雜然方魯氏篡竊之際侯以身從帝室之曹允執大綱終始不渝使侯當齊侯時其肯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吳昭時其肯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為功莫大乎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技本秦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所以告後主一出於正殊非刻核陰謀之語故於予寫申韓等書之事疑則可闕也侯



本草廬一日自徐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以興復漢  
室爲己任則諸侯內懷他圖者得以正名而討之  
然昭烈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荆益可取  
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未能盡從也及狼狽而道  
藉吳數標又迫於吳而入蜀以誦計取之予知侯  
有不得已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然侯  
於學未足故昭烈請取劉璋終爲有規若夫開國  
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立者乃亡國之宗續以日  
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家宰所贊者乃  
固繆之禮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

至者也

謹按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討國專主致君  
讎敵宦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溥諸儒議論與晦  
翁相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猜到開  
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無幾  
程氏之遺風晦翁精究聖賢之傳排闥異說所  
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將命君父之間誓  
誅僞虜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存會三  
代一出其更相切磋友誼卓然又足使千載興  
起

起

所以爲乾溥之盛歟



論語類

謂學而時習不特效人之善如觀天行健則自強不息之類皆是也愚謂此於學字上推廣若本旨又重在時習上

射不主皮與爲力而射者不同科愚意似不必添與字只作爲其力之不同亦自明白

論敬鬼神而遠之因言橫渠挂夫子像見而不拜又不可遂卷起

夢見周公五季謂必嘗於靈像中見之所以夢見愚謂世之不識其人而夢之者甚多但夢中以為某人耳如子孫之於祖先亦然此何足怪而轉生畫像之說耶大抵夢境所見與青大白日識認人面目不同夢見周公何可議論

論夫子與上大夫下大夫言云最是吏端處難蓋以爲一時之間既與上言又與下言也愚意隨應而不同亦未必同是一時

論鄉原自以爲是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愚謂此說極平又有益於後學

龜山云惠 魯物之人是爲天祿之終愚謂此雖一



說非改之矣耳

猶之與人訓猶為若愚恐之字無着處且合依古註

訓俱

中庸類

君子居易以俟命非專俟其道

易類

蠱之上九不事王侯只是不立其朝爾人却言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無人倫

詩類

振鷺為取其潔亦謂其翔而後集愚按詩本喻有客之

容餘皆推廣爾

禮

曾子易簣季孫以人情賜之曾子以人情受之若以

此終則不可

冠禮見於母母拜之只不坐受其禮皆謂之拜今小

兒便穿束是以名器為戲玩既冠可也

喪祭既不用浮屠蚤晚臨之類不可不備

神主神所依主子無出處但恐古者貴賤有少別爾

春秋

德壽可長之戰對曰曹劌所論特血氣之勇所以



若報父兄之怨雖百死也愚按劇所言是  
臨陣一時之事先先生乃借以言會中忠赤之盛

孟子

氣次焉次焉者繼之謂也無是餒也不可使此餒也

道學

或逞利欲不知天地不只生爾一箇何不將此身在  
天地間公共看

恐利害倉卒之間錯了路岐

廷對須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時可欺則無往而  
非欺

附麗匪人如黥如劓雖欲清洗而痕跡尚在夫人得  
而指之不復爲完人矣

遭人謗謔得是固當改謔得不是必思何以致此

性理

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申之涵養而擴充之大理  
自明人欲自消因循怠惰此人欲所以肆也

吳晦叔談惻隱曰有所惻然隱於吾心東萊曰此正  
如說隱着脚相似

本朝諸子

濂溪先生曰此乃舉世不知也可 孫程太中始知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天人

溫公自陝歸洛以俸餘買布洛布賈高即以陝西賈之先生曰不如伊川塌麥有來問麥賈者曰依市賈欲損之不答先生曰若減賈便是近名

康節云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先生言贏得是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思謂詞義於此乎益精矣然欲警切人心使其銳於為善恐仍不若本語之精神孔門云惠而不費亦不以計較為嫌也

康節與韓魏公游龍門顏操林見墜枝而知其將伐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選孔子吾人只當學孔子路龜山晚年一出自處地位太高

龜山見明道歸再與摠老語摠老曰必曾遇異人來更不敢與爭辯

業焉

南海事伯恭錯承受昔溫公作通監以不為無益前輩猶謂其枉用心

陸子靜謂不當編程氏遺書晦叔曰若如其言六經

曰



霍光天恩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  
者

唐太宗政要中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  
輕重

一士大夫不畏死常風浪中過鄱陽湖晦庵聞之曰  
當時湖中當得甚高節先生曰元晦說極是若  
舍生只得死何用琴張欲弔宗魯孔子曰齊豹之  
盜孟贖之賊女何弔焉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為  
難事不知其不義也子路為孔惺死始初不知所  
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也自古不曾見聖人被殺  
人有靜而死不亂者有赴死如歸而死不亂者有信  
其死去之西天而死不亂者

武昭儀稱制褚遂良諫不聽執若高宗初幸尼寺取  
夫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與楊妃事同

維州事李德裕初固不當受牛僧孺後所慶亦非彼  
悉恒謀乃慕義而來當先與吐蕃約以金帛贖其  
罪然後歸之致堂讀史論維州本中國地德裕受  
之是

陸

明人王及為

為詞臣不同



宣公只是詞臣無宰相才。

不從則去不亦。 踏累千言若

本朝人物范文正公本朝第一等人寄元均帖云此  
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  
可搖也忠宣公豈能及觀其救茶確謂連曹參反  
爾之言違老氏好還之戒又語同列以不當開此  
路是論一已利害平生心術見於此矣司馬溫公  
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  
不論一已利害

君相不當惡士大夫之好名惟朋友相切磋則不當

### 好名耳

鄒道卿貶昭州氣終不衰胡澹庵大節極好過忠簡  
人品甚高堂籍至忠簡始除汪聖錫不妄僞人以  
詞色得大臣體率駸若議論如雪中檜楫

### 治道

莫易於宰相形便勢利有人可以任事莫難於宰相  
少有私意便隔絕矣施設不過舉其大綱先使官  
得其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可化而為善小人得  
用中人皆被引去

大山

財盡取而、由州郡之有無



官兵

取之

祖宗朝置江南六路發運與錢六十萬貫為糴本如某路某州熟則依時價糴之某路某州旱潦則發幾十萬石減價糴之故京師不告勞而江南終無水旱飢荒之厄前此茶鹽皆無鈔只是某州綱舡到則發鹽載回某州賣本錢歸發運司利則潤州郡自胡師文為發運以本錢為羨餘獻之其後却就諸州再括六十萬為糴本而法始弊

屯田用軍中子弟分之田畝假之農具更一說可募百姓

當今天下之勢擇一人帥天下兼兩淮置一人帥興元兼四川制置一人帥荆南兼襄陽以制置使自選屬治兵積穀劉其父在建康甚好吏得元勝發脫得必又顯煥伯恭可佐之因又及治內汪聖錫可參政元晦可御史中丞兼侍讀伯恭可諫議大夫兼侍講虜人聞之必喪膽太平可期矣東漢無數君子其亡尤速

立朝

先生每登對必自盟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

張說除筮書先生極論其不可又責宰相李元文曰



宦官執政自京黜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謂  
同僚難論列先生曰張九齡論牛仙客陸贄論裴  
延齡非同僚耶允文不能答曾覲除某官中書舍  
人趙雄當制在假先生戲其為葵須雄由是深怨  
與允文表裏詣先生於上謂其自獻壽為胡舞欲  
竄之上於是出先生知袁州

政事

戒約州縣以誠相待或言武人難駕御先生曰不如  
開懷待之

訓門人

不為吳晦叔誌墓云依事

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人者察已嘗踐徂於能直者  
所發多弊

文章

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婉而成章

退之聖德頌先斷腰背處字由非之先生曰退之筆  
力高欲藩鎮聞之耳

異端

宗杲問先生如何是一以貫之時先生年甚少曰未  
與爾說一以貫之且道如何是忠恕宗杲歎服



不接僧道曰公孺豈見夷狄之所

雜類

引調然後求勁馬服然後求良士必誠懇然後求智  
能博夢泉對先生云

門人門生乃學者所稱愚按周曰士泰漢曰生皆指  
學者漢書載學於其門者為門下生唐世採譽  
而取士凡投文字而獲選者因稱門生今世獲薦  
舉者亦循其例稱門生雖理所不必要之生亦士  
之通稱也近或不明其義以生為卑謙之名靡然  
為謔者則必稱門生介然自立者則羞稱門生達  
為貴官者則又嫌人之稱其官而欲其稱先生不  
知生即士之稱先生即老士人之稱此何異事而  
舉世視此為輕重替因南軒之說而及之

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理發為政  
事處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九





XIZHO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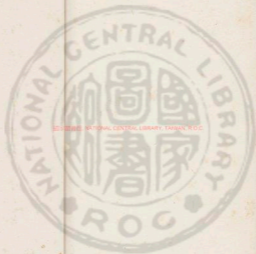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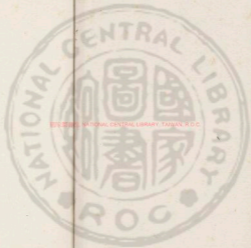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9431 v.14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一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八

東萊先生文集

詩

送丘宗卿守嘉禾詩簿善高汲人迎筆風權枯口  
豈不蒙歲晏終何如此戒乘快無惻怛之心也

表

代張嚴州謝免丁錢表自昔邦家惟欲編氓之繁阜  
于今閭里反憂孫子之衆多

狀



為張嚴州作免丁銀表狀嚴州。海也本州承平  
時每丁官給鹽一斗計五斤每斤計三十一文二  
分省共計一百五十六文納絹一文二尺八寸內  
一半折錢一百六十文又折帛錢如其數兩項共  
三百二十文以鹽價百五十六文比折外貼納百  
六十四文亦未見其害也蔡京。鹽法實容鈔又  
復給丁鹽徒令納絹絹價復長舊每匹一貫今二  
貫以故貧民規脫丁口不敢裹頭生子亦往往不  
舉旋奏減得請有先生為南軒謝免丁表

劄

乾道輪對劄第一論聖學謂希進之人妄變典章第  
二論恢復大事不可輕信迎合

汪應翰對劄謂獨運之說不可不察者五事又對劄  
謂國朝寬大忠厚禮遜節義遠過前代當愛護勿株  
進編次文海劄子文海元係書坊刊行先生去就裁  
損斷自中興以前凡六十一門百五十卷

館職策謂賈誼先外後內治原始未深講姚崇不能  
格心而務力邊君增之誼非匹矣詞鋒橫出讀之  
起人意先生時年三十五

記



台州修城記州歷慶曆之水宣和之盜乾道之火趙  
公汝愚為守新其城

撫州浮橋記橋作於乾道初郡守陳森淳熙二年火  
趙景明復新之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城東橋以宣公名相傳公生之  
地學故有祠郡守呂正己復新之

泰州修桑子河記范文正作捍海堰起海陵屬范城  
衛百餘里淳熙初潮大上圯者半旋築之獨桑子  
河以南徑如畢締許氏莊後文正規略所未及歷  
陽魏欲緒併為之堰云

白鹿洞書院記唐李渤所隱居我太宗嘗置九經  
俾諸生肄業與高陽嶽麓睢陽為四書院晦翁淳  
熙六年為守得廢址乃興今書院云

重脩釣臺記謂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  
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至於節義之弊過於  
亢激特時無皇極之君均調消息非造端者之過  
也

和之前羊叔射共  
東嘉坐閣州縣堂

序

戴衍字序以衍在中之義字在伯

洪無競字序洪名衰然更名無競而字求仲蓋不欲





為科目是美而求人所不求之坦途也文意燁然  
李仲南集古錄序瘞蠱沉鼎類跌仆褐布獲於莽蒼  
之濱餘欵墜刻流落人間時以侑几案銀賓客而  
止耳歐陽公始輯之李丙仲著錄千卷文字陽子  
而陰抑之以觀物者必於其會為說尤精奇  
大事記序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歷代史

書薛畏翁詩後元祐諸公以簡靜求為家法  
書趙路分行實後無所散羨而為善無所創文而不  
為惡此天下實德君子楊文當是

代宰臣謝御書筵寔政論推明不可過嚴之意

通鑑原本末後通鑑仲明吳進而遺學者皆易學  
者母侍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謂首卷陰陽性命之說特使之知有節  
望而已餘卷講學之方其有科級若躡等陵節流  
於虛空則豈所謂近思者耶

書許史部詩後吏部去國極意探討前輩源委以勇  
殖經世久大之業非獨以一時與秦丞相異同為  
諒也

題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謂吾家全盛時與江西  
諸賢特厚其歷叙曲折慶極可觀有閔世憂



書所定古周易。漢氏易在漢取近古最見。據而今獨存。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或以爲未安。今一以古爲斷。

祭文

祭曾文清與祭南軒文委折可觀

行狀

待制王居正行狀。其先仕蜀。後徙維揚。公不用三經義字說。流落不耦。餘十年。其後登朝。著三經辨學。力排王氏嘗論省費。謂於一二日少廢。之頁以

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嘗知幾州。力請免貢。羅及辦供。御炭用胡桃。鵝鵠文之說。初善秦丞相後排之。屏居美陽。而終亦嘗排坐講之議云。

誌銘

朝散潘好古墓誌。紹興丙辰歲。侵公既發。屢復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貸之。秋稔。民勸趣償。視初貸復認。其一甲子。水舟人獨載。公公諭舟人先載餘人。妾曰。恃破塘公有塘。曰。葉亞聽。民取之。斥田以廣。潘翁子景憲。其愈知名。



義烏徐君誌言擇地失葬之弊

附韓氏誌先生兩娶韓元吉之女

薛常州慕誌銘公名季宣字士龍其父徽吉從胡文  
定學終起居舍人公少孤妻父荆帥孫汝翼迎表  
旆爲之師灑及登程天子之門公少爲武昌令虜  
亮叛盟公說汪澈令成閭吏得蔡破竹之勢下頭  
昌徑陣汝趨汴都虜內顧且驚潰不能用而陳蔡  
新附諸城接踵復爲虜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  
公獨留家不遠念除盜吳如嬰保甲驅陸有事惟  
素整者可不亂所以整教者甚悉其虜也久心不

攝營部薛陽隊伍次舍悉依行軍役罷死者  
一人虞丞相允文自遣公行淮西安流民授田墾  
築具有法又觀言外事無足道而深憂近侍陰擠  
正士出守湖州禁祠傷神者免獄大減初陳卒伯  
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費號經制翁彥國復總制至  
是戶部令提刑司以曆付場務一錢以上皆分隸  
經總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取  
盈若復隸額外征擾其強半郡調度額安所取殆  
復爲他謀巧民何以勝戶部講難愈急公爭愈強  
遂收前令不布改知常州未三卒於家年四十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學博覽精思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言兵  
變化若神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義訓九  
州圖志之藝藝方立而未究云

金華王氏誌言氏族反爲昏姻病由卑後高者厥咎  
僭廢罰常辱厥妖婦棄夫由高鵝卑者厥咎貪鄙  
罰常駭厥妖夫虐婦

金華汪君誌言我役

嚴陵方君誌唐末處士方千居白雲溪至今一原數  
百家衣冠人物爲盛銘云雲溪四世黜惡雲來在  
四世之外

金華曹將仕誌司錄而下三傳曰隨曰傳曰介五傳

曰韶六傳而得公余謂此叙世系省文法也公嘗  
升學雍蓋三舍法之制

永康王君誌太學生王順之以名恬自少至老以畏  
謹持門戶有奪攘者曰吾豈以尺寸地敗宗姻恩  
意歟

時德輔誌德輔名汝翼先墓蕪廢汝第經緝自始祖  
而下十餘處春秋帥其族灑掃

邢邦用誌旣舉進士得官棄弁故學編校先生長者  
游汲汲求踐其所聞自任者厚



朝散潘好謙誌娶陳少陽女得官靖厚遠發陸九淵  
爲之碣銘

陸先生誌銘先生名九齡陸出媯姓陳敬仲適齊別  
其氏爲田田氏有國宣王封少子通於陸鄉又別  
爲陸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後居撫之金鈴有居士  
賀者以學行爲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居第五  
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獨委心焉爲太學  
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跡跡寔是蹟  
譙者退亦心服若乾道四年進士第授授興國軍  
以家難去官調全州未上以疾終先生和順不違

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且不從人而取亦不以有  
味方其身於大道懷謙直前若 帝不自降序者矣  
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顯 必觀却立已顧弗  
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所謂仁以爲己任者  
於此見之

金華時澤母陳誌母囑母徇其師先生因而歷叙古  
禮及後世卜葬之弊

家傳

東萊公家傳 國朝知泗州呂龜圖生蒙正相 太  
宗 真宗龜圖弟龜祥知許州生大理丞承亨蒙



亨生夷簡三相 仁宗夷簡生公若相 哲宗公  
若生希哲為萊陽公希哲生好問是為東萊公好  
問生子本中而下五人孫天器而下九人曾孫祖  
謙而下十六人祖謙東萊先生也自萊陽公以道  
學為世宗東萊公早得其傳嘗論起嘗既困者二  
十年 欽宗立驟用之圍城中備嘗艱難力勸張  
邦昌復辟而嘗受邦昌極論者及之迨三世而  
後先生為之傳蓋白其本心云

集錄

入越集陰晴變化凡一章 一六按於見聞者無不模

寫其生意如曰老禡離立道處皆瀟如青玉餘如  
曰雲稍風甚皆鮮鮮有生意如曰秋水平岸菰蒲  
音甚會稽秦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堞樓觀跨  
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凡皆其游樂之趣也謂蘭  
亭曲水必非流觴之舊謂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  
殆非司馬子長所探此為考古謂大能仁寺閣宏  
壯光麗然益知民力之困也此為警語謂自五雲  
門重堤堦然漳曹娥五六十里為省塘異時有意  
復湖者築修省塘則盜湖之田不待廢而自為陂  
淤矣此為有益世道蓋可補南豐鑑湖記之所未



及也

入閩錄訪晦翁於五夫而錄不全

日記

庚子辛丑日記蓋病中編詩記大事記也晦翁跋其後云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

宗法

集大傳世罕問及橫渠記解爲之謂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治整齊也五世祖免六世親屬鳴但同姓而已欲約小宗之法異官同財又爲宗法條目以家廟爲主與朔望時祭

皆以爲宗法云

葬儀

古禮稱哀子不稱孤子非有親服不致奠凡讀祝吉禮出左東向函禮出右西向卒哭後用吉禮

古者但設奠具漢以來設酒食自唐藩鎮始廢廢始縛祭帷至高數丈廣數十步作鳥獸花木與馬侍從衣以繡綺靈輜過則焚之○國朝令勅不得於街衢致祭右先生在嚴陵爲潘叔度將儀擅開元禮書儀家定各有條目云

廟制



士一廟且於所居之左蓋祠堂一間兩廡祭用分至  
取氣之中時之均

學規

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五年規約以明理  
躬行爲本

官箴

以死舉來庇獻書爲第一戒以下條目甚詳  
重德抑實平心看理又舍人宣箴亦詳云當官先以  
畏德爲戒

擇善

先生舊所編書名也錄左傳以下諸史評序之事如  
薛宣察封楊湛茲賦狀使自園進退如卓茂舉善  
而教新亭長受米肉者云遺之而受何故言如史  
獨蒼鈞堂云它郡自有平原自無其它甚多一一  
可觀省爲法

尺牘

與南軒晦庵講義理者極可玩味而與晦庵者尤多  
其與南軒多自反之說若曰於要的處或爾茶頰  
略於疑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發實由此又  
曰積善未厚而發用太濶涵泳未足而談說有餘





其與晦庵多相親之說如曰頗之廣大溫潤氣象如曰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曰齟齬頗多皆誠意未孚之咎如曰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如曰稟賦偏處須融化得盡方可若其它論理說經處往往多質難之辭愚按先生於南軒慶陵同寅朝列同巷平居最相得於晦庵則彼此訪求以求真是晦庵以千載道統爲己任非斤異說毫髮不恕禍福是非一切以之有泰山若若氣象先生并包融會以和爲主故常規警晦庵然道不直不見答一時紛紛之游者其爲也垂焉

世昭昭之訓者亦晦翁也頌後學於諸老自思泉觀耳若其與他人書則極爲晦庵回護

周丞相子充諸書其勸勉丞相謂從容調娛裨益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爲諒又謂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又謂消長安危所繫當念放在茲其自謂則曰讀書視之頗不鹵莽又曰至五十以後乃稍趨約其言晦翁則曰度不能俯仰謂沈叔晦直諫確實讓陸務觀

跋

與陳君舉書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與陳同甫書云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往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敦實入細殊未易童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又嘗與邢邦用書云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近嘗與子靜詳言之講貫論繹乃百代為學道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真因噎廢食

讀易紀聞

六位時成應時而成先天後天聖人與天無間

己丑課程

趙良曰五毀大天相於六七年三置晉君注云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樂毅伐齊曰若不遽棄之待彼改過歸下則難慮注云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其然乎

春秋講義

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刻耳

在傳手記

視講義稍不銜文

讀史綱目



以紀綱體統發括為說

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謂非皆無書余嘗附其略於古今紀要

讀漢史手筆

所記及賊莽之奸欺豈以示有國家之警戒耶歟嘗謂君等如天地道無成凡天下之功皆入君之有人臣固無預也漢末名爲諸儒者以苟順成風頌莽功德置君何地末流之弊勢有必至者雖莽初心不至是也此亦不可不揭之爲萬世戒

謂文帝於匈奴來則禦之未嘗窮追正嚴尤所謂中策而尤獨遺文帝何哉愚謂文帝三代所以待夷狄者也

謂陸賈使其子析居分財敗俗傷化愚謂賈不忍仕

呂氏分財兇曹東西遊息此寓之欲貪燕樂而誅

呂安劉之功藏焉者也觀豪傑自不當責其細

與朱侍講答問

晦庵言太極中庸處東萊皆質難但出於平心講求耳答朱子問仁謂愛指其用公指其理愛指其端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仁之體程子以爲性者特仁屬性爾



答南軒語孟疑  
簡明可玩味

答學者所問

其說多可觀惟云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後  
胡君子不憾也此說却須契勘蓋呂氏自東萊公  
失節於張邦昌故先生於議論古今出處名節處  
率多陰為回護使不相形迹緣此習熟之久亦每  
覺弱了一兩分下筆時亦覺放寬一兩分此意熟  
味自見然用之於處世接物便為和平若論事到  
極處則當觀晦庵南軒之說陳平何人斯而乃謂

世之譏其阿意三語呂者為謗耶不寧惟是呂計  
公名相也而不免羅術呂原明名儒也而不免佛  
學故先生於文字議論間未嘗譏權術排佛老雖  
其德性之寬和必亦陰有所礙學者所當諒其心  
策問

一問晉之比伐二唐之方鎮三晉之人物四立政之  
官周官所無及詩春秋官稱亦與周官不合此皆  
其顛末而詰以意所可疑

問淮之水利夫差城邪溝自南通比今射陽湖末口  
廣陵韓江皆不可不稽魏文自謀循渦自北通南



今精湖黃陵故城皆不可不察曹之考陂孫之濡  
須齊垣崇祖之守壽陽而堰肥水梁武帝之堰淮  
水以灌壽陽他如雞鳴召伯西陵柳浦若海陵之  
堰皆淮之水當考

周之天官舍其卿士大夫獨計府史胥徒繕三千六  
百有奇以一例六殆踰數萬千里之入何以贍之  
至於賓客之費歲以三百子男國計之為斛者六  
十四萬有奇為束者八十一萬士之為公侯伯加  
之為殽饗餼費益不可勝計漢自佐史丞丞相九  
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履踰百萬獻他費尤不  
可計而貫朽粟腐復大可疑

宏詞進卷

建隆編勅序五代為一切之法以求勝民千機萬算  
罔民而納之死我藝祖以四卷之簡而馭億  
生齒之繁昔之法多而犯愈多今之法少而犯亦  
少治果在此不在彼也

拾遺

佚老庵記勸富人惠鄰里

為人作論旱劄子云困厄危迫之狀十僅達其三  
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自旱荒之邦觀之則猶恨



其有所未盡也

附錄年譜

紹興七年丁巳公外祖文清公曾幾擢運廣西公之  
父倉部侍游三月十七日公生於桂林甥館年十  
二歲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十九歲從三山  
林少穎游二十歲魁福建潛薦明年中銓授岳祠  
二十四歲從藉溪胡原仲名憲及汪公應辰二十  
六歲薦於浙漕明年中禮部第六名賜及第又中  
宏詞科授睦宗院教授三十一歲講授於招明寺  
明年作博議三十二歲添教嚴州三十四歲除太

學博士兼國史編修三十五歲改宣教郎試館職  
明年考省試以病歸明年習講尚書又明年編讀  
詩記三十九歲訪晦翁輯近思錄同會諸儒於信  
州鵝湖四十歲再會晦翁於三衢復編詩記除秘  
書郎四十一歲校正文海四十三歲考殿試除  
作位郎尋遷禮部郎凡除皆兼史如舊明年以病  
歸復修讀詩記四十歲初作大事記四十五歲當  
淳熙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終弟祖儉誌其塋

祭文

晦翁發明盡之一時諸儒或各主所見辛稼軒本以



史能稱其言獨曰厥今上承伊洛遠汴洙泗朱張  
泉萊屹鼎立於一世陸象山則曰龜湖之集適後  
一歲輒復妄發究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又  
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追惟養昔種心淨氣徒致  
參辰豈足酬議於此亦足以占象山所學與龜湖  
會議時不同而世之承襲者尚祖初說自外正論  
亦弗思矣吾乎諫謙之祭有曰諸君莫同兼包井  
容於是知當時東萊平心調護之功居多而後之  
學者所當遐想云

賜恭

蔡州丘壽馮申請拔朱張爲此孔虛空議亦謂朱  
張與公互相闢切其曰有自負其能而視一世壁  
立倚天者及見公之心屏氣斂衽藏鋒脫去故習  
若禾膏有挾者焉此言公調娛象山最爲切實  
丁端祖則曰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續  
濂溪三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謚法開物  
濟務曰成通達強立曰成謚之以成夫何憊此萬  
世公論異端自高者退聽矣實嘉定八年指揮

易說

諸卦皆備殆類全書多是發明義理可以玩味然特



出於門人集錄非先生親筆亦間語未瑩處如  
天在山中大畜云山安能畜天以方寸能留藏八  
荒則亦有此理愚恐經文只是山中見天耳非必  
包天於山如洞天之云也如大過獨立不懼云當  
人數百年所不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爲是非  
大力量何以當之愚恐經文只說自守之堅耳若  
人大驚駭而我獨不懼王今陵執拗可監也如君  
子以虛受人云聖人無邪無正皆受之語亦微過  
於寬邪正恐難兼受學者所當斟酌至若首句云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厥極後解與辭生生之謂

易云生是新鮮變動之意此先生看易之大經  
者當隨事意會

詩說

首句云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只以平易觀之此深得  
說詩之法然皆其門人所錄語亦有未瑩如漢廣  
秣其馬秣其駒此正思以禮而云欲念救起如相  
舟不能奮飛此正其鬱悶而云非不能奮飛特不  
忍去如還詩刺荒而云田獵中自有精神不知精  
神正其荒處也如碩鼠詩誰之求號而云它處無  
復號注不知其預言去後無永號於此者乃惻怛





懲舊之心非言他處也其他別生意義皆平易之  
反先生本說未必如此至將仲子一詩謂莊公待  
其弟之惡魯此却是先生以春秋說詩用法太深  
處竊意莊公當其母偏愛叔段事極難處惡忍順  
從乃其真情事變至極豈能預料後出徒見其後  
來之克段遂逆料其初心之殺段不知莊公不志  
禮母子兄弟之變當人心天理未變之初其情有  
可念者讀將仲子之詩可見也

周禮說

言比閭族黨州鄉爲成周治理天下之法言大司徒

邦政十有二如散刑類更考太府天府等掌賦之  
官簿征考九職九賦九貢九刑考司寇士師言士  
均所均即大司徒所掌之士而斟酌損益之又言  
師氏詔以德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  
教國子甚詳

禮記說

冬說曲禮學記等進修之法於幼子常示毋誑一章  
責孟母買肉啖子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  
路其論精矣然孟母當時買肉以實其戲言乃是  
悔過而善處之所謂仁術之類入君子之徑路也



其解五帝憲三王乞言一章極精確有味云憲者  
瞻儀容觀起居不待乞言三王則從容效曲忠教  
誠愍其說學記七者之教云九分是動容周旋洒  
掃應對一分在誦詠今全在誦詠了無涵蓄工夫  
皆反本之論訓學者最爲深切

論語說

愚嘗謂聖人言語極分曉所待訓釋者字義耳又天  
下之義理無窮前賢天資高則領會又別故書之  
以詔後世耳若此外衍說則不必也宋張論語說  
皆有成書惟東萊數條僅出於門人彙錄然猶疑

此可與朱張參考互發獨其說始吾於人今吾於  
人與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與深則厲淺則揭  
於本文明白之中別生新意恐集錄者之誤又鄉  
原德之賊不過以鄉黨中謹愿之人見善非明用  
心非剛而柔善爲衆所悅或者因以爲然則反爲  
德之賊今直謂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不獨  
鄉原之本心不如此竊意夫子譏鄉原之意亦未  
必如此前輩各爲辨說雖皆義理所在各足以警  
世而後學因之爲新說至近世尤甚謹書以自防

見梁惠一章云以仁義為天下何利之是言說王天

下自是正理

太王事狄一段云人事盡然後可以付之天

子路人告以有過云子路之心專是求益

孟子致為臣而歸一段云方其未出使人君欲見不可得及言不用道不行使人君欲留不可得如是然後可任道之輕重係社稷之安危自古人君本未嘗輕士自是士自輕

他如謂康章能有悔心而獨願自省謂易之消息盈虛春秋之褒貶是非為時中之義謂孔子不與陽

貨辨而與少正卯辨孟子不與申韓辨而與楊墨

辨為深明乎疑似之際皆警切簡明他不勝記但

謂樂正子一為舖爰已入陷穽則似未安蓋樂正

子孟氏高第孟子所望揀世行道者也從子敖來

而不能有益於子敖故孟子甚言以警覺之曰徒舖

爰行者止於如此而他無所補之辭如飲食而

素餐之謂也今世俗輕薄借以譏嘲誤以徒然之

徒為圖求之圖而集錄亦意其貧乏依附以干祿

為比幾何而不實世俗之誤耶善子先生之語子喬卒題其卷曰聽者之深淺記者之工拙則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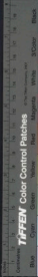


當自得蓋必有窺門人之誤者矣然一仍其舊不敢  
窺易元良以見先生家法之厚而昌氏之介有人  
先生又載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  
之宗社不至於亡謂了翁本蔡卞所薦其移每事力  
爭又云漢闕下之士皆以莽為周公再生而讀漢史  
手筆亦終始載新莽事獨詳為先生豈以士風凌弱  
頗發西漢因以寓其憂患之心者乎

集錄史說

云溫公通鑑正欲續左氏編年左傳之終云知伯貪而  
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

又云溫公論才德自分明愚謂尚有當推廣者未可  
見其分明而不察也蓋才德皆天所賦之善以其  
有用則謂之才如所謂天之降才元凱謂之才子  
而吾夫子對才難是也以其自得則謂之德如謂  
有諸已無待於外之謂德顏閔謂之德行而吾夫  
子欲崇德是也才德可分賢否哉智巧小人於德  
謂之凶德則於才謂之不才如四凶稱不才子是  
也今溫公以智伯為才而以才專屬之小人以智  
伯亡德而以德專歸之君子此恐指後世誤認不  
才為才者言之耳況謂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



小人則是君子亦有小人之才小入亦有君子之德特以分數多寡爲君子小人之分而才不才之辨吉德凶德之異殆不暇察此又公因智伯之賂察一時立論云爾且以才德兼全爲聖人聖人之君子之魁又爲小人之魁乎世之賢者固多兼有才德而分量尚有差等豈得盡謂之聖人而愚人亦何至才德之兼亡耶農工之業一有濟於用皆才之類而家庭之事一有合於理皆德之屬區區之見如此尚得俟明師而請之

論字克對魏文侯問相云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正

可泛論大體對

言亦然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慰之謂遽顏不能無過先生云所以開其善心

華敬少與衆避亂有獨行者願俱敬獨曰無故受人不知其義及其人墜井敬又獨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先生云敬少年處事子細然其後輔操傾漢有資質無學問也

邴原至遼東清議以格物管寧恐其招禍密遣西還此善處朋友

劉巴輕張飛爲武人孔明戒之先生云文武只一道



自東京末高自標榜故劉巴猶有餘風宜見弃於  
劉備

孔明死將琬代琬死董允代允死費禕代先生云後  
之為相者身在尚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足以維  
持二十年緣當初得人才能在

王昶戒子願其效徐偉長母效郭伯益略如馬援先  
生云教子本不欲其言人過而已反自言

孫權疾張溫名盛而駱統表理之裴秋以為揚骨熾  
燦先生云田蚡正怒灌夫賈誼乃言夫勇冠三軍  
宣帝正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暴獲不採

此不善解人者霍光怒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杜  
延年歷數其罪然後言丞相故事不可遂棄鍾  
期言不中以琴撞秦始皇始皇怒或曰悍人也又  
曰幸遇明君如遇桀紂則不免禍此善解人者  
後魏源懷巡北邊與故人元尼須為鎮將者飲酒明  
日檢其罪與蘇章同先生謂不獲譴責於見其刻薄  
揚揚戒子係有忠厚遺風後魏楊氏累世孝友

雜說

左右廂起於唐本李靖兵法自府兵變為強騎謂之  
禁兵諸道變為長鎮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

矣朱全忠以鎮兵得國京師始分四鎮諸軍分兩  
宿自周世宗於方鎮寄招禁軍由是州郡始有禁軍  
太祖專治禁軍而宿浸廢為卒矣

孔子告顏子仲弓問仁先生謂亦不是孔子自說出  
於左氏愚意左氏似後於孔子安知非引孔子之  
言耶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為癡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  
或謂之癡先生稱其敦厚翰晦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最  
主太淺

殺百萬生靈亡教五年社稷皆生於士大夫患失  
王詔初下西邊無行水而彼人不食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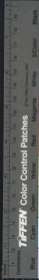
國是二字乃和祥之語

錢荒當以力農愛粟帛救之

和祥才高只是辦不任个不做

本朝大綱目如不殺如郵刀役如賤凶荒如納諫評  
如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寬郵處皆是至熙寧王氏  
用事掃去盡矣

楊炎併租庸調為二稅二稅外不許誅求一錢亡却  
不知保不得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可併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辭受之際不須與人商量若受却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閻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或問爲學多爲事廢曰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張荊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盡因行事復求聖賢之語言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人有千來可不可便說

契而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與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乏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南軒曰心在焉謂之敬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

先生以理學與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與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





生同心者先生辨詰之不少怨象山與晦翁異  
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許鵝湖之會先生謂元  
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  
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  
亦自悔鵝湖之會集籠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  
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耶若其  
講學之要尤有切於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  
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  
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為準的耳孔子教人以  
孝弟忠信躬行為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  
言性已漸發其秘視孔子之說為已深至漢以  
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秘視子  
思孟子之說為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  
庵先生出始會粹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  
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於後學者為近思錄  
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  
本朝之議論為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  
以孝弟忠信為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為本  
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  
所窮講學具有科級若躡等階節流於虛空也



所謂近思嗚呼學者可以觀矣然人情好高誰  
守科級先生之垂訓雖嚴而學者之談虛滋甚  
嗚呼此吾孔子之所以不輕泄其秘歟抑諸儒  
亦豈得已而泄其秘歟嗚呼士平素之何不近  
思

象山天資超悟才辨雄絕眼空萬古無可人  
而獨巽然於東萊雖東萊德性和平之感召  
亦其識象山文於數千稠寮中擢之上第松  
習之機有漸而適任之氣為消東萊因得而  
謂歟之斯道之類為多嗚呼非天歟

中  
書  
四  
先生文集

與李敬子博文易而約禮則來學者學其所易  
而常憚其所難又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躬之禮  
禮何以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守理  
不中理十得七八矣愚按此本為琢磨朋友而發  
然後學可用以自治故錄之

復業味道語錄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  
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  
之耶朱先生不敢自安而學者乃率然如此耶朱



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今亦有未安處不亦君子乎是第一段發審改今觀程子六不見是而無悶乃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如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者勉其所不足慎者不敢盡其所有餘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釋故當謹耳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則漸覺有所不通此一說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刪之乎

與李制帥相軍不若使自結為保任其頭目人命之以官且使守護鄉井有意則調發應援虜中所知千戶想亦如此世宗取兩淮所遣策應軍以數萬計者不知其幾今兵弱如此可不早圖之乎又恐起諸郡能諫之人自為一軍

復揚志仁謂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四字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此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又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氏之所謂非吾儒之所謂道天下



之物無獨必有對若生一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即陰陽何嘗生一而後生二一動一靜生死呼吸無往非二二各有本末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又書教官無鑿別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施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

復甘吉父五行有生數有行數其骨疑其只是一樣天得奇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感之陽火者

初生之陰金者極感之陰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終而言也去私兄以爲火能克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爲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己土不知何月日屬戊己耶土旺四季向物味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而生金謂之火生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某欲作三句論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若謂先有水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愚按



勉齋此說與其師晦庵不同然晦庵論生之序似  
推測造化之初開闢而言謂天地尚混水始生而  
蕩滌其間是為天開其極則降而為山川水極生  
火而炎燠其間是為地闢其極則升而為日星於  
是陰陽又相摩盪其間而五行備人物生矣今勉  
齋則主天地間造化運行而言意恐各有在也

復李公晦綱目舊本成烈前諸國征伐至殺十數萬  
人者皆不載嘗以稟先生入得數段後欲重修而  
未暇如此大部快其間豈無諫瀛然其大法則正  
大的確深前輩諸儒所能及

復胡叔器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  
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  
截此心無愧無懼見之動靜語嘿皆是道理

與潘謙之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箕對  
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  
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未嘗有所  
擇比年士大夫只揀一邊好底於己則利矣如義  
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  
復陳監酒橋賞諸庫乃楊存中所私置不過遺小小  
卒伍之長居之後雖歸之朝廷亦視為至賤之職



記

安慶府蘭學記 始定於西人張嗣古所建安慶府  
舒州也文翁興蜀學正舍之人今以蜀之人興學  
於此用此爲結其前用晦庵教人之說而中敘事  
南康修白鹿書院記淳熙八年朱文公得洞學舊其  
而興之後三十有八年當嘉定十年公之子再守  
南康而增修之始從公之學而通其說者講授焉  
吉州永新縣學記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禍連數州越  
數年始定永新當往來之衝縣焚蕩無存者事定  
而縣尉范君建學因叙慶元開禧排士之修學論

爲儒教兵端東南獨州縣方且括民財事務  
甚此盜之所由起則彈盜安民舍學何以哉

袁州韓文公廟碑記歷敘堯舜相傳至孟子而皇陶  
伊尹萊朱之倫亦與知道者列自周衰至韓文公  
始以道自任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性  
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則曰  
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尊民之謂教公則  
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親公之所見則  
公之以道自任可知矣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  
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愚按



知公之深論公之的至此記無以復加矣東坡所  
作潮州廟碑其文人之文哉

漢陽五先生祠記成均之法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沒  
則祭於啓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  
與其鄉鄰而嘗仕於其國者二程生於黃陂為漢  
陽鄰壤隣人游氏嘗守是邦而原其學之所自傳  
周先生實倡其始朱先生實成其終

鄂州四賢祠記四賢濂溪二程晦翁也此記極陳道  
原之自出以及道統之由傳可以感誦

和靖祠記謂其盤險難而不變慶賞顯而不動抱仁

仁義終其身而不備為門退然如處之顏子

徽州朱文公祠記文公稟高明之姿蘊強毅之學睿  
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  
仁熟理明義粗歷代相傳之道察然昭著

李實之祠記貫之蜀人齊道傳也以不及說經朱先  
生之門為恨凡從先生游者皆誦首與之交篤信  
力行卓然可敬

仰止堂記丞相正獻陳公招贈翁館其家其子大府  
承處嘗搢衣焉思之而作此堂

敬善堂記為長溪楊吳老作



劉正之遠初堂記言子弟不流於富貴之義可讀  
鄭次山怡閣記明兄弟之義

重齋記為家抑作言以弘設任重

無欲齋記為家擴作發性靜仁欲之義甚明

毋自欺齋記為獨李德進作以精一為知行齊莊明潔

樂斯庵記劉章堂舊居之旁章貢曾堅伯所築

瑞蓮堂記蓮花之君子也遠而瑞君子道長之符也

龍門庵記講學以充其所學之思砥博碩安履無貧

茲土之勝

翠筠堂記為海鄉社舍作

五經堂若省舍內亦覺志氣清明用雙白小免分外  
過求不可以其說類釋氏而不思也

序

朝仁錄序朋友列於人倫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

鄉飲酒儀序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羣飲者教侈也誨

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為明其義按此

序亦俟物甚詳

會表兄弟序以正月十日六月二十日酒肴相會

俗俚下之詞闕闕米菹之賤謹勿出諸口

送陳元平序邵武序叙其氣豪而幸有志於學願以





志自無足氣足以贊吾自治之決且屬其武尚書  
黃公之間其必有所感夫春江渺瀰兩溪之間不  
辨牛馬而相降水涸蛟龍蟄藏者乃天下之全功  
君尚勉之彼此亭極可玩味

方明父歸岳陽京山晦庵之學蜀有李貴之復得家  
本仲今又得明父而明父又言番禺易節管之為  
人因告曾益以剛毅而傳

嘗讀歐陽文忠公語錄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  
其言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矣定  
癸酉七月書于臨川

筆銘上動下靜家天此前推 為象六子晝夜運行

命不已粗精紛綸物資始君子省身盡節設無小  
無大本一理

醉珠銘責薄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鋒一錢之漏足以破酒一壺差得無敗所守乎

安慶勸諭榜周世宗攻兩淮淮人結集保伍檄紙為  
甲號曰甲軍大敗周師蓋淮人忠實勇健若能固

習雖有強敵莫能為患又唐咸通間浙東賊裘甫  
掠諸州惟明州之人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



為殖醴況貨財能保之乎  
在帥出討蔡勇士治器  
械立柵凌帶斷蔡固守賊不敢犯況我淮民

臨川勸諭務請工於訟者自絕天地毀聲父母破蕩

家業歿及後代言甚精到可為世戒

梅庵先生行狀自延平李先生學於韓童羅先生

云至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

傳也共八板當別錄成誦

卷之三

知臬州李道傳誌銘隆州井研人遊藏見君抗節  
不撓誰官二等為太常博士請以周邵程張五人

從祀知真築城又築城外兩名堤濠二濠決州

之東北陳塘以水為阻築倉儲糴補忠勇軍被

閱奪手民立明六合戍兵取拓拔魏大武士木偶

設江中為江不提舉行屬部勅貪吏十餘黜逐齊

吏百餘人釋淫獄二百餘人逮池陽戍將之杖

統制官者分派官池獄三郡除兵部辭得臬州以

勅歸卒年四十八愚按君蓋蜀人尊信文公道學

之倡也兄心侍以史學顯弟性傳後仕至執政有

為心傳後名可者其子

董叔宣番禺人名銖梅庵高第方偽學之蔡嚴學者



多變節逃散叔重正色諭之翁然以定晚年筮第  
仕止金華尉

范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梅三先生獨晦庵先  
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為集大成晦庵既沒  
門人如關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  
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  
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湖中則葉味道  
潘子善黃子洪皆號尚弟又獨勉齋先生強毅  
自立足仁負荷如輔漢猶疑惡亦不可不謂性  
如李公誠疑善如東萊由聲色臭味者為人心

由仁義禮智者為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為  
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其公利近  
思後語元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  
少如其子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  
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  
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  
不知而不愾愾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  
然後能不愾非不愾然後為君子晦庵解敏於  
事而慎於言以慎為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  
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



凡其於晦庵歿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豈惟確  
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臨  
川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漣水僦事功又皆  
卓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猶授  
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  
哉勉齋之文宏肆暢達變弗晦翁不為論  
義而勉齋謹義三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  
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  
斯世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  
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為

天下後世爲范亦遠矣勉齋之生雖在清儒後

故以居乾淳三先生之次明晦庵之傳在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甲十一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九

龜山先生文集

詩

此日不再得積波注扶桑躡躡黃小羣毛髮忽已落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  
陽此示同學首章也足以警惰

題釣臺詩謂東漢不任三公故子陵不就其招恐未  
必然若子陵意果出此合為光武一言題吳國華  
釣臺以瑣溪嚴灘對起而總之云聖賢遇合自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甲十一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九

龜山先生文集

詩

此日不再得積波注扶桑躡躡黃小羣毛髮忽已落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  
陽此示同學首章也足以警惰

題釣臺詩謂東漢不任三公故子陵不就其招恐未  
必然若子陵意果出此合為光武一言題吳國華  
釣臺以瑣溪嚴灘對起而總之云聖賢遇合自有



時察身亂倫非所知以國華自作記不取子陵也  
又恐賤子陵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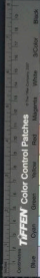
江上夜行詩水重歛澹接天浮月色雲霓寸寸秋不  
用乘槎觸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望湖樓晚眺詩斜日侵簾上玉鈞簷花飛動錦紋浮  
湖光寫出千峰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鷺翻風窺  
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待東窺月注目晴  
雲獨倚樓

書

上 淵聖皇帝畧云自崇寧造宣和竟邇之詔歲一

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柱之牆壁而人不視以  
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  
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而歸自胡師文以糴本  
獻羨餘而糴本乃取之諸路皆每路鹽課無慮數  
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權貨務諸路一無所  
得 太宗嘗謂倖門如鼠穴不可塞高工施師有  
少版蠶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自直達鈔鹽之法行  
而田綱無所得 願公數百萬以爲糴本棄回運以  
養舟人臣嘗任蕭山縣令有錢清鹽場亭戶多逃  
亡至追捕向繫之蓋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



計其工力之費十不償其三三愚被龜山當時事  
之艱難而陳民情之纖悉如此故時者可觀矣

奏狀

靖康元年正月淵聖召先生置諫垣七月乞致仕  
得祠時年七十四明年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  
工部侍郎侍講建炎庚戌致仕九奏狀皆其辭免  
狀

奏議

謂童貫爲三路總帥兼軍而歸朝廷不問梁方平何  
灌相繼而遁又置不問使敵人善視國則勝負已  
決矣又謂宰執首爲竄亡自全之計亦宜稍正典  
刑比聞士民伏闕話署人臣無所不至蓋國人之  
所共棄也

姚平仲殺略相當未爲大帥聲勢坐視而不救姚古  
种師平劉光出皆一時名將乞召至榻前問以方略  
李邦彥李鄴皆國人所共棄今以平賊和議之功歸  
此二人士庶讀者皆銜恨乞收還榜示

乞罷茶鹽云 仁祖會權茶淨利均爲茶租使自與  
販令茶租如故而權法愈密是權之又權也周世  
宗以河朔鹽息均之人戶熙寧中有議再權者朝





廷不行今益息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江浙有蚕鹽今蚕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司

乞出師云金人駐兵礮相攻劫無有紀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彼見吾高城深池宋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逃平仲與之交兵忍而不救怒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而自巧也乞罷趙野云今自李邦彥而下廢罷殆盡獨野居職如故乃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以主字爲稱謂者悉禁上皇廢廢不行而野泰然自如

乞贈者以王雲等云童貫梁師成李彥皆天下所共憾宇文虛中王雲皆童貫腹心韓駒諱附李致獻獻入仕寅緣師成讒與師成爭王子獻在京東與彥爲姻好依勢刻近是除向子部爲京東漕其久操守堅正九李彥實與宜委之究治

乞罷孫觀和州乞用朱震堯博士乞追還元祐常文舊職乞誅姚古正其逗留不赴太原之罪以肅軍政

謂王安石言陛下若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王理其後王黼應奉



花石竭天下自本之說倡之也安石釋見醫學成  
之詩謂以道守成者後使憂衆泰而不爲騶宰制  
萬物費而不爲後其後蔡京輩輕賢妄用專以侈  
靡爲事蓋祖此說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望  
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

王黼伏誅而蔡京父子止竄居湖外望取京父子與邦  
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其間僉蔡氏邦彥所用之  
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苟無事實彙  
以當附爲言者是飲中傷不可不察夫以二十餘  
年之間是數人者實乘國柄天下之士不仕則已  
其仕於朝者皆其屬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  
盡指以爲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  
與宰執劄子恤今當於其始  
諸犯權貨不得檢覈來應運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  
宗至熙豐未之有以公茶法獨許根究

書

答吳國華王氏奉佛至舍其苦以爲佛寺其徒有爲  
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

寄俞仲寬建劍汀邵之民多計產育子喜郡五邑靡  
順昌獨甚富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一男而已



答吳仲啟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  
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  
者亦非也愚按吾儒言仁義道德異端搥提仁義  
而專稱道德故韓子之闢異端專於此辨之天下  
無不善之仁義故曰定名道有君子之道有小人  
之道德有吉德有凶德故曰虛位虛位云者如一  
空椅子好人也可坐不好人也可坐吾儒由仁義  
而爲道德則實此虛位道爲君子之道德爲吉德  
異端弃仁義而居之則反是矣其說可謂工甚而  
程門或以爲非今龜山之說專辨仁義而專道是  
正溺於老子之學耳

答練子安書古之爲負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今使  
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  
也全是數者不能將坐待爲溝中瘠而可乎不然  
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間之爲也與其屈己以求  
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爲安乎

先生語錄其間頗有失真者與游伊川語錄舊惟羅

仲素編今行李已遭賊火與胡

與陸恩仲聞吾友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  
寐不交曉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邪則發人



倫逆天理將必求福日利益則與世之行謂公門  
以邀名者無以異也

上環寒 九枯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  
十年兩役

與劉器之夫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爲一正令自學  
者之失與翁子靜書曰奮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  
學愚按龜山之學專欲物我爲一此溺於佛氏無  
人相我相之說耳

啓陳瑩中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八卦有定位而  
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

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猶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  
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  
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諸覽圖是也  
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大  
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  
也大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  
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應嚳爲大寒又謂  
八卦與文玉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又書云大玄  
之書子雲輩思渾元三舉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  
首旁則三舉九摺極之七百二十九替當期之日



又爲疇嬴三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  
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秦初曆相應其爲  
書蓋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替易也恐其書特易  
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又云溫公自孔子  
而下獨謂揚雄爲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  
知德之奧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  
乎不異夫雄以孟子不異於孔子溫公於孟子乃  
疑之則雖以雄爲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  
與李泰發筆駕駐永嘉若入閩中則是舉中原葉之  
近廣州又大畏焚毀廢舍八八九不知墜枯可以

安居彼否

與廖用中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  
產科借三文福州爲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  
文

與其守書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爲誰一非  
其人則有害無補

與胡康侯斗綱之瑞連貫營壘女之紀指牽牛之  
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  
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  
合而迭爲首而還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



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

又云若謂以夏時冠月知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災異愚意災在殺菽不在隕霜也。

朝廷著令放統不許過三分是預爲罔民之具以資衷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

蔡練質夫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闕然舉起而非之。

記序

陳諫議祠堂記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永旨潛竅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出人莫知其非也陳公堂中力言京不可用刑之必爲腹心患。

鄧文伯字序文伯初名平夢神人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乃以洵武易之而先生字之文伯。

送兵子正序云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此篇序述極瞻。

應用兩字見吳曰曹文集序。

論語序以伯樂論馬爲證謂道不可以言傳愚恐以禪學全移正論也。



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見中庸義序

策問

一鄉二千五百家而鄉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不冗且多乎

答問

原壤莠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故敢以夷俟孔子然謂之爲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不以毀譽動其心孰能至是哉按孔子告以幼不遜悌至老而不死是爲賊訓之也非嘗之爲賊也以杖叩其脛者處其夷踞使之起也非杖之也原壤放肆而孔子愛之以德非毀譽也龜山之尊原壤如此蓋溺於方外之說然方豈有外耶

目錄論

卷五

上問張端河北論議對曰今且以變通財利爲先允利者陰也陰當隱夫義者陽也陽當宣著論曰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宣著爲善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伯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正此意若不循理之人敢爲妄言以阻亂政事誠宜示之以



好惡陛下拔今日之弊誠恐不可以不覈論曰立法造事不爲衆論所與以力勝之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可活十五萬人性命論曰鬻祠部取之乃本之末其徒益繁其蠹益甚采交賑饑先困吾民

上問誠明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論曰誠者天之道非外物不以累其心者所能盡也

陳升之不肯簽條例司余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

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論曰口給禦人

興事造業不顧流俗周公擊言禪惡宋宗斬大將二十七人論曰一有異已則指爲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以惑聖聽

朱越知建州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建州知州自來中書差遣不足挂聖慮若臣不足信便改命忠信之人論曰於君臣之間恨復如此

永叔以韓琦爲社稷臣不免附麗邪人如呂公著象恭滔天又云陳襄附下罔上雖放流竄逐自其常





分又謂求叔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主  
流俗又云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  
罪止奪使相誠未盡法論曰自韓富而下皆元勳  
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已  
則指為姦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  
此始

保甲論曰井田法廢民無常產今欲什伍其民以代  
募兵則富者驕脆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轉為  
溝中瘠惰游姦凶散而為盜皆理之必至也  
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

以奉乘輿不為過當論曰雖有人知其不可  
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血任理  
而無情故也堯使鯨治水洎陳其五行九載而堯  
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  
也論曰不知何所據也以陛下憂恤百姓為不知  
天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

愚按安石勸人主以誅殛賢人罔取民財竭天下  
之力以為奉蓋備極自古小人之凶德矣世猶必  
其詩文而列之士人謂其清苦而目以賢者不知  
正其齋好之具也中原傾覆實由於此何忍言之



字說論

蟋蟀字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論曰陰陽非蟋蟀所能帥也紅紫字紅以白入赤火革金從工凡色以系染也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責故在系上論曰不知此者何義愚按字法不一大要以音義合而成之從悉從率者音也以其爲虫故從虫者義也工與紅聲近此與紫聲近從工從此者音也從系者義也何有他說而安石紛紛如此如龍字從竹從龍亦以音義共成之安石謂若龍者亦可龍爲而龜山辨云龍非可能之物愚其間直龍友對上以龍字爲龍重聽事出山海經不知作山海經考之也宋齊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如丘隴之龍從下龍豈在下隴隴之隴從月龍豈近月耶觀此可以類推跋賀仙翁親筆詩詩即有客來相問四句身教者從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語

行狀

先君行狀南劍州將樂縣人世爲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堯石龜山

李子均爲餘姚縣主簿有茶商夜遇海船鉦鼓皆鳴



更相疑爲盜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其名不得連年不決趙清獻檄公治之公曰犯時不知在律勿問具聞于州杖遣之

李資政黃履之甥丞相李綱之父爵至隴西開國有政績

御史游定夫名醉與兄醜俱以文行知名厚守四郡從二程有中庸義二南義語孟雜解文集藏于家忠定公錢即吳越之宗屬毗陵宜興人守西邊有功詆童貫均糶法永州安置上思其忠起知青州太原府量敵慮勝動申機會蓋邊將林

少風愷然弟爲官公曰吾田行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後入場屋吾不能也

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屣常病

向子韶文簡曾孫以相門后族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公幼游賢關若學木少憚曰家門衰者敢自惰乎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傑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公執不可曰鬪爭自此始矣除開封右曹簿李彪欲論蔡京之罰除變路運判力止開溪州及止移



築瞿關其後守陳州巷戰罵賊死諡忠毅

周憲之力疏童貫蔡攸之罪忤王黼不交梁師成

海峽贊輔初爲正字言時政王黼詰之編管郴州淵

聖言爲御史六遷至樞密每爭和議及請決水灌

虜營唐恪不可何臬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公力

爭不從虜以康王在外令還京師公密營上止之

張邦昌脅公不從色駕至南京薨

按先生爲誌銘多渾雄平實往往類歐曾獨其載

人學佛許以善知識不可曉耳

經解

易自升卦以後闕餘皆全書蓋先生平生最用工於  
易於程門理義之學多有發明惟其以潛龍爲頤  
子車見龍爲孔子事九三爲周公居攝事九四爲  
頤淵未見其止飛龍爲孔子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似頗拘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謂乾象非  
聖人不足以盡故取其行健而已似不必於本意  
上更探高一等耳聖經何以求加爲哉

詩春秋孟子略說數章論語則經筵講義每章歸吾

道言之

世多疑龜山晚年一出無益於事甚至謂其不



必出者不知我 宋之所以中興多龜山之出  
之力也方宣靖間羣小滿朝橫政四出夷狄乘  
隙及欲以問罪借名龜山一出而盡逐小人盡  
革弊政夷狄所欲以問罪借名者至則盡無之  
矣故雖無救一時已成之禍而開明正論慰懼  
人心已足以肇異日中天之業國於天地必有  
與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於斯信矣蔡京小人  
誤國大罪尚能因張巖切之語起龜山於羈  
困之極蓋京之進身本以士人天理之在其心  
尚有豪髮不可泯沒者近世言國者至狼狽而

者

龜山先生語錄

學以聖人爲師備學射而立的○爲仁必自孝弟推  
之○六經不言無心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管我馳驅者也管  
仲說遇耳

愚按此論甚正

莊子逍遙游一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一  
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按莊子寓言蕩空世事與曾孟正相反不知象  
山何見言此

古人寧道不行不輕去就。苟害於表一介與萬鍾  
皆不可。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餽侍。陸宣公  
當擾攘之際說君未嘗用數。馬周言事每開人  
主一線路終不如懇證之正  
右皆正論可振流俗

常平法寺舍歲用有餘以歸官賑民

按此法可救民命之萬一今士大夫不惟不能  
行反務黨僧寺以斂民產

先生不敢解經曰有體正振出易傳者正者曰獨不  
望某之進乎

按此說則近世紛紛解經者可戒矣

試教授宏詞科是以文字自售既得官矣又俟求榮進  
按此可警流俗

象殺舜事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而已。  
太公進退隱顯各得其當。黃叔度學充其德雖  
顏子可至

按此皆審理不以經史為輕重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聰



明可也

按此論人主可以深省

謝安折屐安知非偶然乎。人當無利心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君子以天地爲量。

按此皆厚德之語

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按龜山以伊川爲師學孔子者也。其說如此。何哉。然世之不爲龜山者寡矣。石州州前開

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孟子言仁人心也。最親切。

按此提撮故得要

高書樓言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止元厚之一飯亦先減而後食壽逾七十以爲雪竇之言之驗龜山曰此猶以利言也

按龜山之言善矣。然人以氣之聚散爲死生。脩短有數。已一定於此。氣稟賦之初。非奉養之厚薄。能爲伸縮。而所養之厚薄。亦自有定分。人不過順受其正。但奉養甚薄。自是有德之事。豈緣是而身可久存乎。元厚之減飯壽亦不過七十。世罕期頤之壽者。未聞皆因減飯而致。然則豐尚善不惟不當言利。初亦無利之可言。特信異



端致泥耳

易難解聖人嘗釋其義即解易之法

按易即是解矣伊川附以義理晦庵原其本始  
易大彰明矣今之解易者滿天下是皆未知先  
注所謂難者耳

堯夫言書前有易龜山以十三卦為證言此時十三  
卦未盡也

按繫辭作於十三卦已具之後所云蓋取諸乾  
坤云者殆謂其義合於此耳蓋者非足辭也堯  
雖聖皆能未有此卦而預指定名以取象之

乎且堯舜之時八卦已盡亦不可言書前之易  
而十三卦乃演卦非盡卦也書則有易堯夫不  
過言此理素具耳何以證為

魯相公六年生莊公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如齊與  
詩序人以爲齊侯之子不合

按詩序乃後漢衛宏所作不可據縱當時魯  
此言亦因而指斥以譏之耳豈真以爲齊侯之  
子哉

今日學法荆公之法由今之道雖賢者爲數官亦不  
能善心





法始於李定荆公所任也再增於蔡京父  
而弊益甚豈但不能善人心而已哉

空我閭三年之喪此其所以為宰我

按龜山嘗稱齊宣王自言好貨好色故孟子言  
足用為善古人朴實不欺如此後世飾偽耳

願享麇空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胃次儉則屢中非至  
誠前知故不取

按一物不留恐類禪學儉則屢中孔子亦取其  
中非不取也至誠可以前知其義又別孔子亦  
必不盡以此律人

易言利見利用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寧言利

按利見利用止言卦爻宜如此耳恐此罕言利  
之利不同右京師所聞

王氏修身宜足化民然卒不追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無誠意也。先王經綸本之誠  
意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  
按論治如此得其本矣

平勃兩人僂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說在勃  
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

龜山極守正此論乃黜周勃之守正容陳平



之說隨恐亦一時偶然之言否則誤者誤耳

章郵公中書學士地附徐起使人填之還家必不白  
按此真有大臣器度聞風者亦可龜勉要在有  
定見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  
見官人多虐百姓耳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  
如傷四字每曰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  
決墮了人

按此最為士大夫從政之要

中書偶倒用印葉公鈞吏人行道密院亦偶倒用印

王文正公不勾吏人云不可學他不是

按此平心處事一惟其理不特處同官室嫌  
隙也

東坡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此說本  
佛夢幻之說九會臺銘以痕窳呼吸為天籟此說  
本莊周地籟之說

按東坡才高而熟於釋老遂成左右逢原如赤  
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亦本於佛氏之言性  
居養安濟厲良民而養游手

接近世真有此弊士大夫好名者多為之往往



流患但名曰惠政章之亦難

令法太嚴密如何行得

按此語極中時弊故愚從政以來惟有酌情而已  
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

按龜山以此證知微之顯却恐未然近世徐霖  
以不語為傳道未必非此等語誤之

蘇明允權書衝論意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龜山  
謂用兵只見播擻天下何時自肩秦少游建卷  
欲以五路歲出一路擻夏人龜山謂五路合攻尚  
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可當之乎。神考周亮公撰

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據對願陛下禽獸首之

按載此三事言兵者可以觀矣

荆公以賜金付蔣山寺龜山謂其賤君之賜

按龜山事佛者也其言猶若此可謂公論矣然  
亦豈惟賤君之賜而已哉厚夷狄以禍中國自  
古惟武夫多殺與權臣多私自視憐然妄意福  
田為可免罪而為之如兩浙田莊多歸僧寺吾  
民無所謀衣食又反為其所殘其禍始於吳越  
王盛於張俊楊沂中及韓蘄王而增壯於嘉定  
之權相未有清僧士人而為之者也荆公士人



而亦為之豈不悲哉雖然彼方以為善用其君之賜本非有賤之心也但蔣山興而王氏噉福田其安在世俗終不反思此為可惜耳

正叔云古者四十而仕今十四五便學綴文真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使之事君長民治事故多天下不足道

按此極中時病士大夫宜反求其所謂學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說話各自分明孟子謂言近非聖賢不能

按此亦切中時病要以明理為主

天下之習不能縱橫正叔一人而已只一箇是自然不墮流俗

按此提要處指示人極明切 右餘統所明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妄苗任滅即是無事

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按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塵塵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 此後所闡

麗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宗如許堯舜之道



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龜山於間

按附會至此可惟可駭人心一至陷溺是非即成顛倒前輩尚不能免後學可不自懼乎夫龜山本程門之高第也

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事必于其正理而凡挾數用術苟竄功名者決不許之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間流於異端豈不誠醇儒哉橫渠思索高深往往非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

序統異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澤澤者

易遽變此任道之有貴於剛大哉

上蔡語錄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

按此上蔡語錄第一條首句也異哉

白孟子沒天下學者不識自家寶藏被佛氏窺見一班半點遂將敬奉豎拂塵事把持在手教自尋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爭又信而歸依之

按此何等法語而發於程門弟子之口乎捨曰



專佛開儒而姑歸罪於天下學者其亦木心之  
理義有餘不可磨滅而疑其辭者乎

孔子事君盡禮當時諸國怎生當得聖人焦地禮數  
按此人道之常孔子安行何張皇爲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然其門人下捐頭溺於刑名度  
數之間明道則不然却從敬入

按教人以禮非誤人之事溺於刑名度數門人  
過耳程門教人以敬而上蔡談禪又將誰答且  
刑名度數特不可專於此而流於刻耳要亦天  
下治具所不可廢之事豈不向愈於談禪乎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蔡子曰二智其故佛天之  
理天者理而已諸子百家人人生出一般見解欺  
誑眾生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

按知識亦佛說與教知之知似是非而非去智乃  
異端點聰明之說與天理人欲之分亦似是非而  
非欺誑眾生非士人語佛氏不敢做大與前條  
稱佛氏敢自尊大之說又自相反

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未幾變之果  
紛紛不能定

按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如



是溫公不义而竟然雖紛紛終賴元祐收回天下戴宋之心志濟中與伊川若用惠變須別有斟酌以此少溫公則未可

王荆公作宰相只愛魚羹飯撤除人不允下殿便乞去按一語不合即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荆公大臣也除擬未合宜如趙韓王事太祖再三以進可也魚羹飯自是儒生之常非要君之具如荆公下殿便乞去此無禮耳執拗耳上蔡謂其養得氣完也奇精血氣何足尚而奇之耶

呂晉伯與上蔡言仁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過善宿門說禪一般

按上蔡之門儒其衣冠而講論如此

竟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

按今本作分造化

竟夫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王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考術堯夫問今年當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去夫必用推筭若更無許多事都即默然明道云要傳與其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



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

按上蔡論堯夫極公所載二程語極有益學者明道善言詩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云云思之切矣然曰百爾君子云云歸于正也詩云鳧飛矣天魚躍于淵猶鱉食謂魚水涑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

按此豈得詩人之趣但上蔡以上下察為察見天理不用私意恐察非察見之察察乃昭著之

義耳孝經曰天地明察

只如喜怒哀逐日消磨任意喜怒哀都是人欲

按此上蔡自言用工處極切

子路冉子被曾子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皮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按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為心故使二三子言志子路冉子之對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也無心於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常時問答之正也孔子當道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即登萊子





路冉有之說皆是為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之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點實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為禪學之證獨曾子浴沂詠歸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獨摘數語牽合影傍好異慕高之士翕然附和之上蔡文演為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且曾點此時特自言意欲如此而已何嘗果對春風曾點又豈沒些能解者耶善乎近世南軒先生作風雲亭之詞曰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

必若此則可明孔門之本旨絕異端之點借

佛家說大乘學教一聞便悟斯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

按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余不知禪不曉其然否然乍見孺子之心若何而可掃除耶上慈他日嘗告呂晉叔世人說仁只管說愛上志生得仁是則佛學欲到愛故不欲以愛言仁奈何孔子對問仁亦曰愛人耶程子以愛為情可也情非心之發而性非心之所具者乎自程子一語學者闕然謂博愛非仁恐亦為編徒報仇



昌黎耳悅隱之心與生俱生恐無可掃除之日  
如可掃除是無人心也

與伊川別一年只去箇字伊川謂此切問近思者也  
按此於進學爲切

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釋氏以性爲日  
以念爲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儒之仁佛之  
覺○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  
是好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曾默有  
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  
按凡皆以禪說儒

嘿而論之與吾紳者異矣

按主靜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嘿識爲賅而  
少此又默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言語者不  
同學者宜辨之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  
眼孔小

按此語亦忍矣上蔡本儒者而其言若此正因  
禪以覺爲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  
不自知其言之至此殺人之事豈宜眼孔大耶  
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爲補不細



按天下之理一也則公勝流俗之說既不可施  
之政豈可施之學耶其弊蓋自管子不動心來矣  
總老嘗問一官負云嘿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  
自得是得箇甚

按識是志其所學而不忘非識箇禪也自得是  
中心義理不爲富貴貧賤所移非得箇禪也聖  
賢之言明白如日月總老欲移就陰暗處變爲  
歇後險語作禪家影子耶龜山再見明道而歸  
總老曰必曾遇異人來更不敢與爭辨不知上  
蔡竟何如耶上蔡語錄始於於意云何一條終  
於此一條錄者何人注意如此

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方去誇誇名利不  
得而動殆爲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  
欲不用其心遂爲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  
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  
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此  
然後世學者尚能辨之上蔡既歿往往差於  
言禪陰移禪學之說託名儒學之說其說愈  
高其術愈精人見其儒也習之不知已陷於  
禪此其弊則又甚矣



上卷語錄雖多異於程門而程門兄弟之格言

多盛焉朱呂二先生已取之入近思錄矣

尹和靖文集

和靖諱煇河南人尹師魯之從孫也八歲而孤年十七蘇昞告以科舉公更有學遂往從伊川先生十九應舉策問誅元祐黨籍不答而出即弃科舉大觀元年年三十七諫官范致虛攻其為程顥羽翼靖康元年年五十五种師道薦寘濼堯舜賜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其家鐵馬先生死而復蘇匪山谷間建炎二年劉豫劫之不屈匿栗水谷中紹興二年隨揭

彥中入蜀五年范冲再薦除崇政殿直學士諱澤然至七年入見行在所時年六十七屢遷至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鑿舜得差提舉太平觀寓平江虎丘丙寅明年七十致仕子壻程暉為桐廬令往依之是年冬子壻邢純為浙東撫屬又往依之竟歿于會稽寓舍年七十三凡先生之始末如此文集不過詩六首與嘗手書理學之訓於壁者其所謂文不過詩六首書簡跋語數四耳蓋先生平生未嘗為文此外僅嘗承詔解語孟其進論語序有曰先生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誤豈惟



無益害又益焉蓋和靖恪守師訓惟事躬行經門之  
傳最得其正其餘論說盛行者率染異端先生此語  
蓋有爲而發然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  
有餘歷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於無過使  
當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矣南渡何時忠臣勇  
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而不救一時大臣方且  
連年趣迫強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  
恐不其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辯免  
狀有曰方今國步高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  
急今日之務無非繁劇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  
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之  
云讀之令人太息然先生去國頗有爭和議一書嘗  
與秦檜忤

本朝理學發於周子盛於程子程子之門人以  
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  
最顯龜山不免雜於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  
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  
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於  
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於  
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僧惲也其後



橫浦張氏又復資僧吳老二脉相承非復程學  
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蓋別之自始焉  
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權能恪守  
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與崇尚儒學之初  
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  
道之碩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於佛者  
焉和靖力辨程門之語錄為非其後晦翁追編  
語錄又力辨和靖之說為非然晦翁搜拾於散  
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於見聞其說尤的今觀  
程錄凡權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  
入其間安知非程氏既歿後諸人附益耶是  
雖晦翁不敢自保其於編錄猶深致其意謂失  
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辨  
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二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橫浦日新

橫浦日新者故禮部侍郎張公九成之語門人  
邵瞻所錄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橫浦曰不然  
過失正儒者所願聞安有不可以面數哉人方求  
過聞過則喜子路所以喜者是中其悔過之幾大  
禹所以拜者是中其好善之幾  
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二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橫浦日新

橫浦日新者故禮部侍郎張公九成之語門人  
邵瞻所錄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橫浦曰不然  
過失正儒者所願聞安有不可以面數哉人方求  
過聞過則喜子路所以喜者是中其悔過之幾大  
禹所以拜者是中其好善之幾  
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揚龜山告廖剛尚書以舜黜一章剛即入見龜山龜

山曰子其詳之恐子誤以利作善爾

歐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江河

用明於內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見人之過此智愚所  
以分

陳圖南謂种放他日必白衣作諫議歿名者造物所  
深忌天地間無全名子其戒哉愚謂圖南能知人  
預憂放之敗名節而預戒之耳此當歸其貞於放  
不可諉其數於造物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善一念之惡

則妖星彗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  
獨又曰君子為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青報於天  
也苟有一毫翫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  
利也又曰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  
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  
他日必附下罔上矣兀皆橫浦精語近世好事者  
刊鸞為舜銘 右皆有盜賊

首章白不怨天者能容天也愚所未曉又曰所倚在  
理則為和恐亦不必用倚字子思言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似無以尚之矣



解師昂見云孔子以堂堂之軀特一替者尚且委如  
此聖人氣象可知愚謂此豈所以論聖人哉

謂韓文公上宰相書略不知耻愚謂韓文公平生大  
節何可當也豈無耻求進之人哉孟子固嘗言孔  
子三月無君則平矣後世佯退為高終敗名節者  
則可責耳而青文公真情求自見於當世者乎

謂孔子邾萊人戮侏儒比之大禹周公盛矣哉愚恐  
孔子之盛不在此

謂孟子歷論養浩宜當時謂迂闊愚恐見謂迂闊者  
以其言王道非謂言衰弱也

謂攻取之術士為仲虺戒湯以謀人者必自  
弱攻人者必自味取人者必自亂傷人者必自亡  
愚謂此添外字而改經文恐非仲虺實釋成湯有  
斬德之本旨

謂與小人處初甚苦之久則安之安之而熟則吾為  
君子矣愚意此橫浦動心忍性自得之驗也然不  
可以訓使他人與小人處又安之而熟恐亦化而  
為小人不自知矣

載尹彥明從伊川聞見自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  
所聞如服為頭無以制之則華發而患生矣愚謂



恐多聞非毒藥之比

載陳列第蔡君謨匍匐而入恠僻如此愚謂此非恠僻乃不曉經義耳匍匐乃闕鄰人之喪倉忙即往之意豈以身伏地而行故爲赤子匍匐之狀哉

謂家語載父子交訟孔子不加刑乃同徃而囚之三月之後父求止訟而釋之謂聖人感移人心之妙愚恐孔子之感人心不如此而家語未可盡信也謂夫子吾無隱乎爾之一言夫子平日機用盡於此而決恐亦未然不知機用何等語

謂孔子唯酒無量不及亂云衆人過量則亂惟聖人不苟於量多寡皆不及亂是以五行無害爲聖人歟

謂惠迪吉是惡即吉非順道之外復有吉又謂張思叔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爲方寸內之亂愚恐皆是於本意上求加一等

謂諸論語如對孔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詩蘇文則又疑神韻慮如自擊二公厲譎如果師古人孔孟杜蘇恐不若是其班而於杜蘇尤加重焉不知何說且疑神如見不過佛氏繫心西方佛之說縱能恍惚如見於學亦未見益處



謂人有此心識之者少私智消士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近世楊慈湖之說蓋出於此愚恐此釋氏識心蕩空之說借孔子絕四之說以文之絕四者門人之言謂孔子戒慎勿爲之目非空也非高也

謂顏延年贈蔡篤詩大有變風之思蔡叔夜送秀子入軍詩有古詩人之風劉公幹贈從弟詩有國風餘法皆未必然恐特一時誦詠而喜之耳

論史皆晉隋小事謂唐高祖取天下賴有世民謂唐太宗納元吉妻爲唐無家法始此凡皆不待言者

惟言元吉衛建威侯秦王乃欲自爲言欲去世民乃所以去建威此足以誅其心 右多可疑處

子山先生書帶一勝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堦則見蓋羅牛埤月之文故效其影於前

橫浦先生憂深懷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交游果老浸淫佛學於孔門正學未必無

似是之非學者雖尊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因銀其說之有益後學及其可疑者分列如右又

有所謂儻心錄者首載果老以天命之謂性爲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意圖滿報身修道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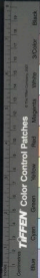
教爲千百億化身影傍虛唱聞者覺其至語子  
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雖說徑而喜談樂道之臨  
春堂謂洪适刊此書於會稽其患烈於洪水夷  
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臺履必察其文既賢則  
其書易行其書苟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  
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言禪明白言禪尚爲直  
情徑行吳老教橫浦改則換面借儒談禪而不  
復自認爲禪是爲以偽易真鮮不惑矣

陸象山文集

與邵叔謹書謂君子之道夫婦之萬不自可以與知  
能行唐周之時廢備舉壞之民中林施魯之大亦  
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今謂之學思問辨者依憑空  
言傳着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拘忿長其  
負恃蒙蔽至理打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  
其爲累浮於自暴自弃之人

與曾宅之書謂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據據未節  
細行以自律未至如少人浮論虛說緣故無根之  
甚終日接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悔聖言

與劉海史書向時繕妄工夫甚重往如彼今乃未肯遽  
捨繕妄之習迂延苟免如寇盜已在國圍不肯伏



罪

與胡達材書承示所進深見善學但達材所進乃害  
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  
與戴少望書救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  
與徐子宜書謂端卿蕃更成之淳叟諸人自相切嗟  
皆自謂有益其親之甚不謂然其說均爲邪說其  
行均爲該行最大害是名爲講學實爲物欲之大  
者近來講學大率病此

與傅子淵書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集義乃  
積善耳近來腐儒所講集義首尾是邪說誣民充

塞仁義者也又書曰建曰問學者雖多亦多

嘗謂一等無知庸人難於錮鑿此等固不足道

與傅聖謨書是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近

來與者多有終見虛說凡所傳習祇成惑亂

與包等消書一溺於流俗弄眩於唯說狼狽可憐之

狀遂至於此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

至於風波荆棘之地者必衆今但能退而論於曾

愚清濁之問是或無幾乎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

而論之太晚也

與包敏節書謂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徒取折



傷困吝而已

與林叔虎書謂胡率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講學於晦翁之門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世固有徒董僕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沉痾纏綿有甚於甘心為小人者豈不重可憐哉

與陳君舉書世習靡救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鐵拒砥厚自愛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益

與胡無相書東書憂濶俗學傷悍邪見深中時病

元錫書今流俗不學之人方馮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平日所惜於元錫者為其氣質偏不得其重厚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元錫誠欲求知已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

與邵叔謹書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以重其纏文之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纏妄其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

與趙然道書當今之世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



偽習

與趙誅道書兄謂諸公傷於著書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又書云拘儒

替生又安可以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與倪九成書謂其俗見膠固習俗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捨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使入書

院耳

與張李悅書承論新工第流俗凡鄙之習繆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

與郭邦逸書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論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元的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皆是會標不明撰得如此意見

與鄭溥之書元晦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

與嚴泰伯書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買廳

與胥必先書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





與姓孫濬書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  
度越千有五百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  
孟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

與陶黃仲書今之言窮理者皆庸人之妄以異端  
邪說更相欺誑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近  
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其言關佛老者亦  
是妄說今時即無窮理之人

與孫季和書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  
如蛆蠹如蟲賊以自飽適由君子觀之正可憐悼  
耳石應之迷於異端至今身塞季和尚未能及應  
之言論行理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通也  
苟以其私偷譽來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  
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

與傅克明書去世俗之習如奔穢惡如避寇讎  
與致政兄書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  
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

右皆象山排本朝道學之言也愚按孔子指凡  
非所當習者為異端孟子獨指楊墨為異端自  
唐韓昌黎至本朝濂溪伊洛及乾淳諸儒皆指  
佛老為異端象山則力辨異端不專指佛老而



自孟子歿後以至當世千五百餘年間凡講學者皆為異端且謂心本自虛理本自明凡言講學窮理皆是異端邪說未知然否然講學本孔子之事而窮理又大易之言也謹錄如右以俟明者請焉

料舉之法唐揚縮欲變之而不克變太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其運未嘗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遽然曰必變幾何而不敗迺事哉

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謂呂伯恭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何憚而不憚然改之乎於此而改之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

讀得文字熟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大抵讀書話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摩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光月明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注之家汗牛充棟



譬之藥龍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  
必奇異惟足以愈疾而已

奏賞之成雖臯陶聽之亦以為死有餘罪。獄中閉  
隔吏卒必陰泄其事

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  
之出兆姓蒙害

字經三寫為焉成馬

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入夏深  
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徵動晚晚徵今先  
啓蠶而動則不及夏矣

金鑿階戶大率皆農隙時為之農隙利其來久矣  
當其隙時藉它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  
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  
莫可哉

容心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字  
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又昌  
黎與李訥論文有曰平心而察之無心字亦不經  
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莫尊最大心當  
論邪正不可無也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尊



崇謹而人無義理正為家督若輩貪飲財見  
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與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  
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

祚德廟始末初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請祠程嬰  
公孫杵臼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打立祚德廟  
徽廟又封韓歆為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廟於棘  
寺基二十二年徙青蓮寺側

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已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糾舉取士久矣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使汨沒  
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豈曰聖賢之事

而要其志之於鄉則有與聖賢者而勉者矣推而  
上之則又惟官資學卑極厚及薄是計豈能悉心  
力於國事兵隱以無資於任使之者哉誠能深思  
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  
為之痛心疾首專志平義而自勉焉由是而進於  
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會中之蘊而不詭  
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勉其事心乎國心  
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此白鹿  
講義

陰陽即太極也五行即陰陽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土爰稼穡即土也以其民命所繫列自為



府總之則五行也

右皆象山心平氣定時所言未嘗不與諸儒同也

與舒西美書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

如前日

與路孝彬書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與董元錫書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

與朱子淵書舞雩詠歸不敢多遜

與張榘清言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

與劉滄叟書竊之疑近以然進語事儘有根據

與蔡公瑞書吾兒持之楚語亦勁健亦甚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耳

與饒善翁書蕃姪開飛沉靜深遠自得討力優贖誠難其輩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

與豐宅之書想之者乃按山兄之子賦資醇雅又博通經史而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

與姪孫潛書曾榘頗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

右皆象山自誦其學謂於千五百年異端邪說中超然獨會孔孟之傳者也象山兄弟六人其



長總家政其次掌藥寮又其次修職君恩科出  
官已稱盛德而象山與梭山復齋稱三先生皆  
稱學者宗師而子弟之秀出深遠又復如前所  
云然則千五百年皆隨異端無一人知道而求  
山一門一時聖賢薈見同出乃如此其盛豈不  
異哉

輪對劄子

言事君當用情以魏謹為謹凡三百餘字而未及  
身之所以用情者將開其端歟二引漢武帝言任  
大而守重凡二百餘字亦未及時事將有待歟三  
言知人之難不言堯舜而以管仲韓信陳湯諸君  
孔明見知為證亦三百餘字將待君之知而後言  
歟四言事有當立至者有當闕致者亦三百餘字  
而終不言其事五言人主不言細事始言陛下之  
志豈非好詳之過至此方切近君身而言亦言其  
好詳不過一語云爾

右象山為剛定官時奏對如此自此又在朝五  
六年再距對班纔數日忽除將作監丞為王給  
事所繳而不及對矣未知其所欲對者何事也  
惟其與季成之書云鄉來面對粗陳梗概欲俟



再望清光輪寫忠魂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  
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愚意即其言而推其意  
若復再對必有可觀當不止如前云云而止象  
山之門人傳琴山與陳習庵書云宋版庵得象  
山奏篇極其贊音而其終則有曰但向上一路  
未曾撥着象山復書云某自以為所學所繇竭  
盡於此而尊兄乃有向上一路不曾撥着之疑  
何耶文公却別無說愚按庵庵象山集中皆無  
此書而琴山言之要非虛語但平心而觀未見  
所謂竭盡之說而象山自言亦云粗澀梗槩又  
與竭盡之說不同當諒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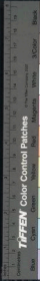
記

王荆公祠堂記此記滔滔二千言其文凡十數轉換  
如蛟龍不可捕逐其始歎唐虞三代之道不存而  
老氏成其私是敗老子矣俄乃收之曰子房之師  
實維黃石曹參遊堂以合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  
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豈方敗老子而後又尊之  
歟即復會之不言而翻言孔孟後陵夷千百載  
裕陵忽得公許之似過矣即轉而譏公學不足以  
遂其志既揚而抑可矣俄轉而歸罪於當世之排



公者方抑公之學不足矣俄又大播公掃俗學之  
凡陋道術必爲孔孟動績必爲伊周既稱之矣俄  
又言其小人投機檢校得志豈將博之以盡其情  
慾纔又授中庸爲政在人一章盡總而歸罪於熙  
寧爭新法之諸賢與元祐更新法之大老且謂悼  
公此學之不講而爲之記凡文字十數轉換之間  
無一相回顧此其文法之出奇真如蛟龍不可捕  
逐自有載籍之所未見此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  
荆公之行事人人所知豈文法之奇所能使之易  
位哉熙寧無譴駁之力爭則坐視民生之荼毒而

嗟無容聲國非其國矣元祐無大老之力救則民  
生不復知我宋之恩馴致振蕩民將不復戴宋中  
興矣奈何以荆公之罪而罪之且既謂荆公學不  
足又言惜此學之不講何相反歟嗚呼三經字說  
世固猶有存者苟欲講之何難顧天下不堪再壞耳  
有荆公祠堂記愚初見莫之曉以問友朋唐信  
州信州答曰象山記初無難看若論其回護何  
異告子之言仁義此等議論若不別曰言之他  
日爲人心之善不小旣以三代之道與半山乃  
以佛老異端之學欺諸老至以依違取必四字





斷由直最其甚者謂導崇寧之奸實元祐三館  
之儲幾於無是非之心矣若其執拗相類尚可  
諉氣稟之或故爲此回護之論豈不可惟愚  
得其說讀之快然始覺此記果有未安不可尊  
其人而不察其言也再詳錄象山文之言記者  
於下方唐信州字景實有高識紹興人

與撫州守錢伯同云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  
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  
是奚足以病荆公哉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  
文下諒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穢深願自是一

發舒之記文尚邊旬日當成就遺稿

與胡李隨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  
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  
指議此無足多悻同志之士猶或不能盡察良可  
慨歎

與林叔虎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  
底太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與郭邦逸云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  
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薛象先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



敗天下祠堂記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荆公之談行豈獨  
荆公之罪哉

與陶贊仲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  
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

雜說第一篇自注云此篇本有感於荆公事而作其  
說大略謂苗民歷堯至舜又數十載至禹受命徂  
征而始服周自后稷積德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  
不化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  
善也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為  
懲豈不甚可歎哉象山此說蓋對荆公之不終其  
用也不知荆公若終其用我宋當何如

右又象山自請為記於郡侯又自舉其記於友  
朋間者也象山自謂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始  
以斷公案之事而譬之凡斷公案直則云直曲  
則云曲一下即定可也或直曲如此曲直如彼  
亦兩下明白可也今觀其記侯以為是彼以為  
非又倏以是非而混言之十數轉換卒無定說  
如遍歷州縣監司翻訥之案迭勝迭負前後反  
覆彼州縣監司非出一人之手所見不同固無



可怪今此公案斷於象山一人而自爲矛盾費  
辭若此象山豈曲筆者乎荆公新法之行天下  
騷然盜賊羣起夷狄禍結甚至神考因喪師  
十萬臨朝大慟遂及於臣子所不忍言向非元  
祐力救人心幾不再合我宋何以中興此熙寧  
以後昭然之案款也象山初欲使元祐分罪卒  
使元祐獨受其罪至謂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  
姦者實與元祐三館之儲此如縱火者放罪而焦  
爛者代罰誰其受此固斷乎凡斷公案亦須氣  
平象山此斷幾於怨筆蓋自竟舜之聖爲萬邦  
之君猶必舍己從人積于衆庶以孔子之聖爲  
萬世之師猶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若夫揚稱  
一己爲是而盡斥天下爲非自古未之前聞也  
謂天下之言政者皆流俗其說又方自荆公始  
真才之高自信之篤疾視一世而神交荆公方  
其通書錢伯同求爲祠堂記已有吠聲日衆願  
一發舒之語以此之心斷此之案雖欲平得乎  
且其諸書力諱荆公荆公之事天下固已多有  
定論所不待言若其所與薛象先書謂荆公之



學未得其正而材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以愚  
觀之亦恐尚有遺論也世豈有材宏而反敗天  
下者耶嘗仲張子房諸葛孔明諸人較之聖門  
學亦未得爲正也固嘗以其材而拯天下矣若  
其反敗天下又安得而謂之才而荆公之爲荆  
公恐又不止於學之不正而已也少年徧交韓  
呂以求延譽者其心果何在卑官力辭其所不  
必辭旣顯宜辭而不復辭者其心又何在莘野  
之伊南陽之葛伯然與世相忘者恐不如是其  
區區也 仁宗不出世之聖主也食餼至盡之

許一爲所窺而不見用則忍於譏詆無上韓魏  
公不出世之王佐也下僚清苦之容一爲勢隔  
而不見省則忍於怨詈終身安危俟命者恐不  
若是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貴躬始復視事  
薦人一一不行倖然下堂便去謀國旣敗事相戒  
勿容上知以道事君者恐不如此迹其平生未  
達則以詐僞釣致名位旣達則以狠愎劫持君  
父心之不正如此何暇復議其功利之學

程文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按此篇呂東萊識其爲江西陸子靜之文而特取  
之者也徐子宜見其文而指示楊慈湖使之從象  
山爲師者也自今觀之東萊識其爲子靜之文甚  
易而徐揚因此文宗師之則亦意見之偶合爾夫  
此論程文也此題夫子言孝惟當發明經旨非可  
置題之體也象山此篇不言經旨而始借以爲天  
下之學者其破題曰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  
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按孝經乃天下萬世之所  
敬誦未聞有不聽其言者又聽我藐藐說說者不  
聽之貌如魏靈真申申天天之類兩字連用方  
有義一字單用不成文而今又加爲其藐之詞蓋  
象山恃才憤世無言不疾除象山一人之見如此  
合場決無第二卷也論之講江天告子滴水之謂  
君子之所必辨苟鄉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  
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而苟鄉之論甚美非  
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捨  
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  
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語哉凡皆講肚之全文  
如此夫告子荀子之言衆所共斥而象山獨取之  
伊洛諸儒之言性衆所共宗而象山獨斥之且程



文試論法不及本朝而此言近世先達題言天地之性人為貴而此說取性猶湍水取性惡曰湍曰惡正與貴之義相反除象山一人之見如此合場亦決無第二卷也東萊以議論之異也而易認徐揚以意見之同也而易合若以三儒者主之而因以為確論則恐天子之經旨不如此論家之法度不如此謂諸儒之言性者皆為盜名干澤恐亦不如此象山自起省款自談性理而謂平居暇日講明性理為盜名干澤疑亦未安

象山之學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

空為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接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於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授經析理則指為狀賊為陷溺為纏妄足最誣為異端邪說甚至護取閭閻賤婦人穢罵語斥之為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而然耶吾夫子生於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菽水之喪不過曰汝安則為之闢黨管字將命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



生並坐爲欲遠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  
斥之也孟子主於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  
之與揚墨辯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辨皆一一  
引之而蓋其情然後徐而折其甚至今去之千  
載之下人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  
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爲是爲非也我  
朝聖世也亦異於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  
講者理學也亦異於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  
紛矣所讀皆孔孟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  
諸儒彬彬輩出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使其趣

尚雖正而講明有差別宜明言其所善者果何  
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  
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  
道者矣今略不一言其故而樂以讀書講學者  
自孟子旣沒千五百餘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爲  
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則後  
學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甚憤激今未百年  
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  
皆自若然無以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爲矣獨惜  
其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講學者爲僞習



未幾韓氏賈何濬諸人竟就爲偽學之目以禍  
諸儒一時之善類幾殲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悲夫

陸象山語錄

首章載堯命羲和後世委之星翁麻官及曆差事慮  
按此不待言

次章云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  
議論恐自是愚按此象山平心之言與諸儒未嘗  
不同然象山平日以此等爲陷溺而今日之言乃  
如此乃知天下常理終不可逃如釋氏謂不當生  
產作業而釋氏未嘗不著衣喫飯也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須看意旨所在愚按諸儒  
教人皆然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  
愚按此說善矣聖如孔子亦未嘗敢以爲是然象  
山雖賢乃謂千五百年間講學者皆長端邪說到  
吾方一清此則孔子所不敢也

編論語者亦有病愚按此語未易輕發惟象山自完  
童時已惡見論語第二章此不可曉

丑各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章刻未爲光明今日





若不夫設光明更餘甚事獲象山平日說謂伊洛之說不然若據此說特伊洛之說未精耳二說亦不同象山自謂得不傳之學是伊洛未嘗得也今謂伊洛得不傳之學是此學未嘗不傳也二說之本旨亦不同豈記者誤歟

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愚按會民于極即是錫之以福此理自是充塞宇宙但不必以此破錫福之義然爲之也此理何嘗不充塞而民之罹于外者何耶

須是信得及方可惠按古人此語謂信道篤謂信命得及皆是不爲貧賤患難所變若自以爲是不爲人言所變却恐不可荆公之誤正在此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愚按此論甚正然則又可忿懣而求以服人乎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愚按此語足規象山講明皆有用之學但古之學者爲已用之則行及物自在其中明道言士自一命以上存心愛物此言出仕事也

名周請受  
蘇夫所錄

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象山云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費



立之因讀書用心成疾亦是有許多閑言語其與  
之滌瀉病亦隨滅迨不聞人言語又復昏蔽適有  
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  
是盡叛其之說却湊合得朱元晦說話後不相見  
以至於死然則曹立之若終聽象山之說命尚可  
活也

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  
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惡不知吾儒何在  
他下面豈以其即心是佛其說甚徑歟此等任其  
說高說無此理非吾儒所病也

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書人者  
某讀書良是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愚按亦自有  
當講明者如明白者却不必衍文熟讀自見象山  
此言不可不察

人力抵當流俗不去必也豪傑之士因舉晦翁語  
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  
也先生云是愚惑豪傑非斥眾人為流俗之謂也  
問作文法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洪水文不  
誤後生

謂伯敏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



李釋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  
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  
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  
傳矣愚按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弘毅  
足以任道子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  
也子夏子張未見其有傳於今也韓文公闢佛老  
故言中國之所以治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孟次第相承具有自來故以傳言以闢佛氏之說  
自夷狄晚入中國於中國之治並無相干皆平空  
杜撰故他日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韓文公之

言傳道者蓋如此不幸釋氏以衣鉢為傳其說  
浸淫遂使吾儒亦謂若有一物親相授受者謂之  
傳道此積習之誤聖門初無是事今日所講正曾  
子子思孟子之學其於子張子夏初何預耶

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情性心材  
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愚按天下讀書未有  
不求血脈之人而象山讀書亦未嘗不解字如云  
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斯言何為耶

伯樂賦  
求於經

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大人不做却要做小兒態可惜

某不識一个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个人

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間須是做个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恣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初教董元息自立不得開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

解論語却又壞了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

我不說一揚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他

大人巖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猶

嘗誤解了善人心人偏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

是說大凡人之心位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

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豈

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

說不是聖人之言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

不做愚觀以上所記皆自信其篤獨立不懼之言

可以作人儒氣然以聖人自處則未白果如何陸

象山之言學陳同甫之言治皆欲等天立地做一



個人他非所恤亦可謂聚也已

其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或默坐常論與子姪以爲勤愚按象山常以讀書爲陷溺而其勤讀書乃如此

右包揚顯通所贊

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右詹阜民子衡錄

謂伊川解良其說得鶻突及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守所及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

居象山多苦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可與適道云云是說階級夫何遠之有是掃上面階

級右傅子雲李魯所編

一夕步月歎朱元晦泰山喬岳可惜學未見道枉費精神遷自擔閣包敏道曰勢旣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个  
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愚謂若於天地間無閑損益又何必數又何必厲聲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  
故與智解之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右據出  
跟博所

象山讀書修己本末嘗不與人同而其語錄謂  
論語多有無頭柄說話謂編論語者亦有病謂  
論語第一章學而時習不知時習者何事謂第  
二章言孝弟為支離又謂六經皆我注脚謂天

理人欲之言不足至論謂異端不是佛老而今  
之講學者皆是異端甚至家書與姪孫潛云非  
其志其見度越千有五百餘年名世之士則詩  
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  
與致政兄云以銖秤寸量之法繩古聖賢皆有  
不可勝誅之罪蓋其為學謂此心自靈此理自  
明耳自聰目自明自能孝自能弟但收拾精神  
自為主宰則是天下是地中間還我堂堂做  
人更不必他求一有他求皆為陷溺故於自昔  
聖賢經書所載自然皆見其非其勢則然非待



有心於詒卣也然猶一則曰孔子二則曰孔子  
譬之江東孫氏名雖戴漢自立宗廟社稷矣

陸復齋文集

書

與張敬夫謂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  
不若是而從事於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  
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歟

答傅子淵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病又惑於釋氏  
一超直入之說往往弃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  
道適見聖謨與會弟書又有即身是道不假擬度  
之說此又將墮於無底之窠矣

與沈叔晦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  
欣然自以為有得而卒歸於無所用此惑於異端  
者也

與李德遠古之君子往往多出於羈縻困厄愁憂之  
中而其學益進某獨日以泊沒觸事接物習情客  
氣時起於其間

與汪德占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於不傳之旨天  
下所未嘗講者

與章方節荀卿楊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



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不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於釋老反復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亘萬世無易乎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諭人又書云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也

與趙景明朱元晦論語集解已脫蔓此言必傳於世若詩集傳中庸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終不能傳遠耳

答王漢臣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已者勤而行之

與王順伯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懣之害為尤大。又云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苟不用於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又云釋氏之門亦有散律禪之異禪門一宗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比而同之乎又云釋氏大抵以理為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絕

與王申伯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於是乎在而不知其死於糞穢也





與陳德甫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絀緣意  
見

與崇必勝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勿無不安  
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  
損益但自失其本心耳

與舒元賓瑀放過少許便是自存

與劉淳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  
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曾中泰然無計  
較心則真知命矣

與汪漕言租賦利害甚詳內買納一項謂吏廉則民  
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吏貪而受常例則雖  
甚疎惡者亦不得而不受於是苟淫巧之民能為  
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於  
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於公揀子不敢言受領官  
不敢退若必使民戶自輸而書人戶與揀子之名  
於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私兩利而其  
弊革矣

與金谿宰言團結禦寇須數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  
何分佈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托  
把截若泛牒前往界首為害未易悉數



策問

射所以觀德也。然后羿善射為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耶？

銅壺為漏，浮箭為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魏以載之，蓮以出之。華表以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千四維間為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針辨方位，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矣。

宜無地之殊也，而嶽意以南北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鐵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于維之間，於辰或以屬為前，或以屬為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針之辨方位，或以為指午，或以為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為丙午之間。

立政致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周官，漫不知何職。環瑣如捕，僕綴衣牧尹亦缺焉。

論

道者古今之正權，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哉！



復齋陸氏名九齡字子壽蓋名九淵字子靜號  
象山之兄也其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之  
學務以自已之精神為主宰復齋之學就於天  
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已任皆  
謂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  
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爲和平爾象山之詳  
已疏於其文集語錄之下矣復齋之文尤多精  
語亦足鑿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  
窮天地亘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難以語人  
視孔子之言性濳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

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謂外形色言天性外視

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倘在  
於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生色睟然見於面  
盡於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矣視聽言動之以  
禮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  
有主宰乎其中矣復齋之言視孔孟似頗直截  
也東萊誌其墓謂勇於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  
確論云初復齋自太學登第嘗分教興國軍纒  
九閩月弟子貧纒十五人有才志而不獲少見  
於世寶慶二年同沈煥字叔晦加贈典沈謚端



獻陸諡文達遂與象山號二陸復齋又有兄名  
九韶字子美號梭山堅苦力學亦有文集小帙  
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  
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  
測雖忍飢而母憂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  
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衆人而往後衆人而  
歸有勞爲之服之母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  
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  
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井子美又號三  
陸

象山於門人最稱許傳子滿而言論風旨無  
所攻有傳云山者名子雲字季魯亦金谿人  
以屢舉推恩嘗爲西甌縣主簿其徒員溪葉  
夢得知撫州日嘗刻其文於郡齋然母未有  
傳其書者也琴山稱象山赴荆門軍付以講  
席又嘗作易詩論語解孟子指義中庸大學  
解河圖洛書釋義離騷經解撰著說自謂其  
學益明見於文字大抵昭著且欲剖判象山  
及朱晦翁之說其自許亦果矣嘗觀其文戒  
楊慈湖關清心正心之說及力勸其勿著書

排大學似無已甚之偏而乃謂論語成於曾子門人之手未必遽聞於天子學而時習之不知所學所時習者何事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不知所悅所樂者何由人不知而不愠不知所以能不愠者何說既茫然於指歸之所存則是失珠玩縵講究雖勤而真實益遠又謂近世學失其傳勞心役智於道問學之間顧本末之序而終至於本末俱失若程門附會小學而上達之說而不明其旨此其於聖賢之學入室操戈一至於此亦可謂無忌憚

者矣若其斥張子房弊三萬戶之封爲工於私而昧於理譏董仲舒正誼不謀利之言爲未足以表戴孟氏之旨駁韓愈達使氏實劍買牛非臣力之對爲竊美名美行以欺君媚世詆韓文公原人之作爲未究三才之終始而分裂以論彼於論語尚加呵詆則凡皆所不足惟者矣其人雖博學多聞好爲議論而辭繁理寡終無發明雖啾啾數萬言攻排佛學以解外人謂其師談禪之識亦不過襲不耕不蚕等陳言以雜置汎濫浮辭中爾惟斷其



師人心道心之辨謂人心唯危道心惟微猶  
言祭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撓勿濁乃燭鬚眉  
其說頗異姑錄存之以俟知者然乃燭鬚眉  
之意與允執厥中之誼又殊矣傳琴山之外  
學象山而名世者是為慈湖楊先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 四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十二

讀本朝諸儒書十二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

承喻涵養用力處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  
惡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父母惟其疾之憂程曾說孝子不妄為非惟疾病然後  
使父母憂蓋恐言父母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  
人所不免猶恐其有之以為憂則餘可知也為人  
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奉承遺體求免  
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此曾子戰戰兢兢啓手足



師人心道心之辨謂人心唯危道心惟微猶  
言樂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撓勿濁乃燭鬚眉  
其說頗異姑錄存之以俟知者然乃燭鬚眉  
之意與允執厥中之誼又殊矣傳琴山之外  
學象山而名世者是為慈湖楊先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 四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十二

讀本朝諸儒書十二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

承喻涵養用力處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  
惡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父母惟其疾之憂程曾說孝子不妄為非惟疾病然後  
使父母憂蓋恐言父母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  
人所不免猶恐其有之以為憂則餘可知也為人  
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奉承遺體求免  
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此曾子戰戰兢兢啓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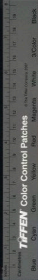


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曰所說得之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蓋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怠之謂非特恭敬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先生曰此恐當時只以能養爲孝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生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

問子張學干祿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魯中有所蘊亦欲發洩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

問亦足以發之義先生曰顏子深潛渾粹聞夫子之





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堦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而夫子之道坦然曰之而無疑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

異旨哉而或者以爲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是一貫之理故率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至於答門人之問上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道甚精微非門人之問所



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支也  
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  
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  
充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  
違道不忘提起此以示人相近處然不能盡之則  
忠恕自是一忠恕兩

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  
晝間不至格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日之氣  
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  
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  
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  
某叢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  
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  
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  
兼亦足養心之要

嘗夢黃魯直作灑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  
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  
佳胸中洒落即作爲灑洒落矣



其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即此心豁然大公  
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

仁即是理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又曰仁字極難講  
說只看天理統體處便是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  
發用處是心又曰仁者人也心之一體便是天理  
無所不備具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衣木食苟度歲月又  
曰處此時唯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爲得所又曰當  
今之時苟有修飾之士渾大段涵養韜晦始得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楊龜山末流皆不免

略染禪學惟不和靜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二  
傳而得朱文公姑莫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  
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於濂溪終  
於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  
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  
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者焉次以橫  
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  
均爲略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  
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救文公  
之幾陷禪學一轉爲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



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於此以明心學雖易流於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此書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爲效驗以肅然洒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間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存此書者廖德明載文公之言謂先生隱居不仕燕間體察默而成之非他人能及若夫經綸天下之大經措諸事業時有勞逸之殊遇故二程因發明敬字合內外貫動靜敬附錄云

延平李先生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祖纁朝散大夫父渙朝奉郎先生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徙學焉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退而弄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屨空怡然自適旣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將講所疑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



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論之餘兀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若是者既父之而知天下之大本者端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而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有不得其衷者焉由

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以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嘗言曰讀書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之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沙縣鄧迪語及先生曰愿中如水壺秋月毫微無瑕非吾曹所及也嗚呼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於語人蓋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門人具



位朱熹狀

右錄其要也始文公之父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故文公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問學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薄領同安及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其學而師事焉此嘉定甲戌黃巖趙師真題卷末之略云

延平先生語錄

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

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

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以踐履爲聞知

人之持身嘗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

右延平語錄羅仲素先生之從孫羅博文所編本名欽佩錄然其所載多高深間又造語如諸子之立論者視朱文公所編答問似不同姑錄其便初學者一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四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溫公廷書

自序略曰譬之種木收愈遠利愈大使狹道以求容  
利止其身豈能及後世哉

愚恐更當參以  
不能功之說

天地不易日月無變道何爲獨變哉祇常而喜新求  
愈勤而愈遠庸

譬之鐘鼓不扣自鳴孰不謂性言戒

天兩道溥踐狹而高車不量力久妨衆進能無覆乎輪  
童子至驪爭橫芥而相傷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四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溫公廷書

自序略曰譬之種木收愈遠利愈大使狹道以求容  
利止其身豈能及後世哉

愚恐更當參以  
不能功之說

天地不易日月無變道何爲獨變哉祇常而喜新求  
愈勤而愈遠庸

譬之鐘鼓不扣自鳴孰不謂性言戒

天兩道溥踐狹而高車不量力久妨衆進能無覆乎輪  
童子至驪爭橫芥而相傷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





矣恃其靡而不知戒能無傷乎 於難

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在我而已何難 回心

受恩而不負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負恩

厭其所有美其所不可得 羨欲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

成功在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無爲黃帝邢和叔

文勝而道不至猶朽墨而塗丹墀皆井而慕綺績烏

喙而漬餈糖也 并註

果餌刻鏤是以目食 官失

温公之書德人之言也擇其尤切於後學者著此

元城語

元城先生劉安世字器之太觀間謫亳州寓永城縣  
之回車院年已六十餘維陽馬永卿赴永城縣主簿  
其舅高郵張相爲使求教既至見先生雄偉闊爽談  
論踰時體無敬側有背脊直身不少動手足亦不移  
自是從之學後二十六年當紹興五年追錄其語爲

元城語三卷

漢大臣於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  
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長也攻金陵  
者謂其爲林甫盛祀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者



之大戒

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我朝  
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  
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  
於特旨御前題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  
而出其柄必為姦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縱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卹此三句為萬世禍

趙清獻欲絕欲挂父母像於卧床王熾之欲不仕自  
誓於父母墳前且士大夫不為則止耳何必爾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介甫曰法行即逐之公曰誤矣  
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

哲宗初銳意於學一日講畢會茶起折柳一枝有  
諫以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權折上擲之色不  
平溫公聞之不悅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  
此等人也

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  
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  
虛名實行強辨堅志不可動反更詰難使人主伏  
弱乃已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



分非熙寧初比矣

明皇即位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撤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純被漆壺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非一日奸臣必交結佞倖纔覺怒必急急收救故不至積怒而去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太祖即位造薰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必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復依方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條貫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為陛下子孫設後代若非理製意身後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言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為例

河東折氏靈武牽氏自五代世守兩蕃畏之太祖故令世襲其後移李氏為陝西兩鎮遂失靈夏至今為患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太宗未嘗已  
為平晉詩賦未平燕山已為平燕山詩賦羣臣屬  
和將士散艷而於武事不競故有潘美之敗澶淵  
之役渡河橋至半高瓊曰此處好喚丞相吟兩首  
詩蓋平日憾之有此語

左傳襄十二年同宗於祖廟注始封之廟同族於禰  
廟注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  
以郡主為宗姬以縣主為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  
初取為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  
女尤可笑

熙寧初溫公諫用兵不留策大略以富人與貧人鄰  
居為勸此錄中載其語意

漢潘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  
無黨

國初錢王入朝晉王趙丞相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  
平生不曾欺美其言

金陵以兩府唱溫公不可盡諫黨金陵者遂誣之  
神宗曰司馬其豈有此事元祐遂獲其用皆

神宗保養成就之力

謂啖助作怪以左氏非丘明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



人如考彭伯夷等類死憲按前世諸儒者究多與  
嗟助之說同元城最考古而非之如此何也

左丘明  
姓丘立

仁宗時蕃商沒官真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

一日賞牡丹貴妃以為首飾謗同輩上以袖掩面

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波些忌諱真妃漸服起易之

乃大悅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中不戴珠璣價太減

公孫雖詐以下式輸財助邊非人情以匪賊殺人郭

解不知甚於解知此弘長史

轉據濟令至分香膏覆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之

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溫公偶

窺破有喜色元城謂樸平生事無不如昨夜枕圖

枕攷野葛至尺許飲訖酒至一盃

本朝名相惟李公沆入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

方盜賊水旱在漢惟魏相能然後之為相者則喜

慶祖宗法度惡聞天下災異

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也洛俗春月放園

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宮直納公

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

只端明不愛錢後十餘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

用前日不受十千也



昔高辛氏遷關伯於商丘壬辰今為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為太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剋之時宋興已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為本朝纔二百四十九年丙午為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為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為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卜世卜年蓋王孫滿當楚問鼎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

元城初求救溫公曰誠思之三日問從何而入曰不妄語又韓璣謹錄載此事云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又璣乞言元城曰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為貴

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社張蓋張涉之後至後漢循道盛故班氏以張純之固不入酷吏傳而併貸社用此子



產立公孫洩之義

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爲左右欺罔

子產相鄭晉悼已薨楚亦衰子產又能得晉楚大夫之心許其更相朝晉楚亦值其時也

續慈陵切與錫相近而不同音

語中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戶以上秩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一謂強宗豪右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激昂重則能行志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廢矣唐制諸

道帥司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本朝官制多循唐舊獨前宰相執侍從爲帥監司得糾之故不敢爲非

原乃天子之邑不欲僞晉文公伐原乃不美之事而左氏反稱之蓋宗周鎬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二都言之是爲邦畿千里至幽王時宗周滅方八百里者失之平王東遷僅六百里爾襄王以河內賜文侯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地至小矣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較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謫也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殿試策以別人才人主燕閒時於其等輩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魯襄三年晉祈奚請老而舉解狐祈午襄二十一年叔向見囚曰救我者必祈大夫於是祈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不若史記晉世家止戴舉解狐祈午左氏載請老非也愚按襄二十一年既曰於

是祈奚老矣則是請老在前恐無可疑

新唐書好簡略事多擲而不明其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其病正在此反以爲工何哉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尚書云無幾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云亡敕佚欲有國爲字轉當探數字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深知元帝爲人及帝即位乃欲遂恭顯爲其請下獄帝至不省其爲下獄不知八九年間輔之者何事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虛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





李聿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汙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院門以爲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其矣師古曰玉堂在未央宮又晉書奉言文帝恭儉未央宮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明堂漸臺宣室承明耳則玉堂殿乃武帝所造

蕭何治未央宮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後生未可遽立議論必襲取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

春秋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坐於蓑二十二年而纂三年授善言元體之長也至正固足以幹時孔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慙怖不敢投後東坡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人主之怒元城曰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富鄭公使虜說以用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安亦



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輩讀書必見於用鄭公之言其源出此

秦用顓帝登十月爲歲首遇閏即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漢初因而不改秦二世二年後九月應建酉漢二年後九月建巳五年九月建寅高后八年閏月巳酉代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高廟巳酉辛亥相去三月是閏月亦後九月也愚按徐廣注建酉建巳止合云閏八月四月不當言酉言巳蓋閏月無建斗指兩辰之閏

魏徵言傳昏仆碑其家衰矣鄭公之德何賴於碑而停叔玉婚乃天以佑魏氏也房元齡之子尚主始敗其家法終滅其族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萼卒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萼其家再振揚館爲相纔一百八日故名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率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二畫在上其下六畫如篆字三箇六數也始者往也後下亥上二畫往亥時身反則當如後寫其左豎



二畫乃二萬也其右六畫乃三箇筭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今今日也巳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纔得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夫之義也今繫辭漢名大傳見司馬遷傳文謂繫辭以繫於一卦之下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故謂之爻吉凶生大業蓋謂有與有廢湯武秦漢之事是也歐公非繫辭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與言繫辭語中

元城譚錄

具茂韓瑾官二浙往來必維舟河梁侍元城譚錄其繫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名劉先生譚錄元城先翁與溫公同年故遺元城從溫公學

元城終身未嘗草草書及未嘗使人代

元城作待制道遷丞相呂微仲去薛帽涼衫斂馬於浚溝廟下微仲問法吏無兩制避丞相之法然終不樂范相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微仲遂擬元城真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宜留朝廷

韓魏公鎮北門朝城令決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



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曰汝爲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帶處斬略不變色灑公鎮北門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亦判處斬而擲筆灑公氣與雄傑而其傲物魏公和平略無崖岸遇事迎刃而解至疑慮難處者研墨連思從容之間已了於留中使下筆天資明敏絕人遠甚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括刻吏呂居厚投鑄冶中居厚竄蚤遁去

劉道原之子義仲每有書譯數四不能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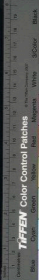
王鞏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果得疾

### 苦楚死

王介甫求去路公編後人如何可爲元城對曰相公當之去所善與不利反掌間耳

元城曰陳瑩中其嘗薦萬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之過如尊堯集先評荆公爲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

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襄行宋次道封還詞頭等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



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與魯太史見親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

元城竄嶺南一日所軍士類泣告以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請早自裁公憐容留餒卒不爲動而使者乃過旁郡

元城道護錄

道護錄者理所集不著姓氏理以宣和六年春介揚龜山書謁元城於南都而錄其說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爲之乃供職論胡

宗愈二十四年又論章子厚十九童子厚欲殺之春循梅新惠德化八州歷其七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龜山有除命聞是蔡攸所引不知肯來否季光好官貪可惜爲蔡攸所引此人撥着便省後來罷去若篆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通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勤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即時分字異處親往過問



私置一簿隨所語記之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  
致曲者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上便是曲致曲  
以通之也

元城劉先生初事司馬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  
誠思之三日不知所從入而後教之以不善語  
力行七年而後言行相應故能不動如山當宣  
和大觀間歸然獨爲善類宗主至今誦其遺言  
無不篤實重厚使人鄙吝之心爲消嗚呼豈不  
誠大丈夫哉攔因篤信之深而佛氏之說先入  
爲主至謂儒釋道神其心皆一又謂法華經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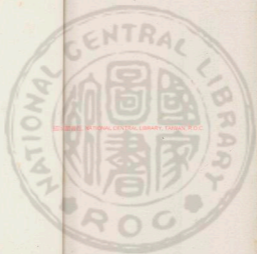
刑刀壞之說爲說性而證以楞嚴經云使眾生  
六根銷復臨刑刀如割水且併以其師溫公慈  
佛爲非若自程門講明聖人之學觀之雖溫公  
之說佛猶未免於譽虜而元城併以爲未然何  
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卓冠一世而知至至之  
之智尚差毫釐耶此中庸之言誠必貴於自明  
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老之道皆未免  
入邪則其本心固未嘗不明也學者宜審焉





日抄分類四十四卷終





ED02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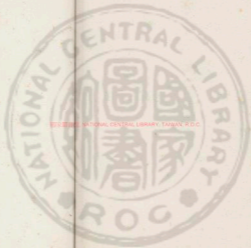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92/22 v.15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十五

讀諸儒書十二

石祖徠文集

頌

宋頌九首序略云奮爲宏休、擒爲英聲、昭爲烈光、曄  
曄曄曄如日之華、鏗鏗訶訶如雷之行、暢於無窮、  
揚於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不有窮盡、蓋君我  
太祖一駕而下、路再矢而定、揚三楫而納荆潭、四  
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南致淮海、數  
十州之地、北縛并元、四十五年之寇、真宗曾瞻



澶淵匈奴喪威隨藩迄今四十年不敢箠馬而南  
今 皇帝明道之初獨臨軒堦袖謀春斷如雷之  
動六合莫不震焉發施號令如風之行萬民莫不  
見焉登任哲艾翦鋤姦惡天清地明日燭月霽乃  
作爲宋頌九篇○皇祖太祖殺李筠滅李重進也  
湯湯取孟昶也○莫醜取廣州也○金陵取李煜  
也○聖武戎犯澶淵眞宗親臨六師也○明道今  
皇帝獨臨軒堦聖政赫然日新也

慶曆聖德頌序略云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

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郡臣猶且濃墨大  
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  
休不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世出之賢求之于  
古光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闕散漢則蕭曹唐則  
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  
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  
異萬萬不侔豈可擬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  
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苦于天地  
奏于宗廟存于千萬年而無窮盡哉○頌略云大  
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 惟仲淹



河一變一契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  
距斯脫 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  
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古詩

嘉陵江泛舟孤棹已夷猶數峯更清尚危影倒波底  
凝嵐浮水上○遠與城市絕深倚泉石向水鳥忽  
東西溪雲時下上

三豪詩以曼卿永叔期杜默師雄師雄二十二筆距  
樽如鷹才格自天來詞筆非學能  
贈張頴禹功先叙唐文人云卒能弱斯文昌黎韓夫

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  
矣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

惟說中略云楊億窮妍極態窳窳風月弄花草淫巧後  
麗浮蕙芬繁組利錢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折  
聖人之意靈傷聖人之道其為恠大夫

惟說下畧云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  
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恠誕之教壞亂之  
楊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碎之

愚按徂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  
韓子以達於孟子真百世之師也楊億不過文





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關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開關所恠也恠所作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雋佛老之說者關之又當如何哉

亂原謂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云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四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宴後宮奏請多以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明禁謂國家之禁疎密不得中山澤江海皆有禁鹽

董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胡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殺逐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斲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曰公以此笏擊之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

畫歲貽君豫略云吾家君濤才敏而少學為丹青形物微妙吁與其丹青木筆豈若丹青乃身輝有文



藻與其丹青馬牛豈若丹青爾德倖爲寡由汝聽  
吾言馨如芝蘭擲膠折筆無污輕紕

尊韓略云孔子爲聖人之至吏部爲賢人之卓孔子  
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  
行難禹問佛骨表諫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  
呼至矣

李善書魚辭李善書曰夫書豈吾之靈耶云聲律對  
偶之言斯文其靈也愚意此亦爲楊億發

歸魯名張生宗儒名孟生二生皆脫道士服故名  
貴謀云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

教說謂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  
扶之古言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是弃道而忘天  
下國家也顛而不支坐而視其顛斯亦爲不智者  
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責素殮狗嘗吾戶猶捕吾鼠雖知天時有功于人食  
人之食可矣彼素殮之祿將狗猶雞之不若乎  
辯惑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

大坑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莫於一人天地  
兩間苟所有者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求爲仙漢  
武帝求爲黃金蓋武帝求爲仙動亦至矣而秦始皇



皇遠遊死。肅武帝俄死。漢武帝鎔黃金不成。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明隱謂孫明復先生四舉進士不得。乃退居泰山。聚徒著書。曷有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賢李謂李相國迪能妻孫先生以女。

兵制謂國家之制失在兵驕自。太祖太宗取用

兵。故員資虜。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卧京師。或飽食塞上。或逸處郡邑。或散居亭郭。未嘗荷戈。

也。而賞發不削於。太祖太宗亟用兵。時且有加焉。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失在謀國家者也。

記求康軍老人。說劉公隨祥符中。爲永康軍判官。嘗遷先聖廟。侵地止灌口祠。淫祀導山泉入永康城。關西山峻路數事。

趙延嗣傳。趙延嗣者。趙鄰。幾舍。又僕也。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無一區宅。一墾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檐。不避寒暑。數十年如一日。三孤女自幼至長。延嗣終不識其面。既長。延嗣西走京師。



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三公驚媿爲迎入京師相與求良士爲婿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

漢論三篇論漢不能盡循周之道皆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

中國論關佛老也云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厖眉名曰魞自胡來入我中國然愚按自西方來者佛之徒非佛之身爲巨人者也佛亦人耳

曰巨人者其徒之誕非果巨人也孝氏於傳則自中國西入胡今云自胡入中國亦未知何據也其治之之法欲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亦未知其可行否也

季札論以季札比伯夷恐太過

伊呂論謂伊呂功同其心則異伊有存夏之心呂無存商之心

憂勤非揜壽論辨鄭康成注文王卅子云文王以憂勤揜壽之說非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爲揜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身者匹夫



之情也後世人君皆慕於逸樂壽命不長康盛之罪也

牛僧孺論謂唐文宗問天下何由太平僧孺自謂小  
康面欺其君且怨其責成旬日三上章求退其倖  
亦甚

王澐論謂三代天子稱王自周衰諸侯稱王漢因封  
子弟爲王於是僭奪之心生

陰德論略云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  
其差異而散布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經經焉  
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  
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  
之所佑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  
樹之以君攸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  
陟於下任之以臣攸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存陰  
德禍斯及矣

水旱責三公論謂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若時  
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免

書

上苑中丞書屢仁宗用賢勉其與丞相李公謂王佐  
之才整忠臣之節



上趙先生書謂昌黎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今  
之爲文不過句語妍巧對偶的當而已非今之人  
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自  
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積漸非一朝一夕也  
上蔡副樞書薦鄆州鄉貢進士王建中之文言文之  
所自始甚宏闊可觀

上孔中丞書云有其官爲某官時忠鯁諫直聳動朝  
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朝  
廷有關政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諫直乃沽名以爲  
速進之媒乎愚謂向非沽名後濫於富貴耳人若  
不自覺此情於將靈黃金橫帶事可驗此士大夫  
得志於富世者常常當思痛省

上范思遠書亦盛揚王建中謂天下之賢

上劉工部書斥其以佛爲聖人

上杜副樞書薦泰山孫先生

上李雜端書謂日月天之目御史天子之目

與士建中書謂方今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性  
誕妄之教肆行於天地間周公孔子之道危若綴  
旒之幾絕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

與張洞進士書謂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狼莠而



寒者英出紅塵而磨蒼蒼

上王沂公書其避嫌不用鄉人趙師民略云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疎遠人不謂之公師民五十歲矣有萬卷書衡於腹中若非相公洪鑪鉅錫莫能成就

上王狀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云昔郭代公爲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爲學糧有縷服叫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

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錠數萬遺之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

上孫少傅書云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凡皆歸慕孫公之說如此蒼歐陽求叔書略云書中且曰頗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



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爲之不能也然求叔謂我特異於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求叔之所謂也公天下爲佛老其徒嚮嚮聒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天之道今天下爲揚億其衆嘖嘖乎以一僭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臯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者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孔子孟軻

軻揚雄臯陶伊尹不修五德與行特肩肩然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簡牘以取高乎又何其殘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伎以事上者與夫臯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豈不遠哉愚按歐陽公乃徂徠同年進士後誌其墓蓋知徂徠之深者

范青州書爲其父赴脂州縣令而作又并徐州張刑部書及上徐州應諫書亦皆爲其父作縣而發若今世公此書者子爲父謀言詞切至亦攻於





求人者矣

與祖擇之書薦孫明復也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

與狀元君貺書囑其救文弊

上孫先生書云辱惠長歌褒借過寶且曰擗臂欲操萬丈戈亦與熙道攻浮譎此得介之心

與范奉禮書聞其天自天人自人無感應之說

上韓經略書謂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亦非常也

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然建大原者

非一木維泰山者非一繩因薦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邁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

有文武材可膺大任

與書秀才書謂其誠甚於財又富於義勸其助孫先生

先君先夫人之葬

張秀才書論爲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

行有躔水出於源而歸於海  
與士熙道書謂天以剛正直烈授於我而不納吾於中蓋所得備爾熙道以中配我剛正直烈之氣我



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熙道於我不  
啻於天也其後有上潁州蔡侍郎書亦云納我於  
中

與裴負外書云咸章詔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  
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腰麋  
逸馭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繫於市人惡能審其  
駿而知其良也又云今天下大道榛塞吾常思得  
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天  
闢而無荒穢往年官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  
郡又逢孫明復韓孟遂生矣

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發警時鼓衆未嘗徒談

送祖擇之序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  
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曰進寵寵曰深矣天子宰相  
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  
有鼎鑊而後有銖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違寵  
祿趨鼎鑊而就銖鉞非以官職寵榮為諱而鼎鑊  
銖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愚按徂徠之言動烈矣  
然此秦漢以後之事也我朝待士大夫寬厚有官  
職寵祿而無鼎鑊銖鉞士大夫知有利而不知有  
義此為尤可罪



記

祥符詔書記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

演祕閣校理劉沔唱利宣曲詩辭多浮麗

聞之下詔戒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于名

教者必加朝典其古今之文集雕印者委轉運使

選部內文士看詳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言揚以

性識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古文之雄有柳仲塗王

黃州孫漢公度已經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

爲遠襲唐季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時執政馮文懿

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乃召胡旦知制誥以

拉楊之虎牙旦退直舍曰胡旦老矣且能重入此

小兒隊旦以此得通判襄州去揚遂爲文章宗主

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矣

泰山書院記謂泰山縣先生非窮作易說春秋發微

作堯權作舜制作正名解作四皓論是亦爲泰

去二書本記書庫有三教書本所謂老與佛二者吾

今悉去之

宣化軍新橋記河初不通故爲之舟則人利舟也

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復通故爲之橋救舟弊

也此記蓋言渡舟之害人



祭堂記徂徠法未應有家廟作堂三楹薦新及於考  
夫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妣王考妣咸至緣古禮  
而出新意也推神道而本人情也

釋掃堂記爲堂三楹一以覆墓表石一以陳祭

啓表

謝益州張密學啓謝其飲食倡和云飲食雖禮之末  
禮非飲食不將又云是何嘗樽土鼓之踈輒邀咸  
池大寧之作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啓謝其餽餉云有閔餓窮而爲  
之者施之細也有取其道德而爲之者施之大也

入者受仇而敗也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殺子  
而賤也書逆婦姜子齊考夫人之位不明也書還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譏襄娶也書備以夫人婦  
姜氏至自齊者刺不款迎也

謹政謂以諸侯而主天下盟會之政由莊十三年北  
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盟會之政由文七年扈之  
盟始

後序云其於喪爲仁爲惠爲澤於天時爲春其於  
爲義爲誅爲戮於天時爲秋故謂之春秋

賢惠錄



醫游四方錄太人女子賢取其介索惠取其饒敏  
徐鉉母貧無宿儲中庭地陷見金銀一乍遽令覆之  
祝曰天其或者覆我之貧願二子有位請俸給養  
不願金銀也二子鉉鉉後皆至達官

郭氏酸棗人割服肉愈姑之疾君子曰割服之孝非  
聖人之說李唐明州俚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  
人肉可治羸疾是後孝子多行之郭氏能行於姑  
難矣哉

趙定母金陵人多遇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惟講  
說儒碩登明質疑必引輿之坐開發奧義感出羣  
表景德三年子定啓弟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處  
以活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盡禮房外在活民  
定遵奉無失

李氏揚州人夫以貿易為事常戒其夫曰無易志難  
若取不義之富快一時之意撫其子曰宜以此為  
心無令流餘殃也

劉工部妻陳氏世居表州新淦嫁劉武德薄家貧陳  
氏曰但奉清白吾自執爨母為身累也夫死棄書  
千餘卷示諸子曰此汝父嘗謂此為墨莊今貽汝  
曹為植學之具不數年立言立之立德立禮相繼



登進士科

岑頓母盧氏江寧人酷好篇什教子<sup>頓</sup>以詩書淳化

三年登進士第

曹修舌女建安人修古博學以真氣聞明道初言事  
觸罪自御史知雜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卒妻  
孱窮空無以歸吏民思之梓錢三十萬拜酌堂下  
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處朝爲間人以清節  
自立不幸天不與年終子敗所令臨財苟得尚何  
面目哭泣韓中幸持歸無爲先君累也吏民間之  
慚罷

孝行錄

余爲旅人者三十年聞孝子之事必錄之蓋效歐陽  
詹南陽孝子傳之類也上助史官採撫下勸遠近  
風俗

易延慶筠州上高人父喪棄官廬墓旦出守墳暮歸  
侍母開寶四年二月丙子墓西北產紫芝一本至  
九年春三月丁亥復有玉芝十八莖生墓側延慶  
後以慶恩出知端州子綸大中祥符元年及第  
陳宗道江陰軍茶村人以孝悌聞買物不酬價隨言  
予之人未嘗多取之服其德也



郭琮台州黃石人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之壽母年一百四歲旌表門閭

顧忻泰州泰興縣人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問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

朱虎殘湖州武康縣人家貧事母孝一日入山虎負之去因勸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天道可無祐乎虎忽弄之於地而走如有疾驅之者

許俞宣城人家世儒學父養高不仕俞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

或隨許偕安輿扶持與妻子共食穡糲晨夕事父必盡殄異父年垂八十謂曰視汝登科足矣祥符七年果登進士第

成象渠州流江縣人母疾割股肉食之母卒瘞墓一日三時培土虎豹環其廬而卧象無懼色

商人張氏居越州郭內余與同過姑蘇盤肴餽羹不食吳人謂之問曰過禹祠逢事鬼者言食銅與

盤當祭之日祖先不能享懼其祇氣也聆其言遂絕口妻子亦不許食之

王礪南京人策名起家再入郡為性至孝五子登



科二十孫自狀元竟臣而下及第務學者相繼

論語說

無友不如己者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  
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  
如己者處也

子路惟恐有聞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

愚魯辟啜

命者稟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於

天者順之魯愚辟啜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

臧文仲竊位

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諱公孔子曰可以為文

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

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為己任

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於人而後為孔  
子愚按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  
待孔子太高而自絕於不可學故又為之說如此

孔子稱冉求可使為宰又鄙為小子





舟求有為政之材故曰可使為宰及其聚斂不合  
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  
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於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  
而知禮孰不知禮

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  
人兩失之

孔子見互齋童子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

莫泰註

石待舉字寶臣新昌人曾祖祖皆仕錢氏父渥有賢  
行君幼而奇俊灑落天聖五年登進士第慶曆四  
年通判保州有武臣韋貴者本侯家奴以主恩得  
官至保州管雲翼軍激變石君死之子衍之世祿  
延之東之皆進士

將仕郎湖州長史李君諱軻四預鄉舉慶曆六年釋  
褐授湖州長史銘歎其仕晚位卑

先生胡氏名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景祐  
中以白衣召論樂仕至太子中允為天章閣侍  
講嘉祐元年卒年六十七葬湖州何山先生寶



元初始以一命主學東南訓誨諸生過於父兄  
之訓子弟諸生有善者已存之諸生有過者已  
蹈之東南之人知以經行為先道德爲本寔先  
生始之也古者初來主大學四方之士趨之唯恐  
其後其說謂古者先王養而後仕任而不養  
况自孔孟歿師道不振故憤然獨立不顧毀譽勤  
勞三十年以教育天下之才爲已任其學以體  
用爲先在湖學有經義齊治事齊治事者人各  
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尚經  
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御義者使各以

類羣居講習其從游前後二下人其高第則錢  
藻之孫覺純純仁錢公輔顧臨吳孜徐積滕甫  
其著書則有易書中庸義洪範義景祐樂議紹  
興九年錢塘關注又錄先生言行二帙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  
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  
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  
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積實自三先生  
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  
旣讀伊洛書抄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



而終之以祖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  
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母蹈或  
者未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泰山書  
世少其傳其略見祖徠作泰山書院記云

四十五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六

讀史一

史記

五帝紀

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允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  
意厚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纔一二事若封  
禘事已不經至顓頊帝嚳皆稱頌語未有行事可  
考虞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  
書斷自唐虞至矣何求加爲

夏紀



而終之以祖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  
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母蹈或  
者未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泰山書  
世少其傳其略見祖徠作泰山書院記云

四十五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六

讀史一

史記

五帝紀

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允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  
意厚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纔一二事若封  
禘事已不經至顓頊帝嚳皆稱頌語未有行事可  
考虞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  
書斷自唐虞至矣何求加爲

夏紀



夏紀多隱括禹謨禹貢之書少康中興書所缺者亦  
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  
意者少康之事遠時已無所考歟若禹後於舜者也  
謂皆黃帝子孫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  
也而側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曉者

殷紀

殷紀亦依仿書爲之具載興衰相乘者數四未嘗不  
本於賢者之用舍而載紂取亡之事尤詳真可爲萬  
世戒惟湯誥與書本文無一語類及盤庚誥民三篇  
謂爲小辛世殷家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考耳

周紀

公劉遷豳據紀謂其于慶節之重載武王伐紂事其  
跡頗膠視所謂湯既登其諸侯必服乃踐天子位難  
易輕重不俟矣祭公謀父諫穆王征大戎書甚悉丙  
良天諫厲王好利召穆公諫監諄皆盡言無隱三代  
之直猶有存者歟宣王爲太子時流彘之難穆公匿  
之家以子代其死忠勞難於丙吉之護宣帝矣幽王  
溺褒氏周之存亡遂決東遷以後無復足云

秦紀

愚觀秦事才不忍言矣然穆公以善用人而始興二世



以信讒諛而遂亡雖以無道劫天下而國之興亡係乎人亦斷斷乎不可易也太史公援賈誼言平子嬰不能守全秦余始讀之疑焉及觀班固求平之對果闕其為誤然固謂始皇得聖人之威恐亦身不免於誤耳始皇果得聖人之威則何全秦之難守哉

項羽紀

再見漢抄

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疑已過矣然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世謂羽與漢爭天下非也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羽見秦滅諸侯而兼有之故欲滅秦復立諸侯如曩時而身為盟主爾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漢即東歸羽皆以為按甲休兵為天下盟主之時不知漢之心不盡得天下不止也身死東城不過欲以善戰自於世略無功業不就之悲而漢之心羽終其身不知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

世罪項羽不用范增而謂增人傑增豈人傑也哉增勸項氏第一事惟立楚懷王孫心 冒懷王舊號稱懷王耳然不知此項之所以滅也陳涉當秦方全盛莖草不驚時以適戍亡命一時倉皇舉事慮無以號召人心謂秦欺懷王而滅之人心所共不平故不得

